紅樓夢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影中有個人聲倒嚇了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卻是黛玉滿面含笑（寫滿面含笑而祇覺一團鬼氣此筆難學）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芙蓉誄何得與曹娥碑並傳可見歸結在一孝字看官猶未信乎至以絕妙好詞爲此書贊是又一意而黃絹爲金色幼婦爲成大禮外孫乃黛之與史虀臼乃鳳之潑辣則神乎神矣）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知恥近乎勇乃下手工夫）笑答道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作者再三自白）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見（可見百廿回無非此兩句）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裏倒要細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

是什麽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麽紅綃帳裏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思卻好只是紅綃帳裏未免俗濫些放著現成的真事爲什麽不用寶玉忙問什麽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偺們如今都係霞綵紗糊的窗槅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寶玉愛紅而情不專故以紅綃爲濫茜則從草絳珠一人而已正欲其專也多字改深字正責其濫也寶玉聽了不覺跌腳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卻是你在這裏住著還可以我實不敢當說著又連說不敢當明知爲好而不敢自任是胆小注脚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卽可爲你之窗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疎了古人異姓陌路尙然肥馬輕

裘倣之無憾何況偺們寳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卽黃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卻萬萬使不得的（一則引而近一則推而遠同一愚人而已）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他的倒好（以自誄自是明自殺）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寧可棄了這一篇文萬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了鬟薄命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愜懷（一齊推卸）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了鬟何用此話況且小姐了鬟亦不典雅等得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說紫鵑實以愧寳玉）寳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寳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

中卿何薄命當面指點氣數之天定矣黛玉聽了斗然變色雖有無限狐疑不曰駭而曰疑是詠心之筆及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數語眼光四射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去你二姐姐已有了人家求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因談薄命卽引一人証迎死於狼黛何嘗不死於寶寶玉掐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裏風冷咱們只顧站著涼了可不是頑的不早自主而歸告於鳳熙鳳不任愛也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著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忙

命小丫頭跟進園去都生芒刺吾不知是用何法自巳到一怡紅院中果有王夫人打發嬤嬤們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那邊來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甯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世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迎在卦為大壯之觀其變爻則以震之長男巽之長女合為雷風恆卦交會於天地之間而生生不息為孫紹祖也又孫即猻乃象心猿此心一放不至為猻不止人之大同故為大同人氏祖為甯榮之門生其門所生大多禽獸而兩府中間黑油大門則赦舊居是為中山狼也狼即赦赦即狼珍蓉璉寶一而已矣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提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

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黛玉末路亦是如此已入靈夢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榮甯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强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手爲孫家目視薛家因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卻未會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了頭過去四陰在下明演觀象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因此天

了至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眺見其軒窗寂寞屏帳翛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總成一剩同歸老老再看那岸上蓼花葦葉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鬥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悲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聲　燕泥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當手足情詩意自明乃由一輓一誄而生從此三春以漸收拾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獃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第一薄命人仍是黛玉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

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裏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裏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剛纔我們太太使人來找你鳳姐姐去竟沒有找著說往園子裏來了我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事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了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雙提並舉一鑑高懸）你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著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事再來（當前一照）寶玉道什麼正經事這麼忙香菱道為

你哥哥娶媳子的事所以要緊以懲陰惡是爲正經實三文上其
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只聽見吵鬧了這半年今兒有說張家的
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
不知造了什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
不用拉扯別家了寶玉忙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
次出門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上次出門乃欽主使特點這門夏金桂來路乃欽所自召
親原是老親寒極則熱熱極則寒本於一氣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
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都也知
道的合京城裏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
玉忙笑道如何有這稱呼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

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著桂花凡這長安那城裏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裏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供奉普同供養務使分陰悉盡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著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偺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還好你們大爺怎麽就中意了此指黛玉又指鳳姐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情人眼裏出西施五美吟首西施特借俗語點明一洩不平之氣當年時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敘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明明寶黛用金桂殺薛蟠直以黛玉報寶釵矣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得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裏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舖裏老夥計們一羣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愧寶之於黛不能如薛蟠之徑求諸史王也）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裏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得很我也巴不得早些娶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葬花詩螃蠏詠及一夜北風緊都是做詩人）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包涵大眾）香菱道這是什麼話我倒不懂了寶玉笑道這有什麼不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

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麽說素日偺們都是斯抬斯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菱鏡貞潘皆照解裙爲照釵此處乃照黛也而明明解裙一回書直不認帳何其狡猾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獃獃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睡種種不甯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臥床不起以病總頓透下失玉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卻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診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漸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麪等物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院門皆不許到制心而用幽囚患亦甚矣所謂防除妄想重增病只在房中頑笑至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那裏忍耐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些了鬟們無所不至恣意頑笑又聽得薛蟠那裏又請客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寶玉就恨不得過去一見纔好夏薛之婚隱括木石金玉姻緣兩事以設奇謀成大禮事在敘而名則無也以因病未見消納之有如許深意在內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鬢斯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即又消納一事亦省文亦深文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不盡已到攜蝗大嚼圖此番

得潛心玩兩判同這些丫嬛們厮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折毀了怡紅院寶已從此折毀矣和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頒要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史王罪案寶玉微言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為寶玉有意唐突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以文為戲且以人為戲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亂著薛蟠娶過親自以為得了護身符護身符即護官符首翻葫蘆案而實不假一個史金陵王豐年雪一齊提訊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故作縱送小說常套而此則直追開首入回借一鏡以兩銷釵黛則奇文也好容易一日盼得娶過了門便十分殷勤小心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illegible]

數是黛七巧數是釵閙人以金桂一名隱寓三人益信 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釵黛混合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寶珍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明明孽鏡臺大翻黛玉全案提筆莊嚴而菩薩糞土花柳風雷都有實在著落不是隨手拈用在家中和了嫚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以為要做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靦腆溫柔須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鳩盤荼現身說法 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

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因熱籠日炮製是火是藥滅雪銷今與貼燒餅同一掉皮又
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
南唐之意書中屢用此典乃敘黛不並立心事也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
桂一場大究業併於三字中桂爲木則黛也乃以黛殺薛旺於秋
爲金令其性熱毒則寶釵也乃以釵自殺其味辣則鳳姐也乃
以鳳併合釵黛以殺薛人事耳內大心見焉故姓曰夏爲天時爲
火令火能爍金寶與何當耶而金桂名字封此方出在作者提筆
中其惡金爲何如耶立尤二姐案以殺釵是
順用立夏金桂案以殺釵是逆用同一殺也他在家不許人口中
帶出金桂二字凡人有不留心誤道了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
罰纔罷此意深微不容忽視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
想這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爲嫦娥花又寓自已
身分如此嫦娥爲月主黛玉爲書主門寨閫以嫦娥況黛玉改桂花爲嫦娥花則金桂即黛玉矣夫復何疑薛蟠

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illegible]再既服
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小口狀
薛蟠目注寶玉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便也試著一步緊似一步一月
之中二人氣概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
低矮下去了立一篇羅刹傳何等簡潔何等熨貼是爲能品而寓無限隱意則又神品矣一日薛蟠的
酒後不知要行何事何妨造爲一事而必曰不知何事乃借以直翻葫蘆案也先與金桂商議
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發了幾句話賭氣自行了金桂哭
得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妝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
逆肺爲氣母肝爲血海一金一木相逆相殺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
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

似的鳳不脫兒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不脫花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已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喝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操心一夕話說得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意了更妝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歎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概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漸倒婆婆善良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爲愛語樹痴鄭答樹後將至寶釵爲金釧契答禮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不軌指反也正是黛反每每隨機應變暗

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了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以前皆提敘至此方是金桂口中第一語而乃問香菱斥寶釵卽以爲本回作結作者之意可見矣香菱忙笑道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和姑娘講究過說起來他的學問連偺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的呢欲知香菱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驚噩夢回爲一大段從芙蓉誄生發彼以影定形此以夢完真就黛玉本身作一結果也本事初起卽本文再起故

此回首白薛文起

薛娶夏乃後半部循環報復倒行逆施文字故本回目錄卽用倒裝法因黛愛吞噬之禍故令薛受炮製之毒遂寫中山狼於前而寫河東吼於後也其間樞紐在一香菱是月是鏡是葫蘆是書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妬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脣一撇鼻孔裏哧哧兩聲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裏可是不通之極（神情口吻別開生面以冷笑駁香字乃滅冷香爲毀綠蠟答禮也）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畧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讚菱正以讚月鑑惜能領畧者少）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用蘭桂喻諸經傳）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

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丫嬛名喚寶蟾的蟾有毒桂亦有毒故為金桂婢又蟾桂皆月中物正嫦娥花點睛也忙指著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麼呌起姑娘的名字來亦開生面此後為金桂寶蟾立傳都是聚精會神之筆美不勝評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此筆恰好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裏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呌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再用冷笑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

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秋㪫爲金主殺秋行西風主鳳同殺木實自殺只一秋字便將夏金桂三字融成一片）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徑行直遂不在意害之耳）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隴望蜀的（直斥揆痴理）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了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覺察其意想著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寶蟾我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遠了我再乘他疏遠

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illegible]
打定了主意俟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illegible]所謂步[illegible]
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妝躲閃[illegible]了厚後塵
誤豁啷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illegible]倒茶來吃
寶蟾不好生拿著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illegible]兩下失
腔調兒都彀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傻子[illegible]說
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illegible]
的得了饞癆是的薛蟠只是笑金桂[illegible]
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著酒蓋臉[illegible]
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illegible]

[illegible]這長安那城裏城外桂花局
[illegible]家共[illegible]貰[illegible]養務悉盡
[illegible]個親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中省得別人看著不雅我可要什麽呢薛蟠得

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

中厮鬧越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他

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蟾心裏也知八九分了

半就正要入港一段事實各人情形如見如聞已屬能品而輕鬆明淨則逸品矣誰知金桂

心等候的料著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丫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

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小父母雙亡無人看管

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寫一小捨隱然湘黛境遇乃竊見絳芸專軒情景之兩人此其複本也即蟾即釵

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

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所謂步熙鳳後塵
打定了主意俟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
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妝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
誤豁啷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
寶蟾不好生拿著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
腔調兒都彀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
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
的得了饞癆是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別偷偷
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著酒蓋臉就勢跪在被上拉著金桂
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

中省得別人看著不雅我可要什麽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厮鬧越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蟾心裏也知八九分了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一段事實各人情形如見如聞已屬能品而輕鬆明淨則逸品矣）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著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了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了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小父母雙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寫一小捨隱然湘黛境遇乃窺見絳芸軒情景之兩人此其複本也即蟾即釵）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屋裏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兒聽了一徑去尋著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絹子忘記在屋裏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迴聽了這話忙往房裏來取不防正遇著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已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神奸一照而必用取絹子則翻手帕公案也薛蟠自為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這會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强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得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徑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强姦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卻被秋菱撞散不免一腔的興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怒都在秋菱身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早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於是只恨得罵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腳便說秋菱有意害他便赤條精光趕著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氣但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桂蟾菱總歸一路合成寶鑑統照本書）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寶蟾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腌臢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裏勞動伏侍又罵說你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寶玉考語苛而不尚）把我的丫頭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

是這死我就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著睡秋菱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概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秋菱照尤二姐乃照敘也半月光景忽又裝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眾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鬧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著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脇肢骨縫等處照馬道婆乃照人心是大眼目於是

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眾人金桂道何必寃枉眾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魘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裏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著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妝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竪治死了我沒有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過是你三個多嫌我一個說著一面痛哭起來（照潑醋等事乃照鳳姐而實叙寓焉）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徑搶步找著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臉渾

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冤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清白就打起人來這了頭伏侍我這幾年那一點不小心直注葫蘆案 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青紅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潑聲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著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裏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致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著了急薛姨媽聽了金桂句句挾制著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

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房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蟠說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必演薛蟠收寶蟾固為下半部絕大生發而意中實有解裙一案在也夫香菱入居園中非隱然為釵之陪房乎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晴之逐襲之嫁並照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卽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著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刺為木釘為金歸重金木不交乃大寓言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

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著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著一個拉著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著他也不肯把我的了頭也收在房裏了所謂龍下蛋薛姨媽聽說氣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裏說話媳婦隔著窗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兒女滿嘴裏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得跺腳說罷喲罷喲看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著別人勢力財色無不

中矣讀之令人痛快你又是放著這等什麼好手不好說叫你

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三四七數完結巧合跑了我們家做什麼去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噯聲歎氣抱怨說運氣不好統歸氣數之天乃大落墨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偺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此語兩面釵慣以財物籠絡人是只知買人不知賣人也薛則總以釵要結賈王諸人是知賣卻知買也語妙無敵媽媽可是氣糊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著我使喚我正也沒人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惹氣不如打發了乾淨寶釵笑道他跟著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進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裏也與賣了的一樣香

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願跟姑娘薛姨媽只得罷了自此後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徑竟自斷絕（總照全書一切離棄）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悲傷挑燈自歎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全書寫病不一而足於此總照而轉與末卷相反俟後評）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薛蟠有時仗著酒胆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身叫打這裏持刀欲殺時便伸著脖項叫殺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前以敍筆爲惡姻緣立狀已如花如火令人目炫此又用提筆一總在人意中出人意外）又漸次辱嗔寶蟾（順流而下絕不枝節）寶蟾

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沖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甚至於罵再至於打他雖不敢還手便也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言簡意該一切受妒人悉皆照破讀之令人神爽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便出門躲著爲復惹放流則地步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喜歡便糾聚人來弄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嚼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侮罵明演獸行照諸獸行明演妖象照諸妖象而文字則心花怒發不知從何處得來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爲什麼不樂照書中一切行樂薛家母女總不理他惟暗地裏落淚薛蟠

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點話的確都是一時沒了主意一洩憤懣而仍隱責寶玉於是甯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歎者總歸兩府總發一歎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接落無痕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眾姊妹不差上下十二釵統照入而曰花曰柳一釵一黛爲之冠也焉得這等性情可爲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裏淌眼淚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

各處去逛逛聽[破損]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絶處逢生是爲可喜夜不合眼則夢醒矣次日一早梳洗[破損]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嬤嬤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願[破損]獄而在西門生方卽死方也這廟裏已於昨日預備停安的寶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心本無惡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衆嬤嬤和李貴等圍隨寶玉李貴特提是大關節而必有嬤嬤圍隨見一心爲羣陰繞之也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寶玉困倦與神遊太虛境同一發端請參彼評復回至淨室安歇衆嬤嬤生恐他睡著了神遊爲入夢之始此處爲出夢之始故恐睡著因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清虛觀道士曰大天齊廟道士曰老彼渾演六經故姓張是以大對小此專演易象故姓王是以老生少總一換湯不換藥之劉老

老而已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海上方仙方也此書為治病之仙方一部周易利與不利而已元亨貞統於此是曰射利廟外現掛著招牌丸散膏藥色色俱備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的與他取了個渾號喚他做王一貼王而一貼總演陽奇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陰盡則生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著見王一貼進來笑道來得好王師父你極會說笑話兒的乾坤六子無非一孝無非笑話說一個與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裏麪筋作怪麪出於麥氣備四時筋十六兩數合二八兩而兩之生息無窮推至三百八十四爻無非麪筋而已正作者作怪實用說得滿屋裏的都笑了真實效驗而無如善聽笑話者寡耳寶玉也笑著起身整衣笑話能使人心整肅王一貼令徒弟們快泡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家花拉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裏來的（膏藥象太極合乾坤爲一體乾坤以六子用事自不當家故云不當家花拉）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裏就拿香熏的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麽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底細一言難盡（易道難窮）共藥一百二十味（周天十二月每月各得一成總爲一百二十味）君臣相濟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寗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去死生新祛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內說大衆並贈千古是風月鑑可以保命外則專王寶黛是書中演義血脉屬心筋絡象木能早去鳳之風散斂之毒則去死生新而木石姻緣成矣其如未貼過何）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種病也貼得

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如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折我這廟何如只說了病源出來何等自任而無如能說病源者寶玉寶玉道你猜若猜得著便貼得好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看此書而用猜此書大有不美寶玉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此書最易誘人入於邪淫看心動二字乃是現身說法便笑著悄悄的說道我可猜著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不以爲保命仙方而以爲房中助藥自說猜著大是不美○直追神遊以結此夢而見寶玉年紀長成倘何須嬤嬤圍隨乎乃以本文注釋本意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焙茗道信他胡說信胡說爲房事滋助則其人該死正照風月鑑者也唬得王一貼不敢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當自問心可有貼女人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治內所以清源一貼治外所以節流三一貼

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此方卽在此書而無如聽見者寡耳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說道這貼姤膏藥倒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湯卽膏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姤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爲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梨者離也秋者拾也陳則過而不留也寡欲清心是爲內治又皆理肺之藥正欲金不尅木是爲外治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

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定要死的死了還妒什麼那時就見效了以詼諧大道一部紅樓豁然夢醒說著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舌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閑著解午睡罷了有什麼關係是又自白而要人醒悟之意深矣說笑了你們就值錢明說勸孝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有真的跑到這裏來混竊取六經百氏以演此書在作者何嘗以聖賢自命亦自謙亦自任正說之間吉時已到真假對勘既畢吉時到矣所謂佳蕙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寶玉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好色好賭酗酒家中的媳婦了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

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著我的臉說道你可別和我
充夫人娘子借此一鬧將本回曾姤二字一並收拾總歸刑赦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
把你準折賣給我的不知責人之証好不好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裏睡去
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富貴趕著相與的論理我和
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著我的頭晚了一輩指板兒爲鳳姐之姪亦是壓晚一輩乃劉老
老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沒的叫人看著趕勢利似的王與王連宗爲貪勢利
一行說一行哭得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衆姊妹無不落淚王夫
人只得解勸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麽樣呢想當日你叔
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

願到底不做好了我的兒這是你的命（上半以運字結下半以命字結）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沒有娘幸而過嬸娘這邊來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裏安歇迎春道乍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罣著我的這屋子還得在園裏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得住否（三春都了大觀終矣）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夫妻們鬥牙鬥齒也是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氣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著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衆姊妹丫鬟等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及王夫人然後與眾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勉强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書從賞中秋而生用菱桂蟾三人合成一月上半重一貪字貪財固貪貪色尤貪也下半重一妬字妬色固妬妬財尤妬也財色並提爲書中不可多得文字

上半回演氣數之天下半回演道理之天都是易象故總以迎

春爲關鍵貞下起元以立春建二十四氣之始也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遊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郤甚是傷感在房中自已歎息了一回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著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挨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傍坐了（此回重下半入家塾故開端以孝弟慈三字隱約敷衍此意是孝而慈在其中）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著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爲什麼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爲什麼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郤這兩夜只是睡不著我想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裏受得

這樣的委屈況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此意是弟而說迎卻有黛並有自責）說著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上半以魚水演姻緣先以水字一逗）叫我能怎麽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裏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著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帳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偕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雖是獃話正責寶玉夫迎爲既潑之水尚欲如此收拾而黛爲未潑之水何竟悠忽處之耶回明老太太是眼乃進一步來攻法）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

惱說道你又發了獃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去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裏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已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雖是常言而寓雞金狗土隱括黛玉害於金而歸於土以直趨本大段驚噩夢）那裏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特提氣數之天而近而染恙遠而薨逝已爲反射）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別的過幾年大家摸著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此是成大禮以後之釵玉）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是不依的你快些幹你的去罷不要在這裏混說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憋著一肚

子悶氣無處可洩走到園中一徑往瀟湘館來必到此處吾以為演迎郎以演黛復何疑剛進了門便放聲大哭起來書為大哭之書結王夫人一篇話黛玉正在梳洗纔畢見寶玉這個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麼了合誰慪了氣了連問幾聲寶玉低著頭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著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別人合你慪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麽著為什麽這麽傷起心來寶玉道我只想著咱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著真真沒有趣兒包一切掃一切這情種那情種不可分析了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這是什麼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寶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兒二姐姐回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
爲什麽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偺們初結海棠社
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 哭由一歎故直提探春結社 如今
寶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 必提此兩人正情種不可分折盡頭處是爲寶釵 二
姐姐又出了門去了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
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
說我獃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幾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
大變了若再過幾年又不知怎麽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裏
難受起來黛玉聽了這番言語把頭漸漸的低著下去身子漸漸
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歎了口氣便向裏躺下去了紫鵑剛拿進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以襲代叙乃大章法）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裏呢麼老太太那裏呌呢我估量著二爺就是在這裏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二姐姐又出了門跟寶釵香菱說今寫黛玉同哭再勘斷這情種）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獃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只解如此語有百轉）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呌我我看看去就來說著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爲什麼黛玉道他爲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並不爲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卻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寶玉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書架上隨手拿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泡茶伺候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卻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一本看時卻是晉文（一樂府一晉文乃以漸遏卻塵緣之路也）翻了幾頁忽然把書掩上托著腮只管痴痴的坐著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為什麼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著頭腦來也只管站在傍邊獃獃的看著他忽見寶玉站起來嘴裏咕咕噥噥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襲人聽見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裏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只管

出著神往外走了有迫之走者一時走到沁芳亭心源特提但見蕭疎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一心走矣正在此處而詞意明淨情景宛然轉過藕香榭來四美爲得偶之人故云轉過藕榭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蓼汀一帶闌干上靠著必提蓼汀歸重孝字有幾個小了頭蹲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著只聽一個說道看他洑上來不洑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卻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動只管等著他橫豎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兩個卻是李綺邢岫煙的聲兒邢紋綺爲一琴探爲一歎書止矣正合演濠梁觀魚意思而文筆出落有致寶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磚頭兒往那水裏一撂如石投水咕咚一聲四個人都嚇了一跳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驚訝道這是誰這麽促狹嚇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
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呵焉知魚之樂怎麽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
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麽說的你好
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
嚇跑了寶玉笑道你們在這裏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大
家笑了一回寶玉道偺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看誰
釣得着便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以書
氣數之天注姻緣簿同占運氣山
姻緣也魚爲陰中陽象正合書旨偺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
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寶玉說道二哥哥你
再趕走了我的魚我可不依了寶玉道頭裏原是我要嚇你們頑

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拋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竄兒吞著鉤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卻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著擱在小磁罈內清水養著探春結社變女爲男陰中陽象起首人也故他先釣然十二釵無非薄命探以遠嫁爲薄命故所得魚爲楊葉竄飄零遠竄之意也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來卻是個空鉤子又垂下去半晌鉤絲一動又挑起來還是空鉤子李紋把那鉤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裏鉤了李紋笑道怪不得釣不著忙叫素雲把鉤子敲好了換上新蟲子上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沈下去急忙提起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鯽瓜兒鯽瓜及瓜也婚姻以時之義紋綺皆湖外人在本書空而又空故以兩次空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illegible]寶玉道界性三妹妹合邢妹妹釣了我再釣岫烟卻不答言只見李綺道寶哥哥先釣罷說着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探春道不必儘着讓了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錯落有致李綺笑着得了釣竿兒果然沈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也釣着了一個同在冊外故同無行所得之魚無非一個而已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纔遞與寶玉以爲寓不親授受矣不知此篇乃演寶黛分析文字則寶玉此竿豈能得自李綺以探爲過接其青之也深矣寶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太公名尚做和尚以遊戲矣用古入化巧奪天工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那水裏的魚看見人影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掄着釣竿兒等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

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嚇走了事在意中文來意外急的寶玉道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成全成全我呢其與紛干只解如此而文情多態橫生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兜把釣竿往石頭上一碰折作兩段竹爲魚玉竿折魚玉死矣是爲不好運氣之主絲也振斷了鉤子也不知往那裏去了衆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樣莽人以莽責玉必自探春是又深義正說著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個人都嚇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開破了叫寶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馬道婆案正演意馬奔騰即是莽人

[illegible]一回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了頭遭了瘟了直找

晴雯隱歸黛玉與走馬燈謎鎔成一片 探春道不知什麼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故作驚疑悉藏妙蘊說著便同李紋李綺岫煙走了寶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著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纔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瘸道士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裏你覺得是怎麼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著倒像背地裏有人把我攔頭一棍力主金玉姻緣此一棍乃鳳姐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裏都是些青臉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覺著腦袋上加了幾個腦箍是的巳後

直照到我房裏來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因金破玉亦因金成玉此心終得擺脫金爲之也故見金光而忽起失通靈即往得通靈）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著鳳姐也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還記得怎麼樣鳳姐兒笑道我也全不記得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麼拿什麼見什麼殺什麼自己原覺很乏只是不能住手（一切貪妒若或使之是爲運氣即操莽終局亦是如此）賈母道好的時候還記得麼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是的卻不記得說什

麼來著但能空裏來空裏去貪妬自然冰釋此空空之說仙佛之說也而其實不過中庸大學聖賢之說賈母道這麼看起來竟是他了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合纔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與他何尤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陀佛不識心並不識佛纔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我懶得說欲知性命根須究生身處而老人氣度摸牌光景直如聞見王夫人道纔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帳東西邪魔怪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前幾天被人告發了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潘拚也三保三寶也乃寶玉去路本書重孝字因重友于之愛本回起首隱演黛玉實明演迎春也因放聲大哭轉出放浪形骸之外不歸儒而歸墨矣是歸三寶原非本心有所迫之遂拚舍於不得已耳有

一所房子賣與斜對過當舖裏當舖叙所開房子叙所佔正挤三寶之故必曰斜對過斜則不正也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舖裏那裏還肯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一心自害與叙原自無光因他常到當舖裏去那當舖裏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兒叫人家的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的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個絹包兒掉包兒卽鳳姐奇謀當舖裏人檢起來一看裏頭有許多紙人還有四丸子很香的藥丸必曰四寶與叙鳳同一魔也正說異著呢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這裏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個匣子裏面有象牙

自兩個寶玉如此必曰象牙象有齒以焚其身也財色兩到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針七爲巧數專指巧合而結穴在纏鴛鴦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包括全書若干淫盜而廣伸三姑六婆之戒所以知會了營裏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兩府查抄亦自爲魘魔而已幾匣子悶香炕背後空屋子裏掛著一盞七星燈七星爲魁十二鬼也隱十二釵燈下幾個草人有頭上戴著腦箍的有胸前穿著釘子的有項上拴著鎖子的兩府諸人無限苦惱是乃老東西實義櫃子裏無數紙人兒全書一假字無非紙人而已底下幾篇小帳上面記著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偺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偺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幾

次要向趙姨娘討銀子見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黧雞是的雞又掯金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總不知什麽原故如今說起來卻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裏當家自然惹人怨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麽讐呢忍得下這樣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決不好叫他來對証沒有對証趙姨娘那裏肯認帳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已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是這樣事沒有對証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勢利財色總括此段是魔姊方結案而循環報復在其中矣文字不脫不沾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這裏吃了晚飯再過去罷遂叫鴛鴦琥珀等傳飯鳳姐趕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了頭子傳飯我合太太都跟著老太太吃正說著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找一件什麼東西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找東西與吃飯同要緊）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著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出來回至房中合賈政說了些閑話把東西找了出來（不明說何東西而以引兩番入塾則東西即寶玉也便是上文許多老東西結証）賈政便問道迎兒已經回去了（必以迎爲過脉）他在孫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了頭一肚子眼淚說孫姑爺兇橫的了不得因

把迎春的話說了一遍賈政歎道我原知不是對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沒法不過迎了頭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已後好了便好說着嗤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一笑一問聲情畢現而寶教字斈字雙提也）王夫人道我笑寶玉今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裏來說的都是些孩子話（孩提知愛）賈政道他說什麼王夫人把寶玉言語笑述了一遍賈政也就忍不住的笑（底面都妙）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孝先百行教者教此學者學此而已是爲一事）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裏也不是事（是爲夢坡）生女兒不得濟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

[illegible]裏的孩子個個踢天弄井鬼聰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膽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兒是的沒的白耽誤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顢頇了事我想寶玉閒著總不好不如仍舊吽他家塾中讀書去罷此篇議論凡聞者無不曰很是矣殊不知大有深意夫南邊離火為文明之正方性情和平為禮樂之成就不此之務而務為當代之假儒其用心亦誤甚矣曰給沒驗曰彈壓遂舉教學中事乎此段文字大是造孽如何看得正面王夫人道老爺說的很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就擱了好幾年又云好幾年如今且在家學裏溫習溫習也是好的賈政點頭又說些閑話不題且說寶玉

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廝們傳進話去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理了衣服來至賈政書房中請了安站著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麽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算不得什麽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況且每每的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大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裏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麽樣有什麽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為主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功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詩為心聲必先魔此反和平矣）單要學習八股文章（即賈雨村所云時尚之學是乃代儒）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

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貴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上找開書房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裏去喝命寶玉去罷必用喝命與和平反明日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著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有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麽難爲你有我呢寶玉沒法只得回來囑附了丫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要等著送我到家學裏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著醒了一夜次日一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丫頭子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拿著書籍

等物襲人又催了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陰注夢坡齋書房中小廝答應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裏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著去了寶玉聽了心裏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著人來叫寶玉便跟著進去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帶了寶玉上了車焙茗拿著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安拉著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安麼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站著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道我今日自已送他來因要求託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

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詩三百篇被他抹倒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為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以時尚之學目詩誤矣而到處是這般說賈政道正是如此自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真的教管他纔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躭誤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賈政答應著自己上車去了隨手搬演周旋如見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坤方奧主靠窗戶擺著一張花梨小桌

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裏藏著代儒道寶玉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你且把從前念過的書打頭的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個是回身也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個又添了幾個小學生都是些粗俗平常的（用旁筆寫兩番人塾正面）忽然想起秦鍾來（再提秦鍾徹上徹下）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得知心話見的心上淒然不樂卻不敢作聲只有悶著看書代儒告訴寶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罷（清早入塾並未吃飯是否塾中早飯又未明言便已放學乃背）

攻本書許多吃緊文義也長誰覺得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劣的明白
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我纔懂
得你到怎麽個分兒上頭說得寶玉心中亂跳搬演學究恍如見鬧而乃說得心跳
底面玲瓏鬭狀欲知明日聽解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從薛蟠口中運氣兩字生出重注下半回入家塾其上半回只一過脉而已古人樂有賢父兄方是真實好運氣而乃以代儒之儒賈政之政縱令意馬奔騰心跳不可收拾於此而欲求好運氣豈可得哉

書演大學正心誠意之功必不容畧有間斷今日兩番則中斷矣以此爲教以此爲學只驅一心入於歧途而已當重看心跳

一二字爲人父師其加之意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馬道婆指點）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教之放而愛語如聞）寶玉答應著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來麼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著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寶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趕著出來恨不得一步就走到瀟

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著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心原不二）猛可的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鵑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麽早就回來了寶玉道嗳呀了不得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麽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近摘驚噩夢遂攝得通靈）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一段微言而你們而之則壞心壞書者不止一黛也）黛玉道你上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他們正對你們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得動了只和妹妹坐著說一會子話兒罷老爺還叫早睡早起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我那裏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偺們坐著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仍只有你無們何況於他黛玉微微的一笑文外有文直趨噩夢皆凌空騰挪之筆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泡一碗噩夢醒通靈復吃茶公案結矣曰龍井潛龍勿用之意也乾之初復之始也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的頭裏紫鵑笑著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泡茶寶玉接著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一語乃拚三寶佐証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裏是闡發聖賢的道理又作拚三寶訴狀而抹倒一切小說即本書亦只如此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

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著你們雨村先生念書直提一假入夢之因上追開首下抵結末百廿回書都入八股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概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自說其書而切望寶玉之心自在言外乃追神攝影之筆寶玉聽到這裏覺得不甚入耳所謂混帳話所謂假語村言又是夢因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的人怎麽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裏笑了一聲正說著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卻是秋紋和紫鵑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裏接去誰知卻在這裏他們來了而以襲代釵仍歸章法紫鵑道我們這裏纔泡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去說著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找話正分別他們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鵑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因彼之想生此之夢寫意淫得頂上圓光秋紋啐道呸好混帳了頭說的大家都笑了一直說一直認而寶黛不覺所以終歸噩夢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見紫鵑在台階下站著寶玉出去纔回房裏來又白客氣卻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裏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麽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邊來的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卻沒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很叫你念書如有了嬛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著晴雯司棋的例辦我想伏侍你一場賺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麽趣

兒說著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竪有麝月秋紋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同一世故寶玉聽得了趕忙吃了晚飯必曰晚飯爲早飯對擊就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裏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卻不很明白看著小註又看講章鬧到梆子下來了自己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著呆呆的獃想所謂恍惚乃拚三寶知識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裏只管胡亂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見寶玉

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着呢麽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以思無益直指幻境仙緣來路寳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別揭罷寳玉道我心裏煩躁的很自把被窩褪下來襲人忙爬起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燒斷除妄想重增病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寳玉道可不是襲人道這是怎麽說呢寳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別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麽病的這樣巧兩番入塾之故即一巧字病因即夢因也明兒好了原到學裏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靠着你睡罷便和寳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寳玉道

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裏來了代儒已經變著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爲代儒傳神）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此處何妨一及早飯吾故謂是書妙義都在無文字處）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當代俗儒何常不口道聖賢特以真方賣假藥耳此下兩章書都是正義正解無俟批評）寶玉過來一看卻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何常不是學庸是曰恍惚）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藉罵代儒做一波折文情妙極）說到這裏抬頭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沒有甚麼避忌

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代儒傷心寶玉短氣）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著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裏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又到五十歲既不能轂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怕卽帕一送帕一題帕正情感之歸宿乃後生可畏不足畏真際著一怕字方才合到本傳非漫然說書而稱語自妙）代儒笑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裏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積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轂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

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遯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麽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裏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寶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寶玉覺得這一章卻有些刺心（寶玉一心也其言明明德外無書此章德色對勘是爲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麽講頭（寶玉無字）代儒道胡說譬如塲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麽（又爲代儒一按而全部胡說亦行乎不得不行也）寶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乃天理色是人慾仍還他分晰人那裏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似的孔子雖是歎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並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此章講解以創爲因以稱爲老全書所從生也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旣懂得聖人的話爲什麽正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其實你的毛病我卻盡知的假藥何能治真病做一個人怎麽不望長進你這回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已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清理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

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兩語似是而非借代儒言爲三教反覆推敲你好生記著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著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閑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著針線要繡個檳榔包兒鳳掉包兒掉於此日也想著寶玉如今有了工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飢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兔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由晴人黛乃是追原自取其死之詞非襲人假慈悲也怨又想道自已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原可再嫁寶玉的爲人卻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已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追原立心之始非今日事是作者自蓋不是自宣素來看著賈母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人下兩回郎演提親金玉姻緣

早已一氣逼成豈有今日襲人猶以爲屬在黛玉乎幸勿爲作者所弄那襲人就是個多心人擸插一句力有千鈞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著針不知戳到那裏去了寫得出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豈今日事黛玉正在那裏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裏能彀不過略硬朗些閑閑而入仍非閑文破寶黛之所以得詞病而已矣你在家裏做什麽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著紫鵑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著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裏說我們什麽來著紫鵑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大家和盤托出襲

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才苦呢撞著這位太歲奶奶難爲他怎麼過把手伸著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一段議論叙鳳並到是既往是將來曰太歲奶奶太歲爲木正是黛玉黛玉接著道他也彀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裏說人今聽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兩句俗言全書了義西風爲金東風爲木究竟東不能壓西而西壓東也黛玉死矣以兩語爲自我指點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裏先怯了那裏還敢去欺負人呢欲兩解實兩結宋祖下江南定矣此全段皆巧合認通靈以後夢兆絳芸軒以前文字特補於此百廿回書焉得一日了然說著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裏問道這裏是林姑

娘的屋子麽那位姐姐在這裏呢雪雁出來一看模模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春夢婆來矣模模糊糊已入夢境是文字爭先處〕便問道作甚麽那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裏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略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了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麽只是覷著眼瞧黛玉看的黛玉倒不好意思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麽婆子方笑著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支來〔荔熱蜜甘又是冰燕殺代黛結案而猴子身輕占樹梢結案矣〕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裏的花姑娘麽襲人笑道媽媽怎麽認得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裏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著到我們

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得說著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著黛玉因笑著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生成的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裏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支叫給寶二爺送去演一夢婆令人都如夢中聞見乃怪筆也而來自敘去自賓以花姑娘指寶黛之終破以琴姑娘定寶黛之宜成又括全書終始與上回王夫人一段話正相敵對說著顫顫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他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聲情絕妙八面玲瓏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裏咕咕噥噥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什麼人擎受的起

（再啟斷定的妙有餘波）黛玉只裝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麼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著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得吃拿了擱起去罷（已吃殼了夫豈今日）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妝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荔支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將寫入夢先作一提文陣整齊）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裏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別處定了婚姻怎能殼似寶玉這般人才心地不如此時尚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像轆轤一般歎了一

回氣弔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賈雨村老爺請姑娘（勢從他起）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卻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乾淨歸去是固可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著又見鳳姐兒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鳳姐寶釵乃所以歸去之人邢王則類及之）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還妝什麼獃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升了湖北的糧道（猶云苦楚寒涼）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著你撂在這裏不成事體因託了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

說是續弦仍是母黨則仍是寶玉而曰續弦已先死絳芸軒之寶釵矣所以著人到這裏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裏做官的樣子心上急著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道他還不信呢偺們走罷其事邢不與謀而必云然者鳳即邢也黛玉含著淚道二位舅母坐坐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恍惚又像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夢中演夢恍惚迷離恰恰是夢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著賈母的腰說道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責寶玉也況且有了繼母

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願跟著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老太太呆著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是真非夢卽夢證夢而恰是不干他事以有阻他干而無使之干者也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弦也好倒多一副粧奩財之爲累甚矣誅心之筆從史寫出餘人無不在矣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裏分外的閑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裏情願自已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著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說著摟在懷裏痛哭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必令鴛鴦送出是寶黛原爲不鴛鴦而真鴛鴦者我倒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盡點明自殺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特提假字又一想今日怎麼獨不見寶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前以心見心隨在卽是是夢境是真義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一語乃真實妙義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爲寶玉你好四字下一轉語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僧們各自幹各自的了爲你死了我做和尚之語作對勸黛玉

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主意二字天人合勘）只得拉著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裏住著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裏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想（又是天人合勘）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忽疑忽信信仍是疑是爲二心氣數得以乘之矣夫誰尤）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一心自問）說著就拿著一把小尖刀子往胸口上一劃（此刀信手拈來一心自戕到底成就）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著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已先殺了）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顫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著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太極未判原本無心一落後天絳黛分矣此是追原寶玉本來也聖賢學問以理制欲使心常存不落虛無寂滅今日無心歸渺茫矣此是切責寶玉去路也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鵑叫道姑娘姑娘怎麽魘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翻身卻原來是一塲惡夢紅樓全部總結一翻身三字最重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與寶玉尚未放定這是從那裏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麽樣了一時痛定思疼神魂俱亂心藏神乃寶肝藏魂乃黛神魂俱亂責人事也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掙起來把外罩大襖脫了叫紫鵑

蓋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裏睡得著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卻是紫鵑已在那裏睡著鼻息出入之聲自已扎掙著爬起來圍著被坐了一會覺得窗縫裏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聲兒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著屜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一段情景極盡精微千古才人一齊擱筆）黛玉此時已醒的雙眸炯炯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鵑都咳嗽醒了紫鵑道姑娘你還沒睡著麼又咳嗽起來了想是著了風了這會兒窗戶紙發清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神別儘著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

是睡不著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咳起來紫鵑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著了聽見黛玉又咳連忙起來捧著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麽紫鵑笑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麽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紫鵑答應著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裏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好些血星以失血結惡夢以失心結惡夢也經曰血生於心唬了紫鵑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喲這還了得黛玉裏面接著問是什麽紫鵑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裏一滑幾乎撂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裏的痰有了什麽紫鵑道沒有什麽說著這句話時心

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玉因爲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著悲慘的光景心中已覺了八九分（八九七十二地數一終而寓一紫鵑字字皆成血淚）便叫紫鵑進來罷外頭看涼著紫鵑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裏悽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看紫鵑推門進來時尙拿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麼哭紫鵑勉强笑道誰哭來早起起來眼睛裏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槪比往常醒得時候更大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著紫鵑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得自已開解著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乃柴）

木火通明正是一心作用奈寶黛之沒主意何況這裏自老太太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有紫鵑一段文字方托得住黛玉一段文字全書只此一場惡夢只此一篇大文故其聚精會神如此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鵑連忙端了痰盒雪雁搥著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鵑雪雁臉都唬黃了兩個旁邊守著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鵑看著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裏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三春消歇惡夢醒矣大觀成矣評在勇晴雯回此段當與絕粒回合看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唬了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

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雪雁道我這裏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著只聽紫鵑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著被躺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裏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裏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邊去念茲在茲二人答道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沒有翠墨又道寶二爺這兩天上了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功課那裏還能像從前那麽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四字有千百轉身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評論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疎那個太密大家又議著題詩著人去請黛玉商議正說著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麽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裏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麽翠縷道怎麽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也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這麽著怎麽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

麽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裏卻咽住了無以多言取禍因有此戒言之意正作者引而不發之意也見爲咽住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眞來天下事那裏有多少眞的呢一場惡夢謂醒破釋探春道既這麼著咱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咱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寶黛情事惜亦知之此不去看鄙其人也而究落頑空是故爲惜惜其不得性情之正耳評在矢素志回於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此種想頭是黛自殺之機到此特追明之以垂戒也心裏

雖是如此臉上卻礙不過去只得勉强令紫鵑扶起口中讓坐探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麽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麽要緊只是身子軟得很紫鵑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不看則已看了嚇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湘合三影此血從他說破使黛必死卽影寶黛自殺又影釵殺之也初時黛玉昏昏沈沈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麽說回頭看時自已早已灰了一半心探春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肺火正是金之熱毒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了頭不拘什麽就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

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著探春又囑附紫鵑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鵑答應著探春纔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來未知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書至此回已爲圓滿此後無非了事而已其提撕警覺之意全在上半回蓋因頑生惡不警則驚矣是爲心說是爲夢說卽一回括一百廿回

自河東吼至此回爲一大段就黛玉本心作一結果文字也悵中冤孽重開起鳳之文簿上姻緣誰遂如魚之愛羹名療妬王道無方雖善刺心代儒莫究虛飄飄一雙蝴蝶自惹風吹忒楞

楞兩鴛鴦間遭棒打頃刻工夫惡夢真面老漫淚奔痴沒甚
要緊閑書草頭醫喜行狼虎

紅樓夢第八十二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裏頭混攪送荔支一夢婆而夢生罵蹄子一夢婆而夢滅生以一薛姨滅以一賈母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裏住不得了一手指著窗外兩手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著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著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他竟像專罵著自已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裏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鵑只是哭叫姑娘怎

麼樣了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方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著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著拐棍趕著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了頭道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果樹木來到這裏你作什麼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了頭扭著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裏瞅著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裏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兒是探春連忙陪著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裏敢在這裏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裏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著一扭身去了（必拿拐棍惜賈母之無主張也外孫女則明指黛玉毛了頭乃未經人道之女是黛爲乾淨身子今轉云不乾不淨者黛正意滛之主也其指揮來去悉聽探春見寶黛姻緣探得而左右之何致一死一亡耶乃釋賈母責探春文字故必從看花果與利而來而歸咎仍在黛之所自取看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裏以手指口重戒多言之意也而繪畫態如見其人不知作者心有幾竅）那了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著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著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著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著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

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著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裏熬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彀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灾兒的那裏就想到這裏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裏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著罷說著纔同湘雲出去了歇落又極周詳這裏紫鵑扶著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已只守著旁邊看著黛玉又是心

酸又不敢哭泣（瀟湘館寫來若只得黛鵑雁三人者是皆疑影之筆便覺似夢非夢）那黛玉閉著眼躺了半晌那裏睡得著覺得園裏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聽風聲蟲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腳步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寫病中情事妙入微茫與出夢時一段正相敵）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鵑紫鵑隔著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鵑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纔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摟著黛玉肩臂一手端著湯送到唇邊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兩三口不偶也到此再申燕窩之毒黛玉至死不悟）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鵑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略覺安頓只

聽窗外悄悄說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夢從他起夢從他結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裏坐著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著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嚇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嚇得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著只見紫鵑從裏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著了嗎紫鵑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蹙著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寶黛之不可離襲知之最稔而竟悍然不顧而間離之亦鋌而走險矣警省多少明知硬做人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嚇了個半死兒紫鵑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裏一疊

連聲嚷起心疼來（以心印心非真非夢）嘴裏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以後纔好了些（出陰入陽之候）你說嚇人不嚇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著只聽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鵑連忙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著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著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著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著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微言）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又吃燕窩）因趁勢問道既是魘

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就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此等語已將私心和盤托出襲深聞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鵑扶著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畧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得遮掩且遮掩忠矣哉寶玉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說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深心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以淺證深說著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

偏是這兩個主兒多病多灾的兩個主兒仍合說金玉未必定也林了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此語在依違之界眾人也不敢答言此眾人以探爲首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裏去鴛鴦答應著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裏探春湘雲就跟著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回到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著了點兒風邪傷意土感木邪因成惡夢沒大要緊疏散疏散就好了放心微指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紫鵑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著收拾房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

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今既來行易道行將以到老老）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鵑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寫仍明提此亦以道也）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寫來人醫一樣高上一讓黛玉亦一步所謂兼美也）紫鵑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擱在迎手上紫鵑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摟起不叫壓住脈息那王大夫診了好一會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裏坐下（秦氏無此擬議乃明黛玉為守禮而死之人）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鵑也出來站在裏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

必醒個幾次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已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裏作怪又與張太醫略同而彼病爲亂常此病爲傷心則逈異不知是否紫鵑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是王大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先寫道

六脉弦遲素由鬱積左寸無力心氣已衰論病窮源脉不言尺此處亦不言尺同一無是公也彼屈言左右寸關而不及尺此則止明言左寸而冠以六脉弦遲脉既有六是無尺而有尺矣尺爲下體或污或潔又自分晰關脉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疎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痰血隨

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

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後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固陋俟

高明裁服黑逍遙、以路也歸肺節斷廊情因介郎成大禮向後有此等藥方爲佛法合且逍遙散適七味乃巧數正合寶玩於叙之巧也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使

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衄所忌豈知

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膽之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

致升提吳暗寫小寶玉亦曉小便見鱉血炒柴胡之妙請看前評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

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

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著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

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著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著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著上車而去這裏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必歸於鳳以完此夢）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著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這件事所全者也叢夢方纔一半到斷情則了矣日沒要緊乃作者自白）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回來紫鵑告訴我說姑娘

現在病著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裏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著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插入此段是為致禍作一關照）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彎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裏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要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

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帳話說着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偺們府裏不知怎麽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裏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裏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都是水族而為龍居易理也那日在廟裏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有人還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裏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裏的奶奶

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裏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桃竪有伏侍的人呢（也有寬綽）單紗吃的戴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歇兒呢說是衛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裏猛然咽住（此段又總括全書妙未求上起下以一歇結之必從周瑞家的出更明易道也尤妙在咽住未句一句姑不好有沒要緊小說處處無非咽住也）原來那歇兒說道起算來總是一歇兒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裏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全書只演寶黛釵而已湘雲下人三影故金麒麟用特問）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裏

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丢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撿著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些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今昔無非謊言無非笑話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全書的指特出於總括財色之日有甚深微妙咱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俗語說的人怕出名猪怕壯此猪字卽老母猪不抬頭之猪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裏茶坊酒鋪兒以及各衚衕兒都是這樣說並且不是一年了那裏攏的住眾人的嘴洛陽紙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鵑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伶透人自然

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裏頭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裏有什麼信兒沒有本回柒惹九十五回薨逝之兆也元春死賈氏敗在榮府以赦為罪魁故此信從他先聞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裏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裏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裏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

發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著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
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聽見這話一同
罷首故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於是兩個人同著來見賈政賈
同問知
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著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
打聽的尚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道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
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
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著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
道前日這裏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
進裏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
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於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

出來賈政賈赦等都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公
辭了出去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回來先禀賈母賈母道親丁四人
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呢眾人也不敢答應賈
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
量去罷李紈乃冢孫婦與元妃較鳳自親而親丁有鳳無李史之顛倒錯謬亦甚矣是爲總罪魁是爲外道理以合成氣數之天
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因派賈璉賈蓉看家兩人果可看家乎是又微言外
凡文字輩至草字輩都去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
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
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歸省戌初來丑正去自陰之陽也省病辰巳往申酉回自陽之陰也中間僅餘兩時而天心轉易人事變遷不早思省悔之何及此氣數之不可任而理道之宜求也
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

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裏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間屋子丫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和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著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眾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必先之以李貴與林賴皆特提不可忽讀）自已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著眾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府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著一回兒有兩個內監

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入宮探問爺們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快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衆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挨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了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壁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概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問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了頭顫顫巍巍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

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爲你操心（氣數之天不明如此）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用看職名流淚截住鳳姐回奏八面玲瓏）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住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

來了[illegible]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裏已擺得齊整各按位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躭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璉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提[illegible]且說薛家夏金桂自趕了薛蟠出去日間拌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自巳也後悔不來一日吃

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提筆句妙曰醒酒湯乃以醒敘也因問著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裏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寶蟾道我那裏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著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虎餌酒同一金你還是我的丫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為什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礙著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裏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著金桂道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

來拿著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粧聽不見沒事人的一大堆了說著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那裏理會他半點兒（一熱一毒自相攻擊寫來恍如聞見）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明指爲火從木而生所謂禍發必尅）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已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著他們鬧去罷（鬧字從他點出熱毒自鬧而已）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裏還了得說著自已扶了丫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也跟著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在這裏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裏頭正還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著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個人家嗎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數語如聞而寻人以隙直上追巧合以次一切事跡金桂屋裏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裏掃帚顛倒豎也沒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帳世界了我們夏家門子裏沒見過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得釵靈心得黛利口既自譏卻仇殺而兼禮自上實夏雪之漸掃帚顛倒雪一光氣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寶蟾兩字也沒有什麼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為咱們操心咱們針對你們那薛姨媽道是阿先

把事情說開了你再鬧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
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得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
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
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裏挑撿我從小兒到如今沒
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裏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
也管不得此段乃代黛玉鳴其不平卻一段全哲憤懣也夫沒心眼沒爹娘非黛玉乎寡婦守活寡非寶釵乎如此肆
口毀寫淸楚作者之齊而偕其釋寶釵乎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
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還吞聲正面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
說句兒罷誰挑撿你又是誰欺負你因挑撿而欺負自蘭言解疑癖以後種種心情令人昔照
有甘受之黛因生一不甘受之杜也叙奈之何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

而他一點聲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著炕簷大哭起來說我那裏比得秋菱連他脚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心事又會獻勤兒（因菱射襲）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命行點好兒罷（近跟省疾遠注甍逝正釵所恃以成金玉者也）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世報了（前用反說此用正說醒之之意深矣）薛姨媽聽到那裏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著自已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卻句句慪他你有什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勸死我倒也是稀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咱們旣來勸他自已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再說（技窮力竭）因吩咐

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裏只
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着秋紋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裏來
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丫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
謝謝前兒的菓子還給琴姑娘道喜元春柴忌寶釵吞聲易道轉文故道出梅之喜而如此大
事只道一丫頭來賈之於薛何甚簡略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丫頭道來了好一
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裏鬧得也
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
說那裏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
心罷咧說着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丫頭坐了薛姨
是何身分寶釵正囑附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很左勝木位木病大作指明此鬬金爲黛玉洩憤說著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解琴書回爲一大段合金玉破木石到此方定而於天心人事間重申氣數不可恃之文字也本回上半曰染恙由上回惡夢而來黛之夢卽元之恙也故所染何恙無明文下半回曰吞聲由上半回染恙而來元之數盡釵之聲吞矣故將究竟藉金桂痛抉上半如見漢官威儀下半恍聞家人詬誶洵不易得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卻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慪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明知硬做鋌而走險）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藥中鈎刺狀釵心事能平肝風相火則火不能制金釵有所恃而不恐矣故敢悍然霸寶殺黛就一藥爲本回作引極妙關合）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略覺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此夢終醒）肝氣也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樂得往那邊老

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裏有我和秋菱照看著
諒他不敢怎麼樣覘桂如無物覘蟠如無物也薛姨媽點點頭道過兩日看罷
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
來帶著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
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賞賜東西都無明文但曰銀兩重在金也從此引入提親氣數之天命之
矣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
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
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
遣開此人文簡意該賈赦答應著退出來自去了這裏賈母忽然想起合賈
政笑道娘娘心裏卻甚實惦記著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呢賈政陪笑道這是寶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裏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胖攴月半從此骨肉分離俗語恰合大意）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女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的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戚什麼窮啊富的（此語不必定是釵）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氣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此語不必定是黛見賈一無主張而骨肉分離矣）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很是但是一件姑娘也要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好第一要他自已學好纔好此語眼光四射好字最重寶玉你好在此好了歌亦在此不然不
稂不莠的反倒躭誤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
心裏卻有些不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著你們作父母的那裏
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著我未免多疼他
一點兒躭誤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
模樣兒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實在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
必致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著橫豎比環
兒畧好些不知你們看著怎麼樣一段話雙提本回以環比寶正氣數之不可挽而循環之莫逃
也偏之爲害必至於此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實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太
太看的人也多了旣說他好有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

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眞知其子之美了一部大學通身反過乃全書大落墨一句話把賈母也慪笑了眾人也都陪著笑了笑字又全書大落墨前評屢詳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居著官自然越歷鍊越老成說到這裏回頭瞅著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相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畧畧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畧體些人情兒呢道之以政政字在論語中原未說大壞此赦之不與此言也今追原政字必合邢說者道之以政勢必齊之以刑也皆是大發明處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趣逗笑兒的話兒來了說著小了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便問

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呢鴛鴦笑着回明了賈母道那麼著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著我吃罷（此處吃飯尤加詳敘而必令尤鳳跟吃中間偏之爲害○此晚飯請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答應著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卻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個屋裏的了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是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

話問二爺叫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地雷復機隱而未發故曰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嗽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著寶玉進來請了安一旁侍立賈政問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麼題目寶玉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慍一個是則歸墨三字三題乃作者自負其書以大學為主宰古人十五而入大學也無如知此意者世少其人但看寶玉終做

和尚以爲演釋氏空空歸墨而已其自惜有如此此就三題已被
開人指出全書真義設有疑者則問其人不知句果作何指

賈政道都有稿兒麽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裏呢寶玉道在學房裏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子抽屜裏有一個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著窗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會兒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著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卻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以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

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敷衍如題自明其義而必明點十五正明點大學）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爲自信於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篇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慍者終無改其悅樂矣方覷著眼看那抹去底本的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慍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

單做了而不慍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畧寶玉答應著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慍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悅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第三篇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已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裏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孟出於孔故先講孟子乃說看官不慊此書其自負有如此）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爲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

半天下矣則舍揚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如躍數術已盡歎息[illegible]神半天下談紅樓者皆當啟口吾謂此書實演儒理不落空空猶未明乎而寶玉之走為迫於不得已即在言下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之處但初試者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為能這個題目此一題乃承接三題而出見讀此書而知其義者惟外釋道而志儒學之士為能也而寶玉之不志正學而惱而走乃無恆心所致其責政之意深矣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抹倒多少說部你念過沒有寶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這做個破題也使得全書有起無結是但有破題而末石姻緣破矣寶玉只得答應著低頭搜索枯腸賈政背著手也在門口站著作想只見一個小廝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垂手

側身站住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廝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即破題之人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此飯看官請記清賈政聽了也沒有說那小廝自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這便是無恒心五美吟姽嫿詞一齊攝至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乍著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敘來破題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恒產者亦僅矣普告看官賈政聽了點著頭道也還使得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道的賈政道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只得拿揑著漫漫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

來了寶玉那裏聽得…
笑語之聲此三人一總皆同爲破題之人也了頭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
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裏呢寶玉趕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
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早晚纔散學寶
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述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卽注壽終
寶玉因問衆人道寶姐姐在那裏坐著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
姐沒過來家裏和香菱作活呢此日薛賈婚姻並無成議何寶釵必不可來且釵雖不來相居伊邇安能禁寶玉不往如此等寫法恍惚支離令人費想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
說著話兒已擺上飯來了試文字前賈母留尤鳳姐吃晚飯寫得詳悉今又詳寫吃晚飯豈賈母一日吃

兩晚飯乎抑有未同不備因頁作者已忘而復敘乎或曰此飯既薛姨而兩設耳然爲又何必更陪王又何云吃齋或又曰此飯即彼飯薛姨來過今耳然試玄字非隔日事其功夫當不下數刻其時前飯已完此數刻中又何所作而彼有尤無探此有探無尤尤又何往探又何來必畧着去埋設作者苦心矣夫飯爲中饋中饋姨道也今於始拙親閑於鳳賈行折飯乃上扶絳芸軒案敘爲再飯下留時於前之敘前隊再飯也陷襲兩影一死一嫁此處隱義實出於不然一部精緻緻密大結構中斷無重複齒雜留此錯誤供人指摘之理讀者信否

自然是薛姨媽賈母上坐自然是三字擲之探春生棱請問何故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寶玉跟著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裏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雖有此飯寶玉究竟不吃而吃茶泡飯茶因屬黛玉也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著鳳了頭就過來跟著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已吃去罷

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了頭安了杯筯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了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麽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菱爲一鑑之主總諸薄命始提親正葫蘆案始終總匯處故必特提此人）薛姨媽臉飛紅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再飯時用薛姨一歎而首提金桂牛心此劉老老之義也）我也沒那麽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了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麽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

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裏是為這名兒不好聽只說他因為是寶了頭起的他纔有心要改賈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這原故當局者無一知之須問造化小兒）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未曾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一歎又一歎是探春之義而解情過背）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了頭慪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裏正鬧呢賈母連忙接著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著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了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呢前日那小了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

歎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裏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裏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寶釵必由金鎖說入仍在有意無意間其言與鶯兒結絡時寶玉之言相合在史猶非一定也寶玉頭裏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了獃獃的往下聽深文曲筆是無恒心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人不放心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即伏下回幸虧老太太這裏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心兒寶玉聽到這裏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體面的那裏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

間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裏丫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根旁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瞧瞧巧姐兒去罷（驚風信息從琥珀來正暢演琥珀名義）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聲情逼肖而魂不全一語是眼肝藏魂此正示破木之病也）別叫丫頭們大驚小怪屋裏的貓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儘着孩子脾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丫頭

回房去了這裏薛姨媽又
母道林了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
實了要賭靈性兒也合寶了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裏頭卻
不濟他寶姐姐有躭待有儘讓了此則明明左黛右釵人事天心面面都到而提親文字已畢於此
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閑話兒便道老太太歇著罷我也要到家
裏去看看只剩下寶了頭和香菱了打那麼同著姨太太看看巧
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
們也得點主意薛姨媽便告辭同著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裏去
了提親卽驚風驚風卽結怨非兩事也卻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裏卻也喜歡走
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閑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近到來最善

大棋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提親結怨之間著此一段以爲過脉乃爲金玉姻緣反覆警省其人必姓王點易道也名爾調號作梅重究明易道調燮陰陽取梅之春生棄雪之積冷過盤腸負在此一舉也故其人善大棋此外眾清客姓如詹如卜如程都是關合易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畧懂得些罷咧學問兩個字早得很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麽事王爾調又陪笑道也是晚生相與的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張大爲陽南韶近海乃黛玉之映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言工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婿又要出眾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必月兩個月奇偶相照生正是王正是棋
著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
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說親卻也是年紀
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詹光道王
兒所提張家晚生卻也知道況合大老爺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
問便知賈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
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道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為邢之戚
見非子之黨矣賈政聽了方知是邢夫人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
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
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

回去了賈政告訴了王夫人說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著是搐風的來頭祇還沒搐出來呢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卻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這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問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卻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託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插入孫家代為求配明此配不得其害同虎狼也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見不得大陣仗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娌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到這裏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未得媳已失子既得媳仍失子此配不得之究竟也那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氣數如此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麼樣頭裏平兒來回我說很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那王二位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裏躭得住賈母道卻也不止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罷回來同我過去那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

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麽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搐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麽著還不請人趕著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著巧姐此時尚在提抱都是夢話用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裹著臉皮趣青眉稍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個小了頭向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麽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就該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為什麽不走動了邢夫人因又說論起那張家的行

事也難和咱們作親寬而黛魅用現成兩字抉木石姻緣必破之根真是人奪天巧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地數到此歸結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著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膽的話現放著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天配姻緣元春到矣鳳特代天而行耳曰大膽正與寶玉膽小相對而詞意若決江河為真蓄之已久矣賈母笑問道在那裏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自識金鎖認通靈回遍理至此萬派千支一齊歸着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媽在這裏你為什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裏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弄眾人於股掌之上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這些

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加以訓飭而反攻史之靦薛直同奴隸賈母笑了邢王二夫人都也笑了如此大事而以兩笑了收住奇事奇情奇文見此事匪伊朝夕到此點頭會意而已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背晦二字乃是正訓說著人回大夫來了一語實雙關說著金玉既成而釵玉不可救藥說著木石既破而寶黛轉為得藥從此一死一亡一復通靈一復乾淨同為老陰生少陽之巧姐大夫為巧姐來實為寶黛來故此姻緣定於驚風之會若釵之巧何益哉賈母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略過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姐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內熱是釵驚風是黛同分一巧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我真牛黃方用得牛黃猶云坤土乃劉老老也巧之所從生復之所從起而真假對勘全書收束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方子去了此處[illegible]名乃作者自命也[illegible]
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
太太那邊去找找牛黃來路正在薛家所以初試即接一進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
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衆
姊妹都來瞧了坐了一回也都跟著賈母等去了這裏煎了藥給
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畧
放了一點兒心放心一點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了頭拿著一點兒小
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
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著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硃
砂快熬起來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攙在裏面等巧姐兒醒了好

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五行四象全歸土環之義即牛說二黃之義也提綱結一大收束）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瞧他（此種口吻令人叫絕）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著那賈環口裏答應只管各處瞧看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裏聽得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裏鬧了姐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銚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銚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撥族五行和合四象都在於此）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急得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寃家你何苦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妙義環生非[illegible]言）

辭請看諸評以意會之可也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著只見了頭來找賈環

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著了交代結怨文字轉非深義平兒急忙在那裏配藥再熬那了頭摸不著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爲什麽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銱子說了一遍了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到別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麽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來復之機必不斷絕道家所謂活子時吾儒所謂一日克巳復禮牛黃還有一點之義也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淮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裏躲著被了頭找了來趙姨娘

便罵道你這下作種子環兒爲語恰合牛黃求得棒子作於下也你爲什麼弄撒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此語夏金桂曾說過是一非二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裏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兩是結尾窮奢而驚心動魄恰有貫串脈絡提綱結網總金也所謂六火心爲火是正以火剋金爲猶作收束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全書只言金玉木石兩姻緣而已則提親一事何等鄭重此回乃最晚賢文字也故明以大學起暗以周易結提親結總全歸巧姐老陰之極小陽所生如環無端周而復始大學周易爲一書未嘗看官猶未信乎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裏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裏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銱子撒了一點子藥那丫頭子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裏遭塌等著我明兒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麼著只叫他們隄防著就是了（預透下文小說常法而隄防著乃大發覺）那趙姨娘趕忙從裏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說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此說叙黛爲借乃用環趙徑）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著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

然比從前更加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的生日（提親既畢官級一升心求復之機動矣故緊接北靜生日仍是牛黃衍義）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寶玉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著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裏面出來了一個太監手裏掐著數珠（紀數珠上映路詢回之念珠而在太監手見賈政其無後乎已與郎中任照會）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趕忙問好他弟兄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著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裏面方是內宮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裏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看寶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兒好以心印心是一非二寶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倒是大家說說話兒罷說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卻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王者氣度寫來如見而此處六人隱布一復卦復起初爻一陽先進也復世職沐皇恩諸義都到先是賈赦請北

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挨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赦賈政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眾戚裏一處好生款待卻單留寶玉在這裏說話兒又賞了坐寶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illegible]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啟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著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著呈上謝宴並請午

安帖子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排湯道地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裏派人陪著吃了飯吃飯即是好話總東書中許多吃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來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寶玉北靜乃一陽來復真樓豈反以假寶玉給真寶玉之理此正見反覆指示真假宜早辦也義貫全書文開八面詳在總評寶玉接過來捧著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著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便各自回院裏去這裏賈政帶著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

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裏遇見的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陞見保舉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偺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閑話兒賈母便叫歇著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著去罷說著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了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說著遞上個紅單帖來寫著吳巡撫的名字不著何名另有微意隱云之口在隱處也賈政知道是來拜便叫小了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工爲空部郎中中郎也寶玉兄珠弟環在上下之間正是賈政之中郎既定金玉姻緣從此歸空而去矣外頭人和部裏都必嚷

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曰擬曰瞧未定之詞此時金玉尚未明定也扶陽抑陰之意多少避留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纔出去了且說珍璉寶玉三人回去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著笑了一回假處無非一笑眞處無非一孝賈母因命人給他收起去罷別丟了此老認假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著罷別鬧混了此老昧眞皆大落要其映照下文小焉者也寶玉在項上摘了下來說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裏就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著呢那裏混得過悟心識心益深微妙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裏他竟放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紅的自有魚于袖袱已失其紅今候將死終於歸而通靈復此玉此心紹光現矣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全書總一胡說乃胡州人氏胡老名公帳子的簷

子是紅的火光照著自然紅是有的不識玉不識心寶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裏都漆黑的了還看得見他呢那王二夫人抿著嘴笑鳳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提親便是結怨在寶釵原爲喜信在釵鳳則爲凶信也認凶爲喜誤盡蒼生寶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兒個鬧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裏說獃話了寶玉又站了一回兒纔回園中去了這裏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的因鳳了頭爲巧姐兒病著躭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目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十分願意只有一蟠須待此正追原錯裏錯以次寶敘心事卽以起下回放流刑賈母道這也是情理的話旣這麼

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猶作遲留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與鳳姐姐剛纔說話含含糊糊不知是什麼意思心之皆正乃玉之光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一想一笑全案第一人証供招呈上這個我也猜不著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上回提親非襲所預聞今已隱躍周知可見同謀歷年所矣寶玉道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正說著只聽外間屋裏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鬧什麼麝月道我們兩個鬥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麝月即襲人此謀既成方以爲贏而不知且折老本也寶玉笑道幾個錢什麼要緊傻了頭不許鬧了說的兩個

人都吃飯去了這裏襲人打發寶玉睡下不提卻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獃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巳心上卻也是這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著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鵑看他怎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行險徼倖多少躊躇而動靜求自紫鵑真情款解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巳梳洗了便慢慢的走瀟湘館來只見紫鵑正在那裏掐花兒呢摧折自取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裏坐著襲人道坐著妹妹掐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鵑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著溫藥呢紫鵑一面說著一面同襲人進來見了黛玉正在那裏拿著一本書看以書串合上注道[illegible]下注解[illegible]

人陪著笑道姑娘清晨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拿著個小茶盤裏托著一鍾藥一鍾水小丫頭在後面捧著痰盒漱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著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著了他倒是不好又坐了一會搭赸著辭了出來了（襲既明知金玉訂定有何口氣可探此來甚覺無味不知是乃扶襲人之幽隱蓋既謀成寶釵必須謀殺黛玉也看一鍾藥是眼故下文即接鋤藥）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裏站著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卻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麼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芸亦寶玉一影鳳姐受報之人也故此來隱破巧合而寫得暗昧蹊蹺則所以攻寶玉之隱）拿了個帖兒說給偺們寶二爺瞧的在這

聚個作業人送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個什麼信呢
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
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蹭了過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
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
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
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
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住這裏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裏去了
賈芸只得怏怏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
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帖兒
呢寶玉道在那裏拿來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裏間屋裏書槅子

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着叔父大人安禀寶玉道這孩子怎麽又不認我作父親了（歸宗明義不以復也不子有子示以空也當與送海棠札參看）襲人道怎麽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麽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麽大了倒認你這麽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雖有妻仍無妻歇語底面俱妙）剛說到這裏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着他還伶俐得人心兒纔這麽着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一面折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什麽時候又要看人什麽時候又躲躲藏藏

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折開看那字兒也不理
會襲人這些話（安放恰好而心術不正出於不理會耳）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
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後來光景兒大不耐煩起來襲人等他
看完了問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
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
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帳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
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問他做什麼咱們吃
飯罷吃了飯歇着罷心裏鬧的怪煩的說着叫小了頭子點了一
點火兒來把撕的帖兒燒了（此隱隱躍躍以張家親事指黛玉親事其如寶玉以恩爲仇何哉與屏絕張道士同爲慣慣一切情形都襲人眼中寫出其義自明）一時小了頭們擺上飯來寶玉只

是怔怔的坐著襲人連哄帶慪催著吃了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吊下淚來此段深文皆責寶玉一心無主也除黛之外必不容另提親事情中情之所感固有獨鍾而傻柔兼愛認賊爲子金玉已成彼皆不知也徒哭何益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著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爲什麽都是什麽芸兒鬧的不知什麽事弄了這麽個混帖子來惹的這麽傻了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悶葫蘆來可叫人怎麽受呢芸雨直追初試實直責絳芸軒案也這悶葫蘆何人打破說著竟傷起心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一哭一笑全書了義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慪人了他一個人就彀受了你又這麽著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麽混帳話你混往人身上扯

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相干犯木石姻緣者也
襲人還未答言只聽寶玉在床上撲哧的一聲笑了爬起來抖衣裳說咱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一笑一睡一念書之主書之文書之用說著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一夕話只話一無字而已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裏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著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一心反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裏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一心自狀與不見張道士同麝月答應了寶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著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裏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喜歸空部那寶玉估量著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

不管人心裏有事無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來了偺們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裏的話正說著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賈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裏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裏混嚷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盼著吵還不能呢寶玉聽了纔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人來報喜的木石既破中郎歸空二而一也故納在一喜字內以迷離恍惚出之正合夢話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趕著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全此客語到欺弱女何方纔點明寶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

了道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寶玉沉著臉道就不什麼賈芸未及說完一部紅樓到底未完也不敢言語了賈芸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著說道我剛纔聽見你老爺說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裏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著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寶玉答應著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著旁邊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麼奴才纔要到學裏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裏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裏去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一

爺就來了說著寶玉自已進去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裏丫頭老婆
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不快進去給
老太太道喜去呢（代儒笑李貴笑眾人笑許多笑字都須理會）寶玉笑著進了房門只
見黛玉挨著賈母左邊坐著呢右邊是湘雲底下邢王二夫人探
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李綺邢岫煙一干姊妹都在屋裏只不見
寶釵寶琴迎春三人（不見此三人有深意存）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
賈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
笑道妹妹身體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此微笑似笑不笑也當著眼）
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麼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裏
忽然心裏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重提噩夢鳳姐歸在探春）在地下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裏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引成語直合木石姻緣而究竟破之乃鳳之誤而不悟也）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兒纔說道你懂得什麼眾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纔知道自已出言冒失（乃無主張）正要拿話岔時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以芸爲冒失正黛之所以爲鬼也與不好說不好不說針鋒相對而兩玉心情形容微至）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大家葫蘆一笑葫蘆案結矣郎起下放流刑）說這從那裏說起黛玉也摸不着頭腦也跟着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訕因又說道可是剛纔

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瞅著他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你又該生氣了一件二件抉出此喜不是真喜能明老子生氣而報之乃是喜也是有深意否則寶玉何必被報喜的笑話而報喜笑話且爲第一件耶寶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了這裏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歸空是放心放心是意馬奔騰故戲必送自王子騰因又笑著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說著這話卻瞅著黛玉笑許多笑字水落歸漕添諧妙如環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兒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

前云黛玉生日在花朝與襲人同日今又云云以婉嬉詞之辭秋及下文之撫秋發揆之仍在此秋中間非有歷秋冬而春之隔正以見春秋轉變定促死速要人早留老老也與賈母生日寢義正同
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是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糊塗是易體老了是易象想一想是讀易者虧了有我這
鳳丫頭是我個給事中諫官也所以寡過而以覆爲諫者自誤矣既這麼著很好他
舅舅家給他們賀壽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舅家母家也說母的父在其中所謂究取生身處也能辨此方是善方是生日而語妙如環與鳳姐好日子兩語正相敵說的大家都
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
麼大福氣呢此篇此論總統六經是爲大福說著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
的手舞足蹈了括孟子仁之實全章書義以笑演孝洵不誣矣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
吃飯其熱鬧自不必說飯後那賈政謝恩回來雖是故事卻非閑文而謝恩回來則

（忠在其中矣）給宗祠裏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站著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裏接連著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鬧鬧嚷嚷車馬填門貂蟬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一部鏡花水月到此一結全書及本回上下過脈）

如此兩日（一者奇兩者偶偶爲陰日兩日陰進矣）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頭爺們都穿著公服陪待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裏面爲著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屏隔在後廈裏面也擺下酒席（特提此席）外男內女（乃成否象）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寶琴陪著對面老太太一

桌是邢夫人岫烟陪著此處坐得不倫不類而琴岫皆得婚姻之正皆又寓深意下面尚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來一回兒只見鳳姐領著衆了頭都簇擁著林黛玉來了黛玉早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必用鳳姐簇擁而宛如嫦娥則直金枝已到見了衆人湘雲李紋李紈都讓他上首座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甚事麼必用他問其喜之所由來也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此稿無令綺所謂綺散齋無綺齋更無春氣矣作者以厭滿演深意乃長技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寶釵便問道寶姐姐可好麼爲什麼不過來問得緊要而至死不悟死日在此生日在此薛姨媽道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著臉微笑道姨媽那裏又添了大嫂子（直提金桂其報甚速下半回已到）怎麼倒用寶姐姐看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嬾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記他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天我叫他來大家敘敘（何等委宛攝親惟恐洩漏）說著了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二齣吉慶戲文（乃前部書文說吉慶又何嘗吉慶）及至第三齣（書分四冊及此書已三停）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著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著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眾皆不識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扮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演黛玉歸離恨以結全書人人得而知）

之衆人不識歎知此理者亦可此時并引入宮不聽曲裏頭唱的人間只道風情
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卻了第四齣是
吃嚇[illegible]第五齣是達摩帶著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
渺中[illegible]而[illegible]緣洞中[illegible]所謂渺[illegible]無人以此甚熱鬧也衆人正在高興
時[illegible]以發戒凡俗貪欽者也正在高興而放[illegible]者也正在高興而放與一齊來戒凡
也[illegible]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闖進來向薛蟠說道
大爺快回去[illegible]頭回明太太也請爺回去家中有要緊事薛蟠
道什麽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蟠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
裏頭丫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帶著寶琴必帶寶琴
已爲薛蟠預伏存生起龍下與是劉老老[illegible]可禁可救而竟必不可禁必不可救也別了一聲即刻上車回

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偺們這裏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眾人答應了個是蔣禍卽賈禍故曰大家曰眾人不說賈府依舊唱戲書方三停戲正未了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葫蘆案大發作幾個當舖裏夥計陪著說太太回來自有道理正說著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見跟從著許多男婦簇擁著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勢派也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卻是金桂冤有頭債有主桂大哭林亦大哭薛姨媽趕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淚痕爲還淚人分痛而其實則假至此則殺兄之事已成也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了先別著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著寶釵進了屋子因爲頭

裏進門時已經走著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的了一面哭著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大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誰打死了人總是要償命的且商量怎麼辦纔好一片胡蘆提而總要償命則葫蘆案已翻故撇演一切煞悴不嫌與四回大相矛盾以既復見天心自不比以前之無天無日也已打通下回薛姨媽哭著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著二爺趕去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裏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開脫死罪必用刀筆所謂筆則筆削則削作者隱竊春秋也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遞下回而說情便是談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好趕著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著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

子原告不追尋情就綏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纔小廝說的話是（與鳳姐同一見解而以財物籠絡人者拔窮）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裏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再翻葫蘆案而前後情節不符明明說出）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裏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了頭們攙進薛姨媽來薛蝌纔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即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著去了這寶釵方勸薛姨媽那裏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又和他嚷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裏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攛掇的真打死人了（攛掇二字乃釵銕案）平日裏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著也是嚇的慌手慌腳的了

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你們各自幹你們去了撂下我一個人受罪自說卽以說叙冥昇之淚一洩說著又大哭起來這裏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沒法正鬧著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了頭過來打聽來了道寶琴薛蝌用小了頭問薛蟠用大了頭稱謂變正見大小往來之處也故皆無名字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殺兄正是因此一則尚未提明殺兄殺黛而寶玉終走此則叙所未明者也二則事急之時絳芸軒事亦出事急只得向那大了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裏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趕著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著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那了

頭答應著去了如此大事而只遣一了頭來往賈縱輕薛岂悄遣一管家婆乎何書之支離乃爾讀者當得間而入信鬮人評矣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著過了兩日只見小廝回來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了頭拿進來寶釵折開看時書內寫著大哥人命是誤傷不是故殺蟠是誤傷釵則謀故今早用蝌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準後再錄一堂能敎翻供得好便可得生了既爲誤殺而必待翻供得生葫蘆案是如此蝌蚪文是如此快向當鋪內再取銀五百兩來使用玉爲半數爲土數黛之死固上當釵之生又何常非上當故歷提當鋪寓大警省千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斯寶釵看了一一念給薛姨媽聽了薛姨媽拭著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著叫進小廝來問明了再說

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廝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廝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聽聽小廝道我於那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嚇糊塗了未知小廝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不惟在本大段最重在全部亦最重蓋上大段既以惡夢結寶黛此大段宜惡夢之始終而明此書非二氏之書也

上半回是提親究竟而棄父母歸空部乃不孝雖復不復故開首以北靜給假玉明之非真能由北靜而生一陽為天人性道之正也故於道喜時無戲笑字中忽著只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之語蓋釵乃所以壞孝之人琴所以禁不孝之人迎春乃立春第一節氣必真復而真開泰者乃能見之也

下半回是結怨報復轉眞得循環眞得復機於積冷凝寒之下者乃天理之自然也而由於蟠之自留薛姨面如土色帶著寶琴別了一聲正與不見三人兩相對待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呌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麽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著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裏鬧的忒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追原本根此鬧在錯勸哥哥這日想著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偺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火旺之鄉正與金敵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禍起於此人禍起於錯裏錯明矣帶著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鋪子裏吃飯喝酒因爲這當槽兒的儘著拿眼瞟蔣玉函大爺就有

……大爺……白那個人吃酒

後想起頭一天的事情（天三生木天一生水是爲黛玉報復故必日第三天想起頭一天正是以水生木）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淌在地下頭裏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嗎（從犯探本論人同受其僞）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裏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託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裏薛姨媽

又在當鋪裏兌了銀子叫小廝趕著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著了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很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著他們也幫他們是無良之面而在談天之口明報復之理是吳良之底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他小廝無名此獨日李祥見此理之宜詳自然得生機於死地也幸找著一個好先生所謂刀筆乃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著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吳良有面有底必用拉扯大衆都到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張大也三乾三連也此天理循環自復而乾也與前打死馮淵相對待彼則自姤而坤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著他果

然吳良出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爲兄遭飛禍代伸寃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於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云遭人命生卽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顖門身死蒙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鬬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寃抑尙未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准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旣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屍場檢騐証據確鑿且並未

用刑爾兄自認鬥殺供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得揑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爲兄情切且恕不准一呈一批不即不離合葫蘆案而曰胞兄固許蟠與蝌琴同氣也　薛姨媽聽到那裏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麽婚不可救案不可救這怎麽好呢寶釵道二哥的書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歸著一情字一金字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厮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託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政之爲政一出一入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

知縣買通薛蝌那裏也便弄通了（絕無累筆贅墨）然後知縣掛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証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三爲乾王爲坤復姤否泰之理總包此兩字內此案正張大報復之日也絕不是雜湊）並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三出於大大爲陽爲乾先天八卦乾位南方故居南鄉大兒二三兒皆死則初爻二爻皆斷而成陰爲艮卦矣是即狗兒之義死於十八年前乃二九之數九爲陽爻即二陽下斷也其叔行二亦即此義故受賄叛親爲陰爲惡）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五歲還沒有娶女人呢（二十五截二得十五數即寶釵將笄之年截下得二十即爲寶釵作生日之金案成於此故必曰沒有娶親且沒娶親則更無子息劉老老又到）爲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此理宜窮而李家店與艮合成天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良心為鳳姐訊家童開口語尤二姐案並發　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三陽並斷以成純坤是現在之象而特叫青天正靚兒之義也不止曲肖聲口跑到那裏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村婦口詞形容盡致而肆行毀罵正乃惡雪惡陰無諱詞也與欽父無名同相激射衆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易理一為奇二為偶偶為陰是又既死之張三絕非以張大李二雜湊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兩語之妙不可思議以為形容鄉愚失之矣蓋此回由郎中任回中出以寶玉之歸空非人倫之正道而作者實不演空部也故曰不是傭工書以天理循環過人放心槽為養馬之用當槽正是收[illegible]

馬過放心也故曰是當槽兒槽文木曹爲木所司則正春令擋者當也爲木將及又是木反爲板兒爲青兒來自艮卦之義也否則於葫蘆提案中正怕多著筆墨以爲累更何暇著此等市井戲言以形容一沒要緊之人乎

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裏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嚇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

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麽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天理良心循環報復最靈）曉得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此處胡說乃爲翻案點睛不可忽讀）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已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麽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著要打（掌嘴是借胡說戒多言乃說打未打戒而不戒也）吳良求著說薛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麽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爲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裏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場上怕太老爺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不答有什麽仇喍之問見釵黛諸人本自無仇而以妬成殺卒至死亡相尋而已知縣更喝道好個糊塗東西糊塗東西乃易卦圖書中屢用隱演此處尤重本縣前日問你怎麽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仵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顖門有碰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顖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一寸分去七餘三合五得八五分合三分仍得八八六七四卦氣一周也七分八分得十五所謂將笄之年張三案實寶釵案也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麽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

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並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並未打架不為鬥毆只依誤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結翻案正面而支離恍惚掛酌恰好是文字極難著筆處張王氏哭著亂嚷知縣叫眾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實在誤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歡喜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著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三三見九為陽數盡三三合六為陰數成三三為六畫之乾兩皆兩之則成坤巧術之終復之始也兩兩合四乾之四爻曰或躍或者疑詞故以為周妃為元妃之疑坤四爻曰括囊死

周妃所以死亦好死□□以抑氣數而氣數之所以然則由自取
黛玉之死雖氣數而因□□□不能括囊也只此四字妙義無窮而
看官或以爲閒文但不解□者必
定是周妃何此書愛令入妹周耶
皇上輟朝三日這裏離陵寢不
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理不得閒住在這裏無益不如到監告
訴哥哥安心等著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
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吝惜
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
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裏再花些銀子一
准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
賈府裏本該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裏空落落
的我想著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咱們家又

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周妃之薨卽元妃薨逝之先聲必在薛家說出見氣數之必抑報復之必彰必從薛起也又騰挪出夏金桂許多報復文字）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省宮闈計爲日無多今又日上年又日這回沒病都是夢話）只聞那府裏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眾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裏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以夢証夢指點大意轉是明筆而退步抽身金玉猶可止也）眾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所以也不當件事信好第二天早起裏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著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裏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有他們所未知而此已知之者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裏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裏的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一切俱以過後明白則明白又何益乎正欲釵之自道而戒凡為釵者也這兩天那府裏這些丫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咱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裏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算命的說是很准元妃一篇命理是丫頭婆子口中說寶釵耳中聽者此等筋節請著眼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丫頭們八字裏頭無非丫頭無非薄命元妃固不能外十二釵冊子也送出去叫

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錯字特提正明敘之爲差爲錯而特氣數之誤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裏養不住的也不見得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裏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斲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爲貴什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著寅年卯月這就

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

閑人不善星學者之書與本支亦相合非若水滸傳盧俊義八字之並無其人然甲申年丙寅月而生於正月初三方有辛巳時以云初一則不對至云元妃薨於甲寅得年四十三則當生於壬申云生甲申得年四十三則當死於丙寅確非甲寅矣蓋立一元春案所以立破[illegible]石成金玉一氣數之天而此天與道理為敵雖一時縱橫恣肆[illegible]理無可如何致惡人暢達善人屈伏及至時移事過復見清明氣數亦歸消滅正陽伸而陰邪退矣故黛雖死而愈於生釵雖生而不如死元妃亦同歸於盡其八字一生一死非申之金即寅之木明言甲申重在木也暗藏壬丙調水火也而顛倒錯亂總以見氣數不可恃也

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裏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說完

元妃之命生死總在寶釵而自婆子了頭傳來是書無非大戒陰人之口也而必告訴我們大奶奶一篇命理曰夏曰金曰桂而已而婆子了頭能了了言寶釵能明明記夢話直不怕眩惑煞人書中黛玉完元春先之而完釵則到底未完故尚未說完其實無待續部

薛蟠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

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薛之八字卽元之八字同一算也看有妨礙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京之外皆外省此命理取用廣來路遠說著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裏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著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著說上回家裏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已有事也難提了心裏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裏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家裏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裏知縣也正

爲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裏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作伴兒就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惜着爲什麽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著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麽使不得他先怎麽住著來呢一轉一深一剎一醒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裏如今有事怎麽來呢惜春信以爲實也不便再問信以爲實是儒理不再問是空門一段問答包羅萬象與命理同爲本回本大段之鎮正說著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旁聽見什麽蔣玉函一段當著人不問心裏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麽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

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裏喜歡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著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裏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裏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擱著呢問他做什麼語中有刺寶玉道我白問問襲人道你沒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帳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立放流刑案正立釵襲案此段此處在所必提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擱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

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巴結纔是就是心
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著喜歡尊敬兩愛字深文心是釵口是黛意巳是鳳姐掉包兒寶
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
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
屋裏我去就來說著就走因心愛二字直認黛玉是情自獨鍾故說著就走襲人道快些
回來罷說痴護玉都到這都是我提頭兒提字直認不諱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
寶玉也不答言低著頭一徑走到瀟湘館來遞入下回曰低著頭見此歸空不得已也
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
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裏做什麼一語賦極見你之外更無人也與寶之另
有念頭針鋒相對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

有和你說話一面瞧著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認不得琴之爲禁全不認得是追以前是救現在金玉猶可止也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書中所演無非空測而止是像其實非也實則易理大九五木皆陽勾又勾萌亦陽惟六爲陰文中一見特借琴譜演出扶陽抑陰顛倒交變妙不可言看著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易以一畫開天正是天書人能知此書奇怪而因而納悶求解便是看天書機會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其實又只好個念書歸之一笑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易道只在眼前並不關念書不念書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爲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認不得雖知道不認得大家通病既知又認周孔以次殊難其人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

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先天之心不識琴先天無所用其禁也後天之心轉須得琴正所以禁後天也我們書房裏掛著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嵇好古琴客則合稽好古其義自明而廣陵散成絕響矣作者何等自負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聞政之琴都使不得政知禁而不知所以禁也既使不得的焉他撫了一曲未撫而若已撫者琴之餘於不在於行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以淵說而廢淡失教指點而知音難遇作者何等自惜怎麼你有本事藏著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到會不真一死什性命之正也前日身上略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心性特提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彈手生荊棘工夫不可間斷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著纔有意思本無語言文字卽聲已落後天必找有曲文的這便是不真會究竟怎麼彈得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學琴於師襄一操便知其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裏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五美吟所以作黛之低頭正卽寶玉低頭而寫來神情如畫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都是微言所謂良知當以意會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

右手鈎五絃並不是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借容易之易明點開易之易易在先天本無文字還有吟揉綽注[illegible]等法是講究手法的是手法卽算法說琴說書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illegible]方是真命[illegible]在之物[illegible]必歸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今古人大有到此方纔說出可見百廿回無非演此何看官總不經意耶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或在林石的裏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著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爲不負了這琴是乃說書知音之難如此是卽

人不知而不慍之義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儀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如法搬演自含妙義乃作者自負）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著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纔身心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又作者自白）寶玉道我們學著頑若這麽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著只見紫鵑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高興屢提正對低頭過猶不及一死一亡皆非中道）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鵑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直抉另有念頭有彼一高興因成此兩高興也）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

朋我們閒的他們刑名我又上學因此總得就疏遠了是的紫鵑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此段問答語有芒角與勸介主意對勘方解）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閒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都是今而不傳言下指點）說著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愛用了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裏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往下說了（一對字為心上事所謂偶所謂坤所謂牛而愛用於此不懂亦動此劉老老聽來未來[illegible]）

便笑著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復非真復牛意不牛也折用成語入微入妙黛玉紅了臉一笑笑再以一笑作結紫鵑雪雁也都笑了於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著小了頭捧著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裏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琴者禁也蘭者闌也黛玉終得禁制範圍而乾淨以去必寶黛各一盆是已與爲偶矣黛玉看時卻有幾枝雙朵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獃看那寶玉此時卻一心只在琴上蘭既得偶琴即和鳴木石雖破寶完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猗蘭操作於孔子乃大學之源也木大段以大學起以周易結琴是周易蘭是大學總歸於此而黛玉之孤芳自賞終得乾淨身子而去寶玉一心無主與琴與蘭總爲不知音而已黛玉聽了心裏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著花想到草木當春花

鮮葉茂想我年紀尙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裏不禁又滴下淚來（必當一點還淚以結琴蘭）紫鵑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卻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裏那麽高興（高興又提）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麽又傷起心來正愁沒個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此等大關節處必接大章法）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來路甚遠所以圓惡夢而揭全書實義上半回從葫蘆案來此老官卽假語村言作者自命也蓋納污含垢以成此書正以葫蘆案不可不翻故曰受私賄翻案牘也所演事跡皆是反說下半回又作者自白見翻此案解此琴無非寄閒情而已故

從歸省慶元宵生出以明琴書眞實作用故用元妃命理爲過脉

自省宮闈至此回爲一大段乃爲斷痴情成大禮再作遲留以挽氣數而伸道理之文字也惡夢誰尋驚風自作胡蘆案下結不了寃怨官司瀛藻宮中鬧不淸姻緣頭緒老官衆筆要攔大衆吃穅工部郎中偏報到文起彈琴不許一人歸墨李家店主試提來放流刑忽認忽翻闔閤聲半呑半吐此中無文字何處寄閑情惜哉北靜王笑煞南無佛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著何必不來而以札明告之矣是乃催死符惜黛之不悟也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猇聲狺語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灾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爲之愍惻乎迴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

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一札有自懼有自悔能將騎虎之勢洋溢言下乃極吃力文字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屆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 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惻肺肝 二解

惟鮪有瀆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予之永傷 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沈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 四解○一歌四解四大一齊解散黛死寶亡釵亦不知所終矣擬爲

寶釵心聲何哀以思耶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星星惜星星的意思到底認賊爲子正在沈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在家裏呢麼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正問著只見幾個人進來卻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探結財湘結色紋綺結琴書便是四解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閑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眞眞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裏不來奇怪納悶是卽寶玉看天書而以不來爲有事蟠之事卽釵之事也獃到絕頂探春微笑道怎麼不來橫豎要來的寫探春深心坐視家敗人亡夷然不顧乃剎乃夬之實際其寫與利猶是以淺形深也看微笑二字令人髮指

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裏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著忽聽得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寫景淒淸而聞香於落葉之中是卽剎中得復衆人聞著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居士聞木樨香否是吾無隱乎爾晦堂答山谷之語今黛云然乃誅後來之鳳姐現在之探春同爲一隱也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裏的那裏還有桂花呢明點九月剝卦用事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金桂報復隱然言下而書中禪機只是好像不可認眞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

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愈說知道愈不知道知幾其神乎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著嘴兒笑已無所用其禁矣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裏明日就不知在那裏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裏呢湘雲拍著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裏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的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南北混合通達無礙便是四解衆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

閑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至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著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著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殷勤了幾句便看著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著看看已是林烏歸山夕陽西墜入字妙合不泛寫景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便想著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籬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入題寫感字悲字委婉而眼淚洗面因臥榻之側不容酣睡也而作者之辛酸淚實與俱下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裏去了紫鵑走來看見這樣光景想

雪雁告訴廚房裏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青筍紫菜姑娘想著好麼黛玉道也罷了紫鵑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一粥一湯隱然五行歸中又是四解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已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裏熬纔是紫鵑道我也怕廚房裏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著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拿到他屋裏叫他們五兒瞅著燉呢卽已到候芳魂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腌臢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

石頭記 第八十八回 六

度未免惹人厭煩步步留心只是如此說著眼圈兒又紅了紫鵑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裏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和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鵑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鵑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躭擱住了又找斬情黛玉道我看那了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特提乾淨說著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不敢在大廚房裏作怕姑娘嫌腌臢此廚原以備園內人豈黛玉平日不吃飯乎蹊蹺話有深警雪

雁答應著接了進來黛玉在房裏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裏雪雁將黛玉的碗筯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偺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以五合五總歸於土拌些麻油醋可好麽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贅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了嬛撤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已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裏黛玉添了香自已坐著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

東邊穿過樹枝都在那裏唏嚠嘩喇不住的響一回兒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響起來寫秋聲微妙而東風西風乃黛死所寶玉因金而走是爲鐵馬一秋聲中有死有亡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氈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著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裏頭却包著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幷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檢出紫鵑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氈包裏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手裏只拿著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此段直注斷痴情總預演黛玉一死而已〕紫鵑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著一氊包衣裳在旁邊呆立小几上却擱著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鉸斷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著兩方舊帕上邊寫著字跡在那裏對著滴淚〔必從紫鵑眼中再寫一過與寶玉問襲人茜香羅相針對正是〕失意人逢失意事、新啼痕間舊啼痕〔還淚帳了而所以失意乃人事非天心也〕〔首句明點〕

紫鵑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得笑著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

拾斯敬那裏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鵑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鵑又勸道雪雁這裏等著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撂下紫鵑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已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疊疊卽解釵以解而生黛以疊而死疊而在琴所以死也與釵大異又將琴譜翻出借他猗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猗蘭思賢直追尼父全書大旨借琴以演聖經也與自已做的配齊了然後

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拿琴必用雪雁一部國風在此矣調上絃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鵑收拾睡覺不題安頓文字不笑而至此上半回已了却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著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裏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著小廝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裏咭咭呱呱不知說些什麼循環之理正說不明便是探春不知南邊迴頭來了見了寶玉都垂手站立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爺有

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入下半回入叙寶因放學起是大眼目寶玉聽了回身到賈母賈政處禀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你怎麼就回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裏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讀之令人耳如針刺寶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奇情怪筆而究竟寓焉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著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必啣以吃飯與黛玉吃飯對兩三口即五香菜漱了口一溜煙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再提絹子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得吃飯雖吃飯而究未吃飯

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别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寂無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裏微微一響不知何聲靜極生動雷在地中不知何聲仍是迷復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啪的一響寶玉還未聽出只聽一個人道你在這裏下了一個子兒那裏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大棋以棋引琴因爭生禁也而棋之黑白分明正琴之陰陽對待此理甚大故曰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莫名其妙以下文字是棋是易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這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著一著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阿噯還有一

著反撲在裏頭呢我倒沒防備寶黛一切託大全不防備借棋演之所以爲妙寶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很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著惜春屋裏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櫳翠庵的檻外人妙玉至此必應特提此人以結全書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會喪敗死亡是沒理會歸着渺茫是沒理會所以爲妙妙在沒理會也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著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麽既無畸角則不方不正所謂惑偏私惜春道怎麽不要你那裏頭都死著子兒我怕什麽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麽樣妙玉却微微笑著把邊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著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洗脚

（上船會也麽所理會者如此而已乃倒乃不正）惜春尚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麽說進來也不言語這麽使促狹唬人（自投自惹）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裏就進來了看看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著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走字入面玲瓏進則走火遠則邪塵）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碁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乃儒理非禪機本書所未說完者）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爲走火安根如春雲展）寶玉見他不理只得

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癡癡的問著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問這聲好解釋前頭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的聖賢道理只在眼前來處來正是孝字根源奈何推入機鋒是大指點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寶之紅郎妙之紅並落惜春眼內其義微妙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庵裏去了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裏彎彎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有來

處來無去處去切指歸空之談寶玉道這倒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但須反問此心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於是二人别了惜春離了蓼風軒必明指蓼風軒曰離了明死亡同為離孝也否則此句何省彎彎曲曲走近瀟湘館纔離蓼風便到此處理欲之界甚迫忽聽得叮咚之聲妙玉道那裏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裏撫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麽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没有看琴的耳得而為聲目遇而為色琴又何不可看是正拖泥帶水為妙玉立走火之案轉無深意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直破妙玉自破空渺檻內人世人只能完成一俗字而已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坐著靜聽山子野石頭記類衆妙於一琴矣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是乃黛玉絕筆而託於琴是禁而能受禁者也非若釵之解而不解不知所終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干兮涕沾襟以風字起風脉脉風故故都到而五美吟在其中矣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以山字起說石頭也木石雖破實完風月鑑中得幾許光明而去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陽字韻是第二疊了咱們再聽裏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此以子字起合下以人字起一已一人心爲二心乃絳黛之義死則合矣便已到幻境得通靈至此曲爲答寶釵之作後兩語用國風直以嫡自居以庶目之以琴操勉其操旨微矣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音調也覺得過悲了裏頭又調了一回絃妙玉道君絃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無射爲九月之律在時爲秋在卦爲剝黛之死所也而寶因心君高亢以致不得所配而然裏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素心何如天上月起句一塵字末句一月字到那塵風月寶鑑終矣四疊音節詞意與四解適相敵擬爲黛作追不是釵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五音徵爲事裂寶之石釵之金而獨死乃人事之變非天心也請與失意人逢失意事評參看只是太過過且不可況於太乎傲慢自憙者聽之哉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訓明訓爲熟訓實爲大

眾訓也正議論時聽得君絃磞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

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黛死寶亡演以作結入人得而知之至為演下半回正面則非人所知已蓋黛之死寶之亡釵之不知所終無非走火入邪合成一妙下文找足之也弄得寶玉滿腹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單說

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著掩了庵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

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即黛之吃飯添香彈琴命道婆自去歇著

自已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

真如丹訣云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妖引此八字特明作意看官猶謂其演空渺耶坐到三更過後冬至子之半乃是真復寶黛不能故為入魔之候聽得屋上嗗喙喙一片瓦響妙玉恐有

雷從下起而聲自賊來上乃是賊是迷復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如水寫景凝鍊而上四字是書面下四字是書底不是信手拈來那時天氣尚不很涼一切敗壞猶可及止天氣正對人事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猫兒一遞一聲廝呌猫兒打架直追可卿一夢乃大眼目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已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庵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已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刧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眾都拿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麽樣一段畫鬼筆絕不拖累與惡夢

（相映射）眾人都唬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裏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裏就是你住的房子說著又叫別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上的陰人（西南坤位觸犯劉老老之忌也）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裏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著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是我兩字直揭本來面目）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原來是你確然究取生身你是我媽孝字真實道理也斯爲走火之救）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一面給他拍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猜測病證乃笑看此書而不知此書所演爲何證者獨首句思慮傷脾是眼與可卿同一病也請參彼評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無名無姓而曰後來乃待後來讀此書而識此證者也閑人何敢多讓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火入魔的原故衆人問有碍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猶可及止寫了降伏心火的藥救之之法只是如此冷香丸一冷字而已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裏忍得住況且又是很風

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裏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畧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著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仍歸到此詞圓義足不日病而曰事便是琴之變徵也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那姑娘和大奶奶那裏說呢必得從此兩人聽來又是正義琴之正音也他自從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裏亂嚷說强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嗎乃奇緣識金鎖之奇釵之變徵也惜春聽了默然無語知之稔矣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兩語三面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所以爲惜惜其爲坤爲復只是如此也想到這裏驀與神會若有所得便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圓明一點本非空即釋氏亦自有實際此云空來空去不惟昧來處來去處去之真旨即云何應住之旨亦誤會矣即惑偏私一語而揭本書底中之底

占罷即命丫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兩古人用得出神入化孔乃學庸王爲周易書之主骨方云空空即明實際看官何又以爲附會耶內中荷葉包蟹勢黃鶯搏兔勢鷹誤作鶯誤出有意都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裏作想荷包蟹雖隱必現也是諧淫穢鶯搏兔兔爲木鶯爲金金剋木也是欽殺黛三十六殺角而亦木三十六天數也以元妃氣數之天主金玉而同殺木也是皆金書演義而一部易理寶爲實串在惜春正乾之坤乾爲龍爲馬而

曰八日走以陽轉陰因得爲復也故曰甚有意思借棋勢點金玉何其神妙乃爾 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用寶蟾作虛歇正是易理且聽下回分解

以前八十六回除十七十八兩回爲一段餘皆每段四回自此換三回爲一段矣至散花寺止是乃奇偶相生陰陽倚伏之大概故此回轉以琴棋並舉以關全易

上半回從始提親來既有成大禮必有斷痴情也乃死黛玉文字下半回從郎中任來既有斷痴情必有却塵緣也而寶黛釵及榮甯一切人事總括於一妙字之中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裏揣摩棋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兒揣摩棋而來者不是別人見鴛鴦郎棋棋郎鴛鴦總一易卦也否則此句可省彩屏出去同著鴛鴦進來那鴛鴦却帶著一個小丫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賈母八旬在本年八月初三則明年爲八十一壽是已至本年八月節後有寶玉病百日則已歷九十十一月且更有探宮闈始提親放流刑翻案牘等事而上回猶曰秋令兮年耶又一年耶吾不得而知之矣是個暗九九九陽數盡暗則陰晦生矣黛之死期郎史之死期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首回石頭數目十分之一所謂暗九又減十分之九則爲周天度數一終亦是暗九而寫金剛石頭歸空矣助金之

剛以殺木之梟石頭遂不得不歸空矣因一暗字其獘如此其罪如此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殼心經纔算是符膽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插著心經更有功德說金經必及符籙釋道並在矣而寫金經用外面人寫心經用親丁見此書外面寫茫渺歸空而底裏實一心之功德絶不游移於二氏之學也夫曰親丁非孝字乎非蓼汀乎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女菩薩自在本來何嘗是女史不知經故不知心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上三百六十五部心經之數又減金剛之數十分之九是乃氣數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偺們家中除了二奶奶壞心壞經之第一人故除去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罪自外至猶容懺悔本家裏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心的（信屬土曰信心乃歸土之心非得天之心也一死一亡都是信心）你擱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用茶一點便歸黛玉）（不是閑文）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拿筆兒麽惜春道這却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伏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已念念米佛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易乃真寶道理所謂菽粟故念米方真能念心而寫與不寫其功德則總在一笑話也）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裏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誠心即信心）惜春說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裏跟得上這個分兒却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伏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麽緣分兒說著要

走叫小了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札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著寫的藏者藏也書演心字實義都在藏伏之處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了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李紈打雙陸老少兩寡而打雙陸正是心經鴛鴦旁邊瞧著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氣數之天究不敵道理之天鴛鴦抿著嘴兒笑與易忽默契見寶玉進來方入上半回由心經過雙陸由雙陸過孤見孤兒之重如此手中提了兩個細篾絲小籠子籠內有幾個蟈蟈兒蟈蟈螽斯之類爲周南之應劉老老已到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裏睡不著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既爲養心卽爲解心奈終不可解何賈母笑道你別瞅著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直提老子重孝也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淘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氣不在學房裏念書爲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這東西正是書正當念寶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日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我悄悄的告訴了他他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眞來孝敬我的孝字明點而對子對不來瞞師父而代對遂至瞞消息洩機關報復循環無非一心之咎也我纔拿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沒有天天念書麼爲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太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彀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小爲陰鬼又陰一心本陽而乃變陰政之罪也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著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子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

呢曰鬼神曰東西皆環字妙義正爲孤兒所由來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範圍不過是爲又小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却是自己對的陰陽匹偶一出自然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還了得羊羣裏跑出駱駝來了羊羣駝健正是一心之用其如以鬧鬼失之何而寫溺愛如聞是博庭歡正面就是你大你又會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太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著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概還有一點兒出息曰大有出息曰一點出息得一點自得其大也此方是復卦初爻一陽下動真義而在史之忽李重鳳偏心見於語面因看著李紈又想起賈珠來道

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父母兄弟一齊彙萃孝弟節義總括於中說到這裏不禁流下淚來此淚如烈日還淚之淚如輕霜人心所以不死也李紈聽了這話却也動心此動心是聖賢彼動心是邪魔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哭中有真樂開人創言之讀至此頗覺相發明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蔭我們託著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得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著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裏懂得一來二去眼大心肥那裏還能彀有長進呢何等提防是爲理是爲闌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說的是一也字是騎馬夾賬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逼鍏緊了他小孩子

膽兒小（膽怯少陽甲木正演復卦一陽）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遭搨了賈母說到這裏李紈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遂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這方到歡字真際）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你來著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著嘴兒笑（抿嘴一笑正演一孝於無言也）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著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裏寶玉賈環退出素雲和小了頭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紈尙等著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著他母親站著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著我吃罷（此飯必帶紈蘭同吃爲史開一面之綱）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了螺回來稟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陪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此飯必不容薛姨同吃）於是賈母叫賈蘭在身傍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

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上說閑話兒（閑話仍歸於歪飯枉吃了）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纔一歪而東府大爺卽來晚能安乎）賈母道你們告訴他知他辦理家務乏丟的叫他歇著去罷我知道了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廝回道庄頭送果子來了（榮甯結果於此矣）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廝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著不過是時

鮮果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榮甯結果易道一終故必是他經管）便叫周瑞照帳點清送往裏頭交代等我把來帳抄下一個底子留著好對又叫告訴廚房把下菜中添幾宗給送果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裏去了（外珍內鳳同爲結果）又把庄上的帳同果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賈珍道纔剛來的果子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裏有功夫點這個呢（此數顯而微豈賈珍所能點）給了你帳你照帳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六十四卦不能少不能多）大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果子來的人問問他這帳是真的假的（真假特提直到末回）賈珍道這是怎麼說不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過是幾個果子罷咧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著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一蘭一鮑一復一姤上下相對）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著鮑二道奴才在這裏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裏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裏經管地租庄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三五八乃卦數十爲土數萬盈數八卦俱歸中央是爲結果是爲何三而忽稱小的忽稱奴才都有妙義）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況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裏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裏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

正在廂房裏歇著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何爲河圖三爲卦體六十四卦統屬於乾周瑞之義如此故爲周瑞乾兒云義子也本來是個沒味兒的作者特設何三以宣周瑞通部易道之義猶恐人不能知又特以沒味二字指出何之爲河蓋海鹹河淡也惟淡故不著五味也其妙如此天天在家裏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著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裏頭劉老老一進是演姤卦因出周瑞鮑二拌嘴亦是姤卦因出何三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幾推至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何幾給我一塊兒綑起來周瑞呢門上的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呢眾人答應了正嚷著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還了得同云這還了得正同一結果而一時情事寫來活現又

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都綑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却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很是了為什麽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麽何三來鬧是果是菜蔬是野味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脚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五十皆土數大衆歸土矣下半回正面已到攆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裏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來那鮑二不是他調停著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

加此一段切中情事而明官珍一璉罪案以透查抄自不可少郄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中人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講成了數便買了些時新繡貨要走鳳姐兒門子前香料此繡貨都是書義鳳姐在房中聽見了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咱們家裏正旺的時候兒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伏了前年我在東府裏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躺在台階子底下罵人不管上上下下一輛子的混罵他雖是有過功勞的人倒底主子奴才的名

分也要存點兒體統纔好因鮑二找焦大道理徹上徹下名分二字八面玲瓏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為什麼今兒又打他呢直撅尤二姐案珍璉鳳方融成一片而語面甚妙賈璉聽了這話刺心便覺赸赸的拿話來支開借有事說著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一想他又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瞅著賈芸微微一笑必是小紅寶之報卽黛之報賈芸趕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了臉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裏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裏我纔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趕忙

問道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了結手帕公案那賈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頓開纔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丫頭從裏面出來賈芸連忙同着小紅往裏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賈芸悄悄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呢此事隔多時豈賈芸小紅到此方通此語是乃結手帕公案只用照應實係一死一亡之前立一報復之標也都作不了語一段又括全傳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撳起簾子點首兒口中卻故意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嬸娘疼愛心上時刻

想著總過意不去谷要表孝女前是端陽乃姤此是重陽乃剝而九九陽數一終榮甯盡矣至歷計其時都是夢話略備了一點兒東西嬸娘這裏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嬸娘不肯賞臉鳳姐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著擱在旁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著使你今日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實說賈芸道並沒有別的想頭兒不過感嬸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著微微的笑了芸乃寶玉影身寶玉歸空因鳳之破婚而走也故芸謀工頭必走鳳姐門子故以此處一笑點醒之乃照鳳寶饅頭庵帳也筆能繪風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裏窄我很知道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

含著骨頭露著肉的我倒不收買芸没法兒只得站起來陪著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麽妄想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兒再不忘了嬸娘的恩典若是家裏用得著姪兒也能給嬸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却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裏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班衙役辦的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爲的是各自家裏的事他也並不能攙越公事論家事這裏是踹一頭兒撬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裏纏得淸這些人呢况且衙門裏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

設此一段乃責寶既與鳳有骨肉之亂自無不可以

婚必主黛之言直告之而含著骨頭露著肉致使木石終破鳳轉得一齊推卸曰堂官司員推之史王也曰書辦衙役推之大衆也而曰差不多也要完了見金玉雖提而尚未定差不多要完猶不可不完也而乃到底完成以結寃業骨肉之亂正骨肉之灾也不過吃飯瞎跑你在家裏什麼事做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去是那裏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著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寃業郎到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裏拿著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學舌自是形容小女兒而實以點此寃之結結於口舌之傷也賈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趕著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麽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全書無非一哭而寫巧姐此時尚是孩提乃爲夢話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裏道這是你芸大哥哥怎麽認起生來了聲情酷肖讀之易學之難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老陰生少陽正是大造化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疊連幾次此寃非一日非一事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嬸娘還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麽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裏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不止如聞其聲儼有兩人現於紙上真傳神之筆不在乎這些東東西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著臉道既這麽著我再找得用的東西孝敬嬸娘罷東西累提無非金木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著賈芸送出來來是小紅

（去是小紅寃業帳了）賈芸走著一面心中想道人[illegible]

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斬釘截鐵殺木亦即殺金沒後世亦即自殺也已到懺宿寃地）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寃家是的真正悔氣白鬧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采頭也不高興拿著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裏說道二爺別這麼著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著罷怕什麼那裏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麼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爲東西况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此段演寶黛只解如此與紫鵑勸拿主意之說相反請參）

彼評說著話兒兩個已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裏小紅催著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找我我如今在這院裏了又不隔手賈芸點頭兒說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豎心裏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來長走走誰叫你和他生疎呢生疎正在賈寶玉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著出了院門這裏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知道了回來了復字隱義也却說鳳姐在房中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了頭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了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庵的師父鐵檻總一水月饅頭前評已詳打發人來要向奶奶討兩瓶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道婆來著師父怎麽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九數既終陰氣自作前兒夜裏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裏頭有幾個女孩子睡覺沒有吹燈他說了幾次不聽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還點著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著了沒有人答應只得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一男一女一部石頭記無非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趕著問是誰那裏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衆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趕來已經躺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還不能

吃東西 文是起下大廟在妙玉寫色在淨虛寫財郎鳳姐也故上文但說水月庵師父而無名 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纔剛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 平兒說得淡漠鳳姐呆了一呆是乃出脫平兒不與聞此事也深文隱義夫誰覺得 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了 月錢例不可破不支給黛玉而支給淨虛乃隱曲之筆而殺金哥即殺黛玉此鬼之來乃黛玉也 又見小紅進來回道剛纔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著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著直跑到院子裏來外面平兒接著還有幾個丫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兒道小丫頭子有些膽怯說鬼言明知鬼話而膽敢者

一個小丫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丫頭道我纔剛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欬燈添煤都從火上起見是鬼是火是木所生以制金所謂子復母仇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裏嘩喇嘩喇的響我還道是貓兒耗子又聽得噯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是的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此書實演人理並不妄託鬼神特借鳳之悍然不顧以發之胡說字是眼我這裏斷不興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丫頭出去了鳳姐已叫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帳對過一遍財字一點宜明鬼帳非閑文也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閑話二更至陰之候又歇一回則復機動矣這便是胡說却不是閑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

上寒毛一作自已驚醒了鬼帳寫來宛然白已驚醒多少勸懲越躺著越發起躁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裏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安頓恰好底面玲瓏今見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喝了一口道難爲你睡去罷只留下平兒在這裏就彀了秋桐却要獻勤兒因說道奶奶睡不著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著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遠的雞叫了他二人方都穿著衣裳略躺了一躺就天亮了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甯只是一味要強仍然扎掙起來正坐著納悶忽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聽個小丫頭子在院裏問道平姑娘在屋裏麽平兒答應了一聲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却是王夫人打發過來來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用官事作虛喝下注查抄鬼案打結老爺方纔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與評女傳回相爲對待以發明一男一女性情各正之義皆從上大段末回之琴書生出故入上半回以雙陸作引陸爲大六爲六十雙則兩二爲四合六十四又雙六而雙之得八八仍是六十四與心經與棋與琴無一非易道而已而易之最妙在一復卦紈蘭爲眞復演義不比走火入魔之假復故寫一孤

兒如此其真正復之初文為孤陽上建也至走火入魔之寶黛釵等無非一妒乃復之對故下半回即演鮑二一妒極則剎直注查抄而鳳為致禍之人故以一篇鬼帳打結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麽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廝回進來說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裏的事纔把心畧畧的放下（豈知工部事即水月庵事乎）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著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裏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患同河决工部之事如此）湮没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

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裏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問明從此直至冬間點時令乃夢話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裏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暗用鬆字抵換漸字再定賈政罪案以爲本回發端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裏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覺得天氣陡寒只見襲人襲人之人字對天字說前評詳之此回填詞絕粒都是道心息滅人心恣肆之時故又必從他起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冷早晚寗使暖些說著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了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涼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著焙茗答應了抱著毡包跟著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

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郎一推風門便儼然見一學房一代儒在紙上而西北乾天已爲雲蔽直撲東南巽風之位天蔽於人寶蔽於風而究之蔽於代儒之失教也是再爲塡詞絕粒作引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再以焙茗過脉何等步驟寶玉不看則已看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巴著眼瞧文筆周密却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一件雀金裘入上半回一落千丈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裏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心事襲豈不知而必以此衣傷其心者見殺黛郎以走寶而走寶正以逼釵之離棄也害人自害氣數之天如此道理之天亦復如此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裏喜

他知道儉省（誤教誤學禍所由來是謂代儒）焙茗道二爺穿上罷著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與代儒反是謂焙茗）（名教自能服人）呆呆的對著書坐著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託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著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八病九痛八九七十二地數也）（因師之真病遂致弟之假病至於陰氣大漸不復可救代儒之誤人如此而寫來情事恰合）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寶玉一徑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不吃了心裏不舒服你們吃去罷心不舒服故不吃飯越不吃飯越不舒服乃此回大點睛處襲人道那麼著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裏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搨他呀直與送土儀回情節暗合矣是大循環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著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著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悍婦詖奴一篇誅恨都見於此疊好了便問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却和襲人擠著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明明是恨而究不理會此悍詖所以肆行無忌也自己坐著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響

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惟不理會故金玉究合酉金二偶也聽鐘看表耳目聆然一時小了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別淨餓著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强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旣這麽著就索性早些歇著罷於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著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惟不吃飯自難靜安晨昏顛倒矣遥援填詞如許委宛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著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著了不知到底你睡著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麽就醒了以歸空爲復非真能復也是不知怎麽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麽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

煩字正定靜安慮之反　襲人道今日學房裏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裏逛一天散散心（逛文狂走卽是放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俻下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别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很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厨房裏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果子擱在那屋裏借點果子香（不吃飯結果）襲人道那個屋裏好别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步步湊步步殺其心直不可問乃借襲人為利欲昏迷者醒）寶

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筯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厨房裏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裏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厨房裏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黛不吃飯因受釵之燕窩寶不吃飯因受襲之燕窩甚矣人當及早吃飯以免燕窩之毒也）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裏已經收拾妥了但等著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炭為木火木火通明正是學問欲貴得中不可過也過則狂走而已）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

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
在那裏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
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裏悶得很自
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得
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
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
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麽規矩體統呢說著三人坐下寶
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著吃了飯屢寫不吃飯而忽寫三人同吃正心誠意
豈容二三也小丫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著撤了下去寶玉因端著茶
默默如有所思所思在茶所思在黛也惟恐人分看了瞞黛是兩人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

屋裏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裏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又問者一問晴一問紫也不是閑文）寶玉畧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果品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一箋與芙蓉相映）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詞意自明草字翠字是眼指黛玉也調寄望江南江水生木南火制金深望人各扶陽抑陰也乃是隱義）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著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麽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裏煩纔找個地方兒靜坐坐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著一徑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裏問道林妹妹在家裏呢麽紫鵑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裏呢請二爺到屋裏坐著寶玉同著紫鵑走進來黛玉却在裏間呢說道紫鵑請二爺屋裏坐罷寶玉走到裏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副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紫爲絳之過黑爲黛之過一死一亡無非過無非雲龍之擾上寫著綠窗明月在靑史古人空十字收拾寶黛總括全書而自命爲何如寶玉看了笑了一笑笑了一笑幅中凡三見是歸結文字走入門去笑問道妹

妹做什麽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著讓道請坐我在這裏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心心相印便是寫經走是行死亦是行便是兩行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著一面看見中間掛著一幅單條上面畫著一個嫦娥帶著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著一個長長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鬬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著又用一畫合上一聯總結全書與神遊回一畫一聯相對待其妙不可思議曰鬬寒圖即滴翠亭青女霜神爲釵素娥月主爲黛其勢不能兩立也是書總演易象故書用八分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八分也是書都用白描故全做白描而李之爲理龍之爲震象乾作易卦之首眠合夢境妙合天然不料秦太虛唐六如之外更有此人爲之巧合能不令人拍案叫絕〉寶玉道妹妹這幅鬬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

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很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鬥嬋娟寶玉道是啊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又是書齋却好此時拿出來掛填詞絕粒鬥與圖終在此時矣說著又東瞧瞧西走走雪雁沏了茶來寶玉吃著又等了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結瀟湘館館字義但見黛玉身上穿著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著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朵腰下繫著楊妃色繡花綿裙便是白描而顏色異常鮮艷月白為黛衣以揚之楊妃為斂裙以抑之而坎肩但曰銀鼠不明出面子顏色者銀為白金鼠為香芋合斂黛共為比肩也頭上但有金簪比而不敵因為所壓而死矣此收拾寶黛文字

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　寶玉不祭而亡特為雙結而合風露二字於中所謂風露清愁仍是絕粒本傳也

冉冉香蓮帶露開　亭亭樹立黛以不為而死冉冉蓮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著沒有　既用一聯頓住上下隨又以彈琴再為絕粒作引與填詞以前問一聯也

黛玉道這兩日沒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裏還去彈琴　不彈琴正對不吃飯

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奇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裏記譜未免費心　能彈琴自能處憂思怨亂琴之為未正為憂思怨亂而作以為費心置之何一心之迷惑乃藏此其所以歸二氏而不顧也見當與第十七回稻香村天然不天然之說參看

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　操則存舍則亡一死一亡皆不

操心之[illegible]告也　黛玉抿著嘴兒笑[illegible]之死較勝寶之亡　寶[illegible]

張琴可就是麽怎麽這麽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彀不著因此特地做起來的等身作則斯能守身不亂得乾淨而死然究死於情欲非禮之正故為知琴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雁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毛是的麽所以音韻也還清越是琴贊是人贊是書贊寶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麽不可惙素心何如天上月因琴及詩是一非二你擱在琴裏覺得音節分外的響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麽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

了共撫琴回合作本大段不提妙玉底面都細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
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裏
就到那裏原沒有一定的琴理人理書理一齊都到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了
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用知音二字抉
發兩人此際心事乃是專責寶玉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
的心坐了一坐心裏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
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
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著罷我還要到三
妹妹那裏瞧瞧去呢脫卸到此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
聲罷寶玉答應著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坐著心裏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麽意思入下半回正面正想著紫鵑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拾去罷說著自己走到裏間屋裏床上歪著慢慢的細想紫鵑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紫鵑問喝茶對襲人問吃飯爲上下兩半之引茶爲媒禮也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歪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鵑答應著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裏發獃紫鵑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有了什麽心事了麽雪雁只顧發獃倒被他嚇了一跳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著往屋裏努嘴兒因自己先行點著頭兒叫紫鵑同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麽寶玉定

了。紫鵑聽見嚇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裏來的話只怕不真罷

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概都知道就只咱們沒聽見紫鵑道你

那裏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弓影必發於侍書木石實破於探春也已詳前

說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鵑正聽時只聽得黛

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鵑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

雪雁搖搖手兒往裏望望不見動靜穿插周密必不可少纔又悄悄兒的問

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邊去道

謝嗎是道謝謝得死所也三姑娘不在屋裏只有侍書在那裏大家坐著無

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

像大人的樣子此等處乃文字極不好下手處而以淘氣不像大人樣子說起何等熨貼而棄儒歸空致失大學之

旨隱然言下夫誰覺得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獃頭獃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仍以王爾調爲影射恍惚迷離正合書旨那王大爺是東府裏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鵑側著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雪雁說奇不奇紫鵑想這話奇直追奇緣識金鎖又問道怎麼家裏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裏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裏只聽鸚鵡叫喚學著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回來了快倒茶乃言黛玉以吃苦而死實多言有以致之倒把紫鵑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

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鵑搭訕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裏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裏躺下叫把帳子撩下紫鵑雪雁大家出去他兩個心裏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又安放恰好寫一影字都是慘淡經營]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鵑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七八分[七八分乃十五分乃寶釵將笄之年爲做生日日也是乃]追如同將身撂在大海裏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原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遭搨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鵑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又點不吃飯]點燈已後紫鵑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窩都蹬在脚後怕他著了涼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彈待他出去他就仍然褪下那紫鵑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假的雪雁道怎麽不真紫鵑道待書怎麽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裏聽來的[影在探影又在鳳而聽自紫小紅仍以黛聽黛而已]紫鵑道頭裏偺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倒别提這件事了說著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鵑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不提晚景正特提早景也]乃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

呆的坐著紫鵑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鵑連忙起來叫醒雪鴈伺候梳洗那黛玉對著鏡子只管獃獃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自竊聽後寫得情事逼真總結風月寶鑑一部還淚帳）正是

瘦影自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以小青遇人不淑責寶玉而牡丹亭打結矣）

紫鵑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鵑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鵑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鵑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又追好了歌恨聲如聞況且我也並不是爲經倒借著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明言此書不演空空而傷心語寫得刻摯說著那淚直流下來紫鵑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已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後有意遭搨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以漸點絕粒正面寶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真是親極反疎了特用提筆寫兩人心事非寫今日也填詞絕粒總由自取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惜不過請醫

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裏知他的心病此則探弓影所由來實在探春紫鵑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此則普說李紈以次諸人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精深刻摯文不負題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落到寶釵方得蛇影實義直抉滴翠亭回中被蛇咬之言結末出題文無泛設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懨一息垂斃待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收束通部叫吃飯之旨上下不可分析填詞即絕粒絕粒

卽塡詞都是追原以前文字皃不能誠意因不能正心遂陷溺情欲至死而不覺悉由所思之不正也故曰絕粒曰塡詞詞乃詩餘非詩之正也

自撫琴悲往事至此爲一大段合下大段皆從解琴書生發重博庭歡一回闡寶黛之死亡雖復而非眞復也譜就三秋總是入魔之路傳來四解無非催命之符悲哉往事纈預蛇影認來熟慣枉矣新詞繾綣雀裘補已堅牢不覩鮑二何三歎把燕窩當飯雖有慈孫孝子反致蝗毋成災家敗人亡一齊散火曲終琴罷萬籟無聲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曰立意自戕曰漸漸曰一日明是追原一往之詞以為此回發端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有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裏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病非無因賈母知之眾人知之而終無一言者見黛之不容於眾非一日矣是為自戕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裏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原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

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鵑料無指望了守著哭了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裏來好好兒的守著他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鵑自去這裏雪雁正在屋裏伴著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纔好（解鈴繫鈴都是侍書中間必須著此一段乃作者謀篇布局嘔心鏤血處讀者未必知也）正怕著只聽窗外腳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鵑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著裏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多少擺曳方出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可殺之可生之探春也）見雪雁在那裏掀著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

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鵑不在屋裏瞧了瞧黛
殘喘微延嚇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鵑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裏
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
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麽王
大爺給這裏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麽（落到此處煞非容易）侍書道怎麽不
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裏就放定了呢（一縈一解不容驟轉千波
萬折如此脫卸）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
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著這個
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扯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
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裏看的出什麽人來（前云東府）

再者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了就在偺們園子（此云大太太虛虛實實無非弓影）裏的（影中有影五花八門）大太太那裏摸得著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裏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不惟聲口如聞直是神情如見而探春罪無可逭矣）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鵑姐姐說來著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再足此段見出病有因若大若小無不周知）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與前不敢提起一段互相照發）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瞧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著只見紫鵑掀簾進來說道還了得你們有

什麽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裏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鵑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麽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又如聞見何等揣摩他小說能否）這裏三個人正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鵑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鵑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滚白水紫鵑接了託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鵑和他摇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鵑趁勢問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裏抬得起紫鵑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邊端着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

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鵑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
一口紫鵑便託著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喝了
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即一喝水寫得如此周致何爲能品而水之生木在言下矣半日微微
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鵑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
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
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
退出去了在他手必急搶下文矣而獨能從容宛轉合理合情原來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
裏却還明白此兩句乃徹上徹下語雖汚而不汚在此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
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
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

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了紫鵑之言都趕着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强答應一兩句了此段在事是正理在書是反文鳳姐因叫過紫鵑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麽說你這樣唬人紫鵑道實在頭裏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設爲鳳姐責問紫鵑正要逃出此句奈大衆見怪不怪何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麽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脚懶就好開脫紫鵑見賈母一隙之明尚有可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

著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病乃追原已往否則既到此處尚何藥可治乎下語乃作者自謂莫謂是說探春　解鈴還是繫鈴人上語惟恐人不知是心不知是心之

不言黛玉病漸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鵑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鵑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好的奇怪正與念佛互發見黛之死雖好而非正死非實好也紫鵑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是乃正意不可作反照後文看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

上五百年前結下的麽再爲木石訂宊物作成此書也而兩兒女喁喁恍然細上言
著兩個抿著嘴悄悄的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偺們明兒
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裏
結親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直透雪雁攙拜轉是淺文紫鵑笑道這就是了不
但紫鵑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
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著不多幾時
連鳳姐兒也都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畧猜
着了八九前數十回已將此意明演暗透直到此處方纔點出何等瀦蓄而賈母畧猜曰八九分夫畧則不能八九八九
則不止畧一語中故作矛盾非別書所經見以見其知而不知以成禍敗而作罪魁歸於八九七十二地數而已那時正
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閑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

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了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此是八九分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了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些知覺了自招罪狀所以我想他們若儘著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始合之終離之反問之眾人此便是畧猜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此一呆道理深微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於寶玉獃頭獃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麽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著把他們的事辦辦也罷了此段登答從呆一呆來故多作騎牆之語既迴護內親黨與又顧慮寶黛情事故但曰男女婚嫁辦辦而已其如史之附鳳鋌而走險何哉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了頭的乖僻雖也

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裏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爲這點子仍歸黛玉自取其與釵之一等一求判然矣此是八九此是氣數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麽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眞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寫得十分沒奈何皆黛玉不堪文字雖得乾淨而去而黛之所以爲黛者作者仍不放過也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丫頭到底比寶玉年紀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衆丫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

的提防著他的皮（以設奇謀授鳳姐矣）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叫得何等親熱而哥兒爲男子之稱直令化雌爲雄以專家政也）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裏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心兒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一園統歸鳳姐此老主之）（而喝酒耍錢非隔年事乃日前年是爲夢話）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本回上半轉從鳳姐入手明寫貧女正設一制鳳之法）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裏嚷（黛玉處亦曾有老婆子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裏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裏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裏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看守花果看花果必不脫探春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了頭說我們是賊本來是賊鳳姐道為什麽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著我到這裏頑了一回探春鬧嚷是因外孫鳳姐鬧嚷是因黑兒皆所以隱指黛玉也他不知道又往邢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了頭說丟了東西了我問他丟了什麽他就問起我來了這便是黛玉見識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著生氣呀婆子道這裏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裏的並不是他們家裏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麽敢認呢明明是賊而不認賈母以次諸人都在鳳姐照臉啐了一口集大眾普通一啐總管大觀園是如此評厲聲道你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在這裏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麽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沒道理三字隱

然獨稱李紈於一啐之外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邢岫煙趕忙出來迎著鳳姐陪笑道這使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突然三語妙合情事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不是這話以岫煙在冊外出書中也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一部紅樓正要正名定分岫煙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裏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些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煙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了頭不好鳳姐道我看著邢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煙磕了頭纔出去了煙雲一縷舒卷自如這裏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岫煙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紅小襖晴雯絕命衣也上映填詞已經舊了便是事情早過去了之

義、我原叫他們找找不著就罷了這小丫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舊的至於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卻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岫烟爲山火賁火熱無須綿白賁無須紅失轉爲得非婆子所知）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鳳姐何知愛敬而竟能使之愛敬柔來文剛賁之用也玉之黛何能如烟之白以自蹈危亡而不悟）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

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鑲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紅綠寶藍佛青珠鼠無非寶黛之映那時岫煙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這在裏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裏他們言三語四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境與黛同相處又同是鳳姐而黛則取狎岫則取敬實大不同岫煙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奶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再明是舊事非新文岫煙笑謝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

兒苟則不污包則兒不放黛所不能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著豐兒過來岫煙忙迎著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平所謂外道是外於書岫所謂不外道是不外於理岫煙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煙紅著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豐來不受平豐同來則受之受屏風以自薇也黛所不能而究竟所以能自薇者知恥而已紅著臉一語最要緊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裏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

中去了可是從那姑娘那裏來麽平兒道你怎麽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眞眞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著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說著走了著此一段甚似無味反覆思之方得其解在開口一問一答夫平兒問你那裏來的是不知其自薛家來也婆子答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亦並未提自薛家來答與問相隔塞此下卽問從那姑娘那裏來麽而一贊奶奶姑娘行事便走直淡煞人殊不知乃作者但借岫煙得婚姻之正以反形黛玉而却一不許薛氏得岫煙爲婦也但許蝌與琴岫自爲一宗而却不許同爲一薛也請安之婆子卽嗽嚐之婆子同一沒來歷之薛姨而已其惡雪惡金直居何等用如此深文以爲下半回過脈眞不能更索解人矣平兒回來回覆了鳳姐不在話下話上卽是話下故陡接夏金桂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婆子回來述岫煙事而先哭提金桂翻江倒海一語文義不連解此自解上文過脈一段之妙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煙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

下淚來寶釵道都爲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那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偺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偺們家裏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麽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羣狗黨（以蟠爲狐狗蝌已除於薛氏）我看他們那裏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指蔣正指釵）薛蝌道蔣玉函却倒沒來倒是別人（蟠尚爲可赦之人故爲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有兒沒兒已不許以蟠爲之子况於蝌乎語面恰合）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

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已從今後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想頭（岫無別的想頭則敘有別的想頭也躍躍言下）只盼著女壻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邢丫頭也像這個東西（用東西則一木一金都入映照）說著把手往裏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邢丫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偺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於這個可算什麽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又說閑話可見上文全非閑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吃飯之義此較他處）

尤想起邢岫煙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

居不想可知況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illegible]自己先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煙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入何判法的以閑情閑筆寫周南痌瘝之思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關雎爲二南之首故吟詩一首是有深意否則此書從無此等便俗不堪句法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若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設此一詩直與鳳姐一夜北風緊同

一無味豈必以薛蝌能詩爲美談乎抑必以此等俗句形容薛蝌之拙乎則一詩大屬可疑能疑則悟自得其解是蓋爲寶黛釵起死回生之藥而實全部紅樓立言底本書以詩演思以畫演易而統歸大學吟詩一首冠三百篇易首重乾取

象六龍九二一大人九五一大人今曰失水曰雨地曰泥塗非見龍在田之大人乎曰上清虛非飛龍在天之大人乎是為詩為易無非為大人之學也斯為一心之正故以吃飯引起夫豈以情死以空結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沈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己看著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裏此一段乃作者自呈狡獪處詩易大學演一孝字一笑話也要與人知又不輕與人知故云不要被人看見但自己解悶而已曰到底不好曰夾在書裏分明以底裏二字嵌在句中則凡書中所夾無非詩易大學也又思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正在那裏想時以正想二字結住詩易以下便借寶蟾寫大衆邪想矣是頓筆是提筆可謂雙管齊下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著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讓坐寶蟾笑著向薛蝌道這是四碟果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丫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姐呢以小丫頭別兒妾名義粲然是爲正想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實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知道的咱們家裏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七八十五正是將笄之年嘴舌正起於此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果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著又笑瞅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著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著大爺就伏侍的著二爺這

有何妨呢直注平兒理妝蟾之語抉寶之心也而姿態橫生恍如聞見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爲薛蟠之事也是情理是情是理是爲正想因說道果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果爲木寶酒爲水金留木却金乃寶玉專情黛玉之映我向來的酒上實在很有限擠住了偶然喝一鍾不說不喝而說擠住了也喝便是無情也動人敘玉絳芸軒事一照平日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承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沒法只得留下絳芸軒案由不得不帶便是沒法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著薛蝌一笑又用手指著裏面說道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淫婦身說淫婦法一套小辭數已覺咄咄逼人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赸赸的起來因說道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天氣寒看凉著再者叔嫂也不必拘禮明點叔嫂曰禮白天何等正經寶蟾不答笑著走了薛蝌始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真是不過意備此酒果給自己道乏及見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幾分釵襲之奸寶亦覺之却自已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裏就有别的講究呢正名定分心如天日是為大人之學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已不好意思怎麼樣却指著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到底是哥哥屋裏人忽又轉念那金桂素性毫無閨閣理法况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著壞心呢愈轉愈深愈厲

愈毒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裏弄個不清不白的名也未可知想到這裏又怕起來此一轉念乃是生機寶黛死亡不知怕不知轉念也一切相思局總在個中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窗外撲哧的笑了一聲有聲無形以蟾之月寫鳳之風歸之一笑是書終矣把薛蝌倒嚇了一跳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參聚散為一大段與上段俱從解琴書回中來本回乃既死論病源為寶黛敘追原已往文字令凡為寶黛敘者及早知所自處也上半回從絕粒來以岫煙為黛玉針砭能如岫煙則自無埋香塚及斷癡情一切事蹟矣下半從走火來以薛蝌為寶玉針砭能如薛蝌則自無絳芸軒及却塵緣一切事蹟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矣

紅樓夢第九十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一而二二而一書中縱橫設計如釵鳳諸人不是寶蟾定是金桂也）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麽法兒（任他風浪起我只不開門路謂北靜王之作用也）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掩上房門（與其爲柳下惠不若爲魯男子掩門之義也）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七上則六八下則九用六用九乾坤正義風月寶鑑寫此而已故提筆指是寶蟾笨伯又曰乃爲洗出不是金桂抑又何必）竟不知是如何是可聽見窗紙微響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果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寫來情事宛然而能疑能想正能看結果者也猛回頭看見窗上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覷著眼看時却不防外面往裏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笑聲看果子匪夷所思矣此尤匪夷所思吾不知從何想入從何寫出真是奇情奇筆能將淫字寫出骨髓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臥其難較魯男子為尤甚寫正想又是如此方與寶蟾文字相敵又正發明稻香村絕不天然處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麽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曰一個人曰仍是明明金桂在其中矣薛蝌只不作聲裝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麽一番意思這意思乃全書意思風月寶鑑蟾桂而已寶黛釵鳳同一沒造化之人而已而只是兩句話一為笑一為恨也天缺地陷非恨而何花漵蓼汀

非孝而何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五更交陽分而睡着正見一片陰晦中有此清醒之一人也剛到天明早有人來叩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繡紅鞋無非紅緣而緊身必説琵琶襟琵琶字亦從二王然非琴瑟之正其何能緊身哉故爲掩着懷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人非聖賢又非鐵石輒云不動無是心無是人耳克復工夫正起於此特着此一語不惟理圓義足而借薛蝌直勘性理學問到盡頭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着把臉紅漲把字奇絕[illegible]甚怒可把而假紅不可把而假也寫淫字直入微微與峒煙臉紅勘理欲又到盡頭處並不答言只管把果子折

在一個碟子裏端著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裏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來纏於是把心放下（這纔是真正放心惟能不放心始能放心也　瞋人昏水洗臉洗臉對前吃飯總是大學切莫作閑文看）自己打算在家裏靜坐兩天一則養養心神（定靜安慮一在裏許）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裏辦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的也有能做狀子的認得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又想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都為釵鳳襲諸人映射財色並到）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躲避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題（非寶黛所能）且說金桂昨夜

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裏倒没了主意只怔怔的坐著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此皆借蟾桂演敘襲心事直照襲人嫁人則敘之末路已可於百廿回之外見之矣看薛蟠難以回家是眼）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東風西風全到）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此從心中一動生出）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

金桂收拾睡了夜間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日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卻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已反倒裝出一番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邪僻之意自已只得以假爲真端了碟子回來卻故意留下酒壺以爲再來搭轉之地（此等搬演在他書已爲能品見書則數見不鮮矣）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我分惠於他他自然沒有不盡心

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寶蟾道倒像個糊塗人即糊塗東西正義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著却把眼溜著金桂一笑此等搬演不知作者怎樣想出而好東西則敘黛並到一笑又關合書旨即此數言紅樓夢了矣直是怪文乃讀者只賞其情景惜哉金桂道你別胡想因能胡想故能胡說我給他送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此說讀者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

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單刀直入更不另作引逗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了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那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寳蟾道只是奶奶那麽想罷咧我倒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寫題中縱字工字已臻絕頂而耗子偷油直揭意綿綿回黛玉心事盡一部淫書固以黛玉爲主也依我想奶奶且别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别人也說不出什麽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在偺們屋裏那我幫著奶奶灌醉了他怕跑了去他要不

應偺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他自然得問着偺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偺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奶奶想怎麽樣（還題面自不可少）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是的（我則要問作者）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喲人家倒替奶奶拉縴奶奶倒往我們說這個話咧（收得精湛完密）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稍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酒壺必不脫滿而一臉正氣則寶釵本領也文字餘勇可賈）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

的呢過了兩天寶蟾發了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那一盆火兒的趕着再足工字何其暇耶而一盆火一見於[illegible]九一[illegible]於[illegible]蟾工段計以[illegible]金以入[illegible]一[illegible]而已薛蝌兒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illegible]且不[illegible]之表也[illegible]但小說接下故套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見好起來一家子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道必是[illegible]蟠[illegible]時沖犯了什麽總敗壞了這幾年悔娶[illegible]吼[illegible]任[illegible]合入日這幾年乃以婆話爲叙追原[illegible]往而沖犯之說又自注[illegible]動[illegible]之說以明薛蟠敗壞所從來目今鬧出這樣事來[illegible]有幾[illegible]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illegible]利[illegible]轉過運氣來了也未可知歸到氣數之天元妃死矣於是自己[illegible]以爲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

了同貴過來（桀壞於雲雲壞於夏同一壞也故必特提同貴）到金桂房裏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四字中有大發揮）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著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人影兒一躲全書大作用正欲令人知嚇知退）金桂道太太請裏頭坐沒有外人（此火因心生滅不自外來）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屯裏（劉老老屯裏人裏三亦屯裏人乃剛柔難生天造草昧之象正善惡初萌之候善則爲性生所固有惡則爲性生所本無故裏三之來爲過繼）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日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裏三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敘起話來（娘演薛氏如此不堪）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

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姐姐特爲描出夏三作者以情自序也四五六月得夏爺之二熱梅方張寶釵當之合金釵與之二人爲一人金桂當之故曰夏三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

於是略坐坐兒便起身說道舅爺坐著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末下來的留在咱們這裏吃了飯再去罷與巧合同留寶玉吃酒針鋒相對金桂答應著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著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能查考夏三者蝌而已矣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夏三第一事是買東西人知爲他寫伏線而不知爲收拾榮寗安根只別叫衆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得來爲錢字一歎爲金字一歎一把辛酸淚所從來也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上了當又翻慰痴筆回當票公案說著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

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此段乃文章難境一片荆棘中而能掉背遊行吾不知其才幾許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裏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裏書辦說府裏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裏詳上去道裏反駁下來道裏不准正見天人合道則氣數之天不足恃矣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道裏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裏要親提若一上去麽又要吃苦必是道裏沒有託到母親見字快快託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火速即是夏三不止形容薛蟠筆墨薛姨媽聽了又哭一

場不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命人即便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家人李祥本來在那裏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著直鬧至四更纔歇陰極陽生正火速之會到底富家子女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會晚上就發燒發燒正是火速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火速如此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著勸薛姨媽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著寶釵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甦醒回來金玉姻緣猶可及止在釵此時猶可救藥薛

姨媽等大家畧畧放心早驚動榮甯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必先說榮甯郎夏三買東西之義而先是鳳姐禍之媒也曰返魂丹黛死矣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却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七八十五所謂將併之年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九纔得病好一冷字乃妙藥此不能求諸外須從自己想起也服三九則夏三之毒可全解矣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此等處補不得漏不得最爲棘手而閑閑一語恰爲下半過脉是乃神品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躭憂也不叫他知道書面安頓固如鋏鍋自已來求王夫人並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託底下難託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

錢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遭塌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自桃花社至此方明爲一年而一片套話不過演成大禮而已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著也是也是也字多少含蓄到了飯後王夫人同著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凡此等事都是薛姨就來大禮之成令人齒冷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爲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著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裏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裏去（吃飯上學此處必用連及）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姐可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好了二字括全書）原來方纔大家正說著見寶玉進來都煞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寶玉猜疑與薛蝌猜疑互相發明入下半回）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鵑接著見裏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裏去了紫鵑道上屋裏去了知道薛姨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裏去麼寶玉道我去了沒有見你姑娘紫鵑道這奇了寶玉問道姑娘到底

那裏去了紫鵑道不定（將入疑陣文字起處使作一片迷離曰奇了曰不定微言也）寶玉往外便走剛出外門只見黛玉帶着雪雁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縮身退步進來黛玉進來走入裏間屋內便請寶玉裏頭坐（顯見情有獨鍾以發本文因以見上文補筆之妙）紫鵑拿了一件外罩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沒有寶玉道不但沒有說起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今日我問起寶姐姐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故作幹旋而婀事顯而易見）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寶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有去黛玉道可不是寶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我去我如

何敢去（再作斡旋其支離處皆其經營處）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要我一天瞧他十轉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一語有千百轉身一心之旨有如此）黛玉道他那裏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爲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已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裏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麽不惱呢（此見黛玉但知寶玉之專屬於已其餘皆非所知乃疑陣正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由疑陣入談禪）寶玉聽了瞪著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倸他只是

自已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細看了一會（未談禪先談書否乃一書正義否則此處成閒文矣）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腳一跺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此見寶之不能忘情於釵乃黛之所不能不慮者故爲談禪發端）黛玉道原是有了我（黛玉自謂）便有了人（謂寶釵）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碍（摔玉剪香驚夢絶粒一切情事）纔剛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爲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甯那裏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已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裏去了（又著此一轉自說自解便是薛蝌疑悔以蟾桂爲美意）寶玉豁然開朗笑道很是你的心靈比我竟強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

上來又找前文遞到談禪其步驟乃爾能辨此等用筆自然不哭能辨寶蟾直指金桂心事自然不慢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莖者草也即黛玉之絳珠草寶玉存亡視此矣所謂寄生草請參看聽曲文評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此番談禪索訂定婚姻左旁而已不是釋部深文筆伯不必妄參請看乘此機會四字便解禪則有何機會之可乘耶寶玉盤著腿合著手閉著眼撅著嘴道講來鋪排面子神理俱得妙哉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一好字如珠落盤其實只借過去未來現在之說以探其心之所定耳與問爾有何貴爾有何堅之旨通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故作悟境以惑看官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弱水在海林出

於海言黛玉之外更無可定之人也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此防金玉之奪也能知其奪而不能敵其奪且自取其奪乃黛玉自責常人之心如瓢在水則責寶玉也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東風舞鷓鴣此見金玉之奪乃寶之漫無主張以致之耳一問再堅之一答再許之以完你死了我做和尚之說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仍不十分信服五美吟固有所見也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力纔死心塌地只聽見簷外的老鴰呱呱的呌了幾聲便向東南上去了老鴉凶鳥是書所演無非凶老鴉孝鳥是書所指無非孝烏聲爲陽氣東南爲陽方書至此正陰極陽生之候也寶玉道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特引此語以見黛玉心事千妥萬妥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呌人到園裏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裏回來了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快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去罷嚇得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就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此篇大落墨後必接大章法以襲代釵固矣而此來乃矯其父命致寶之起身與走黛玉不敢相留不惟寶黛在其掌上即賈政亦在術中其誅襲乃以誅釵寶則亦以誅金誅襲而已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上回爲人既死論病源此回爲人既死論病狀知病源則能謹疾於未然知病狀則能謹疾於初起爲大衆痛下針砭也上半回以蟾桂立釵襲等影身曰縱曰工其病曰深曰甚矣終於殺人自殺生不如死其禍在一巧下半回就寶黛本身發一心昏憒曰疑曰妄是爲養癰貽患矣終於殺身滅性一死一亡其病在於一拙拙亦病巧亦病是皆不能知淺如同寶而甘受夏三之毒者也文字則上篇以深爲淺下篇以淺爲深其妙非

他小說所能仰在本書亦不數見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矯其父命出自秋紋卽襲卽釵也故與薛蟠請寶玉飲酒同一騙法）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放心由於一騙已到卷末參聚散）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嚇我說著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閑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

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著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裏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疎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著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一篇問答責寶玉誅襲人文字也夫談禪為訂姻以談禪告襲人是以訂姻告襲人也初試雲雨第六回明明寫出則寶之與襲何事不可說非若鳳姐饅頭庵帳還用隱寫也乃告不直告使必不敢破木石必不敢成金玉以弭一切陰謀而乃以隱躍告之曰我們的禪機別人插不下嘴去則襲人又何憚而不東西自便耶曰我也知道所知果何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什麼來著沒

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太太那裏必是個老規矩一方一圓統該易道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裏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日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消寒會必費若許擬議在襲人寶玉非真能消寒者也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好昨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裏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不如明日早起去罷以消寒讀書爲兩事便是襲人見識而特提賈蘭乃與巧姐同爲真復者也麝月道這樣冷天

巳經告了假了又到學房裏去旣這麽著就該不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依我說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偺們這裏就不消寒了麽偺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麽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又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啐道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爲你襲人道爲我什麽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嘟著嘴想著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淸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花月亦自相攻伐見消寒之不易而語妙如聞）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日不

用上學去呢明日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消寒會乃為薛解悶正明陰雪之宜解也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裏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日來赴什麽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便不言語了那了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裏歡喜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裏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裏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消寒而政無言所學差則所教亦差也在語面恰好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煙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

帶了巧姐兒跟著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著老太太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笑著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叔請安寶玉也問了一聲妞妞好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麼呢巧姐兒道我媽媽說我跟著李媽認了幾年字此李即李紈之理凡書中姓李者皆覩此不知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我認給媽媽瞧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裏認得消寒便是河陽乃後天所有事載在書契故必須認字我瞧著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劈頭便提孝經聖賢萬言明此而已故曰字沒要緊孝則學念即是不假外求故曰容易寒消於此陽回於此是書歸結於此矣看

官猶未信一笑之旨乎　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
理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
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他就信了自不認字並不信巧姐認字此其所以爲財色
之魁卽因劉老老而成酉餘慶一曲亦平旦幾希一息而已人至鳳姐尚有復機幸勿自棄　寶玉道你認了多
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數通曲禮道合春生念了一本女孝經半
個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孝爲性本故曰一本陰陽交易如環無端來復之機無分男女上大段既以賈
蘭明此理此大段又以巧姐明此理太極兩儀始無餘蘊而一孝字總之故孝經外卽提列女傳曰半個月正上弦下弦盈虛進退
之候也至列女傳乃劉向所作正合劉老老來歷　寶玉道你念了懂得嗎你要不懂我倒
是講講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叔的也該講究給姪女兒聽聽
寶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是書以國風正貞淫而皆在語

詩文字之外故文王后妃日不用說至其爲勸爲懲奈知者少哉　那姜后脫簪待罪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孟光的荊釵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還有畫荻教子的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蘇蕙的迴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國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慢慢的講若是那些艷的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妒的是禿妾髮怨洛神等類也少文君紅拂是女中豪傑賈母聽到這裏說彀了不用說了　自姜后以下皆書中諸人所取給而終之以文君紅拂紅拂指黛玉其評已見於五美吟因黛之不

能如故本書以一死了之文君則指寶釵既寡而嫁者也於空中樓閣更啓疑影令人迷亂作者之孽不止導淫得閑人救之應亦起舞於九泉也此段起云不必說是書之隱情結云不用說是書之餘恨一黛一釵一紅拂一文君終之矣 你講的太多他那裏還記得呢巧姐兒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二叔叔一講我更知道了好些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不用再理 寶玉之復非巧姐之復故不爲理 明日我還上學去呢巧姐兒道我還聽見我媽媽昨日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裏是二叔叔那裏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著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 一部扶陽抑陰之書借金木兩字發之黛僞木五兒乃黛之影於此處必從巧姐出之 寶玉聽了更喜歡笑著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麼要不要呢 游梭無定再責寶玉 因又向賈母笑道我

瞧大妞妞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著劉媽媽學著做呢學書字則李學女工則劉劉老老又到什麼扎花兒咧拉鎖子咧雖弄不好却也學著會做幾針兒賈母道偺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著自已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纔不受人家拿捏說來都是爲人之學史之僞酉如此而口吻逼肖巧姐兒答應著是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呆的也不敢再說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著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

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獻得鳳姐想著叫他補入小紅的窩見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想他（黛玉影身到此一總而木石終破一呆字了之矣）賈母等著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了頭去請回來李紈同著他妹子探春惜春湘雲黛玉都來了（衆人以李紈爲首又是一巧姐）大家請了賈母的安衆人厮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果然薛姨媽帶著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邢岫煙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爲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煙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姻事不來特用一人所共知之岫煙以映照寶釵而寶黛尚不能知是曰獃是曰傻是曰呆）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先到

了自已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消寒會不與其寒已不能消矣咱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閑談不須多贅消寒之理不可言宜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裏爲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裏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麽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麽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爲什麽來求我那人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道白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著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爲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裏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脚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爲什麼這樣膽小一人作事一人當爲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著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裏我跟到那裏

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侃侃而談便立一篇紅拂影傳惜黛玉不能也而有如皦日直令鈙襲等愧死其責膽小乃明責寶玉他媽氣得了不得便哭著罵著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麽著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司棋死烈鴛鴦殉主同一糊塗東西同一易道他媽哭著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說道你們不用著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著他纔回來心也算是真了此心是真其餘皆假而已真字特點你們若不肯信只管瞧說著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爲什麽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爲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金寡婦演義史薛王鳳悉在其中便由著外甥去那裏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了詫異說怎麽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傻了豈知他忙著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上一抹也就抹死了這才是一篇真鴛鴦傳寫得有聲有色驚天地泣鬼神亦支離亦周詳而出於那人之口無名無姓其作者自道乎書中許多那人都如此用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詫異道那有這樣傻了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以義烈爲傻是爲鳳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西來他心裏沒事人是的致道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閑事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著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以列女傳冠消寒會首以司棋事結消寒會尾鳳雖未與消寒而終得消寒於巧姐者以尚有幾希之留在也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棋入下半回用棋接棋顯發易道以再立賈政失敎之罪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爲著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裏打結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一角未分死活金玉姻緣猶未明定可及止也尚可救藥故馮紫英來紫石英藥石也賈政即忙迎著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棋便道只管下棋我來觀

局詹光笑道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麽事馮紫英道沒有什麽話老伯只管下棋我也學幾着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索性終局可止不止祗藥亦枉來）馮大爺在旁邊瞧着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下采隱言納采金玉姻緣此時尚未納采而終竟成之故云下采的不好多嘴有藥仍無藥也）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他橫豎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罰金作東乃扶陽抑陰之義）馮紫英道老伯和詹子亮對下麽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幾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着（此局終悔）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

笑道沒有的事此句說書賈政道你試試瞧此句說看官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收起棋來此句歸結書旨詹光還了棋頭輸了七個子兒七爲巧數以敘之巧到底是輸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裏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冤怨緣無非結甚矣人之不可多結也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姪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廣西位處西南正毋珠所產之鄉人當同知此理也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洋貨則生於海四種則氣備四時是書借一黛玉隱演天道不愧明廷故可作貢其自負如此一件是圍屏所以禦冬郎可消寒故爲第一有二十四扇槅子都是紫檀雕刻的借二十四氣統二十四番三春歇聲芳盡矣中間雖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哨子石所謂假寶玉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五六十綜之得二十一數

三七也河圖天三生木天七成火木火爲陽是書重在扶陽都是宮妝的女子名爲漢宮春曉三十六宮都是春特以劉老老爲主宰令人各曉爲啚故曰漢宮春曉既曉則夢醒矣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揹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却可用得著此是自說其書好處正是一部大觀還有一個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小童兒拿著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候裏頭也有些人在那裏打十番的子午同宮是爲天體天三生木是高三尺小童乃少陽周而復始是爲十番而鐘者終也元春死矣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裏兩件却有些意思兒屏鐘之用虛珠帳之用實兩虛兩實寫來底面皆合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兒幾重白錦裹著揭開了盒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裏頭金托子大紅縐綢托底上放著一顆桂元

大的珠子光華燿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
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
便又向懷裏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子
裏散著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置於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
兒滴溜滴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
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賈
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四種洋貨總括全書書旨在孝故以母珠
為主孝不外求故隨身即是參聚散者賈政則此珠即賈母壽終
之義也而究竟仍是黛玉蓋黛為絳珠而為木為心故曰桂元大
桂元木果養心之藥也書中自題瀟湘館對聯以次每以茶為演
義故必用茶盤曰黑漆黛色也自十二釵以及榮甯兩府一切人
物無非演心即無非珠子故小的
一顆不剩以為奇怪者失之矣馮紫英回頭看著他跟來的小

廝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廝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著虎紋錦錦上疊著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鮫綃帳交消帳也又鮫帕題詩乃寶黛還淚帳至此一齊交消黛玉死寶玉走矣其曰花梨木匣即翡玉函之紫檀堡與梨香院之寶釵同為一人也其曰虎紋錦虎為西風乃鳳姐也其色必藍天之色郎木之色也）在匣子裏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五寸五分合成土數四象之所歸也）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已經桌子上鋪不下了（書至十九回寶玉不知所終是十來層外已鋪不下）馮紫英道你看裏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裏去纔張得下（此帳雖小實隱大道其借徑二氏曲曲折折乃兩摺也而徼闢開兩摺舍瀏花而歸真實必須於高大去處尋究乃得之）這就是鮫綃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裏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屏用禦鳳之西風帳用禦釵之熱毒能知用帳何有於絳芸軒）

大家而白居屋相大賢錢手聽蚊子哼哼韻耶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文字以終而不終爲妙況此書爲演缺陷之書乎萬無續理乃笨伯見尚餘兩摺設認寶黛而續部踵出必要全行打開並不顧叠起費事寃哉詹光便與馮子英一層一層折好收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很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萬爲全數知用此物則寶黛可以兩全萬爲一草黛爲草故母珠一萬五千五千合爲一章而得中央土數鐘鳴夢曉鮫帕公案了矣賈政道那裏買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裏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的着的很多只是那裏有這些銀子命子與口中消索二字逗運演來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政不用而該之於史罪案層層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那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來瞧看一干人犯都到又把兩樣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兒接著道則道道矣而必曰接著道則大眾罪狀又總歸於鳳姐一人東西自然是好的也知是好但是那裏有這些閑錢偺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偺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田或是義莊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有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此秦氏夢中語也既以四物總結全書又以此段指明作書之意秦意卽鳳意鳳意卽大眾意而賈則作者意故下云我的意思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麽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其言試斷內外總在掌握是爲接著道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買四物置祭田乃一事也今分而爲二則大誤矣故曰倒也是賈璉道

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爲的是宮裏好進誰說買來擱在家裏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著便把兩件東西拿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太不要四物皆藥石史之不要鳳寶主之而罪則必歸諸史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裏吃了晚飯去罷四物無非一飯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嗎賈政道說那裏的話正說著人回大老爺來了此係收拾全局此人必不可少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溫寒溫二字從消寒會來非閒文也不一時擺上酒來肴饌羅列大家喝著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不一時四五巡都是洋貨的話評不勝評

問有人說此書不惟無閑語並無閑字洵知言哉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樣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裏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麼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裏那位秦氏奶奶了此大結局豈可有赦無珍有榮無甯故必著此問以虛代實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沒名沒姓久已書中未提紫英不問珍蓉家常不可救藥矣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裏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京畿道乃言官之首一部書首罪甯一部書實無非諫也其姓胡卽胡老名公胡庸醫及一切胡說止一假語村言而已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道上也不怎麼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

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裏人說起信賈雨村又要陞了大抵胡道長卽接賈雨村是一非二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四種洋貨只有意思賈雨村亦只有意思全書一意思也馮紫英道我今日從吏部裏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了頭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找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還與我家並未相識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託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託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甯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此明白中有一冷子興在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署兵部尚書爲著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知府爲守御史爲諫吏部爲天兵部爲夏降三級便是夏三又皆全書要義而一套官階總出於一笑道之中文則神來意則岳峙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是爲藥石之言以起下文令人真假自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的功勳一樣的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來往不多幾

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裏請安很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
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眞假對勘特出甄家抄沒以起賈家抄沒心
下也著實惦記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賈赦道偺們家是
再沒有事的政赦各爲一見有底有面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裏
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所謂逢迎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
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三則正合四種賈政道雖然無刁鑽刻
薄却沒有德行才情的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裏當得起就一政字立一復機
方束得住兩大段透得到延世澤賈赦道偺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
又喝了幾杯擺上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紫
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了賈赦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廝道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陰雪浸淫正四物所須防也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由辦之不早辦也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再著問答文面圓文心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與讀孤兒相對彼以一賈蘭演復卦真機而反之者賈環此以一巧姐演復卦真機而反之者鳳姐以夾攻寶玉之却塵緣雖復而非真復也下半與轉悍僕相對彼以珍璉明致禍之因此以赦政定失教之罪皆重上半回乃爲九十二回打一大結之處故自甄士隱賈雨村秦氏冷子興山子野一切要

緊關節人物無不畢見而總納於司棋一局紫英四種一部易理全一部大觀止矣

自失綿衣回至此爲一大段皆從解琴書回生發相爲對待不容分析皆追原以往之事其旨深矣知恥近乎勇篆烟一縷貧女乃閨閣之師閑邪存其誠古字三千小郎得大人之學堂堂寶鏡奈何其近誨淫的的明珠到底都云皈佛復天心於七日有真有假門於書道尚析秋毫問歧路於三义可東可西却怪那人善排疑陣賢良是守劉老老拉巧姐而來果品徒嘗情哥哥入渺茫而走鐘鳴夢醒帳了書完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日臨安伯那裏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麽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曾問過並沒有什麽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裏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一部熱鬧書無非衰敗故沒喜慶事無非亂常故不用送禮重頓特提以關下廿八回）說著賈赦過來問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麽好不去的說著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裏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工部空部也渺茫空空乃本書借徑以終寶玉歸空之局故攷卹特提）賈政道知道了說

著只見兩個管屯裏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著賈政道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書廣天地生成之道故即接管地租人書重明一孝字故來爲烏進孝之人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書譏失教春秋責備賢者此處專責賈政今見進孝人來而不往下問是何所學而何所教耶只有與不可赦之罪人同歸一散而已看也不往下問也字何等詫異家人等秉著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裏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三字袖來之筆人人口耳中所有而筆下所必不能有那人說道十月裏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坤卦用事地租之原所歸藏孝道成矣原是明日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擲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裏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著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

拉了兩輛車去了拉車騷擾人所共恨因寫一通以爲有司者告是矣然必寫於進孝來人則尚有深意見孝之所以不行皆假政有以誤之也故賈政號存周而取義於大車檻檻之大夫　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裏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裏要車去並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書歸痛罵他們終年間吃糧不管事書無煞尾因吩咐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裏

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裏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日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裏聽戲去寶玉又稟父命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其數不偶而各義顯然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裏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帶著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眾賓客都見了禮大家坐著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的拿著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

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鮮潤如出水芙蕖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掌班人名字必從寶玉眼中鄭重提出乃一部傳奇另開場面處蔣爲掌班乃襲爲掌班而實則釵爲掌班也其贊語皆有著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裏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函把手在自己身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麼（一指卽一齣底面俱妙已到百十九回）寶玉因眾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裏掌班頭裏也改過小生（陰陽轉換此書一終）他也攢下好

幾個錢家裏已經有兩三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掌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得上他的纔罷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以結絡回寶玉對鶯兒所說之語於暗忖中提出則於襲爲淺文於釵有曲筆矣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此書無腔不備做得熱鬧過了晌午偺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聽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是他頂好的首戲[illegible]爲釵所得牡丹花籤乃合釵襲[illegible]不免矣是爲首戲寶玉聽了巴

不得賈赦不走於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扮著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秦小官即秦鍾即黛玉故眼睛獨射見其不看花魁也襲釵奈何凡爲襲釵者可知矣更加蔣玉函聲音響亮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進場後寶玉走矣非尋常戲子是曰文妙真人因想著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因戲而及樂記則六經在其中因樂而及詩舉一該四矣而此情字究是何情字此等處看官何不一齧意但罵閑人迂濶耶

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纔想樂記而赦忽起身則寶玉之外六經而歸空牿有攸歸矣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日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政之爲政如此既是老爺府裏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並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裏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到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裏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了下來寶

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裏去賈璉因爲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家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冊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上映鞭悍僕下映狗彘奴以爲本回上半作引）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著氈帽身上穿著一身青布衣裳腳下穿著一雙撒鞋（本書寫男子衣裝寶玉賈雨村賈蓉北靜王之外更不多見今於包勇必明明寫出而可今可古正爲包字先作敷衍而上中下分易卦正與劉老老之包頭衫裙同義）走到門上向眾人作了個揖眾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一番（上上下下又是卦象）便問他是那裏來的呢那人

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並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自南之北陽極則陰此神遊回真亦假之義寫包勇舉動雍容不迫衆人言動鄙俗不堪爲假假爲真入手便見）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看時上寫著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遥仰襜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寛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慤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叙不宣（隨便一札無非深義曰世交陰陽交易貞下起元易道也襜帷乃大車之帷敎也菲材皆木不重木而重金以致凋零星散因是獲譴一切亂

倫殘理成於一人萬死難償矣忠孝一源書重孝並重忠故十八回曰皇恩重曰天倫樂幸邀寬宥屋烏之愛也奉違則顯不宜則祕是皆爲薦包勇之用包勇者陰陽出入之門戶真假變易之機關乃本書第三支取証之人也包字上下兩勾合抱而成上勾右轉而順下中象句陳之句字下勾左旋而逆上中象巳土之巳字篏五行於二土合四象於中央河洛精義一包字括之矣往過來續強健不息故名曰勇即狗兒之祖連宗勢利之義易道至常故無奇技土性敦厚故人戇實是又一劉老老也得閑人指出讀者應共爽然

賈政看完笑道這裏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却的統數語於一笑道二字中一句一轉均有微意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恭而有禮書中寫一包勇全括六經都在言下請詳察之曰三個頭曰請安皆有微義莫作浮文看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

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爲包勇出像五行全備而重於土故爲五尺尺爲十數土生於五成於十成位中央也零則奇奇爲陽太極分判因一奇始也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鬚氣色粗黑垂著手站著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天地一誠人性本善原無所謂假故爲向在甄家賈政道你如今爲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老爺再四叫小的出來君義臣忠兩得之說是別處你不肯去這裏老爺家裏只當原在自己家裏一樣的有陽即有陰有眞即有假同源異出是爲自己家裏一樣前札不具名即此義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田地臨安難安不能自覺喚醒多少痴人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眞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眞心是最好的了包

勇道因爲太眞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旣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此以易道演中庸也在兩太字中庸無過無不及太則過而失與不及者等乃物極必反陰陽互易之義正包字大旨而其旨祕而不宣故起於不明說止於還要說賈政已直提寶玉爲中爲易無非一心之用無非演一寶玉也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所謂肖子所謂眞心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很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裝裹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所謂譬如昨日死今日生嘴裏說道

走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姑娘領著他到了一座廟裏見了
好些櫃子裏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裏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
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五十六回）
（寶玉一夢及遊太虛悟仙緣前後兩夢總括於此夢）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
也就好了（漸漸就好了絕無僧道之說乃其父調治郎張太醫所云初次行經時便當調理者正包勇之義而爲眞爲好）
（出於天倫非若賈寶玉之終歸渺茫也）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
脾氣了好著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有
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卽警幻所云孔孟之間經濟之道）如今漸漸的
能彀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
去罷（以真形假失教之罪俯首無詞）等這裏用著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葉勇）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不用包勇答應著退下來跟著這裏人出去歇息不題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裏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似的又不好回明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風月案必如此辭既要人知又不明教人知乃特提之筆）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鬼鬼祟祟的（一陽來復必從下起而政以爲鬼祟所以爲假）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寫著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裏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庵裏的腌臢話（與包勇同一不敢說此書無非不成事體的字無非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的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

了一張給奴才瞧風月寶鑑既鑄不能毀但能一面抄一面洗則書之理自得於心遂揭下矣故云理得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著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著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庵裏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聞六語又括全書泮水芹香乃學之正而一出於假則新聞出矣六句七言六爲老陰七爲少陽即劉老老不是隨便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著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

那裏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
旣這麽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
個帖兒寫的是什麽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麽二十三回派芹管女尼女道乃鳳姐
主意送到家廟鐵檻寺賈政說倒提醒了我則此事鳳主之政咸
之以鑄成此必不可赦一案也而鐵檻卽饅頭卽水月畧無分別
矣屢見前評正說著只見賈蓉走來拿著一封書子寫著二老爺密啟
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無頭榜三字總括全書一
千人犯故必用賈蓉送來賈赦賈珍在其中矣曰二老爺密啟乃
賈赦口氣他人不得如此稱賈璉在其中矣是總合榮甯以取供
招賈政道快叫賴大不承認曰賴與罪案相關合故必用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
月庵裏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裏頭
傳喚以元妃爲指稱氣數之天亦在同罪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庵中小女尼女

道士等初到庵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借道歸鐵檻而以爲歸水月者乃書中正面之水月也若芳官方是斬情歸水月之人方是真正水月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尼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也有個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賈芹即寶玉此映其愛博不專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凡書中一切勾搭無非沁香鶴仙壞通靈而歸空滅者也閑時便學些絲弦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人亡物在回有那時已到十月中旬之語評女傳回有十一月初一之語今又云十月中旬豈作者健忘乃隨則大鍼障眼於中矣蓋風月案乃譏失教之書故第九回訓劣子用李貴嚴處

鳴荷葉之義以責賈政之棄子本同用李德發水月尼僧之義以責寶玉之棄親而中間過脉全在成金玉破木石人亡物在乃棄親之來路故曰那時已到十月中旬此則棄親之究竟故曰那時正當十月中旬純坤至陰用事已到猶可遷延正當不可制止至若貞下起元十月既過卽轉一陽特教既失教自學不成學而總落於不陰不陽之間以混歸空滅而已兩評參看作者狡獪自見

賈芹給庵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衆人道我爲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裏歇著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果子酒大家吃著樂一夜好不好這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庵的女尼也叫來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倒不如猜拳罷誰輸了喝一杯豈不爽快本庵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

儘了喝去我也不管正說著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裏賴大爺來了衆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麽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裏大怒爲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裏呢麽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麽賴大說大爺在這裏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裏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說天已不早了快快的好趕進城衆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著大走騾押著趕進城不題（一段敘事周至詳明絕不拖沓）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歎氣（寫賈政處每令人失笑此又是不肖種種回樣子）賈璉也不敢走

鬧忽見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裏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政補張班正病在張皇失措致寶玉不能不歸空也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裏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著也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弄賈政於股掌之上內則鳳外則璉此案焉得不翻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麽樣二語說絕倒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已房中一面走著心裏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明找二十三回作者何嘗一些遺誤欲要埋怨因他病著只得隱忍慢慢的走著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

傳到裏頭先是平兒知道卽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用那一夜三字直追弄權全書妙旨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帖記鐵檻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貼的是什麽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庵裏的事情前云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是水月饅頭共爲一處已有明文特以寺字庵字畧作差別而絕不與鐵檻相通也乃自弄權得趣回目錄已爲混合迤邐至此牢不可破一部紅樓此三處來此三處去矣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庵的事情這一嚇直嚇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寶玉一口血因色鳳姐一口血因財此是作者以正筆醒人處以直趨託村嫗也平兒慌了說道水月庵裏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著什麽急鳳姐聽是水月庵纔定了定神說道呸糊塗東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西到底是水月庵呢是饅頭庵忽分忽合五花八門平兒笑道是我頭裏錯聽了是饅頭庵後來聽見不是饅頭庵是水月庵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庵了對面撒謊而機械變詐如見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庵那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負認不諱邦只認色字一半罪案到致禍抱羞回方財色並認原是這水月庵是我叫芹兒去管的大約剋扣了月錢又必不脫財字平兒道我聽著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裏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著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閑事正說著只見賈璉進來

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裏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著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此回屢提下人乃點一姤一復之眼）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裏要人（此案正爲氣數之天所誤）想著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裏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裏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幸喜姪兒今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著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什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著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的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麼庵裏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歎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瞧瞧罷（口吻如聞情事如見掖政罪何可逃）便從靴掖兒裏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扔與他瞧（扔音忍北人謂擲物與人曰扔）賈芹拾來一看（一扔一拾斯文掃地又爲芹字惜也）嚇得面如土色（郎到饅頭）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爲什麼這麼坑我（所謂青埂峯）我十月送錢去只走一輪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著問我姪兒便該死了（又我大受笞撻）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爲孝訓爲敎訓）說著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著只管磕

頭滿眼流淚本爲席上珍忽作階下囚哀哉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鬧進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政之爲政如此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貼帖人即作書人何嘗有心坑人乃人自爲坑耳演此案正是要人增長志氣以守宮牆之敎而已將來偺們的事多着呢書中翻案處不可勝數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若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釀成此案是鳳主意消弭此案是璉主意縱令撤翻仍舊葫蘆所以必用賴大現在沒有對証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着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再點賴字其義從大學第六章來故此段必從賈璉飯未吃完起沒臉的起去罷又暗演知恥近乎勇之義此書所謂不過大學中庸而一路問答面子逼肖叫人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日到庵裏的時候他們正在裏面喝酒呢
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賴也賴不去所謂如見肺肝其商量二字於本文省却多少累墨而能把小人
閑居章而後字搶字著字細膩精微一齊演出神乎神乎義蘊深矣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
成再點賴字令人一身冷汗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一紅爲復機不
言乃天道所謂包勇還是賈璉拉著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是芹哥兒
是在家裏找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
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
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咱們再買一段護庇轉出自璉看還是二字其意顯然罪在父兄此案定矣
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聲名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
爺去罷聽著他教你你就跟著他筆墨何等簡淨而作者搔首問天閑人廢書一歎說罷

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著賴大出去（必再作此非文字餘波乃正為沒臉的起去罷一聲大喝）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一篇冠袍大戲而終之以嬉笑涓揚倘人太甚）未知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寶玉瘋顛為一大段起以甄賈結以真假乃歸結全書末路一大提頓至謹至嚴之處故脅萃四子六經合為一篇而針無跡斧無痕令讀者自然不言而喻而究竟不過一戲而已不過演一占花魁而已而廿一史一切興亡無不句羅閑人評到此五味畢集矣要問賈芹貼此帖者是那一個人一個人

是誰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那一個人便是一宿話輒焉得無話眞是轉眼欺人）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惟給了些飯食都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著頭腦只得坐著等到天亮園裏各處的丫頭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裏使喚都也不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

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虎頭蛇尾寫政絕倒）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歡（先字著眼）又想道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歸到此人）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種不成體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樣起來這還成咱們家的人了麼（說芹卽說寶夢夢如此）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嚼說得的麼（作者自己掉皮）（遂令讀者大索）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過

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是幹了一個人幹了混帳事也嘗應承麼（所謂賴大一部紅樓夢都是幹了不肯應承）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時要呌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麼樣呢依姪兒的主見要問他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麼個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裏賈璉道都在園裏鎖著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賈璉道大約姑娘們都也知道是預備宮裏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幃燈匣劍都是爲此）王夫人道很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裏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著都是你們說留著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麼你竟呌賴大把那些女子帶去細細的問他本家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花上幾拾兩銀子

僱隻船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概連文書發回了也落得無事所謂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郎以寫王之能罟以爲復世職作線若是爲著一兩個不好個個都押著他們還俗那又太作孽了一兩個奇偶也以還俗爲造孽乃笑讀此書而不得書之真解者若在這裏發給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裏顧人的死活呢迎探惜之嫁無非如此芹兒呢你便很很的說他一頓全書作用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裏來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吃不了兜著走了直攻政之非並說與帳房兒裏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一齊了帳還打發個人到水月庵說老爺的諭除了上坟燒紙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裏去不許接待優柔不斷而劃老老在首下若再有一點不好風聲連老姑子一並攆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

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是太太主意王主之易主之也叫你這麼辦去辦完了告訴我去回太太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問你也接著太太的話回去賴大聽說便道我們太太眞正是個佛心佛心二字是眼提醒翠縷笑煞湘雲這班東西東木西金總括十二釵矣還著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纔言佛心又言好心佛爲寶之所歸好爲黛之所恨也不得不挑個好人好人是誰釵之末路不能求此人於書中矣芹哥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個貼帖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收拾他纔好賈璉點頭說是了點頭是了微旨也妙旨也卽刻將賈芹發落芹爲璉所發落可勝浩歎賴大也趕著把女尼等領出按著主意辦去了不說何人主意乃作者主意也晚上賈政回家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聽了也便擱開手了寫賈政全不理會而掉包兒得肆行者也獨有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些無賴之徒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來那個不想必明其數十二月二十四氣渺渺茫茫一部石頭記緣起特提矣而發自無賴作者亦何心哉究竟那些人能彀回家不能未知著落亦難虛擬且說紫鵑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聽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十二釵既了卽陡接黛玉而釵黛事跡必緊接連乃一定章法此處方說難虛擬之女尼可見其說寶釵無疑矣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恰遇著鴛鴦下來閒著坐下說閒話兒一部閒話出自鴛鴦乃大落墨提起女尼的事鴛鴦詫異道我並沒有聽見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鴛鴦不知歎一部易理更無人知也正說著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過來請賈母的安既隱以黛接釵又隱以釵接黛傳秋芳固釵之虛影也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紫鵑問這是誰家差來的鴛鴦

道好討人嫌家裏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便獻寶的是的說薛姨常常在老太太面前誇他家姑娘長得怎麼好心地怎麼好禮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絕做活計兒手兒又巧會寫會算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送宮花回薛姨說大套而大套起宴海棠回賈母聽大套而大套結甚矣偏之爲害也常常說給老太太聽我聽著很煩這幾個老婆子真討人嫌我們老太太偏愛聽那些個話老太太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很厭煩的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便不厭煩你說奇不奇此誅寶玉之心而直追奇緣識金鎖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他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裏只要和偺們這種人家作親纔肯一回誇獎一回奉承

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紫鵑聽了一呆一把辛酸淚無非紫鵑一呆便假意道若老太太喜歡爲什麼不就給寶玉定了呢因一呆生出一部假意書鴛鴦正要說出原故聽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鴛鴦趕著上去原故將出未出史已醒鴛鴦已去書完矣紫鵑只得起身出來回到園裏一頭走一頭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原只一個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既有你我便爲兩個加以想他百千萬億矣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來了看他的那個神情兒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了三番五次的病可不是爲著這個是什麼卽爲黛字加一注釋這家裏金的銀的還鬧不清若再添一個什麼傅姑娘更了不得了士也無良二三其德病之由也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是一非二聽著鴛鴦的說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

的銕案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嗎紫鵑本是想著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意了不免掉下淚來鵑之血書之淚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若是看著他這樣又可憐見兒的此又曲原大眾木石之破自破之也左思右想一時煩躁起來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躭什麼憂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已纔是瞎操心呢從今以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麼一想心裏倒覺清淨由煩躁得清淨此紫鵑結局已先明証而寫來千波萬折令人黯然傷釋然喜回到瀟湘館來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即透焚稾抬頭見紫鵑進來便問你到那裏去了紫鵑

道我今兒瞧瞧姐妹們去黛玉道敢是找襲人姐姐去麽紫鵑道我找他做什麽（問得纏擾答得決絕）黛玉一想這話怎麽順嘴說了出來反覺不好意思（黛欲瞞鵑與寶不告襲正相同）便啐道你找誰與我什麽相干倒茶去罷（歸到茶徒自若）紫鵑也心裏暗笑出來倒茶只聽見園裏的人一疊聲亂嚷不知何故一面倒茶一面叫人去打聽回來說道怡紅院裏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也沒人去澆灌他昨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骨朵兒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開得很好的海棠花（海棠乃黛玉風露清愁評已詳既萎復生正黛玉之不汚而死爲由剝得復也故與下半回之失玉爲大對待）衆人詫異（不明剝復徒知詫異是爲衆人）都爭著去看連老太太太太都閙動了來瞧花兒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裏敗葉枯枝這些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人在那裏傳說一部大觀十分蕪穢寫一李紈正打掃收拾之屬
彼處說傳此處說傳故以爲賞花失玉之發端與兩宴大觀園相對待
眞由剝得復之人也黛玉也聽見了知道老太太來便更了衣叫
雪雁去打聽若是老太太來了卽來告訴我探此信必用雪雁不是隨便雪雁
去不多時跑來說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來了請姑娘就去罷黛
玉略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鬢髮乃直提風月鑑也爲閑情非關文而掠鬢髮又暗點
解疑癖之毒便扶著紫鵑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卧的
楊上黛玉便說道請老太太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與
李紈探春惜春邢岫煙彼此問了好只有鳳姐因病未來大局既成無須
謀主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死亡既定無須設影薛寶琴跟他
姐姐家去住了此心既放無須更禁李家姐妹因見園中多事李嬸娘帶了

在外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花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裏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著小陽春的天氣這花開因爲和煖是有的十月坤卦用事十一月復卦用事由剝而坤而復乃花開失玉演義然以死亡爲復究非真復故以不明不白之十月十一月演之是所謂小陽春也何常陽何常春皆史有以致之而氣數之天定矣故曰天氣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爲奇邢夫人道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太與太太說的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易重扶陽刑爲勸善全書無非此意故曰都是然史王邢皆據道理之人必據李紈之理方是真實易理糊塗東西起頭必徵一陽之復故說據我的糊塗想頭而切指爲寶玉喜事說寶玉喜黛玉喜在中矣探春雖不言語心內想

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只不好說出來此書由一歎而生因設一探春爲一夬一剝之用故本回題目妖字從他說破只不好說出此乃作者胸臆也而寫探之斂詠探之心尤須意會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裏觸動此非寫黛玉傻乃斷定寶黛心爲一心喜爲一喜也看觸動二字便解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有荊樹一棵三個弟兄因分了家那荊樹便枯了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荊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就發了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理爲孝友之理乃作者意思也正說著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道據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妖而見賞不可赦也一干人犯都到然與木何辜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不用砍他隨他去就是了賈母聽見便說誰在這裏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麼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個人當去你們不許混說話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訕訕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厨房裏快快預備酒席大家賞花（點題正面罪歸一人）叫寶玉環兒蘭兒各人做一首詩誌喜林姑娘的病纔好不要他費心若高興給你們改改對著李紈道你們都陪我喝酒李紈答應了是便笑對探春道都是你鬧的（李必應鬧釋探必不應鬧釋都是你鬧的乃趙盾弒其君之筆夫誰覺得）探春道饒不叫我們做詩怎麼說我們鬧的李紈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麼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大家聽著都笑了一時擺上酒菜一面喝著彼此都要討老太太

的喜大家說些興頭話寶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四句詩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

海棠何事忽摧隤　今日繁花爲底開
應是北堂增壽考　一元旋復占先梅此說全書何事爲底歎知此書者少也三句說孝書之主骨而賈母壽終於此矣四句演易而復世職沐皇恩於此矣惜春未完之畫此詩完之

賈環也寫了來念道

草木逢春當茁芽　海棠未發候偏差
人間奇事知多少奇則非正　冬月開花獨我家末句我字最重就循環之理明氣數之天

賈蘭恭楷謄正呈與賈母賈母命李紈念道輕環重蘭文有變換而恭楷謄正李紈念道則其意

自

明

烟凝媚色春前萎　霜浥微紅雪後開

莫道此花知識淺　欣榮預佐合歡杯環詩語疑此語決以破氣數之天宣缺陷之蘊

賈母聽畢三詩乃失玉之成案禍首之劫斷而在史只是聽來寃哉便說我不大懂詩聽去倒是蘭兒的好語面是偏心語底明公好環兒做得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借影定形而那年是何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透歸離恨而續者勃然興矣頓覺轉喜為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說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為他而開也未可知五兒為雛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玉第五影身故設以夾攻此花却又轉悲爲喜依舊說笑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著過來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裏賞花自已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老太太太太們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了頭行出點事兒來叫人看著又體面又新鮮很有趣兒作者自贊襲人笑著向平兒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要有喜大家喜賈母聽了笑道嗳喲我還忘了呢鳳了頭雖病著還是他想得到送得也巧我還忘了他想得到爲聽詩點眼至送得也巧巧字直寶釵作用不惟史聽詩卽鳳亦只聽詩而已一面說著衆人就隨著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奶說這花開得奇怪叫你鉸塊紅綢

掉包之謀耳警省多少恃才故犯者

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亦以意會）送了平兒出去不題（屏去則風無所蔽以爲下半回發端不題正是特題）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著一裹圓的皮襖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歎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褂出來迎接賈母匆匆穿換未將通靈寶玉掛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仍舊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著（明明說玉未掛是通靈之失寶玉自知之矣夜氣所存何嘗昧都特無如匆匆脫去一裹圓何耳）便問那塊玉呢（當答之曰在絳芸軒）寶玉道纔剛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桌必曰炕乃床第也初試雲雨夢兆絳芸是一張炕桌）我沒有

待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各處找尋踪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寶玉道不用著急少不得在屋裏的問他們就知道了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他頑便向麝月等笑著說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裏了別真弄丟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怡紅院人都落渾水晴雯時已去五兒時未來也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裏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別混說你自已昏了心了寃有頭債有主一片正論昏心二字是眼此下皆不易著之筆不可煩不能不煩我看他煩而不煩想想罷想想擱在那裏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便著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天祖之間夾以菩薩是卽寶玉去路也而口吻逼肖到底你擺在那裏去了寶玉道我記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你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們到底找呵襲人麝月秋紋等也不敢吗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
各處搜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此偷字卽初試之偷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甚至翻
箱倒籠實在沒處去找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撿了去
了襲人說道進來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是的東西呢誰敢撿
了去呢畧作一按你們好歹先別聲張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撿
着嚇我們頑呢你們給他磕頭要了回來若是小了頭偷了去問
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把什麼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怡紅院外正自
有人亦在應問而一時情事宛然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
的還利害呢是奇談乃正談人固以心爲主也一底一面其妙不可思議麝月秋紋剛要往外
走襲人又趕出來囑咐道頭裏在這裏吃飯的倒先別問去找不

着再惹出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隨接隨起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個驚疑麝月等回來俱目瞪口呆面面相窺寶玉也嚇怔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找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裏的人嚇得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畧作再按大家正在發獃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命個老婆子帶著兩個了頭再往各處去尋去知道的第一是探春卽命關園門去找則此園在掌握矣看官何不於此等處着眼而總疑閒人責探春能言而不能言之非耶、一面又叫告訴眾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銀號令特出大家頭宗要脫干係二宗聽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徧甚至於毛厠裏都找到正是其處誰知那塊玉竟像繡花針兒一般此繡花針卽西遊記之繡花針找了一天總無影響畧作三按李紈急了知道的探次卽紈而勞頭

說急了乃明其不能言而不言也又以點復姤之機甚速說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衆人道什麽呢李紈道事情到了這裏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裏除了寶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了頭脫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了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的了頭大家說道這話也說得有理上下齊搜出於李紈非形其拙也正以明窮理之功如此庶幾於剝中得復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非潜非躍便是混雜倒是這麽一來你們也洗洗清探春獨不言語獨不言語獨字有眼而其所以不言者究以其不能窮理而坐視敗亡於不顧耳而面子寫得深刻那些了頭們也都願意洗淨自己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於是各人自己解懷李紈一氣兒混搜解懷爲剝一氣則復底深面淺探春嗔着李紈道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

材料的樣子來了易無方無體是爲不成材料豈探所能知而語面還肯是他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在身上況且這件東西在家裏是寶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什麼底若剝雲而如觀火寫皦字警刻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眾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裏昨兒是他滿屋裏亂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環之無端固不具論而必以使促狹的猜母弟探之居心何如哉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背地裏哄著他叫他拿出來然後嚇著他叫他不用聲張這就完了大家點頭稱是眾不肯說他獨肯說此所以視骨肉如陌路也李紈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是得你去纔弄得明白平兒答應就趕著去了不多時同了環兒來了與利回演剝象敘鳳探李平成五陰爻是李平亦在剝之中故此行必出自他眾人假意裝出沒事

的樣子叫人沏了碗茶擱在裏間屋裏衆人故意搭訕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著問環兒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你瞧見了沒有問得直而拙與李紈搜尋同是出脫剝之罪如叙鳳探則精細不爾矣賈環便急得紫漲了臉瞪著眼說道人家丟了東西你怎麽又叫我來查問疑我我是犯過案的賊麽才一問卽決裂何平兒直拙乃爾作者爲一極伶俐之平兒擬話頭而直拙乃爾倘察此則書中之五花八門讀閒人評而或信也平兒見這樣子倒不敢再問一問而已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麽說怕三爺拿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問瞧見了沒有好叫他們找賈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看見該問他怎麽問我再問再駁駁得倒地而至理存焉捧著他的人多著咧得了什麽不來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丟了問我此我字卽海棠詩中之我說著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這

裏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
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得滿院裏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
了麼禍發必尅乃循環定理襲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這玉丟了沒
要緊若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此乃追原旣往說
著便嚎啕大哭起來眾人更加傷感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要
商議定了話回來好回賈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議硬
說我砸了就完了主之黛平兒道我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爲
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呵倘或要起砸破的渣兒來那又怎
麼樣呢玉無渣黛無踪矣不得已而歸之劍寶玉道不然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眾
人一想這句話倒還混得過去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別

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臨安伯府裏聽戲去了呢便說那日丟的占花魁正失玉之所探春道那也不爱探明說不爱既是前兒丟的爲什麼當日不來回暑作四按眾人正在胡思亂想要裝點撒謊只聽得趙姨娘的聲兒哭著走來說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裏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洑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罷說著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快的招罷氣得環兒也哭喊起來此處言語最難摹寫而寫得恰好底面皆合李紈正要勸解了頭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寶玉等趕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眾人都有驚惶之色纔信方纔聽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麼眾人都不

敢作聲王夫人走進屋裏坐下便叫襲人慌得襲人連忙跪下含淚要稟王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寶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不與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到臨安伯府那裏聽戲在路上丟了聽戲正與襲人相干一心之昏乃爾非今日事也王夫人道為什麼那日不找寶玉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因襲人自欺以欺所生甚矣人心之害道心也王夫人道胡說因人害道正胡說所從來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查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便不問的麼所謂動察寶玉無言可答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過口道外頭丟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

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裏說這個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彼失即此得這話卽那話以爲沒要緊誤矣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還是李紈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徧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賈母去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謀主何能躲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裏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嬌怯怯的說請太太安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聽見了麽這可不是奇事嗎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再找不着你去想想又非易着之筆打從老太太那邊丫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必連平兒說園自有理妝一案在也是爲色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

根子了鳳姐回道咱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保得住誰是好的有飃飃一案任也是爲財但是一吵嚷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此丟了寶二爺更利害之注脚他著了急反要毀壞了滅口那時可怎麼處呢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寶玉本不愛他撂丟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大家嚴密些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所見又高出衆人實乃自道其徑情以往之心事這麼說了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此又宣寶釵以待爲求之心事不知太太心裏怎麼樣王夫人遲了半日纔說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便叫環兒過來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白問了你一句怎麼你就亂嚷若是嚷破

了人家把那個毀壞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賈環嚇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趙姨娘聽了那裏還敢言語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地方兒好端端的在家裏的還怕他飛到那裏去不成只是不許聲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著只怕也瞞不住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以安頓環趙收住正三天之義即糊塗想頭之理也畧作五按說著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踩緝不題這裏李紈等紛紛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干人來叫把園門鎖上快傳林之孝家的來悄悄兒的告訴了他叫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裏頭可以走動要出去時一概不許放出三天乾體窮剝復之理窮此而已故此命李主之林承之只說裏頭丟了東西待這

件東西有了著落纔役放人出來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因說前次奴才家裏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寶失卽林之失一東西而已一心而已總以爲沒要緊而失之故用林之孝特提）林之孝必要明白（必要明白是曰林之孝）上街去找了一個測字的（測字卽是窮理）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鐵色黑嘴屬水皆北方至陰之象是又一劉老老而劉者留也鐵嘴多言不能自留此所以黛死寶亡也橫設一測字氏號全書統括在內）測了一個字說的很明白回來依舊一找便找著了（惟孝能依劉能依劉卽能找著都是微言）襲人聽見便央及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那林之孝家的答應著出去了邢岫煙道若說那外頭測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一峯未平一峯又生又卽一劉鐵嘴也蓋劉演全書妙合三人劉該萬事妙總一心故劉曰外頭而妙曰南邊）況且我聽見說這

塊玉原有仙機想來問得出來衆人都詫異道偺們常見的從沒有聽他說起（有讀書至爛熟而不知妙玉之爲妙者衆人大概然也）麝月便忙問岫烟道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給姑娘磕個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來了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麝月如此之求正風月寶鑑求知之急如此也但賞其心情口吻淺矣）說着趕忙就要磕下頭去岫烟連忙攔住黛玉等也都慫恿着岫烟速往櫳翠庵去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姑娘們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回來說這玉是丟不了的將來橫豎有人送還來的衆人聽了也都半信半疑（無往不復正是字理而半信半疑者衆）惟有襲人麝月喜歡的了不得（襲麝一寶釵也卽至此人尚有可信之機是乃反攻）探春便問測的是什麼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話多奴才也學不上來（說元春八字而瓔珞能詳說寶

玉二字而話多難學蓋氣數本易言而性道不易言也記得是拈了個賞人東西的賞字賞與罰對一部奇文人以為共欣賞而已而不知為罰惡之書也字頭為尚隱做和尚意猶淺那劉鐵嘴也不問便說丟了東西不是李紈道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還說賞字上頭一個小字底下一個口字小為陰口為陰上下俱陰又是坤象這件東西很可嘴裏放得必是個珠子寶石眾人聽了誇讚道真是神仙往下怎麼說以為神仙乃是眾人至其實演儒理往下怎麼說則非眾人所知當與李紈說算好互勘林之孝家的道他說底下貝字拆開不成一個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上頭折了當字叫快到當鋪裏找去當鋪乃釵之當鋪其做和尚上釵之當而已賞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償字只要找著當鋪就有人有了人便贖了來可不是償還了嗎償乃填還一部循環報復之書以此一字結之即飛鳥各投林曲中欠命還命欠淚還淚之兩語也眾人道

既這麼著就先往左近找起橫豎幾個當舖都找徧了少不得就有了寫術士寫大衆恍惚迷離無不曲肖偺們有了東西再問人就容易了李紈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但要東西所謂求諸己林嫂子煩你就把測字的話快去告訴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作大指點一出於李林家的答應了便走衆人略安了一點兒神呆呆的等岫烟回來正呆等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丫頭子快出來那小丫頭趕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裏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喜事用虛喝作收小說常套此則重培植各致以結書旨天大喜事是眼那小丫頭道你快說罷怎麼這麼累贅焙茗笑著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了偺們兩個人都

得寶釵說你打量什麼寶二爺的那塊玉呀我得了准信來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下兩回爲一大段但當作一回觀更不容分析乃眞假之轉關風月之收場以爲下三回一大段總匯全部百二十回之大結也以前九十三回無非逼取此回以後二十六回無非繳還此回卽斷痴情成大禮回亦不過完足此回而已

此回書最拉雜最難寫而在下半回尤難要看他於拉雜中有雲斷山連風起波回之妙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丫頭子說寶玉的玉有了那小丫頭急忙回來告訴寶玉眾人聽了都推著寶玉出去問他眾人在廊下聽著寶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那裏得了快拿來焙茗道拿是拿不來的還得託人做保去呢寶玉道你快說是怎麼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爺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聽見說在當鋪裏找我沒等他說完便跑到幾個當鋪裏去我比給他們瞧有一家便說有我說給我罷那鋪子裏要票子我說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也有前兒有一個人

拿這麽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今兒又有人也拿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寶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我們挑着看是不是裏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哥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沒錢用便去當想來是家家當鋪裏有的衆人正在聽得詫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快叫二爺進來罷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横插此段人以爲安下半以假混真之根者非也蓋此書爲扶植名教而作故茗煙改名焙茗今於測字扶乩之間特用他爲過脈明測字爲真實工夫扶乩爲渺茫究竟讀者不可以扶乩讀此書當以測字讀此書也曰天大喜事曰得了准信曰三百五百三五成入統歸易道無非從測字來而寶玉也覺放心襲人一語破之不用理那糊塗他說東西致糊塗東西之理不明而渺茫之說共信可勝浩歎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寶玉正笑著只見岫煙來了原來

岫煙走到櫳翠庵見了妙玉不及閑話便求妙玉扶乩扶乩用幾筆敘出底面都得　妙玉冷笑幾聲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爲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開口便認得是他而冷笑兩字又括全書而合爲一妙　今日怎麼聽了那裏的謠言過來纏我況且我並不曉得什麼呌扶乩說著將要不理岫煙懊悔此來知他脾氣是這麼著的作者豈亦有悔心乎一片婆心因什麼來一時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與他質証他會扶乩的話只得陪著笑將襲人等性命關係的話說了一徧見妙玉畧有活動聞襲人性命之說而活動語妙八面便起身拜了幾拜作者亦屈已已甚　妙玉歎道何必爲人作嫁但是我進京已來素無人知今日你來破例恐將來纏擾不解岫煙不解作者不解閑人亦復不解岫煙道我也一時不忍不忍二字凡所不解豈爲此耶知你必是慈

悲的因以成此苦海慈航又誰知止是扶乩並非測字乎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

誰敢相強妙玉笑了一笑歸之一笑雖演空滅老字顯然測字固在扶乩中也叫道婆焚香

在箱子裏找出沙盤乩架書了符命岫煙行禮祝告畢千鄉甚事爲此僕僕

起來同妙玉扶著乩不多時只見那仙乩疾書道疾書是故砕此處是隱情恰與賞字合乃疾惡之書也

噫來無跡去無蹤青埂峯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門來

一笑逢礙乩便是乩不爲奇所在以扶乩合測字將一部隱情豁然道破中無閒字其閒首曰噫意戒口也無跡無蹤演空滅也實演孔孟所言莫知其鄉也倚古松松爲木爲陽樂人扶陽也山萬重遮隔重重令人自尋也入我門二氏之門實孔孟之門也一笑逢上則天倫樂下則全孝道而莫竹花徹一終絕不與拈花一笑相干也則扶乩何嘗止祝扶乩乎

書畢停了乩疾書至此書已停矣岫煙便問請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

著一仙名又合扶乩測字爲一拐姓李李者理也明爲仙乩隱爲儒理也何妙合乃爾岫煙錄了出來請教妙玉解識妙玉道這個可不能連我也不懂妙玉即文妙真人也見首不見尾訖無分明故曰不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著呢岫煙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各人都問怎麽樣了岫煙不及細說便將所錄乩語遞與李紈眾姊妹看寶玉看著都解的耳目心思大眾皆同是一時要找是找不著的然而丟是丟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但是青埂峯不知在那裏李紈道這是仙機隱語李語必用李接至眾姊妹則李拐各半偺們家裏那裏跑出青埂峯來必是誰怕查出撂在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隱語難明而一木一石之理則可想獨是入我門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倘以爲入二氏之門則非李之所知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煙道拐仙探春說道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若是仙家的門便難入了不能窮理生死只照古因以仙門難入斷定之襲人心裏著忙

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回到院中

寶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傻笑傻笑已透瘋顛而必從襲人邊寫出百忙中文義一絲不走麝月

著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裏丟的說明了我們就是受罪也在

明處啊寶玉笑道我說外頭丟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我知

道麼李紈探春道今日從早起鬧起已到三更來的天了冬至子之半乃便是

是復你瞧林妹妹已經撐不住各自散去我們也該歇歇兒了

機飛鳥各投林一曲明日再鬧罷說著大家散去寶玉卽便睡下可憐襲人

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無眠暫且不題畧作六接失玉找玉極易惹厭文字乃隨接隨起貫

串分明不令耳絮閙人評有以勘之矣且說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玉的舊話來反

自歎喜說爲失玉正以破金玉而合木石故曰反自歎喜心裏說道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寶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兩語當着眼見其破金玉之假猶淺此書不演空渺則深也或者因我之事冲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倒看起書來此書直追葬花時之中庸大學紫鵑倒覺身倦連催黛玉睡下黛玉雖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說這塊玉原是胎裏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之事不覺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應開此玉又似應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著就黛玉設想文所必有而深心奧義千迴萬折縮於尺幅其簡潔精微洵非夫人所能次日王夫人等早派

人到當鋪裏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尋一連鬧了幾天總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未知二字大書特書）襲人等每日提心弔膽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著意那一日正在納悶忽見賈璉進來請安嘻嘻的笑道今日聽得軍機賈雨村打發人來告訴二老爺說舅太爺陞了內閣大學士奉旨來京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一設王子騰狀意馬之奔騰以明易卦之周流書至此木已還石已復金玉已合氣數之天已定自可收拾且既可收拾元春自可收拾王子騰氣數盡則抄沒到矣而欲擒先縱特說宣麻宣麻者大拜也大敗也正月二十日大敗而得死信於正月十七日所謂謹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兩語也至謂賈之大敗由於不能齊家一部假語村言實實演此）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個多月就要到了姪兒特來回太

太知道王夫人聽說便欣喜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著今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畧放開些了寶玉終走植黨之禍也天天只望兄弟來京忽一天賈政進來滿臉淚痕喘吁吁的說道你快去禀知老太太卽刻進宮不用多人的是你伏侍進去因娘娘忽得暴病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醫院已經奏明痰厥不能醫治痰乃有形之火元死於痰死於火也火能制金爲木所生是曰子報母仇元右金而左木雖氣數不能逃實理道所深惡故死之以火而爲痰厥之症厥逆也作者逆氣數之意爲何如王夫人聽說便大哭起來賈政道這不是哭的時候快快去請老太太說得寬緩些不要嚇壞了老人家賈政說著出來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淚去請賈

母只說元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嚇的我了不得後來又打聽錯了寫錯了與探宮闈回似是而非不過一錯不過一敘而已是乃點題中訛字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服穿戴起來王夫人趕著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廳上轎進宮不題上次有邢鳳至此則無須人死則善也不題者此而已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體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寒氣寒氣者雪氣也勾起舊病病起於是才藻篤於紅麝串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即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宮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賈母王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却少眼淚寫病形恰合却少眼淚一語所謂淚淚已還命已盡爲黛作大報復賈母進前請安說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等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宮太監即要奏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外宮伺候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內悲戚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出來立傳欽天監元之死賈玉不見即黛之死賈玉不見也而死信傳自欽天監一部喪敗書要人知欽天而已賈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春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十八立春十九死得一日春猶是元春之義而生於此即死於此也卯年寅月寅[illegible]

黛之生方卽元之死所所謂虎兔相逢大夢歸存年四十三歲老官翻案回說元春八字歷歷乃生於甲申年甲申人存年四十三當死於丙寅今云死於甲寅存年四十三當生於壬申夢話應如此說氣數應如此滅道理應如此復請參彼評

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宫上轎回家賈政等亦已得信一路悲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紈鳳姐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著賈母請了安並賈政王夫人請安大家哭泣不題哭泣從此起不題正是題次日早起凡有品級的按貴妃喪禮進內請安哭臨賈政又是工部此中郎歸空之根故必特提工部雖按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喪事了三而一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謚曰賢淑貴妃此是王家制度王家制度乃言天法也謚有未備因無所出氣數固一時偶然非同往過來續之有所出也不必多贅只講府中男女天天進宫忙

的什麼似的幸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接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閣仍帶家眷來京已到欺弱女回鳳姐心內歡喜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家的人來也便撂開植黨因而破太破木所以病心所以身子倒覺比前好了些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又把擔子卸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語又蹊蹺獨有寶玉原是無職之人又不念書代儒學裏知他家內有事也不來管他賈政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好入下半回必父師並提責有攸歸也想來寶玉趁此機會竟可與姊妹們天天暢樂不料他自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並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去請安便去沒人叫他他也不動襲

人等懷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此生氣當與撕扇子回生氣合看每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明知此病之所在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鵑說是二爺這麽着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鵑雖即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着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以反形釵因親事不來而毫無覺察之獃以直注斷情成禮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襲人又背地裏去告訴探春病又成之於此那知探春心裏明白知道海棠開的怪異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況兄妹們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

次寶玉又終是懶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又立探春罪狀以明知二字作眼然以親兄妹尚有別況中表乎作此微言則仍以釋探入史或甚以此語及前做鞋另有評說則非閑人所敢知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回去親事而應了回去見此應不出於來求而應於往就何能成爲大禮乃仍以正匹予黛敵夫玉但云也知此等微詞百讀百畧便告訴了寶釵薛姨媽還說雖是你姨媽說了我還沒有應準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迄未明定你願意不願意此書面欺人語金鎖來歷果然真耶寶釵反正色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一篇鬼話仍寫賢字作者老臉直硬如鐵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却也生來的貞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寶玉了寶釵自從聽此一說把寶玉

二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必再足之方才快意變亂是非如此大是造孽）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裏也甚驚疑倒不好問只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此一轉則語中有刺矣作者何嘗一定瞞人無奈人多自瞞耳）只有薛姨媽打發丫頭過來了好幾次問信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焦心只等哥哥進京便好為他出脫罪名（故爲縱送豈知罪之出脫不脫於王子騰而脫於龍下蛋乎）又知元妃已甍雖然賈府忙亂都得鳳姐好了出來理家也把賈家的事撂開了只苦了襲人（仍即串到襲人一絲不走）雖然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伏侍勸慰寶玉仍是不懂襲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寫一瘋顛過步驟如此）了幾日元妃停靈寢廟賈母等送殯去了幾天豈知寶玉一日呆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

都無頭緒那襲人麝月等一發慌了回過鳳姐幾次鳳姐不時過來起先道是找不著玉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日請醫調治煎藥吃了幾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及至問他那裏不舒服寶玉也不說出來直至元妃事畢賈母惦記寶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也隨過來襲人等忙叫寶玉接去請安寶玉雖說是有病每日原起來行動今日叫他接賈母去他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旁扶著指教病狀如此實病因如此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麽病著故此過來瞧你今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放心特提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惟寬故放都是奧義但寶玉並不回答只管嘻嘻的笑卽賈璉之嘻嘻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

教一句他說一句大不似往常直是一個傻子似的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來看時不見有什麼病如今細細一瞧這病果然不輕（細細一瞧可惜遲了而究竟未遲）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心藏神）到底因什麼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瞧瞧襲人那可憐的樣子（到底照顧襲人）只得便依著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臨安伯府裏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悄悄的告訴了一徧心裏也徬徨的很生恐賈母著急並說現在著人在四下裏找尋求籤問卦都說在當鋪裏找少不得找著的賈母聽了急的站起來眼淚直流說道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撂開手的不成（神情口吻儼畫）（都省）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己斂容低首回說媳婦

恐老太太著急老爺生氣都沒敢回賈母咳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是這麽失魂丧魄的還了得泥佛說土佛况且這玉滿城裏都知道誰撿了去便叫你們找出來麽叫人快快請老爺我與他說那時嚇的王夫人襲人等哀告道老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禍首明在史而實明在政有齊家之責者也看一更字嚴於斧鉞現在寶玉病著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了賈母道你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特出包庇其聲如聞便叫麝月傳人去請不一時傳進話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們便說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下人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撿得送來者情願送銀一萬兩如有知人撿得送信找得者

送銀五千兩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麽一找少不得就找出來了曰一萬曰五千數合十五聽由文回所謂將笄之年也以金換玉已換於彼時固不待今日而金鎖則假自人工寶玉則來於天付假金不可配真玉固必待假玉以配之其配之者則賈母故拾假玉者必出自他也若是靠著偺們家幾個人找就找一輩子也不能得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賈母傳話告訴賈璉叫他速辦去了賈母便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裏去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寶玉聽了終不言語只是傻笑賈母便攜了寶玉起身襲人等攙扶出園回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看人收拾裏間屋內安置仍到一同安置黛玉之所滴滴歸原便對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麽我為的園裏人少怡紅院裏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頭裏仗着一塊玉能除邪

祟如今此玉丟了生恐邪氣易侵故我帶他過來一塊兒住著這幾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裏瞧原有一隙之明遲而未遲奈釵鳳之蠱惑而鶯探之不言何王夫人聽說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著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麼都壓住了賈母道什麼福氣不過我屋裏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那寶玉見問只是笑襲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與黛同居卽失玉之所來處來去處去卽是經好而不好不好而好時到矣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在賈母這裏不敢出聲賈母知王夫人著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裏有我調停他隔絕天倫是調停法晚上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

定晚的藥按方吃了不題且說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聽見道上人說道人要發財也容易的很那個問道怎麼見得這個人又道今日聽見榮府裏丢了什麼哥兒的玉了貼著招帖兒上頭寫著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有人撿了送去就給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招玉自史聽招自政假遂來矣必在車中又隱點大車之誚）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既從賈政耳內聽來却說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則聽真切者誰與是怪筆是微言）心內詫異急忙趕回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稟道奴才頭裏也不知道今兒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帖兒纔知道的賈政便歎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麼一個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九年畧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

成何道理（就改立說底面重重）說著忙走進裏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又是十五）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得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叫瞞著老太太背地裏揭了這個帖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遊手好閒的人揭了去了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招揭相引郎入送玉寫來亦突兀亦含糊斟酌甚好）家內人們聽見喜歡的了不得便說拿來我給你回去那人便懷內掏出賞格來指給門上人瞧道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麼寫明送玉來的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個財主了別這麼待理不理的門上聽他話頭來的硬說道你到底略給我瞧一瞧我好給你回去那人初到不肯後來聽他說的

有理便掬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揚說這是不是寫來不經意又極經意運筆輕重如
此之難衆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見今日纔着見這
玉的模樣兒了有此句不爲竒無此句不爲漏而讀到此句不覺令人起舞於此悟爲文之理減一分則太短增一
分則太長也急忙跑到裏頭搶頭報似的今日賈政賈赦出門只有賈
璉在家衆人回明賈璉還細問真不真門上人口稱親眼見過只
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賈璉却也喜歡忙去
禀知王夫人卽便回明賈母把箇襲人樂得合掌念佛賈母並不
改口此說史能信賞矣而不知實誅史認假之罪並不改口掉包兒所以得行也一疊連聲快叫璉兒
請那人到書房內坐下將玉取來一看卽便送銀賈璉依言請那
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裏頭本人見了謝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銀分釐不短那人只得將一個綢子包兒送過去賈璉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呢賈璉素昔原不理論今日倒要看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彷彿認得出來什麼除邪祟等字但認除邪祟字在璉鳳卽邪祟也而不理論語中底面玲瓏賈璉看了喜之不盡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與賈母王夫人認去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都等著爭看鳳姐見賈璉進來便劈手奪去不敢先看送到賈母手裏賈璉笑道你這麼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寫鳳姐添頰上毫而掉包兒之獨行獨斷在焉賈母打開看時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鴛鴦拿上眼鏡兒來戴著一瞧助其目何如提其耳說奇怪這塊玉倒是的怎麼把頭裏的寶色都沒了呢王夫人看了一會子也認不出便叫鳳

姐過來看鳳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如叫寶兄弟自已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著未必是那一塊只是盼得的心盛也不敢說出不像來鳳襲另有見解皆實曾經此玉者也鳳姐於是從賈母手中接過來同著襲人拿來給寶玉瞧這時寶玉正睡著纔醒正真假往來之候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寶玉睡眼朦朧接在手裏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撂道你們又來哄我了於黛玉則擇真玉以黛玉無真玉也於鳳襲則擇假玉以鳳襲有假金也說著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來道這也奇了怎麼你沒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進屋裏來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說了他那玉原是胎裏帶來的一種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來這個必是人見了帖兒照樣做的大家此

時恍然大悟文簡意該[illegible]賈璉在外間屋裏聽見這話便說[illegible]是快些拿來給我問他去人家這樣事他敢來鬼混賈母喝住道璉兒拿了去給他叫他去罷那也是窮極了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他便想著賺幾個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錢弄了這個東西又叫偺們認出來了依著我不要難爲他把這玉還他說不是我們的賞給他幾兩銀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若是難爲了這一個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來了寫賈母心地寬厚令人贊歎乃上作者當了蓋此乃責以假混真之主人翁招一假不足而再三招之書中寫賢寶釵亦用此法賈璉答應出去那人還等著呢半日不見人來正在那裏心裏發虛只見賈璉氣忿忿走出來了到此方從那人明說是假前此一路寫來

絶不一露而處處總令人見是假
作者筆下亦實有以假混真之妙 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自甄家僕回至此爲一大段乃此書大結穴起以貼帖那人終
以送玉那人貼帖之那人甄士隱也送玉之那人賈雨村也不
必末回已詳說矣已歸結矣左旋右轉一氣如斯秋殺春生四
時不忒惠迪者吉反道者妖不明真假之往來焉知包勇不辨
死生之根蔕誰守通靈宣麻不是新聞貼帖仍爲舊案海棠香
裏一庭風露淒然爆竹聲中一世榮華盡矣鐵嘴必須自閉捞
仙莫被他瞞訛言倘會真機奇禍都藏善果

紅樓夢第九十五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裏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著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膽我把你這個混帳東西這裏是什麽地方兒你敢來掉鬼回頭便問小厮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厮齊聲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綑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裏去衆小厮又一齊答應預備著呢嘴裏雖如此卻不動身那人先自嚇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磕頭口口聲聲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奈

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裏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連磕頭賈璉啐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裏希罕你那朽不了的浪東西正鬧著只見賴大進來陪著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個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惡賴大賈璉作好作歹眾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攮的還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快快的滾罷還等窩心腳呢那人趕忙磕了兩個頭抱頭鼠竄而去起得含糊收得乾淨絕不堪文字而寫得如此妥貼洵為能品二部假語村言作如是觀看此玉果還給那人否絕不明言足令人費十日思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寶玉弄出假寶玉來了頓二句上追風塵懷閨秀下逮

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來眾人因為燈節底下恐怕賈政

生氣已過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近日寶玉又病著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興也無可記之事元妃既死氣數之天一終尙有何事可記到了正月十七日十七日至二十距大拜餘三日所謂先庚先甲多少警覺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趕著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離城二百多里地地二生火離爲火一派火象死騰正以制金太太聽見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到底在那裏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演此理數可謂密矣其實處處張而揚之奈讀者不察耳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因拭淚說道回來再呌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王夫人不免暗

裏落淚悲女哭弟又爲寶玉躭憂其實是一事乃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隨意的事六晝純坤而連三接二成五陽爻僅餘一陰在上爲夬決去一陰則史死矣而剝復之理總集於此那裏擱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與鳳姐同一心痛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乏偶然感冒風寒鳳之風雪之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縱橫十字無非易爻中有實理所謂十里屯則剛柔始交而難生之時正切須調治之時即初行繼便當調治張太醫之說正爲此因責爻師而有此書正一劑虎狼藥也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裏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掙著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收拾行裝迎到那裏幫著料理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財色雙收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

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裏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
神志惛憒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
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
江西糧道水位正北右則西金糧道道涼道也所謂冷子興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
有衆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寧又不敢耽
延在家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
去看見王夫人帶著病也在那裏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
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
着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怎
敢不遵命呢賈母哽咽著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九九數盡你

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麽樣呢我昨日叫賴陞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冲冲喜纔好冲乃破也用金冲喜正是破喜氣數之說原此如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叫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裏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麽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麽只爲寶玉不肯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著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著兒

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麽病父子隔絕至於如此史之罪深政之罪深矣王夫人見賈政說著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裏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寶玉來請安他請了個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目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已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直無賈環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書設一環一蘭以爲報復卽以爲範圍總一心之用而已今一心既失則環無所用之卽由失得復仍非正復雖有蘭而終是隔一層也與義深文以意會之可也二則老太太最是疼寶玉的若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

太這麽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還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麽便怎麽就是了天理人情曲盡其妙底面層層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爲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提起賈政又道這就是第一層難處了他哥哥在監裏妹妹怎麽出嫁反攻薛姨有挾寶釵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攻史郎以自攻此時也難娶親爲政等緊按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麽辦呢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麽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想定主意乃是越禮大書特書明叙之成大禮成何禮耶便說道你若給他

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特著此句以明此婚未行此禮包管都礙不著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蟠兒那裏我央蝌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禍結於此罪滅於此蟠不與同謀奪也若是服裏娶親當真使不得真字特提況且寶玉病著也不可教他成親不殊知先成親而後病也不過是沖沖喜我們兩家願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玉在那裏氣數之惑人如此而直追巧合認通靈這又從頭說起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按著偺們家分兒過了禮趕著挑個娶親日子一概鼓樂不用倒按宮裏的樣子偷娶尤二姐是這樣子此樣乃元妃所主故曰宮裏用十二對提燈收拾十二釵一乘八人轎子抬了來八收拾三百八十四爻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曰一樣是已坐過床撒過帳了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算娶非娶也不寻釵以娶也

寶了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釵襲合一而明白人寫得閃灼他又和寶了頭合的來此事此情此老道破再者姨太太曾說寶了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姨太太曾說明明點出三尺之童亦恍然矣焉知寶了頭過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以假混真言之不足又長言之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舖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所謂成室所謂蓋藏一概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以寬爲嚴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愈寬愈嚴然後再排席請人這麼著都趕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的去大禮如此乃賈政聽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强陪

笑說道老太太想得極是也很妥當只是要吩咐家下眾人不許吵嚷得裏外皆知道這要耽不是的（再用反攻）姨太太那邊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著老太太的主意辦去（便是霸勒成親）賈母道姨太太那邊有我呢你去罷（三字赦三字獄而其聲如聞）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裏領憑親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再定罪案轉非深文）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榮禧乃正室曰後身則反面矣尚何榮何禧二十餘間即寶釵生日分資數目而二陰數十成數地數一終）餘者一概不管（即此完全尚何可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很好此是後話（日後話乃前話到此尚何有後話）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裏間炕

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昏沈沈的睡去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等卻靜靜兒的聽得明白頭裏雖也聽得些風聲到底影響只不見寶釵過來卻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這些話心裏方纔水落歸漕倒也喜歡心裏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揭明襲人心事更是前話話且多多）但是這一位的心裏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沒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什麽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裏轉喜爲悲心想這件事怎麽好（有上段之喜卽有此段轉喜爲悲前話多卽因於此）老太太太太那裏知道他們心裏的事一時高興說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初見林姑娘

便要摔玉砸玉那怎麽好況且那年夏天在園裏把我當作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因爲紫鵑說了句頑話兒便哭得死去活來歷敘前話豈有襲人到此方纔追想之理是乃前話中之前話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就把林姑娘撂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麽見得斬截說得斬截作者之臉鐵心鐵　襲人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著寶玉便從裏間出來走到王夫人身旁悄悄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裏去說話直追大受笞撻以後情節還以爲這是現在事現在話其人不可與言矣賈母只道是寶玉有話也不理會還在那裏打算怎麽過禮怎麽娶親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

何意把手拉著他說好端端的這是怎麼說有什麼委屈起來說襲人道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爲沒有法兒了【這會子沒法是法王這會子已使盡了而辣手爲文越像越很】王夫人道你慢慢的說襲人道寶玉的親事老太太太太已定了寶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但是奴才想著太太看去寶玉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一問問得緊是所以設謀一答答得鬆是聽其設謀】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一切光景出以提筆以明此爲前話】還說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此即緊接大受笞撻之前話】王夫人拉著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已瞧出幾分來了悍婦誠奴之說何自來耶】

你今日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聽見了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麽樣襲人道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裏的話卻倒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呌人怎麽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的主意纔好（到此方是刁奴蓄險心見於彼演於此也）王夫人便道既這麽著你去幹你的（此非襲後話乃敘後話緣你去幹你的嫁蔣玉函而已）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兒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說著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裏和鳳姐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了頭說什麽這麽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

也都不再說了（半日沒言語則有言語之半日在不再言語則有言語之始在）只見賈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了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猶可及止是就事論事逼出奇謀是就書論書皆非此回曲折深意也）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主意何但怕姑媽不肯蓋王乃氣數之天所出此處直抵一篇天問）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著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了（此包即包勇之包掉則勇之義也真假往來冷熱遞嬗一包字括之百廿回書演此而已其事跡無非合木石而破金玉理道之天包於此究竟破於此者乃氣數之天掉包兒之所成故奇緣巧合為掉之之始清虛觀雖為掉之之中絳芸軒夢為掉之之終事已成於三十六回之前到此不過一宣明之以掀翻此案暢發包勇之義也倘作小說家設謀常套讀則此書從何處讀起）賈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

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指[illegible]天命[illegible]之主稱天命此理道之天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罷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徧前半部書眞秘密處有如此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此非說王借王說書也所以演此乾坤易象之書欲人人如石之點頭而明一孝之旨都在不言之中故云這也罷了何看官也跟著罷了之多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是怎麼著呀鳳姐恐賈母不懂漏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一徧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著又說了幾句與王一言與史再說合成三宣以明易卦而本回之瞞字足洩字亦足而其實爲全部演義處處瞞處處洩賈母笑道必也是笑道夫

[illegible]使果爲今日事則方以愛子愛孫作孤注一博其顧慮當何如而乃以兒戲處之王曰笑史亦曰笑何易於用笑耶這麽著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了頭了宣明掉包之無益氣數之天不可恃全史之用也倘或吵嚷出來林了頭又怎麽樣呢宣明機械殺人之必敗露又史之用鳳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一概不許題起有誰知道呢是書借寶玉演一心欲人人自問其心果爲絳爲黛耳故只說給寶玉聽非身外事外頭那得知道正說間了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來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著賈璉努了個嘴兒同到王夫人屋裏等著去了一回見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喪事的話說了一徧便說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內閣相位職銜則虛作者直欲以草野之虛話分輔相之微權諡了文勤公勤則心勞日拙乃一部掉包兒書之正訓故曰文勤命

本宗扶柩回籍著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同家眷回南去了生死未經一見其人一部瞞消息書是這等瞞法其日回南歸於火鄉也所謂搗鬼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偺們這裏細細的說王夫人聽畢其悲痛自不必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說請太太畧歇歇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事罷說畢同了賈璉回到自已房中告訴賈璉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一日黛玉早飯後帶著紫鵑到賈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為自已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因叫紫鵑回去取來將結絹子案因以絹子起蓋本性之迷迷於情感也自已卻慢慢的走著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

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必從此處起）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裏哭（葬花詩在此哭中）黛玉煞住腳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著叨叨的是些什麼話心裏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卻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裏哭呢（乃是正照）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裏這些大丫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裏發洩發洩（作如是觀）及至見了這個丫頭卻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吾云這情種不是那情種蓋那情種乃本性之發這情種乃本性之迷也直追開闢鴻濛源頭上發迷字來歷請參彼評）自然是那屋裏作粗活的丫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細瞧了一瞧卻不認得那丫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好的為什麼在這裏傷心那丫頭聽了這

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破空而來說一理字正與情種兩峯對峙）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黛玉聽了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全書都是這般說雖不洩已全洩聽者自不懂耳而面子寫傻大姐神來纖上妙不可言）因笑問道你說的姐是那一個那了頭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為絳珠一傻大姐也故傻大姐與珠為同氣而珍珠乃襲人舊名則殺黛者也故因聞傻大姐之言而死刻義觸處如環）黛玉聽了纔知他是賈母屋裏的因又問你叫什麼那了頭道我叫傻大姐兒黛玉笑了一笑（傻合凶人入文成字乃作者借易象演檮杌之深文其實結之一粹歸之一笑仍不過筆墨游戲而已）又問你姐姐為什麼打你你說錯了什麼話了那了頭道為什麼呢就為是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寫一洩字有意無意而令人眉舞色飛吾不知是何結構揣摩只兩言耳而上句尤難得更有作者吾不信也）黛玉聽了這句話如同

一個疾雷（乾坤六子震爲長男爲雷一陽之復正取於此乃八文中精奥也謂之疾雷即是包勇）心頭亂跳略定了定神便叫這了頭你跟了我這裏來那了頭跟著黛玉到那個犄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這裡香塚乃超脫恨天）那裏背靜（背靜則向動是謂疾雷）黛玉因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他爲什麽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合集凶人）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著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冲什麽喜第二宗說到這裏又瞅著黛玉笑了一笑（匪夷所思千古纔人一齊俯首）說道趕著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在八文中此句乃不許其掉也[illegible]意催謹嚴而形容直添頰上三毫）黛玉已經聽獃了這了頭只管說道我（[illegible]不知）道他們怎麽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聽見害臊（[illegible]）

長技

我自和寶二爺屋裏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凶人之首偕們必不脫郤日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呢又以戲謔爲謔嚴姑娘時已成奶奶奶奶時不是姑娘不分不明全部熱鬧都在於此林姑娘叫一聲乃佛家之大獅子吼你說我這話害著珍珠姐姐什麼了嗎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因言而被打因言而被殺也不遵上頭的話要攆我出去我知道上頭爲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著又哭起來一篇絕世奇文仍以哭字作結歎觀止矣那黛玉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攢簇五行和合四象河洛正理不止丹經乃性情之歸宿也停了一會兒顫顫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假語村言全結於此說著自已轉身

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觔重的兩隻脚卻像踩著綿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脚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著脚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順著隄往回裏走起來（以下出力寫迷字矣讀者到此掩卷試思當如何入手有底有面敵得上文一傻字逼則凡爲文思過半矣）紫鵑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一語有千百轉身）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

回去在此要去在此由迷得悟必須問問是乃本性功夫而語面寫迷字力穿七札紫鵑聽了摸不著頭腦只得攙著他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裏微覺明晰寫迷處忽著明晰乃必有之情乃必無之文回頭看見紫鵑攙著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鵑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裏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著過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裏走呢紫鵑見他心裏迷惑愈明斷愈迷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裏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一部迷惑書作如是觀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裏雖如此想卻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卻

又奇怪了非黛玉奇怪實作者奇怪豈作者亦曾迷惑過來耶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已掀起簾子進來卻是寂然無聲萬物未生時因賈母在屋裏歇中覺了頭們也有脫滑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裏伺候老太太的開發衆人自不可少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必是有他道心人心至此結穴而黛必接釵一部大章法終矣從屋裏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裏坐罷黛玉笑著道寶二爺在家麼襲人不知底裏剛要答言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指著黛玉又搖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在家麼正問寶玉之的自非襲所能知卽作首之血淚亦只作手口之指點而已黛玉卻也不理會雖有指點而不理會則日離日遠本性迷矣自已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裏坐著也不起來讓坐禮以節性本性之迷始於廢禮只瞅著嘻嘻的傻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笑黛玉自已坐下卻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著臉傻笑起來總結全書多少笑字而神情如見襲人看見這般光景心裏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著黛玉說道寶玉你爲什麽病了寶玉笑道我爲林姑娘病了一問一答直溯心源蓋心本絳而變黛心郎病矣乃追原初見摔玉情事襲人紫鵑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卻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於寶玉因悄和紫鵑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著你攙回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鵑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著也不言語一部秋文到此了結而都在笑而不言中也便來同著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瞅著

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一笑一點頭再明書旨而繪心繪神繪情一齊湧現矣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此語乃復字奧旨非為歸離恨張本也書已至此尚何張本說著便回身笑著出來了必不脫笑字底面十分完足仍舊不用了頭們攙扶自已卻走得比往常飛快復乃天心不假人力理則至理文則奇文紫鵑秋紋後面趕忙跟著走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一同安置裏間賈母院門乃迷心之所今則以柔變剛以陰易陽脫離此院門而一直走去矣紫鵑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裏來黛玉仍是笑著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只不遠紫鵑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來未知性命如何性命之學二氏得虛吾儒得實可到家了非到家之正也賈之走黛之死止為失心而已故結之以吐血而自未知

性命如何血生於心吐血爲失心也卷尾用小且聽下回分解
說故套而絕不容作尋常故套觀有如此者

自此回至相思地爲一大段乃一部石頭記文字大出落點題處曰情僧錄曰金陵十二釵曰風月寶鑑曰紅樓夢種種精華悉聚於此如奏鼓者之鼓心一通旁敲側擊只合此撾如寫真者之人面全幅設色勾金只取此像而三回書仍分過去現在未來本回乃演過去其近脉在上大段三回其遠脉在開首兩大段八回自彼至此計九十五回無非寫一瞞字即無非寫一洩字至此同一追原之以趨斷痴情成大禮之路而已

紅樓夢第九十六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句話是全書動了心是全書之旨紫鵑說乃作者說鵑善啼作者善淚也）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著秋紋兩個人攙扶著黛玉到屋裏來（一鵑為辛酸淚一紋為荒唐言以合成攙扶一心之書）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著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著哭什麼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放心必須特提）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著不太好唬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裏就能彀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因昨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

年的心病明說剛纔又說昨日書只兩行豈作者亦心迷耶能辨此昨日二字則上回確爲追原既往自以閑人評爲可信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再明作追原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卻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裏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血爲濁陰決去濁陰方得清陽所謂剝中得復一字也不記得正昨日死今日生之義而說病情恍如自道這會子見紫鵑哭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債字針對償字這裏紫鵑雪雁只得守著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遽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著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咐到了這是什麼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人去走了風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掉包兒是此三人同謀何等談笑自如茲忽張皇如此可見中間有大隔壁帳看一更字是指那裏）賈母道且別管那些（那些是何所指）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著便起身帶著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了頭遞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一語淒然聚精會神之筆以愛爲殺以恩爲仇始亂之終破之一切罪案總入此一語而特呼老太太以責之史固一貫之主也舉一主卽大衆亦無不到釋氏所謂回向功德吾儒所謂人窮反本也）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著罷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一語一笑一部書完）外面了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於是大家略避王大

夫同著賈璉進來一息尚存猶堪救藥是書之所以作也故一語易道一笑郎接王大夫來必是王大夫者令人勿忽也診了脈說道尚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太醫說完同著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沖一沖日預備日沖破木石之謀已授意於早早矣豈是今日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可見此等忙亂都非臨時偺們家裏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裏只是納悶清虛醮關防嚴矣而小道士忽撲入懷點醒多少以陰謀自逞者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

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裏疼他若是他心裏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既招忽翻天下固多以聖賢責人者也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放心是他不放心是他喚醒多少游移人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述而再述無非是述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卻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偺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這個理不明白非史自認乃欲令天下古今凡爲史者早思自認也不明理故夢夢喚醒多少自說偺們這種人家者林了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著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這才是老主意原案底黛之自取衆之所成史之所殺其事則已早過去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掛

心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著大夫瞧看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有要緊之事始有不用掛心之事時非一時事則一事）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安當了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媽那邊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裏有寶妹妹在那裏難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偺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未入斷痴情先出成大禮而寫來絕倒一日跟去商量求親大禮也而以有寶妹妹難說話豈薛家僅住房一間耶青天白日明媒正娶大禮也而索性請晚上過來一夜都說結了鬼不鬼賊不賊寫得令人哭金寡婦而笑傳秋芳也如此扭捏文字何看官尚有未覺者）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偺們娘兒們就過去（面子寶在下不去特著此語以掩之）說著同賈母用了晚飯（此處必提晚飯非尋常一切之晚飯乃始提親回同薛姨再吃之晚飯請看彼評）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

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裏間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試寶玉必從其父起）你喜歡不喜歡寶玉聽了只管瞅著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又是笑又是點頭）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卻大笑起來（易微笑爲大笑底面層層）鳳姐看著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麽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敬承天命力破人謀而我不傻你纔傻喚醒多少自作聰明人）說著便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同一心同一放寫得八面玲瓏）鳳姐忙扶住了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語又八面）鳳姐又好笑又著忙心想襲人的話不差

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卻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燈虎兒那飢荒纔難打呢此段從襲人的話起乃從雲雨情起而實則從絳芸軒起也曰將來乃彼時之將來非今日之將來這便是燈虎兒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是瘋瘋顛顛的他就不見你了能見心斯無病亦無病方見心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過來還放在我肚子裏頭說瘋瘋到絕頂說理理到盡頭因一心而許語千百言許來許去只此數語尚何曉曉鳳姐聽著竟是瘋話便出來看著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偺們走罷曰早曰如今是否追原說著王夫人也來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裏只說惦記著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寶釵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爲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量薛姨媽聽了點點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閑話便回來了（迄無求親明文不過說些閑話大體固加是乎便回來了便字寫得敘繪亦寫得分明）當晚薛姨媽果然過來（果然二字蹊蹺）見過了賈母到了王夫人屋裏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轉從他先開口）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裏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好兒的不過畧瘦些怎麽你們說得很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麽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著寶兒

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兒弟沖沖喜借大妹妹的金鎖壓

壓邪氣只怕就好了這都是面子話薛姨媽心裏也愿意只慮著寶釵委

曲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仍是面子話而兩也字生

刺　王夫人便按著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

裏沒人不如把妝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蟠兒仍無

求親明文而開口是財是勢演來旺婦演此也到此方告蝌以前並未告也明矣　一面這裏過門一面給

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太太既作了親

娶過來早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此語則迷惑看官　正說著只見賈

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

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愈寫愈不堪演權愛辱演此也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

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也字又生刺）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岫烟必以尤氏爲媒今寶釵之婚則以鳳姐爲媒是直無媒而已必曰夫婦卽尤二姐送殯之王姓夫婦也數十回燈謎今方打破）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敘了半夜話兒（此是後話非書中所有）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話細細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不堪文字令人怕讀到此方纔明繪悔象爲凡爲奸雄者末路訓作者不忍更敘人矣）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是又了世故文字琴已退處不用矣尚何可解）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你卽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必曰四日隱宜離城二百里往來之數）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

哥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偺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很好的趕著辦罷[作主蟠不與聞綱闌]一面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裏安頓了好些[可見以前正不知有多少不安頓]便是看著寶釵心裏好像不願意似的[這又歎人了]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卽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送庚帖問過禮平敘中而能語]

[語有稜]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帳人親戚呢就是賈王二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裏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偺們偺們也不用通知[湘雲放定擱寶釵送庚帖]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出芍藥裀案即絳芸軒也而固一人三影者故即於此大收場時收拾之寶黛釵到此皆無所用其影矣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託他照料些當鋪總管用他照料則大眾總一上當矣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過禮日子絕不清楚但日明日有今日即有明日此日更無不分明矣寫得苟且不堪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著捧過通書來通書即在當下可笑可歎令人不覺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趕著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知道諸事寧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直不與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禮乃是如此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裏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物件都送與賈母過目並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裏送到園裏回來園裏又送到這裏偺們的人送偺們的人收何苦來呢（此段話與我有一個心一段話互相發明其妙正等）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劈頭曰金項圈到此完全金項圈案也）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妝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綢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合計三百六十數乾坤兩策一終六六之陰盡矣易卦到此亦止而不用故用鴛鴦明白交代）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羊酒乃婚禮所重而折銀子市道也哀哉）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

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被褥還是偺們這裏代辦了罷（絳芸軒早有現成被褥）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叫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不走大門直是苟合而必使周瑞旺兒者霸成親畢通部易象終矣）只從園裏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鎖此門時寶釵曾有向寶玉許多曖昧蹊蹺語令讀者披尋不得不意數十回後忽然雪亮吾不知其謀篇佈局才居何等）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這門離瀟湘館遠大爲瀟湘館洗刷）倘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裏提起眾人答應著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爲真心裏大樂（此真此樂乃作者之心）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聲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轉俗下半找歸上半大禮之成固屬之黛而不屬之）

（釵也）紫鵑等在旁苦勸說這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作者借紫鵑以權自予）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纔好（大病者失玉也無玉有金將何所配說成大禮瞎話而已）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與心裏大樂意貫通）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紫鵑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著流淚天天三四輪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易爲寒熱往來之書故寫炎涼從鴛鴦起天心如此人事如此）黛玉向來病著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

睜開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只紫鵑一人乃奇語乃夢話而萬無生理實在於此黛其死之久矣）因扎掙著向紫鵑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鵑之血即作者之淚故特提知心）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裏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鵑妹妹我躺著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著坐坐纔好紫鵑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摟著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沒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卻倚在旁邊黛玉那裏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此暗演脫大肉與可卿瘦乾了相對）很命的掌著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著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

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吐在盆內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著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歪兒罷歪歪兒罷直追玉生香回寶黛同一歪著正性本所迷詩稾所由起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撂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上文詩本帕三字此處有字的三字直令病危人强力說話其聲氣直出紙上即面目亦來眼中是真嚬內絕今文字也形容晴雯歎觀止矣不謂更有如此之形容閑人實窮於評矣紫鵑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鵑勸道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

好了再瞧瞧只見黛玉接到手裏也不瞧詩扎掙着伸出那隻手來很命的撕那絹子卻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裏撕得動又是意外形容文情刻摯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卻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已又生氣黛玉點點頭兒掖在袖裏便叫雪雁點燈照此書計此時日入酉日入則點燈酉金旺鄉正需用火之候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著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小火再易大火蓋分陰悉盡非用大火不能不止二氏云然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灰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下火盆架上火有步驟道謂之文武儒謂之剛柔黛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卻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

著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瞅著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撂便是包勇之勇紫鵑唬了一跳方欲搶時兩隻手卻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絹子巳經燒著了此等處最難安頓看他安頓得恰好紫鵑勸道姑娘這是怎麽說呢黛玉只作不聞回首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鵑怕他也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又有頓挫寫此等事何其熨貼乃爾此時紫鵑卻搆不著乾急雪雁正拿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著如何能彀少待早巳烘烘的著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裏抓起來撂在地下亂踏卻巳燒得所餘無幾了情僧録石頭記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紅樓夢一火燒完而必曰所餘無幾者有是書之外固有餘義乃萬不能燒之人

書曰六經曰四子雖秦火亦無如何者也至其實只明明德外無書一語而已以爲無幾真無幾也更何須後來之假道學亂抓亂端

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著放倒心裏突突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已同著雪雁和鸚哥幾個小了頭又怕一時有什麽原故鸚哥又見一部夢話到底戒多言也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本書日子必不可算而不可算中又確有可算以寓深義之處起如此處之次日乃斂婚黛死之日自薛蝌往返之四日算起其間雖恍惚迷離而明明寫來止得七日蝌歸之日當即送庚帖次日連送過書是第五日明日過禮是第六日即入焚稿曰這病日重一日曰天天三四輛去告訴皆含糊追原之詞其實只在第六日紫鵑熬了一夜到此次日即第七日也所謂七日來復一片夢話中有如許道理真索解人不得也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俗所謂同光返照是面子話而其實定黛之死於此日也飯後忽然又咳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著不祥了連忙將

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己卻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又找歸成大禮已見人去堂空景象）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了頭在那裏看屋子呢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咤異遂到寶玉屋裏去看也竟無人遂問屋裏的了頭也說不知紫鵑已知八九（八九七十二地數也氣數到此一終兩不知道一靜悄悄具有妙意）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四字乃辛酸淚所由來）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所謂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隱演地雷）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麼過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試莽玉言歸也正復字演義一部謊話所由來）今日竟公然做

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氷寒雪冷責一心無主是淺文明孤陽不生是深義令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必到此處紅絲歸根只見院門虛掩裏面卻又寂靜的很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裏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從怡紅串入探春書以一歎起以一歎結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姐在這裏做什麼紫鵑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裏也不知是幾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裏娶那裏是在這裏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成大禮由墨雨傳到紫鵑此成仍在黛玉也一哭一淚自操其權說著又問姐

姐有什麽事麽紫鵑道没什麽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了紫鵑自已發了一回獃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著牙發很道寶玉我看他明兒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拿什麽臉來見我下遞感痴郎而就一紫鵑寫孤臣心跡真是一滴墨一滴血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了頭在門裏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見紫鵑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鵑姐姐來了嗎紫鵑知道不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嚷趕忙進去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點明肝火木之所生制金卽以自殺也紫鵑覺得不安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奶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個膽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倒反把紫鵑弄得心裏七上八下一部大哭書全借易道演出故必曰王曰有年紀少陽甲膽之所生故只仗膽兒而易道無驅無方乃沒主意也七上則六八下則九九用九用六非演易道而何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了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想起一個人寫得十分鄭重因上及李易固不言數而言理之書也特用提筆曰你道是誰問讀者也稱號宮裁重圓潔也是個孀居重節操也自然迴避絕苟合也與鳳姐同爲料理大觀園之人彼則演假語村言此則演真事隱去也此段與劉老老上場一般提頓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紈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紈正在那裏給賈蘭改詩詩者思也改詩則去其不善而存其善乃來復之用也冒冒失失的兒一個了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裏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

月跟著一頭走著一頭落淚想著姐妹們在一處一塲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彷彿一二（歸結鬥寒圖）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梁柱皆木再爲木證）自已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歎（一段以歎字收探春已到）一頭想著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裏面卻又寂然無聲李紈倒著起急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吾故云黛已死之久矣）那衣衾未知妝裹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裏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鵑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一個對臉（全書是淚全書是理都在對面所謂對臉也極忙裏中偏有閑文抉此深意）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鵑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

兒卻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著黛玉畫也畫不出而明明寫出而乃是對臉中之深文奧義李紈看了紫鵑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說不出是自明作意不再問是曾歎讀者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以能言得剎而來以不能言得復而去是常語是切指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卻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卻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而狀垂危酷肖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裏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頭空床上躺著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文情深摯至於此極而辛酸淚只見其演於床褥間猶是外頭之見也李紈連忙喚他

那紫鵑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了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赤身露體精著來光著去嗎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是書面守禮以死是書底紫鵑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紈一面也哭一面著急一面拭淚一面拍著紫鵑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一面字凡四寫一部哭書其面固自若許也快著收拾他的東西罷自效戲綵以後無非收拾東西到此已了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著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了一跳看時卻是平兒除宿弊弁全大體回同事之人鳳之薇也此來文有八面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獃磕磕的發怔深文曲筆奇文妙筆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兩邊人所

評平說著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作大歸結此人必到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裏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各爲一頭成一部石點頭李紈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我也見見林姑娘有劉老老在而語面妙絕是又一面一面處說著一面往裏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裏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回我不用到那邊去一段分咐何等謹嚴本爲那邊事來卻爲這邊事去收拾林正收拾孝也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著李紈道還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用紫鵑姑娘使喚使喚呢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鵑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著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裏用這麼說到這裏

卻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裏守著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紈在旁邊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鵑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裏聽了紫鵑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紈這番一說卻也沒的說又見紫鵑哭得淚人一般只好瞅著他微微的笑因又說道紫鵑姑娘這些閑話倒不要緊只是他卻說得我可怎麽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正說著平兒擦著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麽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麽著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嗎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着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是了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躭呢此段如環無端不容分評蓋李爲天心鳳爲人事紫鵑爲作者平兒林之孝家則一明此書一不明此書之讀者也掉包兒乃人事此回斷痴情是黛玉成大禮亦是黛玉斷不與於寶釵乃作者以權自予即天心亦正如是故於掉包兒方來紫鵑即發話而話有改說作者於全書無非改說必不容一直說出也李以前世緣法明天心即出雪雁以破人事至其神情口氣四人各爲一種令人恍如聞見神乎技矣林家的笑道不是不躭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我們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

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著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便也把心冷淡了（雪雁豈尚小孩子蓋雪表人之潔雁主婚之正而固隨陽之鳥也故變其孤寒而爲復亥子二時之間正來復之始會也於語面則然實經營）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煥然一新必從頭起）跟著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幾句話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著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著出來轉了個彎子（轉彎子正對掉包兒）看見林家的帶著雪雁在前頭走呢趕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奶那裏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著去了這裏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裏（雁進新房黛成禮矣乃平所主以鴻）

平不回明了自去辦事卻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說出（文面斡旋此人心所以不死而無剎不復也）因又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瞧寶玉一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蜜裏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妝出傻子樣兒來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為獃雁描摹而令成大禮之釵玉同歸一假筆戲意嚴）我看看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妝傻麼一面想著已溜到裏間屋子門口偷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憒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為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乃天地心乃師相心作者竊取以成是書也卻與續部無涉）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祇

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即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卻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必演失玉所以使金鎖無配不孚釵以成大禮也而寶失於絳黛之分而通靈究竟斷滅也是明告人凡斷痴情成大禮以至卻塵緣都無一可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傷心是剝生氣是復滿紙傷心滿紙生氣都歸雪雁打一大結他那裏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裏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再歸到成大禮而裝新二字用得掉皮坐在王夫人屋裏此是新房而云王夫人屋裏者來處來去處去也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裏來為什麼這麼費事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就來又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外頭不用鼓樂咱們南邊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

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作樂乃廢禮不亍敘以成大禮也正以火制金之義故曰南邊規矩南爲火位不冷清而熱鬧者也此等演義處處皆然非究陰陽五行何從看得出非主陰陽五行何從作得出世斷無無成竹之文況至百廿回之大文乎閑人獨摟得他成竹故到處勢如破竹王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未說發轎而但說從大門進來看官以爲省文也殊不知是有送無迎終是曖昧苟合不成大禮家裏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宮燈排著進來倒也新鮮雅致自贊其書而寫成大禮令人失笑作者掉皮乃爾儐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新人蒙著蓋頭喜娘披紅扶著下手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此回於李紈曰你道是誰於雪雁曰你道是誰皆特提重頓之筆書重天理書重人倫雁得匹偶之正同人倫之首也寶玉看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裏帶來的紫鵑仍是我們家的自然

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枉設掉包兒竟成轉彎子上文自覆此又自射）儐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等事（只是爲此）俱是按金陵舊例（金陵舊例則金已藝矣一篇成禮非寶黛而何此處必提金陵與上文必提南邊互相發明）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沖喜之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語有芒刺正是絳黛混合之一心）賈政見了倒也喜歡那新人（曰那新人三字八面）坐了床便要揭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故請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眼見之心思之口問之非黛而誰）蓋著這勞什子做什麼（與擇玉同解彼一勞什此一勞什）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汗爲心犢）

（能此殺火而語面訓行險人不少）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才一轉念便是二心木石破而金玉合矣揭去此蓋乃由底到面文字）喜娘接去蓋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既到書面猶作遲疑）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麽（這才入書面之成大禮）只見他盛妝艷服豐肩愞體鬟低鬢嚲眼瞤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煙潤了（既入書面自當以凝鍊作提頓而荷則竹夫人之謎杏則賈雨村之妻也）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旁邊不見了雪雁（大禮既成雁去鶯來）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爲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著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床鳳姐尤氏請了寶釵

進入裏間床上坐下此等處尤鳳雙提自情事所應有而實追兼美之一夢也寶釵此時自然
是低頭不語語又生刺寶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
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裏呢這不是做夢麼太虛境一夢絳芸軒一夢歸宿
於此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夢是混說好日子是真義此固寶黛
之好日子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悄兒的拿手指著道坐在那裏這
一位美人兒是誰近對那新人遠對兼美底面雙絕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說
不出話來歇了半日纔說道是新娶的二奶奶眾人也都回過頭
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
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
混說起林姑娘來一部混說從他起從他結故必用他說破而止是一笑也寶玉道我纔剛看

見林姑娘了麽還有雪雁呢怎麽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麽讀呢再明定雪雁即黛玉一語底面雙絶而止是筆墨游戲而已鳳姐便走上來輕輕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裏坐著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憒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神出鬼沒陰陽往來正混說之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但知有黛不知有釵作者不好明說看官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裏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心藏神肝藏魂木火通明之義便是安息扶他睡下衆人鴉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鴉雀無聲陽氣潛藏復之機未動候賈母等纔得畧畧放心只好坐以待旦一死一亡

併於頭刻坐以待旦大夢醒矣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置若罔聞自是霸才其不能安亦甚矣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裏原由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放寬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涼道如此之速略歇了一歇衆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寶玉睡著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稟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稟請安不必掛念一套常語句句有著絕非敷衍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互相推諉到底都脫不過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前已確說今又何必以不是同房白之鄙怪筆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因病沖喜如今纔好些又是

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著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卽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麽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眞念書比送我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母子之間一片權術棄親壞禮可勝歎哉此放心之所由來）便叫賈政坐著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又卽設奇謀）帶了寶玉叫襲人跟著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畧斂些片時清楚也沒什麽大差（借天性演天心清明平旦之幾希來復之眞種子也見了父親一語寫得恁般有味）賈政吩咐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實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驕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文過排場預透後文）王夫人

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卽忙命人扶了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此句則有無限包涵）大家舉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都是了世故文字而十里長亭已透李十）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憒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與下回不容分析此回上下半亦不容分析斷痴情卽是成大禮都縮在焚稿一事內切不可各爲一事看方許讀此回此段方許讀百廿回雖不容分析卻又明明分析一部大書寫一釵二黛相爲仇敵而已全書目錄對舉者五處廿七回始以

寶釵黛玉作雙峯對峙而出名不出姓相仇之勢已成也三十八回菊花詩則以林瀟湘對薛蘅蕪而出姓不出名相仇之局大定也四十二回解疑癖則以蘅蕪君對瀟湘子旣無姓並無名仇者自仇而被仇者已甘心就死而不自知自前三處遞遲到此方姓名並舉作雙龍總匯結一大穴入後慶生辰聞鬼哭只是餘氣盤旋去脉而已五處五變紆而卻不能更有第六處其通體之嚴整有如此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診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著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斷痴情成大禮是一事此回九仍黛玉也死日卽嫁日爲七日之復更進二日則三陽具足成回九矣與上回說薛蝌之四日同一用意都是爲演一復卦作定盤）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爲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勸慰（特爲寶釵下文作襯）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都是曲筆）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

玉竟是魂不守舍既無魂何有人是雖回而實未回也是今日之寶玉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扶著從園裏過去應了回九的吉期已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偺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擺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裏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釵自有悔心而劃到薛姨身上去作者到底欺人直終是書總是一筆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裏懊悔此語別有來路有去路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腳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著個窮醫姓畢別號知庵的破寺則闢二氏之歸窮醫則究生人之理此書此意誰畢知乎診得病源

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外感之症數語關會全書內傷七情也書非談情之書乎外感六淫也書中人非意淫之人乎只兩言能令石頭記無剩義於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裏暫且歇息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至死不悟乃作者自留百廿回地步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一語令絳芸軒案翻身跳出即此十字又了全部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了去了他爲什麼霸佔住在這裏自到此處方借寶玉口中說破作意既已明說作意而猶有信賢寶釵者吾未之敢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隱闢兼愛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怎麼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

姑娘病著呢寶玉又道我瞧瞧他去說著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那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裏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將我同林妹妹兩個抬在那裏活著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不過生同衾死同穴之說而寫得委宛百折恰合情中情下一情字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嗓氣噎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著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

太太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塗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雖是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一篇大道理侃侃道出令人才入耳即知是寶釵作者何苦用此種怪筆畫此種怪人耶而據此三件又確確自宣所據而敢鋌而走險耳千古之大奸雄千古之廣學人成之耳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此寫情中情上一情字作下文地步也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斬釘截鐵寶玉忽然

坐起來大聲咤異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姊妹和睦你聽見他死的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斷史王諸人是奴才此方是霸才和睦二字何等斟酌不失寶黛卽不失已令人愧令人感吾怕寶釵吾實怕作者書中演黛死尚在後此此時黛玉未死也而已死於寶釵之口作者演黛玉之死於後正演黛玉之死於先蓋自埋香以至驚夢死黛玉已多多何必待焚稿而始爲歸離恨以死耶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聞有一故人已死遂尋訪至此不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寶玉道姑蘇林黛玉明明說破稱是公而欲尋訪者何多多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

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爲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尙無可尋訪何况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爲世俗溺於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此段乃作者現身說法都在兩冷笑內前日此陰司後日那陰司是固在陰司中而出陰司外以舊筆直書一部風月寶鑑者也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尙氣逞凶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太虛幻境後改太虛元境正人生之始通靈之根潛心修養自然保合太和而陰陽混一矣是正此書真解而讀者乃以爲此下手之路如不安生卽以自行夭折之

罪囚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除父母外一語說得離奇說得凝重此番歸一孝字夫復何疑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便已是幻境得過靈而得自那人非得自空渺也寶玉聽了這話又被石子打著心窩嚇的即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叫著自己仍舊躺在床上青埂峯石頭又一往復而寫得十分凝重以起下廿餘回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繡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場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清爽仔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歎數聲而已上說幽微靈秀地此寫無可奈何天因一聯而有長歎之書也皆墨不多提得起放得下但賞其文情悱惻小矣寶釵早知黛玉已死既死之以口又死之以心都是渾然元氣因賈母等不許眾人告訴寶玉

知道憑添病難治自已卻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吾故曰病於捧玉不病於失玉也）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決絕神魂歸一庶可療治（借寶釵本領洩全書用度）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再定奴才）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即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那大夫進來診了脉便道奇怪這回脉氣沈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著出去眾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待正是求緩正是急）寶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竪有我呢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針砭（何等見識何等作用而究竟成一沒結果警醒霸才不小）一日寶玉漸覺神志安定雖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一時想起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爲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著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勸解寶玉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著夢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氣又不能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有定自已也解了好些襲之勸寶之想一轉一折都是情悟梨香院回中語亦是底亦是面乃作者拓餘地文字寶釵看來不妨大事於是自已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寶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你我既爲夫婦豈在一時之語安慰他白生來舊病日豈在一時

絳芸軒象大白矣那寶玉心裏雖不順遂無奈日裏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寶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是書凡提後話無非前話此乃扶釵玉綱鴛鴦故事以前已自多多宣釵玉之誠正以表寶黛之潔卽提入下文歸離恨郤說寶玉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郤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把個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間黛玉郤又緩過來了微微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鵑和李紈在傍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元湯和的黎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桂元養心乃寶玉黎汁養肺乃寶釵合此兩者而死以歸兩三合六之純坤爲一陽來復之地也黛玉閉著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裏似

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迴光卽復惟復知復卻料著還有一半天耐煩自已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裏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裏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使著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偺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著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著紫鵑見他攥著不肯鬆手自已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裏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到此出乾淨二字乃一部大書暢發底裏處也書中寫一不乾淨之寶釵都在暗處著筆所謂金簪雪裏埋之義寫一乾淨之黛玉都在明處著筆所謂玉帶林中掛之義然自玉生香以及發幽情等回其不及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亂止爭毫髮說乾淨正有若干不乾淨在只不過留得一身而已正馳欲背理取死之路故發明此語必遣開李紈也說到這裏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卻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急的很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書演一理字由一歎起歸一歎結故爲海棠社主人而一切喪敗無不因此自應來了了黛玉也其在易道爲夬之剝此正夬去一陰剝中得復之候日可巧巧爲七數少陽之數也紫鵑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著淚如雨下此語如聞此情如見直括盡一把辛酸淚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散了探有聲無詞故不作一言探春紫鵑正哭著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三人總會合成一書只欲人各洗其身心以全受全歸而已其義都在底裏語面無可尋故曰不及說話剛擦著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

冷汗不作聲了一心演義截然而止書雖千迴百折其實止直說一心故爲直聲一心所分一絳一黛而已故曰實玉寶玉一絳一黛不過一陰一陽在卦爲乾坤爲咸恒爲坎離否泰剝夬姤復而已故曰你好好合一子一女而成文到此陰陽渾成返還太極更不作聲矣以收煞甄士隱之好了歌並不必末回之詳說矣而有多少聰明人羣居門思各猜好字下當是什麼字說來說去吾不敢謂誰是誰非特起作者於九泉問他你說好什麼當答曰我也不知好什麼紫鵑等急忙扶著那汗愈多那身子便漸漸的冷了固是常套而汗爲心液一部書說一散一冷而已探春李紈叫人亂著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嗚呼二字全書了結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遙一聲嗚呼爲此兩語十四字內總括全書上一下三以一生三是爲易象爲卦體書之用也魂爲木所藏曰隨風散林死於鳳之風即榮散於鳳之風而風亦肝木所自生風散之實自散之也夢是書名愁是書因[illegible]緣入夢者愁斯爲入夢者阻但能遙尋頭緒於一劉老老則凡三更無不成一縷也香玉案了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金木交併爭於一刻是乃大道道求之鍊陰陽修之克復也而文字穿插之妙若網在綱矣紫鵑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並沒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卻又沒有了彼不聞哭此則聞樂樂於此即哭於此何有於寶釵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迷離恍惚是耶非耶又從李探一點風月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將黛玉停放畢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因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賈政起身又為寶玉昏憒更甚正在著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一回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到了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場只得也不免等字畫出鳳姐為人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備便說很好此很好正對發你好卻絕不是你好很評語切莫誤會不過彼日好此亦日好千古大道同歸一好而已只是剛纔你們為什麼不言語叫我著急探春道剛纔送老爺怎麼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麼著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拉雜如亂麻中而條貫分晰如此可見一切矛盾語皆有為而云即那邊亦止足冤家抑又何必自外於理而獨當那邊耶是已到懺宿冤但是這件事好累贅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又恐怕老太太擱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機行事見機行事當下指點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了鳳姐到了寶玉那裏聽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玉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聽得都唬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一大跳寶玉得死信於寶釵史王得死信於鳳姐所謂寃各有頭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自憐孤女回到此明作一斷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又爲傻字作真著落說著便要到園裏去哭他一塲又惦記著寶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一段有底有面不卽不離言外有言令人自然意會只爲有個親疎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了若與寶玉比起來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筆如分水犀倘寶玉有些不好我怎麽見他父親呢與上段針鋒相對說著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壽夭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喪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咱們的心

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賈母聽到這裏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仗著寶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寶玉那裏找老太太呢賈母聽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著此一段乃在上兩段夾縫中指點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姐也跟著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寶玉那邊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麼著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著心裏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底接底面接面一絲不走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你

做什麼找我寶玉笑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
南去二字自應特提我想沒人留的住還得老太太來給我留一留他賈
母聽著說使得只管放心罷襲人因扶寶玉躺下賈母出來到寶
釵這邊來那時寶釵尚未回九所以每見了人倒有些含羞之意
倒字生刺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遞了茶遞茶新婦禮也找成大禮賈母叫他坐
下寶釵側身陪著坐了北禮新婦無坐方找成禮即隱廢禮纔問道聽得林妹妹病
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因說
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
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婦了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
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釵得死信於史史告成功也如今

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爲著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裏自然也都是明白的都是明白一語點睛風月案至此方纔全翻史自招承包攬矣寶釵把臉飛紅了面子是羞底子是火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萬轉想了一個主意只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這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似以前留神又是追原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痴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場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散開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寶玉聽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乾氣噎鳳姐等再三勸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塲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裏間歇着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常到這裏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加傷感眾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寫下半正面在眾人不過如此都是恰好筆墨而於寶玉亦也黛死寶歸空心已合淚已先所謂離恨也於事則不得不周旋以爲許多下文地步而於義則爲可有可無筆下輕重力皆不吃乃最是慘淡經營處至責寶玉移情於釵尙是半底半面也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乃問作者紫鵑本來深恨寶玉今見如此心裏已回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

這裏不敢灑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麽復病怎麽燒燬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既遲感痴郎又爲上段作斡旋也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一啼一歎和盤托出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裏肯捨無奈賈母逼著只得勉強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安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著寶玉卻也掙扎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死喪無日都起於此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帮著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寶釵是知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

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眾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於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此段亦分明亦恍惚是好安放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娘的功服正好圓房大功九月自去臘計之服已過了則此際當為九月秒乃秋末冬初初試一進之候正好圓房乃圓於彼時豈今日哉這篇帳更誰算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作主另擇吉下睽隔吾不能解此圓房是何圓房薛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問我寶丫頭雖生的粗笨心裏卻還是極明白的人襲

等明白他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將言嘴嘴心情口角極其微妙）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都是一個當雁與他何偕）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寧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便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况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願二則咱們吃杯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說自然也是歡喜的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咱們親上做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裏已經滿了必定寶丫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來我看寶丫頭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不得長壽說

着薛姨媽也傷心落淚補成大禮追斷痴情以起下一篇笑話恰好鳳姐進來笑道老太太姨媽又想着什麼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笑話從恰好一好字來頗得住本大段攏得住全部書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說給凡爲史凡爲薛之八聽全書是這個意思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原不知編派誰而看官偏愛指他編派誰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依只見那鳳姐未從開口先用兩隻手比著笑彎了腰了未開口令人尋於諸言之先用手比令人得於設象之下兩手則十指一左一右也分之則奇合之則偶各成爲五河圖於此比洛書於此比而無非一孝之旨一笑之用也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與前回只是一回爲本大段去路以起下廿二回寃孽帳篇之餘尾也聚精會神出落全題文字其收煞非尋常話頭縮得住故歸之鳳姐一笑話其在效戲綵回聳子爆竹收拾東西一笑話乃結上半部起中半部卽以趨末結文字此一笑話乃結上半部起結末而繳上半部文字並至此書未開之前既完之後都有此一笑話在空際盤旋其史尤政赦諸笑話總括於此

自瞞消息至此爲一大段自辱親女回到此只了明公案訛言既蒞而妃氣數之天脫然離恨真事直宣包勇轉旋之際勾了相思禍子當焚風月鑑怕留正面包兒已破骷髏鬼原是生身

縹緲求仙樂聞嗚呼　止矣哭聲寂禮是成出閨之禮情是斷迷性之情既出不能入憐他枉設機關一死勝於生較彼差得乾淨鬆兒量褪好了歌　終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爲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爲黛玉傷心人人知之有個笑話則非人所知矣是九十八回餘文九十九回起處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裏的笑話兒就是偺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麼坐着一個這麼站着一個這麼扭過來一個這麼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裏賈母已經大笑起來五個一個只是一個成於一歸於五種種比比此也引而伸之自然大笑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因要

（慪人故總用比其實是直說也而鳳姐一身解數用側筆寫得活跳）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裏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只道是誰巴著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著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爲什麽不會說話了（傷心豈獨息夫人）你這麽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卻扭著頭只管躲寶兄弟卻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扯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撲在身上是何所作而乃是寶釵一扯所成應用推而反用扯此絳芸夢兆也卽黎香情悟也）寶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先是何時）說到這裏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出你的話來了（話是跌出便是直說一朝失足易半夜捫心難因有此假語村言也）薛姨媽笑道這是寶丫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以方議圓房而未圓房之釵玉比璉鳳已奇以小孀而見大伯說說笑笑更奇這又是全書直說無隱處）鳳姐兒笑道這是怎麼說呢我說個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倒拿我打起卦來了（自侮自毀正要人人各知打卦）賈母也笑道要這麼著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著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裏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娶婦得孫有何笑話古怪蹊蹺此言特甚肯是乃笑話外之笑話）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裏同

薛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慪個笑話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以得孫爲臊皮尤其古怪蹊蹺非吾所能知矣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裏去提防他拉著你不依已到幽魂異兆回樹倒猢猻散之時矣故猴兒特提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著寶玉呢史推鳳鳳推寶卽推卽招賈母薛姨媽聽著還道是頑話兒也不理會不理會三字又總括一笑話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很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黛玉發喪寶玉圓房不在話下正在話上也卻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元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

已也不解（遠遁驚謎語）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些舊毛病忘了纔好爲什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近遁候芳魂皆展拓文字）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畧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別的丫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總不脫兩賢字）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裏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覩景傷情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庵中（還畧下落而黛已出大觀之外寶尚在大觀之中一心了而未了也）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况且親戚姐妹們薛寶琴已回到

薛姨媽那邊去了人琴俱杳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煙雲悉化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了為著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已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金鎖金麟原同一氣故成禮圓房必有他而卻串出有日子出嫁圓合一人為三影者那邢岫煙卻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著邢夫人過去雖册外人亦須安放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著李嬸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即回到李紈那裏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只有李紈探春惜春了一部大觀惟有歎息此徹上徹下之理要人各自早驅妖孽也賈母還要將李紈挪進來為著元

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接二連三再伸易理而三人安頓底面恰好）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天是何天是圓房已歷冬春而至夏矣）園裏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提（日是後話乃前話之攜煌大嚼圖也）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於吏治上（方入本回責賈政文字夫政豈果能知郎中事者不能所齊家焉能治國只以所學之差而已數語非泛起閑文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卻未嘗親辦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面子是美底子是刺書主賈點書主一心也以做官治一心而一心壞以一心做官而官壞所謂於國於家無濟也起下文仍是追上文）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

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古執字下得嚴郎硯台謎之意以下說現在卽是說旣往語語悉有映射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著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面心裏想著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獃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收無才不可以爲家無才不可以爲國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也文故作縱送乃爲賈政政字下針砭否則教人不認眞而受餽送耶特出於獃性則無一可耳門房簽押等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我們纔冤枉花了若干

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官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裏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裏不好就都請便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一聯開首卽見於秦氏房中是未有夢先有此語全書之作意在此如此等處直然犀燭然卻是要人真練達眞洞明也政乃不知就裏而來不知來去不知去不壞何待耶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好入上半回不煩不簡寫得恰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乾坤易之門戶一書之成竹也開既歸離恨以下之書自必以易道特起故曰管門曰李十兒李爲木子乃少陽之生發而寓言爲理十則一縱一橫正天地轉旋冷熱循環之理又隨所轉而視之都爲乂字爲交爲老陰陰老必變爲少陽而生生不息由此矣故必曰十兒乾坤六子皆兒也是須與劉老老相對勘必先明十兒之理方能作老老

之留題曰破例乃破全書之凡例與第六回之尋頭緒同一鄭重也便說你們沒能耐的東西著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裏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長去則短至又因從夏至之一陰而變也郎天心亦無如何故曰本主依我而靈心妙筆寫來活脫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你們過眾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症了寫題中一同字再明易道奴為小人陰也又為臣道坤也然陰不遠陰坤不遠坤從一陰二陰馴至三陰而坤象始成又因從折一來也拆破也是曰同破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裏反起來大家沒意思眾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裏掏錢正說著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必是

姓周與劉老老之周瑞同點周易也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著一隻腿挺著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著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根蒂即在十兒凡演老老十兒無非演一復字也已到百十九回說到那裏是要辦到那裏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爲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謅胡說胡謅山子野湖州人一齊再點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帳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是曰老外頭也有些體面

家裏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彀不像那些二等米
下鍋的說着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聲如聞形如見面妙底尤妙可以意會許不勝許
李十兒便站起推著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
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
過來拉著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
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裏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
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說晚上到這裏偕們說一
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就嚇毛了
此段忽離忽合有順有逆神姦畢照是文字能品而底裏句句是易則神品矣如忽曰二太爺忽曰十太爺十生於二其顯焉者也至姓詹則欲人玩其占名會則欲人會其意猶止以詹會爲沾賄則小矣
大家笑著走開那晚便與書

辦喝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政為存周為大車篇之大夫乃東周下堂之時於此隱演之隔一天拜客裏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會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寫來令人失笑而一個屢提所謂碩果不食之象也蓋剝之上爻正坤之所由成也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全至此抬頭看那執事都是攙前落後勉强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

一兩個也就罷了（全演剝象而實有復機故曰生氣）偏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將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單一而折一折而又為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裏取去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裏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為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言之慨然賈

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特提胡說乃胡說中理道之天李十兒笑著回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裏離這裏很遠凡百樣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此則胡說中氣數之天能於氣數中而挽歸理道則必覷其人矣便是下文我正要問你之說就是老太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口說這裏目覷那裏賈政聽了這話自然心裏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爲什麼都說起來此數語貫解正要問你問理道也都說出來說氣數也或謂句有誤刻者非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裏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剝窮上反下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不中不才直斥賈政是爲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著糧道的衙

門來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麽話李十兒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裏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准要錢這一留難叨蹬那些鄉民心裏願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切中時弊而實一假之所致也故下文節接賈雨村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幾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能彀上和下睦罷了便已到歸結紅樓夢實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猫鼠同眠嗎再點胡說以但知上和下睦者爲一胡說以不知上和下睦者又一胡說總一不猫不鼠之識時務

而已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為着這點忠心兒掩不住纔這麼說長至處至皆起於中心一點易道亘古如斯而若輩口吻逼肖普告天下宰官之喜聽忠心話者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良心亦即忠心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以漸墮入是忠心掩不住處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趂着老爺精神年紀裏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為顧着自已就是了此語已不猫不鼠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裏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遇着一兩件為難的事誰肯幫着老爺那時辨也辨不清悔也悔不及從禍福起見正不猫不鼠之根賈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

功勳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嗎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裏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好了二字該括胡說真處有真好假處有假好李十此語則總說兩好〕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著老爺不准知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裏頭的委曲只要奴才辦去關礙不著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塲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他有忠心自然此無主見薛王諸人一切愚弄都受於此〕道我是要顧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已是心肯保性命者果如斯乎是歸易理作結〕說著便踱了進去

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鈎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一段提頓言簡意該此政之為政可知乃破木石合金玉之案也　一日賈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官封上開著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賈政拆開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諼祗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懷

歎仄自歎無緣今幸棨戟遥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
翰教邉帳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尚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
希望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盻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卽遣
氷人途路雖遥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輛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
修寸幅恭賀升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
瓊頓首 政王對頭親家又必姓周探春之所歸一歎之所主也
其名曰瓊猶曰窮易窮則變也曰世弟閏世生人循環
不已也爲海門總制海處東南爲陽黛玉之所從出而易道行
乎其間是海門總制也探春在易爲大之錫共窮於上文一陰
剝窮於上文一陽皆易之窮而復在其中也書演報復賈於薛
爲霸覲薛於賈爲附勢今卽以探春作還報看札中語氣及已
後情形此意躍躍言下
自稱世弟何其倨耶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看主見如何耳舊

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補筆自不可少而乃女家先願意席間草草提起政一人知之他們皆不知也是卽薛姨說金鎖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卻也相當與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因未帶家眷而躊躇躊躇不能立卽送往也又薛姨心事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是調取到省會議事件以探春許嫁作下半回過脉閑人評以探爲報無疑矣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閑坐見棹上堆著一堆字紙百廿回書只是一堆字紙要人能自搜尋耳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為報明事一堆字紙首重明刑而乃是報其中報應之理分明矣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

不得已經題本了隨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誤殺一案賈政一拍棹道完了（再翻風月案完了二字結上回並結全書而入題警策）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是報不平故曰太平）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書中年月日無非如此）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撅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箸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顖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李店主趨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

及腰眼一傷漏報塡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鬬殺罪收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鬬毆律註云相爭爲鬬相打爲毆必實無爭鬬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該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著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顖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鬬殺律擬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註著此稿未完

擬爲邸報亦離亦合恰當如此而腰眼爲腎爲地顖門爲心爲天釵黛相鬬爭此而已釵殺黛乃鬬殺到此未完而完稿

可不必續矣賈政因薛姨媽之託曾託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著自己好不放心卽將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續而又續何今日接這本者之多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此稿只是此人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沒有聽見但知看報不聞李十其人正自多多而一時情事如畫寫擔驚十分精湛李十兒又請了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徧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裏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裏叫了好些媳婦都喝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一段補得鮮明解得靈活斷得鬆泛是好李十是好書而

隨提放心大是爲薛蟠張三立案平奴才聽見不但託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麽部裏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裏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裏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都從得失禍福起見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著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可見都是追原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至散花寺爲一大段俗所謂事後詳籤文字也在上大段三回此書已結但留一寶玉爲後文廿餘回地步以暢演衆賢

人亡之驗都因左木右金貴陰賤陽顛倒錯亂所自出而作者
必不任氣數特爲之一一報復也故本回用一李十兒作一總
目罵守官箴者如此其不守者當何如而話中有順有逆有閒
有合令人不得不入其元中其面命耳提於守官箴者固若斯
之悉也特案而不斷凡欲守官箴者各尋眞正識時務之明路
倘不得此路則於家國無非誤認只落得自擔驚之老舅而已
上半回重一同字下半回重一自字我正要問你爲什麽都說
起來李十真惡人無窮而一問一說中間則必須有大學問方
行得兩語絕不通在全書無二處
爲之甥者謂之舅甥舅固姻戚之通稱也則政爲蟠舅亦無不

两但書爲通稱之書在薛王爲姨表政爲姨丈矣今曰老舅非作者好掉古正特特攏出張三一案爲黛玉報復用老舅兩字爲的指也書無節外之枝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報上的飢荒報上飢荒便是親戚囑託實在也著急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便迎上來跟著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為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託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許嫁探春好處即自獻寶釵好處賈政方囑知縣而總制已囑節度同一飢荒也而賈政滿心得意能於言外傳神作者何善罵耶李十兒聽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膽子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此挾鳳姐心事

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麽罣碍在外頭信息不早難以打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乃是一事故曰順便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語中有趣底面玲瓏家人奉命趕進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著等信且說薛姨媽爲著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纔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鋪折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託人花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著守候秋天大審賈不能救薛周不能救賈同一枉了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

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著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得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本回以香菱為主用如此提入直縮上百回為）一回因為仗著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為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日造化日命引天合）（人千古奸雄都是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哥躲出門的真正俗語說的寃家路兒狹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是不盡心的了花了銀錢不算自已還求三拜四的謀幹（三四合巧寃家在此直追認通靈以後一切謀幹）無奈命裏應該也算自作

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爲老來有靠便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裏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哥的這樣行爲不是兒子竟是個寃家對頭 既委告於天又委告於人 媽媽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裏勸解 前未出嫁時又當何說 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裏放的下心他雖說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唬的了不得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我想哥哥鬧了事擔心的人也不少 書不卽完在此而乃自說已往心事 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 直射探春

我求媽媽暫且養養神趁哥哥的活口現在 在敘之意以爲蟠之死罪再無可活之理

矣殺兒之毒如此　問問各處的帳目人家該偺們的偺們該人家的也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看看還有幾個錢沒有因色及財財亦薛敘之所自恃也薛姨媽哭著說道這幾天為鬧你哥哥的事你來了不是你幫我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知道京裏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舖已經給了人家銀子早拿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舖管事的逃了虧空了好幾千兩銀子也夾在裏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帳料著京裏的帳已經去了幾萬銀子只好拿南邊公分裏銀子並住房折變纔敷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謊信說是南邊的公當舖也因為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麽著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南北一齊敗落剝人自剝錯裏錯之禍如此說著又大哭起來寶釵也

哭著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偺們的勢頭兒敗了各自奔各自的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幫著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酒肉弟兄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媽媽若是疼我聽我的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不致挨凍受餓家裏這點子衣裳家伙只好聽憑嫂子去那是沒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裏該去的叫他們去就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著媽媽過去特借香菱照人自照實在短什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過來料我們那個也沒有不依的空筭長令人懼力能通天者到底不能知天也而夏金桂事跡已在言外就是襲姑娘也

是心術正道的他聽見我哥哥的事他倒 提起媽媽來就哭哭得命慟
心術正道者能知正道 我們那一個還道是沒事的所以不大著急若聽見
了也是要唬個半死兒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
告訴他他為一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
急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發沒了依靠了從薛蟠歸到林
姑娘竟有頭債有主而眼光四射直到書外 寶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
正說著只聽見金桂跑來說林姑娘林姑娘到外邊屋裏哭喊道我的命是
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沒有活的分兒了偺們如今索性鬧一
鬧大彩兒到法場上去拚一拚說著便將頭往隔壁板上亂撞撞
的披頭散髮氣得薛姨媽白瞪著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虧得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寶釵一番說話與上回李十兒文字一副邱板有情有理亦宛轉亦直截能令人破涕金蘭契之黛玉所以至死不悟也特遇金桂其人則技窮夫真能知言則詖淫邪遁來郎知之世無其人也吾安得多生夏金桂以破在在之薛寶釵乎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裏的了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語妙入面光溢書外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什麽說著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上街正對出閨虧得人還多扯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琴唬的再不敢見他他郎金郎釵同一不可禁也文筆不漏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入題如草蛇灰線接縱淫心回絕不另起爐灶龍門筆也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或明知薛蝌在屋特問房裏何人有時遇見薛蝌他便妖妖喬喬嬌嬌痴痴的問寒問熱忽喜忽嗔

了頭們看見都趕忙躲開他自已也不覺得只是一意一心要弄得薛蝌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寫得如鬼如妖現淫婦身說淫婦法未必入微至此那薛蝌卻只躲著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則為色迷心越瞧越愛越想越切那裏還看得出薛蝌的真假來說得活真切作者豈曾經耶而乃說絳芸軒以前之寶釵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托香菱收著抄檢大觀園黛處有寶玉東西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全書大章法如此一發動了個醋字全書精液是醋欲待發作薛蝌卻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氣都擱在香菱身上卻又恐怕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得隱忍不發滴翠亭以後心事一日寶蟾走來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

有金桂道沒有寶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咱們前日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豈止前日邪夢話直追誠金鎖無非前日而已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裏去那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氣奶奶不信回來只在咱們院門口等他他打那邊來時奶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什麼金桂聽了一心的怒氣便道他那裏就出來了呢他旣無情義問他作什麼故爲一曲文不徑自情愈綿滯寶蟾道奶奶又迂了罵盡迂人乃是寶釵作用他好說咱們也好說他不好說咱們再另打主意金桂聽得有理因叫寶蟾瞧著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著出來金桂卻去打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洒花[illegible]子纔要出來又似忘了什麼的心裏倒不知怎麼是好了試閱[illegible]

才人更有想到此說到此者否神乎神乎只聽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啊那裏喝了酒來了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張大報復是好日子所以被他們強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酒性屬火此正以火剋金爲木報復所謂子報母讐須義也發燒字是眼一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偺們自已家裏的酒是有趣兒的卽此已屬勝人之筆何況前段乎薛蝌被他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裏的話寶蟾見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裏去了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澀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早把自已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窪國去了因笑

說道這麽說你的酒是硬強著纔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裏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強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也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借酒作一曲而直曲到既走寶玉之寶釵更不少諱其醜矣說到這裏兩個眼已經乜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打算著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裏容得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著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著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此晴雯嫂之復木也雯乃黛之影雯有嫂如此釵有嫂亦如此乃為黛作報復要寫釵嫂於黛死之後因先寫雯嫂於雯死之先其深意則總一寶釵而已說見彼評及茜香羅評正鬧著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菱為鏡書中人無不照此照黛玉以報寶釵之破木石也黛更有影為玉兒則菱亦即照五兒前破雯嫂而放寶玉者乃五兒今破釵嫂而放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薛蝌替亦即五兒也香菱也五兒也總一黛玉影身也把金桂唬了一跳回頭瞧時卻是寶蟾掀著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絳芸軒事黛因見之一拍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趕忙知會金桂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著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嚷纔瞧見金桂在那裏拉住薛蝌往裏死拽香菱卻唬的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回去這裏金桂早已連嚇帶氣獃獃的瞅著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己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透自焚身射螃蟹詠而文筆簡老句如鑄鍊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裏鏡可屢照琴不再彈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去了是日寶釵直接寶釵一絲不隔在賈母屋裏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很好只是聽見

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裏怎麼你老爺沒有提起正與沒有與他們說過之語合是賈政一人帳王夫人道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便好但是道兒太遠雖然老爺在那裏倘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嗎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即不然終有個葉落歸根況且老爺既在那裏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麼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是書以元迎探惜立四維分主以琴棋書畫皆薄命冊中人探以一歎爲書之始終是以書而生琴之禁棋之爭書畫之幻也書能行遠故遠嫁而遠嫁由於爲父母之所貨是所以爲薄命也其演易爲夬之剝夬主決去一陰是爲落單剝得復於七日亦爲落單葉落歸根復之基也故自十九回寫其復來於寶玉既亡而此回先寫其遠行於黛玉既死之後賈母道你們願意更好只是三了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邊可能回家此借史以形王政之忍以女爲貨也而三爾爲畫兩三合六剝復之用其決去一陰在言下了然矣蓋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著掉下淚來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若是做官的誰保得住總在一處私心人每善說公話而諷佩做官的不少只要孩子們有造化便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著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申入迎春既透歸地府即伏返真元書至末路一律井井兩口子拌起嘴來就說偺們使了他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迎以銀錢探以勢利出頭者幾人哉前日我惦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了頭藏在耳房裏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

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冷天特提正合凉道而無從考矣）還穿著幾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裏所招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著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如我想探了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是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擇個好日子多派幾個人送他到老爺任上該怎麼著老爺也不肯將就（說迎之爲貨而忘探之爲貨說人之忍而忘已之忍語之妙如環）賈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作主必歸賈政）你就料理妥當揀個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

著是寶釵聽得明白也不敢則聲只是心裏叫苦探以不言而成寶釵當以言而止探春明知其苦而不言所報非所施矣人亦何必以叢自詡哉我們家裏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今又要遠嫁眼看著這裏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皆是深文曲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了出來一時回到自己房中並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見的話說了襲人也很不受用卻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反歡喜起來心裏說道我這個了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了頭還不濟況且洑上水護著別人他擋在頭裏連環兒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乾淨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彀了只願意他像迎了頭似的我也稱稱願爲趙別有肺腸固矣然在趙探春則語語皆實人倫乖舛立見消亡所以有此

歎以成此書也一面想著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裏還好想來你也是願意的便是養了你一場並沒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總不要一去了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於政王邢赦外又跳出一個怪物真是神禹鑄鼎而未語不作決裂是作者忠厚存人心於不死處此便是三分七分之理葉落歸根之地也探春聽著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不理氣忿忿的自己去了這裏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已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人感情仍從無起顧毋也你從那裏來著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聲或者他是有來歷的也未可

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裏想著罷了祇是那夜卻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也是寶玉聽了更以爲實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裏的仙子臨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飄艷艷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鵑過來（由歎到黛由黛到鵑悲感仍都在此）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奈紫鵑心裏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没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噯聲就是歎氣的寶玉背地裏拉著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鵑從没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裏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總頓一段透下融前情以致雙護玉）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

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厮各自過活去了寫賢寶釵即隨勢收拾雪雁不粘不脫○
鵑啼血演木石之破故不配人雁得匹演木石之成故必配人王奶媽養著他將來好送黛玉的
靈柩回南鸚哥等大了頭仍伏侍了老太太都有著落在有意無意間而春纖兼兼絕
無下落固知為一鵑一雁也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
所謂湘江水經雲散逝楚雲飛更加納悶悶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得
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
那裏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委婉
曲折方落本題嚇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
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這情種即那情種但隔一日子便復而不得復
故日日子過不得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二姐姐呢碰着了一個混帳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裏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裏單留我做什麼這情種是淫欲那情種是倫常此段以林史安爾頭淫欲之情也以元迎探置中間倫常之情也而以可以此可以彼之賓琴爲之結此正理欲夾雜在坤之上六龍戰於野之候而復之一陽動於此矣故特藏一惜春世有以感離情之情作另評者請看閑人此評襲人忙又拿話解勸寶釵擺着手說你不用勸他讓我來問他其凶勇乃爾因問着寶玉道據你的心裏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裏陪到你老了都不要爲終身的事嗎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頭愈覺愈刻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麼法兒打量天下獨是

你一個人喜姐姐妹妹呢一轉尤惡一網打盡亂倫蔑理至此已極此絳芸軒必先以雲雨情雲雨情必先以秦可卿也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其實只一醋字釀成此話看此語及上文你有什麽法子意自明大凡人念書原爲的是明理怎麽你益發糊塗了秦始焚書大有道理這麽說起來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著你其毒惡亦至於此吾不知空中樓閣漢無是公而必寫一如此之實釵有何樂處豈以罪之不極殺之不快與寶玉聽了兩隻手拉住寶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爲什麽散的這麽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襲人掩著他的嘴道又胡說釵襲各自一邊兒去書不明說是胡說掩嘴處纔這兩天身上好些二奶奶纔吃些飯若是你又鬧翻了我也不管了寶玉慢慢的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麽樣纔好只得强說道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我卻明白但只是心裏鬧得慌〔鬧字是理欲交戰〕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自以爲能定此心矣而殊不然何必何必〕慢慢的開導他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是乃奴才與喻消息同見〕寶釵道這怕什麼等消停幾日待他心裏明白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況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已後便不是這樣了正說著賈母那邊打發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舊病二字便將一切悲感道情種那情種一齊消納〕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備妝奩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徧卽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

知怎麼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前回爲下文總冒結黛玉之死起寶玉之走此理道之天所必報復者也故下半卽入蟠案因蟠案而生此回上半再以一鏡反照前書借金桂演寶釵令人不可寓目焉之甚於殺之也而恨之結卽爲恨之消因由上回之上半生出此回之下半以探春爲薛家答禮道理縱橫無怨不報書之結局如此而文筆離嚴愈後愈勇

紅樓夢第一百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卻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妝奩事的一千人那天已有黃昏已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了頭跟著頭裏一個了頭打著燈籠走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窗下聽見裏面有人嘁嘁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麼的（此回開端直入本題乃人亡家敗之根感幽魂感此也故從他處起更不周旋爲探春敏字註也）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的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妝做無心的樣子細細的打聽著用話套出原委

來小紅答應著去了前回兩個丫頭秦氏殯中之二丫頭也即叙黛今去其一留其一特指名爲小紅非黛而何鳳姐只帶著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虛的掩著於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著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是好月是好書都是樹影兒也可卿正叙黛合影而淒涼寂靜並無人聲是何等景象大觀月夜如此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唿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喇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嘍嘍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畫不出鳥得出是好景而寓西風殺林摧桀爲木作不平之鳴以成飛鳥各投林一曲也徒賞其作賦才小矣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起來吃酒則火剋金被風則風自害安頓見鬼底面皆周那豐兒也把頭一縮說好冷[illegible]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因風遺豐

開見鬼之路乃取銀鼠坎肩一金鎖一耗子精相爲比肩以成此冷而已我在三姑娘那裏等着豐兒
巴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裳來答應了一聲回頭就跑了鳳姐
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噗哧噗哧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
森然豎了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
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姐嚇的魂不附
體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卻是一隻大狗那狗掉頭回身拖着一
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猶向鳳姐拱爪
兒未寫鬼先寫狗有聲有色水滸傳能之而彼無底裏可顧得放
筆也此則手寫狗而目視劉老老爲感幽魂對症下藥即上爲
遊太虛下爲託村嫗通消息其日走了不遠得復於坤初爻爲不
遠復也只要肯回頭一看耳黑油油乃癸水在卦爲坤鼻肺竅其
氣通天一陽來復之義也眼如燈尾如帚戒人明察幽隱及早掉
頭回身不可自掃後梢致無留地也回頭拱爪乃反覆丁甯之意

上大土山則艮土艮山艮狗合成一生少陽之老老其寓言如此何能任筆增減是尤難於水滸也鳳姐兒此時心跳神移急急的向秋爽齋來已將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鳳姐心中疑惑心裏想著必是那一房的了頭便問是誰問了兩聲並沒有人出來已經唬得神魂飄蕩恍恍惚惚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嬸娘連我也認不得了說鬼話是鬼話而已說在背後矣鳳姐忙回頭一看狗也要他回頭鬼也要他回頭甚矣回頭之宜早也只見這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裏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嬸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上句是能留都付於東洋大海了下句是不能留此立鳳姐傳所以無後而僅留餘慶於巧姐也鳳姐聽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嬸

娘那時怎樣疼我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一路蓄勢到此直出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前妻秦氏便說道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麽跑到這裏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腳下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跤猶如夢醒一般石頭記了紅樓夢醒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心中卻也明白二語微意書中人書外人都在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鳳姐恐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麽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紅過來攙扶鳳姐道我纔到那裏他們都睡了不見探春而見秦氏正大壞教養之人也是爲睡了偺們回去罷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丫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賈璉已回來了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

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去打聽事務求安於太監無後之人其何能世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閑看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南爲火鄉雲南則處西南坤位也易道終矣故曰王忠新獲了一起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有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口稱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神鎗火藥重以火制金鮑音則報應之轉音十八則二九氣數一終皆賈雨村言所驅使也故爲賈化家人但此理埋藏於書底故這賈化不是那賈化第二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以易道演天人之理所重者在忠孝不是王忠李孝隨便填寫必曰蘇州吳也無是公也參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一家人命三口事兇犯姓時名福口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時福猶云時復卽報應之說曰賈範

者以此假語村言特爲忠孝立範圍也都是彌勃平安州事跡而特以似是似非之筆映射之賈璉看見這兩件事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待要看第三件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書演財色並無第三件故見裘即是三件因此急急的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騎馬走了平兒在房內收拾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裏我聽著奶奶沒睡什麼覺我這會子替奶奶搥著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半日不言語是見鬼裏邊事平兒料著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搥著纔搥了幾拳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麼著姐兒哭了你到底拍著他些你也忒好睡了那邊

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只得狠命拍了幾下口裏嘟嘟囔囔的罵道真真的小短命鬼兒放着屍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是遇狗襄邊事已到懺宿冤之劉老老矣夫巧姐豈至今尚在孩提而爲兒惡奶媽立一小傳是乃追原一進之老老在鳳已能作一息之留是以究得巧姐之報所謂作一分得一分大以大報小以小報人總當留之以早也此理甚大故必指之曰大姐而特提李媽鳳姐聽見說了不得你聽聽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的養漢婆娘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把妞妞抱過來平兒笑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裏敢挫磨姐兒只怕是不提防錯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幾下子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裏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打人特爲平字一寫

鳳之能留乃平之屏也鳳姐聽了半日不言語長歎一聲說道你瞧瞧這會子不是我七望八望的呢明兒要是我死了剩下這小孽障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兒笑道奶奶這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鳳姐冷笑道你那裏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吃了也算全了所以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算賭盡了強也算爭足了就是壽字兒頭上缺一點兒也罷了此段惻楚如聞二十五歲五五之數五行四象全歸土鳳以一人當之也沒見的也見以下數語乃深文惡讖出於焦大之一罵皆人類所沒有之事也壽字上缺凡一部死喪結果人都到平兒聽說由不得滚下淚來鳳姐笑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們只有歡喜的你們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省得我是你們眼裏的刺是的

寫一病字直不與死俱盡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聽說這話越發哭的淚人是的鳳姐笑道別扯你娘的臊了那裏就死了呢哭的那麼痛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喁喁絮絮百折千回啼笑都來紙上平兒聽說連忙止住哭道聽奶奶說得這麼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搥半日不言語鳳姐又矇矓睡去平兒方下炕來要去只聽外面腳步響誰知賈璉去遲了那裘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遇而回心中正沒好氣全書沒好氣皆勸人及早求安不可遲了進來就問平兒道那些人還沒起來呢麼平兒回說沒有呢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好這會子還都不起來安心打擂台打撒手兒一疊聲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睡了不打諒這會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啷一聲摔了個粉碎鳳姐驚醒就唬了一身冷汗噯喲一聲睜開眼（寶玉摔茶碗一夢起賈璉摔茶碗一夢滅此正一身冷汗噯喲睜眼時矣茶乃黛玉）只見賈璉氣很很的坐在旁邊平兒彎著腰拾碗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麽就回來了問了一聲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了一聲賈璉嚷道你不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嗎（聲情酷肖是乃微言）鳳姐笑道這又是何苦來呢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問你一聲也沒什麽生氣的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麽不快回來呢鳳姐笑道沒有遇見少不得耐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賈璉嚷道我可不吃了自已的飯替人家趕獐子呢（全書無非趕獐子獐乃香獸香在臍下常謗能）

合痛罵妙甚我這裏一大堆的事沒個動秤兒的沒來由爲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經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裏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沒頭沒腦全書如此以王子騰爲之統而語通神吻妙不可言一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鳳姐聽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証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此段屢提陪笑生氣何苦來都有微意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就得耐煩些少不得替人家辦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爲難的事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麼你明兒倒也問問他鳳姐詫異道問誰賈璉道問誰問你哥哥鳳姐道是他嗎賈璉道可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不是他還有誰呢〔再問再答又是耳所常聞之語目不多見之文括盡葫蘆僧葫蘆案意指到此方逼出王仁讖仁爲果中之仁生生不已善果於此生惡果亦於此生全書根柢實結於此〕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麼事叫你替他跑賈璉道你還在鏤子裏呢〔請君入甕〕鳳姐道真真這就奇了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便是何苦來〕賈璉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都不知道呢〔同一何苦來〕頭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則你身上又常嚷不好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裏頭知道的說起來真真令人惱〔內外隔絕陰陽否塞又追病本〕你今兒不問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鳳姐道叫他什麼賈璉道叫他什麼叫他忘仁鳳姐噗哧的笑道他可不叫王仁叫什麼呢〔此一笑乃笑看官但知誰叫什麼便是什

麽賈璉道你打諒那個王仁嗎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忘仁的仁為善長義禮智信皆從此生鳳姐道這是什麽人這麽刻薄嘴兒遭揭人以此書刻薄非知道者也賈璉道這是遭揭他嗎今兒索性告訴你你也可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你可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嗎鳳姐想了一想道噯喲可是啊我還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麽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邊送過戲來我還偷偷兒的說二叔為人最是嗇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裏還烏眼雞是的不麽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瞧他是個兄弟也出了個頭兒攢了個事兒嗎所以那一天說趕他的生日偺們還他一班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麽早就做生日也不知是

什麼意思賈璉道你還作夢呢他一到京接著大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吊他怕偺們知道攔他所以沒告訴偺們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嗔著他說他不該一網打盡他吃不住了變了個法兒就指著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想著再弄幾個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丟臉你知道我起早爲什麼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參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本員已故應著落其弟王子勝姪王仁賠補爺兒兩個急了找了我給他們託人情我見他們嚇的那麼個樣兒再者又關係太太和你我纔應了想著找找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裴替辦辦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

晚了他進裏頭去了我自起來跑了一躺他們家裏還在那裏定戲擺酒你說說叫人生氣不生氣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强護短聽見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麽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太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此段借王字演易借熙鳳演西風之義以趨歷刼返金陵而作紅樓之大了也易根無極莫辨從生風至無形莫名所自書借王氏宗支以演出之曰是你親大舅則王仁鳳姐爲親兄妹曰應著落其弟王子勝姪王仁賠補是王仁之父當居長王子騰居二王子勝居三今王子騰曰大舅太爺王子勝曰二叔則王仁鳳姐之父爲何人耶無所自出而演其人是易之爲易風之爲風也是仁鳳自爲一王騰勝自爲一王即狗兒之祖王與王聯宗之旨也王子騰無後乃書無後勝乃敗之反王子勝見王乃敗矣都隱全書評不勝評以意會之可也沒什麽說的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省的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裏罵我說著眼淚早流下來掀

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其人恍然紙上而一面字三見正針對一綑打盡撒一個綑之說戒人當留一面之綑也寶璉道你倒不用這麼着是你哥哥不是人我並沒說你呀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他們還睡覺偺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做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啊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為我就是太太聽見也歡喜賈璉道是了知道了大蘿蔔還用屎澆蘿蔔即萊菔來復也一陽來復此書止矣平兒道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

呢爺也不知是那裏的邪火拿著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算替爺掙彀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奶當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言下直說鳳姐養漢令人失笑〕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又關會著好幾層兒呢就是這麽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拿糖作醋何嘗理會都是妙語〕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到底是奴才呀奶奶跟前儘著身子累的成了個病那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著自已的眼圈兒也紅了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裏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俏語柔情哀黎并剪而來復之機扶正之理具此矣〕便笑道彀了算了罷他一個人就彀使的了不用你幫著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清淨了鳳姐道你也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麽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說著又哭起來（餘音嫋嫋）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橫窗（日影橫窗大夢終矣何必再說再續）賈璉也不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鳳姐自已起來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了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要去說叫二奶奶同著寶二奶奶一路去呢（一波未盡一波生而只是一水）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氣恨娘家不給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也實在沒精神（找上正以起下）便說道你先回太太去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一兩件事一陰一陽也榮府未抄村嫗未託是未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不是什麽正經事寶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了頭答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應着回去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已不去也該帶個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寶釵第一出門乃是爲人做假生日微言妙旨須參看蘅蕪院慶生辰評於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兩個眼睛獃獃的看寶釵梳頭追情中情上一情字而撒演異常生動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瞧着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聲兒此下大段與上大段都是總滙全書故必從說麝月起點風月鑑也麝月笑着道二奶奶頭裏進來就擺手兒不叫言語麽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麼呢沒見這麽大人了還是這麽小孩子氣的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一言冷透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在傍邊看什麽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裏還看不彀也不怕丫頭們笑話酸味一縷從脚底直冲頭頂潑醋大鬧都是枉了說著哧的一笑又瞅著他咂嘴兒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通紅又不好聽著又不好說什麽此半底半面之筆其實大家雪亮只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赸著自己遮了一袋煙遮煙乃北人新婦禮煙字於書中止此一處見以一片煙雲作太了也已到煙消火滅時鳳姐兒笑著站起來接了道二妹妹你別管我們的事都是微言而別管我們的事是眼你快穿衣服罷寶玉一面也搭赸著找這個弄那個鳳姐道你先去罷你先去則釵後去矣是書外事那裏有個爺們等著奶奶們一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妻為衣服嫌不好嫌釵也此追情中情之下情字不如前年穿著老

太太給的那件雀金泥好鳳姐因慪他道你爲什麼不穿寶玉道穿著太早了鳳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內親就是那些丫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因雀金泥而自發假生日凡爲鳳首又何必如此扭捏那請參彼評襲人卻接著說道二奶奶還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鳳姐兒道這是什麼緣故襲人道告訴二奶奶真真是我們這位爺的行事都是天外飛來的自贊其書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妹呢聽見說病著整給他補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纔沒瞧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

了說了總不穿了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追補裘乃追填詞實止追絕粒也收一輩子正是偕老何苦來釵鳳姐不等說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兒的非惜雯乃惜黛非惜黛乃自惜惜其奇謀謨用耳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只嘴頭兒利害些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裏的謠言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見廚房裏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子叫什麼五兒那了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是的總是影兒黛影到此有五矣是一件事故曰還有一件事與上文不等說完互相發我心裏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他媽他媽說是很願意我想著寶二爺屋裏的小紅跟了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總是一件事平兒說太太那一天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裏呢寶玉處只有釵影並無黛影此處畫清我所以

也就撂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就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著晴雯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此又一篇借刀殺人文字宜鳳姐之悔心於是進黛影以破釵玉之合以洩谷風陰雨之根也無如小巧不及大巧能制尤二姐卻不能制寶釵而轉因候芳魂而釵玉益密則破之適以成之天下之爲鳳姐者不少讀此書者當亦廢然自返寶玉本要走聽見這些話已歇了襲人道爲什麼不願意早就要弄了來的只是因爲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鳳姐道那麼著我明日就叫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如此擔當惜已遲了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賈母那邊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好不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向太太屋裏去罷笑著出了房門一同

來見賈母自明所演因媎生悔之旨令看官都解而又轉到賈璉身上去隨以同寶釵出房一同字勒回文陣轉旋仍令人迷不可出寶玉正在那裏回賈母往舅舅家去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些寶玉答應著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不知什麽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催著去了這裏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轉來說請二奶奶寶釵說道他又忘了什麽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儘在風地裏站著說的賈母鳳姐並地下站著的衆老婆子丫頭都笑了寶釵飛紅了臉把秋紋啐了一口避風如此其重

牲不忍見爲在屋地哥起財爲屋以殺不成令何欲說飛紅了臉火剋金也啐了一口總一罵也說道好個糊塗東西這也值得這樣慌慌張張跑了來說糊塗東西易道分也而慌張說來無非一笑無非一孝作者亦何容心秋紋也笑著回去叫小了頭去罵焙茗那焙茗一面跑著一面回頭說道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馬來叫回來說的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這會子說了他們又罵我作者自道苦楚不說則爲代儒所罵說則爲賈瑞所罵難矣哉那了頭笑著跑回來說了賈母向寶釵道你去罷省的他這麼記掛說的寶釵站不住纔走了又被鳳姐慪他頑笑正沒好意思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給賈母請安於釵鳳交接之間入下半回所謂大了了於此二人而已見過了鳳姐坐著吃茶必提吃茶照顧寶玉賈母因問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幾日廟中作好事有幾

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裏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日特來回老祖宗明日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問做什麽好事大了道前月爲王大人府裏不乾淨見神見鬼的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便是尤二姐送殯之王姓夫婦因此昨日在我廟裏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散花菩薩作者又自起綽號一部花敘到此散矣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郤說鳳姐素日最厭惡這些事的自從昨夜見鬼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天下大奸大惡無不如此平日詡詡以聖賢自命末路惶惶與巫覡爲緣大可歎也便問大

了道這散花菩薩是誰他怎麽就能避邪除鬼呢我也要問大了見問
便知他有些信意要毀風月鑑之代儒索然意盡便說道奶奶今日問我讓我告
訴奶奶知道這個散花菩薩來歷根基不淺道行非常自六經四子中來根基自是不淺道行自是非常而語面酷肖若輩生在西天大樹國中用木生火以制金一書作用大樹國則林也父母打柴爲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橫四目身長三尺兩
手拖地寫一怪物乃是黛玉句句爲木字林字出像也書借薛蝌岫煙演古篆篆文木作朩頭長三角兩手拖地也二目具肝木之華四目則雙木成林也故眼橫四目天三生木木象人身故身長三尺如此細密夫誰覺得倘借姑子口泛演天外話增亦可滅亦可成閑文矣實非是書所有父母說這是妖精便棄在冰山之後了誰知這
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猢猻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頂上白氣冲天
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

聰慧禪也會談與猢猻天天談道參禪說的天花散漫香雨繽紛至一千年後飛昇了此演恤孤女至歸離恨也冰山雌鳳是鳳姐黛玉所棄則於此也老猢猻乃賈母正抱回撫養之所白氣沖空虎狼遠避金氣西風固無奈何究得乾淨身子飛昇而去海棠妖精始末如此因成一部天花亂墜之書也至今山上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此世人纔蓋了廟塑了像供奉花有餘花書有餘書救人苦厄風月寶鑑之靈也鳳姐道這有什麼憑據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駁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菩薩爲心書演一心有何憑據何世之說書者確確道出憑據之多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了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成此語與題句雖解其中意相反乃忠厚待人處得開人評則一兩個人也不能哄了奶奶試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說佛正是說儒也書旨如此則說佛正是哄人處他到底是祝國祝民全書實際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在此四字有些靈驗人纔信服鳳姐聽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麽我明日去試試你廟裏可有籤我去求一籤我心裏的事籤上批的出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日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賈母道既這麽著索性等到後日初一是幾月初一但演一復而已所謂月至朔旦震來受符也必日後日則第三日先庚先甲多少提白你再去求說著大家吃了茶以吃茶起以吃茶終到王夫人各房裏去請了安回去不提這裏鳳姐勉強扎掙著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帶著平兒並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眾姑子接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直對清虛觀雖大幻一夢興大了一夢滅矣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他見鬼之事並身體不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安等故祝告了一回搖了三下書借易卦卦無非三自下而上故爲三下只聽唰的一聲筒中攛出一枝籤來於是叩頭拾起一看只見上寫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三十三天數也氣數之天到此一終三三爲重乾十爲又三三而又三在上之上爲澤天夬決去一陰史死而鳳卽死矣大了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著王熙鳳衣錦還鄉與效戲綵回如環無端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一大驚便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難道漢朝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前日唐是李字裏面事今日漢是周劉字裏面事以直趨託村嫗也周瑞家的在傍笑道前年李先兒必用周瑞家裏提李先兒何等完密還說這一回書的我們還告訴他重著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鳳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既忘李又忘劉焉得不敗說著又瞧底下的寫道是

去國離家二十年　於今衣錦返家園

蜂采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詩意自明擬籤是籤而衣錦還鄉錦字從金自死於金也用一蜂字財色並到爲鳳爲釵毒皆枉肆

行人至　音信遲　訟宜和　婚再議　重末一語婚再議乃釵深文也

看完了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籤巧得很一巧字寶釵之合巧姐之復並到奶奶自幼在這裏長大何會回南京去了特提南京南爲火鄉金之死所也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還家奶奶可不是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個籤票交與了頭鳳姐也半信半疑的大了擺了齋來鳳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給了香錢去了苦留不住都是微言大了苦留不住尤警只得讓他走了鳳姐回至家中見了賈

母王夫人等問起籤來命人一解都歡喜非常道或者老爺果有此心咱們走一趟也好鳳姐兒見人人這麼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卻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直接釵玉以明籤往末語也不在話下而實在話下寶玉問道那裏去了這半日不見寶釵笑道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寶玉聽說便問是怎麼樣兒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說好的據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裏頭還有原故後來再瞧罷了一籤深意都到此人再瞧正合再議寶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日你又偏生看出原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說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了頭過來請二

奶奶寶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還上還下都用簡筆而於中間安放兩大段文字作兩峯對峙自神遊太虛以下至百十九回一切意指無不包羅瑣碎煩蕪中句句斬釘截鐵更何人能學其一二

自守官箴至此回爲一大段乃大彰報復開端文字也湘竹淚全乾海棠紅未了又將一個李十兒再找三宣劉老老惡奴破例好事成空秋社人歸離情誰訴隱隱一鈎殘月憐照幽魂明明半尺菱花恨留瘦影待夏三以償宿命聽焦大而散冤家未完稿已完大了籤終了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

甯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導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况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很合得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出門子哭的了不得你也該勸勸他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也別說只管吞著不肯得罪人將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本回災祲妖孽都從探春發而合在寶釵此日明白彼日明白全書已明白了寶釵答應著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一件事你二嫂

子昨日帶了柳家媳婦的丫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裏寶釵道今日平兒纔帶過來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呀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既以釵鳳發妖祲之端即以黛影定妖祲之主王不駁回於影既然則當時黛玉之婚鳳固可主也）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很安頓的起先為寶玉房裏的丫頭狐狸是的我攆了幾個那時候你也知道不然你怎麼搬回家去了呢（直刺其心）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裏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幾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將要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便將綱

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低頭不語後來轉悲作喜倒有醒悟之意因一歎生此書其用是勸懲其體是綱常令凡爲頑石者無不低頭醒悟也此段何等明告看官於是探春放心辭別眾人竟上轎登程水舟陸車而去先前眾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著園中人少況兼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幾家看園的人住著探春一去一部大觀止矣故必將前人歷歷一總以便另作發揮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裏開通甯府的那個便門裏走過去了造釁開端首罪甯一部紅樓夢起於秦氏實起於釵黛之兼美也故作追

原必從甯府而兩府有便門可通則東西一串合成大觀矣覺得淒涼滿目臺榭依然女牆一帶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興衰一瞬寫來不覺其驟此筆難得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掙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燒猶可夜裏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傳經入了足陽明胃經尤罪自外至乃定珍罪故爲外感而自外傳內由太陽傳陽明入府矣太陽膀胱與腎表裏病從此起即焦大之罵陽明胃府水穀之海病至此結即張太醫之攻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禍即可身安尤氏服了兩劑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著急便叫賈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幾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日這位太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病結已深攻之不行最興

時之太醫亦無如何胡說至此亦只束手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為的是前日母親從西府去回來是穿著園子裏走來家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是撞著邪了罷病也而以為邪妖虫人與而底面逼徹外頭有個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靈不如請他來占他一卦不吃藥而占卦一部風月寶鑑是藥亦是卦也毛半仙有奇妙毛字分半上者為壬壬為水水生木下者為七七少陽又甲木以水生木即全書之大藥也然生木必先制金制金以火火位南方故曰南方人仙字分半則為人山乃人身也身半而毛卻是何處又即焦大一罵只此三字以嬉笑怒罵包羅大道何等興會看有信兒呢就依著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來賈珍聽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麽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

裏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拖着卦筒口裏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絪緼交感圖書出而變化不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爲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着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二爻又是交檢起錢來嘴裏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來是單折單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說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財悔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爲母親病用神是初爻直是父母爻動出官

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亥子之水休囚寅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尅鬼的況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關礙就是本身世鬼比劫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也不好說完了便撇著坐著此借增刪卜易以演金書無非借六十四卦增刪而成之耳卦取第一爻之交卽李十兒之父成未濟之大有未濟爲六十四卦之終大有則取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之大象以總明一書用意禍成於一鬼而已骨肉殘内外亂都隱括賈蓉起先聽他搗鬼心裏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理明白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麽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尅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

得清楚揲蓍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得準賈容道先生都高明的麽毛半仙道知道些揲蓍也不大明白乃作者不敢以知易自道耳用大六壬仍是半仙之意賈蓉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是戊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乘旺相氣受制便不能爲害如今乘著死神死煞及時令囚氣則爲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鬼憂患相仍病多死喪訟有憂驚按象有日墓虎臨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內說凡占此課定是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響如今尊駕爲大人而占正合著虎在陽憂男在陰憂女此課十分凶險呢魂陽魄陰陽眞陰假課曰魄化卽假語村言無非鬼話而已報了一個時辰不必定報何時十二辰總在矣白虎爲酉金之神

便是釵鳳賈蓉沒有聽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得很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礙麼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著頭又咕嚕了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神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魄化魂歸正老陰生少陽之義是日小心是日好了賈蓉奉上卦金送了出門毛半仙以吃茶起送金結必不脫一釵一黛也回禀賈珍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必日舊宅與張太醫初行經時正相發明為撞著什麽伏屍白虎賈珍道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裏走回來的可不是那裏撞著的你還記得你二嬸娘到園裏去回來就病了你還記得非牽感幽魂乃追龍禁尉也而言下亦支離亦蹊蹺他雖沒有見什麽後來那些丫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

眼睛有燈籠大會說話把他二奶奶趕了回來山子野毛牛仙會說話不過要趕一鳳姐而已又鬧全書作用唬出一場病來賈蓉道怎麼不記得我還聽見寳叔家的茗烟說晴雯是做了園裏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裏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想道許多妖怪在園裏還了得頭裏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打那裏走不知踹了什麼花兒呢不然就是撞著那一個那卦也還算是准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妨礙沒有呢賈蓉道據他說到了戍日就好了得見狗見便好了只願早雨天好或過雨天纔好文似看山不喜平一路寫來近於平矣而忽突起峯巒曰只願早雨天好或過雨天纔好以入骨肉災祲正面直是好筆而寓意存焉早雨天未土過雨天丑土總一土也便是通部中吃飯之說夫誰知之賈珍道這又是什麼意思賈蓉道那先

生若是這樣淮恐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正說著裏頭喊說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裏去了頭們都按捺不住賈珍等進去安慰定了只聽尤氏嘴裏亂說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趕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到園裏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戊日也就漸漸的好起來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其實是病而妖由人作舉世皆然唬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菓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甚至日裏也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輕則到園化紙許願重則讓星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繼而病如此接連數月鬧得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淚草

太皆妖園中出息一概全蠲各房月錢重新添起反弄得榮府中更加拮据（直找興利所以此回必從探春發端而文字渡下步武安詳）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處每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引入下半回不突不慢）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為禽獸所棲（明說大觀園為禽獸所棲書演至此亦應自獻底裏而筆致簡潔絕不費手）

卻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子本有些感冒著了日間吃錯了藥晚上吳貴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妥當便都說妖怪爬過牆吸了精去死的於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

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丫頭們還說有的看見紅臉的有的看見很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唬得寶玉天天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的聽得丫頭們混說便唬著他要打所以那些謠言略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神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以老太太寶釵自為一段文字筋節細密獨有賈赦不大很信說好好園子那裏有什麼鬼怪要砍海棠是他不信是他罪之所以不赦也挑了個風清日暖的日子帶了好幾個家人手內持著器械到園踹看動靜色厲內荏寫來絕倒多人持械不信固如是耶眾人勸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賈赦還扎掙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聽呼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一

件東西跳過去唬的噯喲一聲腿子發軟便躺倒了賈赦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吁吁回道親眼看見一個黃臉紅鬚綠衣青裳的妖怪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裏去了不脫木石賈赦聽了便有些膽怯問道你們都看見麼有幾個推順水船兒的回說怎麼沒瞧見因老爺在頭裏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撐得住說得賈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要提及只說看徧了沒有什麼東西心裏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裏請法官驅邪上映大幻真人張道士清虛觀之醮正妖孽所起處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著反添些妝點說得人人吐舌賈赦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事驅邪逐妖擇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上供三

清聖像傍設二十八宿並馬趙溫周四大將下排三十六大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列兩邊壇上插著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眾的執事淨了一天的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然後擂起法鼓法司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仙衣踏著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一天消災邪的接福洞元經已後便出榜召將榜上大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大法師行文勅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那日兩府上下爺們仗著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觀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鬧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唬跑了以上用出筆至此入賈家人眼章法大生動而參以遊戲筆墨悉化煙雲矣家都擠到壇前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

法師號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寶劍拿著法水一位捧著七星皁旗一位舉著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聽法器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詞那五方旗便團團散佈法師下壇叫本家領著到各處樓閣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揮回來連擊令牌將七星旗祭起眾道士將旗旛一聚接下打怪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眾人都道拿住妖怪爭著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什麽形嚮只見法師叫眾道士拿取瓶罐將妖收下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禁令人帶回本觀塔下鎮住一面撤壇謝將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一路筆墨非戲非莊都是慘淡經營忽曰打妖鞭忽曰打怪鞭乃有意爲之非誤刻也）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說這樣的大排場我打

量拿着妖怪給我們瞧瞧到底是些什麼東西那裏知道是道士收羅究竟妖怪拿去了沒有賈珍聽見罵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裏還敢現形麼無非把這妖氣收了便不作祟就是法力了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響動再說（賈赦珍蓉正是妖孽之藪故以三人結此壇塲至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兩語乃寶玉夢中聞人說黛玉者斯又妖之所也而恍惚迷離總歸笑話大宣夢旨）那些小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往後果然沒人提起了賈珍等病愈復原都道法師神力獨有一個小子笑說道頭裏那些響動我也不知道就是跟著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個大公野雞飛過去了拴兒嚇昏了眼說得活像我們都替他圓了個謊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瞧了個很熱

開的擅場眾人雖然聽見那裏肯信究無人住雖主文明挂字全才云擒拿也都是指點全書而語妙八面一日賈赦無事正想要叫幾個家人搬住在園中看守舊屋惟恐夜晚藏匿歹人方欲傳出話去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他大舅家去聽見一個謊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為的是失查屬員重徵糧米請旨革職的事暗遮包勇看圓何三招盜引起賈政被參以趱查抄此正剝復相尋王仁之義故信從他大舅處來賈赦聽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日你二叔帶書子來說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裏有做了親戚倒題參起來的且不言語快些到吏部打聽明白就來回我可見聲援不見情棲作傳試而已而以虛筆點探春下落

此回以他起以他終賈璉卽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便說纔到吏部打聽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恩典沒有交部便下旨意說這失查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著降三級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並令卽日回京這信是準的不卽不離葫蘆案卻合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感激的但說是個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誆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好名聲都弄壞了歸到李十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回又參了想是忒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查的事情參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賈赦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未聽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嬸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至百十九回皆兩回爲一大段一一報復一一歸著文字也此段又從頭至尾作大結束

本回上半起詳說太虛情下半起歸結紅樓夢故以探春起以探春結書固來於一歎也而毛半仙出氏號法官無名字虛實相對與真事隱去假語村言意旨相爲發明不過一劉老老胡庸醫王道士等人而已而花樣愈煎愈新眞令人厭飫心目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裏打點停當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麽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是何嘗做得的若不是那樣的參回來只怕叫那些混帳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那裏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把家裏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剎中有復正是李十你瞧那些跟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的妝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瞞著老爺

弄錢（直注查抄而金頭銀面必主寶釵）你叔叔便由著他們鬧去若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嬸子說得很是方纔我聽見參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參官乃查抄之引即執此彈發作也直入本回是一件事非兩件事）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得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裏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裏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什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

人說道糊塗東西有要緊事你到底說啊沒頭沒腦氣極敗壞一書正是如此而薛家豈必無下人無男子所以云然見破木石合金玉史王以次無非一婆子而已糊塗東西必用特點曰了不得了不得一陰一陽遞嬗往來絕無了時也讀者只認形容筆墨淺矣婆子便說道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聽著不懂一書貴陽賤陰是人不懂便著急道究竟要爺們去幹什麼事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王夫人聽見便啐道這種女人死了罷咧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著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婆子好混帳璉哥兒倒不如你過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所以了不得曰夏曰金曰桂而已陰陽變亂禍患相尋因以混鬧死始有混帳書而六十四卦一個糊塗東西在內矣文

無半句閑文那婆子終聽見打發人去只聽見說別理他他便賭氣跑回去了這裏薛姨媽正在著急再等不來好容易見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歎氣說道人最不要有急難事什麼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言之憾然足令傳試氣短是婆舌乃婆心也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惱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了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我也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這麼著我還去誅斂之心至於如此之極聞之好笑思之好怕絕倒筆墨乃演人心不死在一還字正說著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嬸子知道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再說

不明着急的很打發我來問個明白還叫我在這裏料理該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聽見賈璉的話便笑着說倒要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幾乎誤了事（老貨者交易之道也）請二爺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爲別的事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正急促不遑處而劈頭說不爲別的事特恐人將胷中事都各認爲各事也那如何看夏金桂死案）賈璉道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是桂字裏邊事故曰好了乃一寶一黛也）前幾個月頭裏他天天蓬頭赤脚的瘋鬧（是夏字裏邊事所以滅雪也）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哭了一場已後倒搽胭抹粉的起來（是金字裏邊事追所以謀黛也）我着說他又要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怎麼樣來要

香菱去作伴我說你放著寶蟾還要香菱做什麽況且香菱是你不喜的何苦招氣生他必不依我沒法兒便叫香菱到他屋裏去可憐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著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喜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金蘭契之宜防故作者以琴之禁自命也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著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那知香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已燙了手連碗都砸了送土儀送燕窩都係如此而黛則甘受菱則未吃菱固照黛而不必盡照者也如此之不受毒是照釵而不必終照者也如後之必爲其死是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已還拿笤帚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舊兩人很好昨日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已說要同香菱一塊兒喝隔了一回聽見那屋裏兩隻腳蹬

的響寶蟾急的亂嚷已後香菱也嚷著扶著牆出來叫人我忙著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裏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手在心口亂抓兩脚亂蹬把我就嚇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只管直嚷鬧了一回就死了（熱毒大作夏金桂死乃𨯽死也）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寶蟾便哭著來揪香菱說他把藥毒死了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寶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麼辦只得硬著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綑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裏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啊賈

璉道據我看起來必要經官纔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便說寶蟾為什麼藥死他奶奶也是沒答對的若是在香菱身上竟還裝得上自薄命女葫蘆案以及尤二尤三種種事跡隱隱綽綽都括在內總一釵鳳殺黛即以自殺之案耳正說著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在裏間屋裏同寶琴坐下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一徧一到寶釵便作莊嚴之筆乃是怪文寶釵便說若把香菱綑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麼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綑起寶蟾來問他呀一語破的寶釵可怕實作者可怕也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的是姐不報官是真事隱裏邊話此必報官是假語村言裏邊話總成蟾菱一風月鑑也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

賈璉道二妹子說得很是報官還得我去託了刑部裏的人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方有照應只是要細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非以璉之游移襯釵之决絕正追原平日鳳爲釵役久矣）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細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著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細了交給寶蟾也是一個主意賈璉道雖是這麼說我們倒幫了寶蟾了若要放都放要細都細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寶黛釵三人是一處釵鳳襲三人亦是一處此語八面）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來幾個女人幫著細寶蟾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日病日哭都是黛玉）寶蟾方得意洋洋已後見人要細他便亂嚷起來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著也就細了竟開著門好叫人看著（此段乃文境中

那種看他掉臂遊行這裏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裏因近年消索又記掛女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母親又過繼了一個混帳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書是一部冤業帳演出夏金桂眾有兼該亦混極矣故夏三爲混帳其實止以火制金以熱滅雪之義而已故爲乾兒爲養子也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裏守得住空房況兼天天心裏想念薛蝌便有些飢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個乾兄弟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尙未入港既借金桂痛罵釵鳳而又故作周旋曰乾兄弟一層曰未入港一層作者固忠厚而兼刻毒也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薛家的人來心裏就想又拿什麼東西來了不料說這裏姑娘服毒死了一財一色並是服毒他便氣得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聽

見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爲什麽服了毒呢哭著喊著的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爲夏婆出像又支離又逼肖而其實夏即薛買賣人家非薛平沒一個男人非薛平願讀者讀此處勿止讀此處也如今沒了錢那顧什麽臉面兒子頭裏就走他跟了一個跛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啼啼哭哭的僱了一輛破車便跑到薛家進門也不答話便兒一聲肉一聲的要討人命那時賈璉到刑部託人家裏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這陣仗都嚇得不敢則聲便要與他講理他們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麽好處兩口朝打暮罵的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著把女婿弄在監裏永不見面錯裏錯以後寶釵心跡一口道破非夏婆道破乃作者道破也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何止說爲夏婆歪話你們娘兒們仗著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礙眼叫人藥死了他倒說是服毒此借口說所以殺黛玉也他爲什麼服毒說著直奔著薛姨媽來炎威大肆當與鬧鬧閣同一暢薛姨媽只得退後說親家太太且請瞧瞧你女兒問問寶蟾再說歪話不遲那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裏邊著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著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已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塌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你是誰三字問得警醒夏霜之義當究之周易而聲口如聞薛姨媽見有了人膽子畧壯了些語面形容薛姨不堪如狗便說這就是我親戚賈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府裏的金桂的母親便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纔能彀呌姑爺坐在監裏再宣錯裏錯而仗腰子三字化腐臭爲神奇作者眞慣掉皮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說著便拉薛姨媽說你倒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瞧用不著拉拉扯扯便把手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著府裏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麽說著便將椅子打去郤沒有打著敗壞至此正乃周易重離之象裏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趕著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夥的上去半勸半喝必不脫賈方是正主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說著仍奔薛姨媽拚命底下的人雖多那

裏搶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難當正鬧到危急之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此段爲黛玉報不平爲釵鳳明自害特引一人拚命二語以結此混帳七八人來火木成數書遂止矣）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話好好兒的說快將家裏收拾收拾刑部裏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必說刑部以反離爲闔合）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裏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來驗他心裏原想看見女兒屍首先鬧了一個稀爛再去喊官去不承望這裏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薛姨媽已嚇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有去瞧他姑娘便作踐起姨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太太來了我們爲好勸他那裏跑進一個野男人在奶奶們裏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野男人與仗腰子都是妙語善戲謔兮賈璉道這回子不用和他講理等一會子打著問他說男人有男人的所在裏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況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麽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麽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著人多便說夏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自已服毒死了不然便是寶蟾藥死主子了怎麽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綑著因爲你們姑娘有了點病兒所以叫香菱陪著他也在一個屋裏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裏

原等你們來眼看著刑部相驗問出道理來纔是啊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著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裏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哭喊起來（看他起落自如處）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便哭喊說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酸筍雞皮蓮葉羹一齊收拾此胡說中所必究者也）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些什麼在裏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聽未說完就奔香菱眾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裏決無此物不管香菱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眾婆子上來抬放寶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必令羣陰恐盡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此即掉包兒之包兒因寶釵檢點而得正是主人翁金桂的母親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沒有什麼便撩開了寶蟾看見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鬧得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必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你們看首飾匣裏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依寶蟾所言取出匣子只有幾枝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寶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這可要問寶蟾金桂的母親心裏也虛了好些

見薛姨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裏知道周瑞家的道親家太太別這麼說呢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著大奶奶的怎麽說不知道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說只得說道奶奶自已每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麽衆人便說好個親家太太哄著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吽他尋死來訛我們好罷了回來相驗便是這麽說劉老老以毒攻毒便是此案作用破以蟾菱破以風月寶鑑也此等筆墨絕不費力處寶釵吽人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別放了夏家的人裏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便罵寶蟾道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甯為東府榮為西府以後皆收拾榮甯之書而夏金桂二字總括全旨故到此將東西反覆搬演曰償命償燕玉命也用

寶琴說乃示禁過此無須琴矣快請璉二哥哥問准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裏的話金桂的母親著了急道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混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若這麼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的亂嚷說別人賴我也罷了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沒有宛轉疏淪自然合拍是好筆法而百廿回外寶釵之捲包兒正不知是這等否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什麼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我待你不錯呀為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

得瞪著眼說請太太放了香菱罷不犯著白害別人我見官自有我的話蟾有毒桂亦有毒正是以毒攻毒而蟾菱到此合矣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寃在裏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惟毒知毒惟毒能用毒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爲什麽碰著這個瞎眼的娘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麽個混帳糊塗行子此與慰痴顰之寶釵相激射要是能彀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與鳳姐同車事相激射說到那裏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我知道是香菱教他什麽了不承望昨日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說道益發胡說了一部紅樓夢總說寶釵好此借金桂不是好意以發明之胡老名公之說說此而已

若是要藥香菱爲什麼倒藥了自已呢黛明明死釵明明在我也要問寶釵便問道香菱昨日你吃湯來著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得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扎掙起來那碗湯已經洒了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我心裏很過不去昨日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呢偏又頭暈起來只見寶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已喝著湯叫我嘗嘗我便勉强也喝了釵殺黛一法不行更有一法其法多多具在書中前評詳矣都在此湯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了我老實說罷昨日奶奶叫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裏想著香菱那裏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裏頭多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

剛端進來奶奶卻攔著我咧外頭叫小子們僱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就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著鹹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了過來也是合該如此菱受毒而非毒桂殺人而自殺正黛雖死而得乾淨身子釵雖生而不知末路也得脫因鹽其味鹹屬水是爲水生木奶奶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牀邊勸著說你到底嘗嘗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那裏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將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於是衆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此乃百廿回總一注語一絲不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一絲不錯也書到此已完故直接下半回故不待詳說歸結方爲夢醒便將香菱也放了

扶著他仍舊睡在床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還想辨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究無了期縱續百部命還不完何必何必正然吵嚷賈璉在外嚷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著忙想來總要吃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若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那可使不得已經報了怎麽能歇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己出去攔驗我們不題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攔驗衆人依允薛姨媽命人

買棺盛殮不題十分瑣碎十分簡潔葫蘆案如此起如此結賈雨村來矣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京兆爲天府稅務屬地官再上一假語村言直蟠天際地而起乃括全易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此非泛作勸人語正開墾之大用也曰知日急乃勇字注脚曰渡過彼岸則調理中和以成既濟矣若就釋氏說以速休息便彼作者哄過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牆壁坍頹露出幾株古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閑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斷碣字蹟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柏下蔭著一間茅廬廬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小小一段重演首回暢明全旨夫曰小廟坍頹葫蘆破矣古松蒼老木不死也金身脫落金不長也殿宇歪斜書無正言輒用掩覆也而所主只是一株翠柏合之松而雙木爲林此廬中有真在焉一部石頭記斷碣模糊竟誰明白雨村走近看時面

貌甚熟想著倒像在那裏見來的一時再想不出來（空空道人再記石頭從）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雙眼微啟微微的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那道人說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大隱不拘朝市所隱一劉老老而已來自有地去自有方地方皆陰是爲坤卦又明全易便是一書來歷）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修來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修真豈無名山或欲募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之輩耶（一釵一黛直追首卷）雨村原是個穎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

寶釵一對對詩以釵之待對玉之求釵黛並舉而賈云寶釵一對但有釵而無黛界劃分明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麽那道士從容笑道什麽真什麽假要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雨村聽見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道士說假雨村即說賈丸影劍光不可端倪文至此等處最易落熟要看他運熟成新之妙便從新施禮道學生自蒙慨贈到都託庇獲售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末由再覩仙顏今何幸於此處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棄京寓甚近學生當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居然一套惠札乃正形容真假既過假之忸怩固如是也是所謂運熟成新令人不覺那道士也站起來回禮道我於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

物道纔尊官所言貧道一概不解說畢依舊坐下此段何其瀟灑非筆之易換乃心之有主也雨村復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色如舊必是修鍊有成未肯將前因說破未肯說破假則有破可說真無可說又有何破也十九載之說似是而非亦說破亦不說破河洛參伍錯綜無非十九而已看官不必替算帳但我既遇恩公又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想罷又道書又以淺言醜語痛詆凡為假者之心都是調侃語看想罷二字乃追人獸關頭在孟子雞鳴而起章利與善之間也間字內出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弟子於心何忍即作收科妙絕妙絕寫一假字中邊俱徹較寫通部寶釵其吃力相等其得意亦相等正要下禮乃為原諒存人心於不死也只見從人進來稟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雨村正無主意那道士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風浪頓起果蒙不棄貧道他

日尚在渡頭候教兩枝筆換得這般快怪哉說畢仍合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士出廟正要過渡只見一人飛奔而來曰無主意曰無奈但纔無主意便到無奈時矣操莽以次諸人末路何常有一有奈者哉果能於無主意無奈中間生一渡過之想則有一人飛來矣此人字與獸字對書是聚精會神之書此尤聚精會神之處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凡每回各上下兩半中間必有過脉處獨此回更無周旋截上曰不題入下曰且說徑生手辣煞開人眼界凡大套說部末路每犯散漫之病令人可增可減雖卓然耳目者不免以不善隨演隨結故也自病灾稜到此再作一大結令以後文字儼然另開一部而包涵編覆愈後愈嚴整矣毛半仙度不盡痴人賈雨村說不清故事嫩寒鎖夢釀成骨肉之災熱毒焚身顯示金蘭

之聲乘夏三之威赫雪影全消仗焦大之聲靈金形立化神可打發眞教咄咄書空法水噴來洗出茫茫大地掃除妖孽收拾東西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illegible]

[illegible]過河去不回去心下不安起[illegible]

[illegible]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跟前口稱老爺方纔到的那廟火起了善爲陽利爲陰能用火則陰滅此正真假轉易之機也無主意無奈之間一人飛來便是此火雨村回頭看時只見烈焰燒天飛灰蔽日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纔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士隱遭劫於此欲待回去又恐誤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纔見那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略走了一走回頭看見一片火光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雨村不知火從何來此即告以來處能知疼痛而急去其職便是火起特趕來稟知老爺並沒見有人

出來雨村雖則心裏狐疑此則酌可其中用人人各能之筆而心裏狐疑正與一人飛來人獸針對則又不易能矣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視便叫那人你在這裏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即來回稟此非爲賈雨村周旋正演此等人好爲誘卻以爲盡心其已不知利善之間實無中立之地於一假字愈照愈淸愈勘愈細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河仍自去查看雨村查了幾處遇公館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衆衙役接著前呼後擁的走著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問是何事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稟道那人酒醉不知迴避反沖突過來彼以水此以水眞則陽假則陰相爲對待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賴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裏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

經過喝了酒不知退避還敢撒賴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己的錢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纔遇道士旋見醉人曰自己的錢既不募緣也曰皇上的地亦不結舍也雨村無可奈何矣語面之妙覺天空地闊雨村怒道這人目無法紀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人回道我叫醉金剛倪二雨村聽了生氣叫人打這金剛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著實的打了幾鞭倪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在轎內笑道原來是這麼個金剛麽我且不打你叫人帶進衙門慢慢的問你衆衙役答應拴了倪二拉著便走倪二哀求也不中用寫一潑皮以制金生木為黛玉作報復與夏金桂同義取醉金剛倪二五字非為義俠立傳故但如此寫便恰合當與前輕財尚義俠回評參看雨村進內覆旨回署那裏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這件事真事隱邊事也那裏放在心上一語兩綰那街上看熱鬧的

三三兩兩傳說倪二仗著有些氣力恃酒訛人今兒碰在賈大人手裏只怕不輕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麽說他女兒急得哭了衆人都道你不用著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裏的一個什麽二爺和你父親相好什麽二爺芸二爺即寶二爺也入上半回都用蜻蜓點水之筆你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聽了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爲什麽不找他去直找遺帕回乃找焚槀回趕著回來即找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賈芸那日賈芸恰在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倒茶倪家母女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徧求二爺說情

放出來賈芸一口應承說這算不得什麽我到西府裏說一聲就放了那賈大人全仗我家的西府裏纔得做了這麽大官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此借賈芸之不自量以追責寶玉一切託大無主張也）倪家母女歡喜回來便到府裏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二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倪二聽了也喜歡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著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纔有些體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概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賈芸到府上說給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們替回罷賈芸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生恐門上厭

煩只得回家人情世態人人知之此處主子必在鳳姐預為致禍抱羞寫也折一小紅其禍固至如此又被倪家母女催逼著說二爺常說府上是不論那個衙門說一聲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裏的一家又不為什麼大事這個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其語既尖利又輕鬆底面都到賈芸臉上下不來嘴裏還說硬話昨日我們家裏有事沒打發人說去少不得今日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只得聽信豈知賈芸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繞到後頭要進園內找寶玉不料園門鎖著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起那年倪二借銀與我買了香料送給他纔派我種樹如今我沒有錢去打點就把我拒絕他也不是什麼好的拿著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三錢我們窮本家要借一兩也不

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知外頭的聲名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大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事一痕非倪二生之賈芸生之也非賈芸生之實黛一心生之也一面想著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都等著賈芸無言可支便說道西府裏已經打發人說了只言賈大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演說榮國府一進榮國府一團大道理總匯於此倪家母女聽了說二爺這樣體面爺們還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賈芸不好意思心裏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著呢倪家母女聽來無法只得冷笑幾聲說這倒難爲二爺白跑了這幾天等我們那一個出來再道乏罷其言如刀二爺是白跑了說畢出來另託人將倪二弄了出來只打了幾板也

沒有什麼罪作者自已開脫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賈芸不肯說情的話說
了一徧倪二正喝著酒便生氣要找賈芸說這小雜種沒良心的
東西頭裏他沒有飯吃要到府裏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幫了他
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若是我倪二鬧出來連兩府裏都
不乾淨冤哉賈芸冤哉寶玉而卻是黛字注腳他妻女忙勸道嗳你又喝了黃湯便
是這樣有天沒日頭的前日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還沒
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便怕他不成只怕拿不著由頭我
在監裏的時候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聽見他們說起
來不獨是城內姓賈的多外省姓賈的也不少前日監裏收下了
好幾個賈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裏的賈家小輩子並奴才們雖不

好他們老一輩的還好怎麼犯了事我打聽打聽說是這裏和賈家是一家都住在外省審明白了解進來問罪的我纔放心若說賈二這小子他忘恩負義我便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麼倚勢欺人怎麼盤剝小民怎樣強娶有夫婦女叫他們吵嚷出來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朵裏這一鬧起來叫他們纔認得倪二金剛呢上半回文字已了將下文查抄都歸入倪二一口以明一切喪敗無非因一黛玉而已無非因貴陰賤陽顛倒錯亂之一心而已安根在前至此不過一點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罷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了沒有的事你不用混說了倪二道你們在家裏那裏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賭場裏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賈家占了他還和我商量我倒勸他纔了事的但不知這小張如今那裏去了

道兩年沒見着碰着了他我倪二出個主意叫賈老二死給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大爺纔罷了你倒不理我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裏還是咕咕嘟嘟的說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不題且說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徧他夫人便埋怨他爲什麽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燒死了可不是偺們沒良心說着掉下淚來（此非爲嬌杏寫乃反爲雨村襯）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不肯和偺們在一處的正說着外頭傳進話來禀說前日老爺吩咐瞧火燒廟去的回來了來回話雨村踱了出來那衙役打千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不等火滅便冒火進去

瞧那個道士豈知他坐的地方多燒了（再以衙役襯而與上文何候雨村渡河語相矛盾且情節亦支離一部紅樓夢話姑妄聽之）小的想著那道士必定燒死了那燒的牆屋往後塌去道士的影兒都沒有只有一個蒲團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小的各處找尋他的尸首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一蒲團一瓢兒太極兩儀千變萬化在此矣全書影兒是這兩般全書骨頭是這兩般）小的想老爺不信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證見小的這麽一拿豈知都成了灰了（太極歸根於無極有何証見可拿無如喜拿証見者多多）雨村聽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了出去回到房中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恐他婦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說並無形迹必是他先走了（即生悲感者亦婦女之見也是情是理小段有千百轉身）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報

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人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即忙找著賈政先說了些為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一路可好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徧雨村道謝罪的本上去了沒有賈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後下來看旨意罷（不即不離最合夢旨而賈政罪適於天燈然言下）正說著只聽裏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即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裏頭等著等了好一回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著滿頭的汗眾人迎上去接著問有什麼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人倒蒙各位大人關切且喜沒了什麼事（小段又了全書汗爲心液頭爲陽徃心散陽虛）

一頭汗也人頭畜鳴雖生猶死也用震雷轟擊以起死回生嚇死人也而究竟沒有什麽事聊以玩弄筆墨而已而形容情事儼然聞見非村學究所辦衆人道旨意問了些什麽賈政道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主上一時記著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著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降旨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麽那時雨村也在傍邊倒嚇了一跳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麽奏的賈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湖州人主上又問蘇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了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道縱使家奴強占良民妻女還成事麽我一句不敢奏主子又問賈範是你什麽人我忙奏道是遠族

主上哼了一聲降旨叫出來了可不是詫事眾人道本來也巧怎

麽一連有這兩件事賈政道事倒不奇倒都是姓賈的不好陽爲奇爲一陰爲偶爲兩書戒用陰故爲兩件事戒一假而已矣曰巧曰奇巧合奇緣之罪通於天矣算來我們寒族人

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沒有事究竟主上記著一個賈字

就不好眾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麽賈政道我心裏巴不得不

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裏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

雨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來總是沒有事的賈政道京

官雖然無事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起了眾人道二老

爺的人品行事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爺也是個好人只

要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

姪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裏也不甚放心諸位今日提起都是豈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麼不奉規矩的事麼此段乃逆攝下文而寫夢夢如此政之爲政可知矣衆人道沒聽見別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裏不大和睦內監裏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麼只要囑咐那邊令姪諸事留神就是了衆人說畢舉手而散內監侍郎映合男女曰留神留心也舉手而散是書又終賈政然後回家衆子姪等都迎接上來賈政迎著請賈母的安然後衆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裏拜見了陳述些違別的話賈母問探春消息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稟明了還說兒子起身急促難過重陽雖沒有親見聽見那邊親家的人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

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還說今冬明春大約還可調進京來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時還不能調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遠在他鄉一無親顧心下不悅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探春安好也便轉悲爲喜便笑著叫賈政出去然後弟兄相見衆子姪拜見完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己屋內王夫人等見過寶玉賈璉替另拜見賈政見了寶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倒覺安靜並不知他心裏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爲念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理的好又見寶釵沉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秀便喜形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大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爲何今日短了二人

黛玉曰一人合寶黛兩玉成一心亦爲一人說

得鄭重以起下半回而釵嫁黛死同一時賈政尚未行今乃云者是黛死而未死也矛盾處正大寓言處王夫人知是
想著黛玉前因家書未報今日又初到家正是歡喜不便直告只
說是病著豈知寶玉的心裏已如刀絞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
性伺候王夫人家筵接風子孫敬酒鳳姐雖是姪媳現辦家事也
隨了寶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眾家人
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上文罪過於天此段罪過於祖都在賈政一人分
派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陰陽否塞焉得不敗
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賈
政又說蟠兒的事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趁便也將黛玉已
死的話告訴賈政反嚇了一驚不覺掉下淚來連聲歎息王夫人

掌不住也哭了傍邊彩雲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禮眾子姪都隨往賈政便在祠傍廂房坐下叫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來細細查問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裏更不比往前諸事要謹慎纔好你年紀也不小了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該聽聽不是纔回家便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纔說的你們更該小心些其言籠統含糊酷肖其人吾見多多聞多多矣轉瞬即到查抄嗟何能及可見知機急流等寓意非正筆乃逆筆也賈珍等臉上通紅的臉上通紅則已寓復於剝作者忠厚直許人瞅同得解脫也只答應個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眾家人磕頭畢仍復進內女僕

行禮不必多費只說寶玉因昨日賈政問起黛玉王夫人答以實病他便暗裏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他便獨坐在外納悶寶釵叫襲人送過茶去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功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寶玉便借此說你們今夜先睡一回我要定定神（神即是心道正是定神而神已走矣）這時更不如從前三言可忘兩語老爺瞧了不好你們睡罷叫襲人陪著我寶釵聽去有理便自已到房先睡寶玉輕輕的叫襲人坐著央他把紫鵑叫來有話問他但是紫鵑見了我臉上嘴裏總是有氣是的須得你去解釋開了他來纔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麽又想到這上頭了有話你明日問不得麼寶

道我就是今晚得閒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兒好姐姐你快去叫他來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不來的(燕窩餘毒)寶玉道我所以央你去說明白了纔好襲人道叫我說什麼寶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他的心麼都為的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的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人了說著這話便瞧瞧裏頭用手一指說他是我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好端端把一個林妹妹弄死了(明說弄死罪有攸歸)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自已死了也不怨我你是聽見三姑娘他們說的臨死還怨恨我那紫鵑為他姑娘也恨得我了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晴雯倒底是個丫頭也沒有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老

寶告訴你說我還做個祭文去祭他那時林姑娘還親眼見的悍婦詖奴之詞是豈可以告釵襲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麼死了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還有知識的他想起來不要更怨我麼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什麼功成事定其心夷然而不圖其後也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做一首祭文的不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若祭別人胡亂卻使得若是他斷斷俚俗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這條心他們打從那樣上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裏還想得出來一病已後都不記得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依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我病時候他不來他也怎麼說所以有他的東西我誆了過來你二奶奶

總不叫我動不知什麼意思人以爲誰東西爲寶之不忘黛作補筆也殊不知乃查抄之線索所云東西東西府也襲人道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麼寶玉道我不信既是他這麼念我爲什麼臨死都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個記念又聽見說天上有樂音想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到底不知道棺材裏有他沒有以奇筆寫將疑將信之情洵足爲下半回之鎖而前情兩字遂爾如吮而出襲人道你這話益發糊塗了怎麼一個人不死就擱上一個空棺材當死了人呢一部紅樓寫一黛玉而已寫一黛玉之死而已而其實是個空棺材奈何哭者之多寶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鵑來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若肯來還好若不肯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

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主意明後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遇著閑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此見襲與釵已貳矣伊古奸雄急則相輔緩則相攻是書已照見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裏的著急正說著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時候兒了此言從賢不賢夾縫中描出兩賢相厄然是好看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日再說罷寶玉無奈只得憂愁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日不要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了何不和二奶奶說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由著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釵枉了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恨道小蹄子你又嚼舌根看我明日撕你回轉頭來

[illegible][illegible]道這不是二爺鬧的說了四更的話總沒有說到這裏（是那裏於襲人明演初試之人猶說沒說到這裏其他更有何人說到這裏耶）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無眠二字是莊言是戲筆）到了明日還思這事只聞得外頭傳進話來說眾親朋因老爺回來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唱戲不必（前情直接查抄戲已唱足何必再唱）竟在家裏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於是定了後日擺席請人所以進來告訴不知所請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為一大段乃成大禮斷癡情之複本山之鳴谷之應也一書不外報復故上半日醉金剛以制鈸之金曰小鰍以生黛之木天意如此人心如此是為情之正而乃殺木生金實

陰陽顛倒錯亂至於如此一切人情亦大左矣是爲餘痛矣爲前情而自爲查抄本事兩句目錄當一串讀上句正以注下句也兩回書止作一回讀上回止以注下回也或問殺一黛玉何便罪至抄沒以前情爲本事無乃牽强答曰書予虛也人烏有也空空洞洞說一心從何說起故立一必不可走之寶玉必不可死之黛玉以實之則一心便有得搬弄金木陰陽乾坤剝復四子六經都集於此而所以搬弄都非正心死者死走者走因而傷天害理人頭畜鳴百出不窮非抄沒之將何以撥亂反正故有走死卽有抄沒非兩事也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甯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裏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此單刀直入以賴大走上榮禧堂起一筆喝起一部易理統在此句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來得突兀捨合情事而必是趙節節變幻離奇縹緲所自出也賈政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麼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留不留字思想字都著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等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著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

趙堂官滿臉笑容並不說什麼乾坤易之門戶是曰二門是笑一是不說又抉全書而寫來尤肖徑走上廳來後面跟著五六位司官五六便是二門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裏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眾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著臉不大理人只拉著賈政的手笑著說了幾句寒溫的話寒溫的話是易道是書旨眾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裏面屋裏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陪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金位西方金受制則西平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眾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一部大書但要人早早辨明此四字連忙跪接西平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

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赦字名義到此自宣而總不脫笑字底面都到）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眾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事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眾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眾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煙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嚇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副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番役都撩衣勒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

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有聲有色如見如聞豈作者亦曾經見耶而老趙有轉臉赦老無餘財矣這便是循環環轉無端便是全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倚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著革去世職欽此但明罪通天祖而旨尚未完此書大旨正妙在未完也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薔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邊打鬧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赦政珍璉並在一處絕不費手此查抄所以必在接風擺酒時也是乃謀篇之妙而寶主一中環運四周皆虛空也不入看住是中邊囷如鐵桶凡假之為假無不看住更無遺漏矣巧奪天工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查抄登帳旨意未說查抄而查抄書既以未完見長又寓言是非天心實人事也這一言不打緊

嚇得門上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旨去再候定奪前云小王奉旨查看賈赦家產謙曰小王是西平口語非述旨詞此又作述旨出語以分赦政天人交雜大費分析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政賈赦並未分家聞得他姪兒賈璉承總管家不得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循環自主天亦無權凡人行事總不可到西平王也不言語也趙堂官便說賈赦賈璉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言後宅且請內眷迴避再查不遲所謂王善保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番役已經拉著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唣待本爵自行查看說著便慢慢的站起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要走又吩咐道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裏候著回來一齊瞧著登數正說著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特來請示王爺一回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禁取利的是書竊春秋之筆卽竊天子之權查抄第一是禁物是一大罪書又竊周易書契自蹈處士橫議之譏是又一大罪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惟錢知錢故用他說而剝字全字是眼此正演剝之復如環無端際也說著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命北靜王到這裏宣旨請爺接去由西而北正剝而得復之地自路謁至此著明北靜作用而只是寶玉一心屢見前評趙堂官聽了心裏喜歡說我好晦氣碰著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了我就好施威（西方肅殺未甚至北方則寒威大作故趙謂西曰酸王酸則木味是木反能平金則北靜靜而生動寒極而轉爲溫矣）一面想著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著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意著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纔演北靜卽鋪一將春末春光景皆天心也與老趙何與趙亦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而已）西平王領了好不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便著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裏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並十來個老年番役餘者一概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正與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裏很吃大虧（一路神情用此數語補畫而其人恍來紙上生氣二字正是趙全此氣一息乾坤息矣）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

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裏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混帳老趙乃人心自招天意亦人心自致一部混帳記此而已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裏裏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眾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著裏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西平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眾人命帶了上來賈政跪了請安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著說政老放心恩從北至而快將賈政帶來出自西平這便是生氣放心字必特提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裏的時候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並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辦進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纔好氣數之天可以挽回人事之天大費周折如今政老且帶司員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了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爲已有根本不分枝葉自茂即此還出一個由剝得復之實在處所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一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赦字的旨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混亂動司員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邊說寶玉不到外頭恐他老子生氣又從生氣說入而老子正生氣之本鳳姐帶病哼哼唧唧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裏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裏頭少個人在那裏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陪客是主在內陪客則主中主復之一陽從內卦起外卦爲上內卦爲下復之一陽從下而上獻之

義也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黛以尖取禍釵以巧取禍一尖一巧查抄所取〕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嚷進來說老太太太太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強強盜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賈母等聽著發獃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著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與姐兒吃飯來旺被人拴著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就要進來查抄家產〔外從賈赦賈璉內從邢氏平兒發作查抄條理分明而平兒必帶巧姐復已寓於剝中矣〕我聽了著忙正要進房拿要緊東西被一夥人混推混趕出來的咱們這裏該穿該帶的快快收拾王邢二夫人聽得俱魂飛天外〔待提魂字是本乃查抄之根不是隨筆〕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著後來

便一仰身栽倒地下死了（便是衣錦還鄉便是醉金剛必說兩眼與魂字同義不是隨筆）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扯這個鬧得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否而泰寓此矣）又聽見一叠聲嚷說叫裏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可憐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釵玉必應一總之同偏兩本而敘釵於玉之上尚從分明）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抬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暢明北靜）衆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著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會得死去還虧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著老太太也回過氣來哭得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嚇死

暫且不敢明說此處絕不及寶釵一語已伏力詘回若干深意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淌淚發獃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一人報說與雨村遇舊回結尾一人飛來同是一人所以抄沒報此一人復此一人使人人各自爲人而已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起首是金禍生於釵也絳珠寶玉合一二三珍珠十三掛淡金盤二件金碗二對金戧碗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八十個銀盤三十個三鑲金象牙筯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盂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酒杯三十六個黑狐皮十八張青狐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猞猁猻皮十二張麻葉皮三張洋灰皮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醬色羊皮二十張猢狸皮二

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塊洋呢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桶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桶子二件貉崽皮一卷鴨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張獾子皮八張虎皮六張海豹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羊皮四十張黑色羊皮六十三張元狐帽簷十副倭刀帽簷十二副貂帽簷二副小狐皮十六張江獺皮十張獺子皮二張猫皮三十五張倭緞十二度綢緞一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一卷羽線縐三十一卷氆氌三十卷妝蟒緞八卷葛布三綑各色布三綑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緜夾單紗絹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帶頭九副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妝蟒三十四件上用蟒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緞迎手靠背三分宮妝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潞

銀五千二百兩赤金五十兩錢七千弔所有查抄之物其數目總合十五萬零與祭宗祠爲進孝之物其數相合不受天祿因受天罰所謂收拾東西諸物以金首飾起以金銀錢結乃籠全書之人統全書之事故首飾下技珍珠十二掛書爲十二釵作始以襲人終以襲人襲人本名珍珠也金銀器以次即接皮張一書所演無非禽獸狐備五色爲數居多而黑狐首列即黛之黛一書之主明妖媚也雜以洋貨變於夷也而梅鹿只有一方統蘭毋子而已梅主春陽鹿爲天蘇其義見前一方即北靜王天心復見之一方人留人種書留書未也否則鹿皮非希有之物何必只有一方即此以推其餘則件件數目皆有的指說到帽簷笨伯則又要指朝代然看宮妝衣裙脂玉圈帶圓何朝代可指耶脂玉圈帶一條正對鹿皮一方書以玉演心以脂粉演污染故必曰脂玉其用以絕圈不過是爲圈帶於是爲梅爲鹿要人各不出此圈而已末歸一則與起首之金首飾亦合亦分看其數曰五二即下所謂二五之精也曰五十即上所謂十五將弁也曰七即巧合也此與首飾合者也然禍起於釵寶成於鳳且鳳亦財色兩主而主財者居多故此處打結轉以銀先之而次及金及錢不重金重在銀錢也此與首飾分者也賓中主主中賓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何有條不紊乃爾一切動用家伙橫釘登記以及榮國賜第俱一一開列
總合榮國賜第赦政分而不分政亦何能逃過此筆極嚴其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賈
璉在旁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裏正在疑惑既作合勘旋爲分判仍以赦爲罪首
也無賈璉東西其意愈寬愈嚴只聞兩家王爺問賈政道明問剝主所抄家資內有借
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碰
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賈璉纔
知非開脫政正坐賈政春秋責備賢者況有家而不知乎地下碰頭已自認剝頭爲人之山山附於地非剝而何倘作開文看則
一語語開文矣賈璉忙走上跪下稟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
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父並不知道的兩王
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剝主仍舊歸他是爲併案你全認了也是正

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便說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裏有官役看守說着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又提二門）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西曰小心北曰放心一正一反全書了義不忍爲仁之端普告天下人以北靜之心願人人自去體認）此時賈政神魂方定（魂魄再明金木）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裏的事（直接賈蘭即北靜之所生而孝字隱然言下）賈政即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嘈嘈的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又無寶釵）圍住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請

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得着你一聲未了便嚎啕痛哭起來了於是滿屋裏人俱哭個不住其情慘其語悲作者一枝筆不知騙了多少婆子淚曰一息曰雙目曰我的兒曰還見得着演復卦無一閑字却無人理會枉隨聲一哭矣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此放心是罪索非北靜口中之放心本來事情原不小蒙皇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皇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裏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眾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門總封鎖了頭婆子亦鎖在幾間屋內邢夫人無處可走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傍舍亦上封條惟有屋門開著裏頭嗚咽不絶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灰紙合眼躺著平兒在傍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來覺著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來哭了幾聲如今痰息氣定畧安一安神太太也請定定神罷但不知老太太怎樣了邢夫人也不答言（問老太太而不答言與賈蘭瞧老太太反覆發明孝字本旨是赦之必無可赦也）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裏禁得住眾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又無寶釵）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碰在我們這裏就記在這裏冊上拴著他交給裏頭錦衣

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一接賈蘭再接焦大三接薛蝌方收束得住此篇文字便說你怎麽跑到這裏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蹈地的哭道書起於焦大一罵終於焦大一哭一書首寫正寫不作隱語者焦大一人而已這便是一人飛來一人報道總成一人之大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倒拿我當作寃家連爺還不知道焦大跟著太爺受的苦今朝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麽王爺拿了去了裏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麽府裏衙役搶得披頭散髮擱在一處空房裏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擱著木器打得破爛磁器打得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著太爺綑人的那裏倒叫人綑起來我便說我是西府裏的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

這裏不想這裏也是那麽著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罷說著撞頭（哭得慷慨淋漓罵得直截痛快東西兩府合在一人此哭此罵不容分析而悉入賈政耳乃春秋責備也）衆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敢發很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的事你且這裏歇歇聽個信兒再說（土中有真信必須從焦大聽）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裏刀絞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家一敗塗地如此正在著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裏賈政道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麽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說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彀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便煩他再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戚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爲叔之弟爲琴之兄復在制中故合）

焦大同爲得信之人薛蝌道這裏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完了東西合一與焦大同賈政道究竟犯什麼事薛蝌道今朝爲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必從蟠起禍總在敘在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款還輕還有一大款是強占良民妻女爲妾因其女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確還將偺們家的鮑二拿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爲的是姓張的曾在都察院告過的定致禍之罪明熙鳳之風風聞二字化熟生新妙妙賈政尚未聽完便跺脚道了不得罷了罷了歎了一口氣撲簌簌的弔下淚來兩完了兩罷了一歎一淚此書又結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聽倒沒有聽見兩

主覆旨的信但聽得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款御史必姓李書之理無非諫要人各保平安也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麽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赦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以政平安爲他自外於理矣蝌以平安在已故有此火上澆油之古篆文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卽如纔散的這些親友有的竟回家去了也有遠遠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便在路上說祖宗掙下的世職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大家也好施威一賈無不賈言之慨然一部古篆不得不描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

呢你再打聽去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彀早一步纔好
再說未聽完一部書固未完然但知瞧老正說著聽見裏頭亂嚷
則未完而完矣何定要聽完者之多
說老太太不好了歸地府在此回返金陵在此回總以歸離
恨在此回也故以老太太不好了虛喝作
結急得賈政即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與上回章法同彼以上半縮入下半此亦以上半縮入下半上半文皆多下半文皆少而少者反爲主其實兩回書只一前情而已其大易明其細難解

自上回合此回爲一大段總發作葫蘆案全書一大交代處也

水土和成泥草木滋培早尋泥二金帛鋪成錦榮寗消歇盡付錦衣報未了之前情賈難逢之一醉顯彰天道賴大直上榮禧

重整人心焦大已無舊土一齊抄沒共保平安驄馬朝天金剛掃地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史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閑閑而起實則重頓特提乃明定罪案之文鳳姐賈母兩人爲首一死不足蔽辜故先寫其死以誅之罪在賈隂賤陽不順天道是爲氣逆乃易理之剝而復也故喚回必用王夫人鴛鴦餘意自明　即用疏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麽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裏都託著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倘

或受罪叫我心裏過得去麽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著又哭賈政此時著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便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王爺進內覆奏將大人懼怕的心感激天恩的話都代奏了書重天恩祖德上說祖德此說天恩忠在孝中是乃的旨主上甚是憫恤並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著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特提氣數之天見不忠不孝亦有使然剝雖得復而寶玉究以不忠不孝而走是中郎歸窂之家未完也故仍在工部行走而以郎中爲員外則政罪固降一等矣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

文書盡行給還賈璉著革去職銜免罪釋放政罪降一等璉罪又釋放鳳姐乃爲剩之主奏賈政聽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裏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下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還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已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前云不聽見報他的東西今又云一朝而盡見其自消自滅非天命乃人事也七八合數十五萬前所抄數亦十五萬所抄又止鳳姐一人矛盾處正有深意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

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况且非偺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緊的這種聲名出去還了得嗎重究剝字而在聲名起見且以父爲難諫一篇話恰合賈政所謂學差賈璉跪下說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諸帳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帳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亦自供賈政亦自攻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

更不知道了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今你是無事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委屈二字寬璉所以逼鳳含著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歎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姪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啊老天啊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裏支持得起讀此等處令人失笑令人出汗文淺而深曲中有直方纔璉兒所說更堪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用了而且尚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爲什麼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裏不覺淚滿衣襟有玉不能守有珠又何濟

其一心顛倒如此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沒有自能奉養一日
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此是正筆正在獨自
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
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
爺行事不妥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
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來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
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說
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吵
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誆了這裏的人去纔說出來的
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為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提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著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此段非爲親友勢利正明親友之助見政之學差差於孤陋寡聞耳各說背天人之理仍隱演一剝象剝自姤之一陰而來陰小起於下故總以奴才下人爲言而鮑二李十不過佐證耳若但以此認抉查抄之由便多罣漏矣賈政聽說心下著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聽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

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回稟說孫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已有事不能來着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衆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帳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看幫補照應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惟其失助故善言不來弟兄隔膜兒女婚姻總以利行舍林之窮取薛之富因勢嫁探轉被參於抄前因財嫁迎卽受迫於抄後再著此段於親友議論中其醒世之意深矣賈政道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事原是家兄配錯的我的姪女兒的罪已經受彀了如今又招我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去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衆人都道二老爺

還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麽挽回挽回纔好不然這兩家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衆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帳取利的事情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爲心裏很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一光心內鬱結一時未便埋怨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罪人斯得大夢醒矣尚有何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兩位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很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著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中抱怨鳳姐賈璉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

息就有許多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調治調治纔好賈璉啐道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麽鳳姐聽見睜眼口雖不言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賈璉出去便向平兒道你別不達時務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麽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彀眼裏有我我死之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平兒聽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沒有來說我他必抱怨我雖說事是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有我的事財字直認不但倒是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强如今落在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當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是强佔

良民妻子爲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裏頭你想想還有誰箇字直認若是這件事審出來偺們二爺是脫不了的我那時怎樣見人我要卽時就死又𨈠不起吞金服毒的尤二姐夏金桂一齊歸著你倒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爲顧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鳳之病莫救藥與史之罪無可禱同是一事還出上下題句正面皆極慘文字而通部無非可慘之書也愈聽愈慘不止說此一時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着幸賈母不知底細上下回書中特著此句作一紐正兩罪人合成一罪人不能分析處史爲罪魁總由不知底細而已似覺之而實嚴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略覺放心將入禱天必從釵玉起而特提放心素來最疼鳳姐所以放心在最疼鳳姐又特提之筆便叫鴛鴦將我的東西拿些給鳳丫頭再拿些銀錢交給平兒好好的伏侍好了

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兩府俱受賈母照覆而乃從鳳姐以次分派則兩府並壞於鳳寶壞於史也又加以甯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房地並家人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甯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一個下人沒有純坤之象專待一陽來復故必住惜春間壁語面警省發人歎息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伏侍明用六陰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帳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帳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璉況又多債務滿身賈政不知家務賈璉賈政都在開脫以便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確定禍詩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者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作爲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暫且不題此非後話乃正前話也昔演剝復屯正在剝復之間時已成坤當下人所爲也曰屯曰東莊劉老老烏進孝全在裏許矣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人心即天禱天而必叫寶玉回去是爲放心尚有何天且釵玉並說不離左右今止說叫寶玉回去則釵尚在此矣禱天而先壞天抑又何禱自己扎挣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

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著必用拐拄明其平日全不自主以成禍首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氈拜墊賈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一篇絕妙供狀而起以皇天菩薩酷肖婆子口吻而全書大旨非人所知在此矣是書既不重二氏亦不合三教只一儒理而已皇天而曰菩薩磕頭而求慈悲足見此書滿篇雜亂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亦不敢作惡精細供狀在此二語蓋不為善未有不作惡者也此為中上人說法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淫佚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撿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兇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叩求皇天保佑在監逢兇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今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自認一人直認所以此回

書完此部書完史之所以爲史也 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已自透歸地府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嗚咽咽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此段禱天用釵玉綰兩頭正罪無可禱處也而禱天前叫寶玉回去於寶釵無明文此又云王夫人帶來罪必不赦王而微意存焉史 見賈母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現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能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悲痛釵哭有四事兩頭虛中間實由寶生虛也家業蕭條財字事了寶玉瘋傻色字事了財色都了悔心大作悔殺兒矣悔誤配矣而遂不知所終矣末一虛虛得惡首一虛虛得尤惡止此一段鳳姐賈母王氏罪都可減 寶玉見寶釵如此大慟他也有一番悲感想的是老太

太年高不得安身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衆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回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寶姐姐過來未便時常悲切見他憂兄思母日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絶心裏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寶玉心事只有一林而乃爲薛顛倒竟若轉因薛及林是此罪尤在寶釵上矣書罪一心層層剝削方見本主鴛鴦彩雲鶯兒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丫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解慰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於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著忙飛奔進內遠遠聽見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急得魂魄俱喪疾忙進內只見坐著悲啼神魂方定說是老

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麽的齊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幾句各自心想道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麽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一哭情事寫來入微作者觀者都不自解也而此哭實起於寶釵哭雪哭金則易解耳）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裏的事原沒有什麽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大哭既畢寶釵釵一齊了結故即接湘雲出閣寫飛水逝衆影全收矣）賈母聽了卽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

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奉謝你家姑娘出閣想來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着只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與這裏寶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爲湘雲交代爲釵玉交代）賈母聽了喜歡道偺們都是南邊人雖則這裏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見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混得這麽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嬸娘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放心（金麒麟案到此繳銷）月裏出閣我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原想過來吃杯喜酒的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那裏能彀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另告訴你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裏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不算得沒福的了只願他們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老我便安心了（此又映釵在只願他三字）說著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裏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

又被他嬸娘硬壓着配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還活着做什麽想到那裏又是傷心此處不能不就寶玉心事作湘雲收場而寫來却在有意無意之間斟酌恰好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閤府裏管事家人的花名册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此回以下人起以下人結三十地數也明此時爲坤二百十二上二下二兩陰相合亦爲六畫之坤復之基也故男人二十一男爲一陽一在二十下則一陽下生爲復矣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來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的不

數所出不敷加連年宮裏花用帳上在外淨借的也不少必加宮裏用度元妃國爺[illegible]之辛[illegible]再查東省地租近年頭交不及祖上一年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跺腳道這了不得我打諒雖是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裏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寅卯皆木剝此而已還是這樣裝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爲什麼不敗呢我如今要就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裏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大夫有家而不知理其存周幾何哉一語括盡大學八條目也是白操心着急便勸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彀不過是妝著門面過到那裏就到那裏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

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餓無祖自無天陰小之言如此周禮周官均虛談矣言之慨然賈政怒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道是沒有查封是好的那知道外頭的聲名大本兒都保不住隱起下文招夥盜蓋剝之爲剝必窮盡而止也還擱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誆人騙人到鬧出事來往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偺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册上並沒有鮑二這是怎麽說此回以鮑二作起結鮑二爲妒前評已詳蓋無妒不復無復不妒此定理也而謹小愼微在人則必不可委心任運今就賈政一罵乃是正訓劈頭曰放屁陽氣下陷妒象已成其勢甚速不可制止必至六陽悉盡是大本兒保不住也餘義自明衆人回道這鮑二是

不在冊檔上的先前在甯府冊上爲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造釁開端首罪甯寶玉可卿一夢作於甯府故鮑二爲東府冊上人而初試雲雨夢兆絳芸皆在西府故鮑二又來西府其線索在一鳳故鮑二來去皆在璉也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甯府去後來老爺衙門有事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裏知道這些事來老爺打諒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那個手下沒有親戚們奴才還有奴才呢小小無窮狗兒之祖三小小文義直達賈政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眾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政有一隙之盼便是復機故見一人飛來快進內廷所謂不遠之復也此

緒尾音與兩村遇舊緒尾參看賈政聽了心下著急只得進去未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爲一大段申明由姤至剝由剝至坤由坤至復統百廿回之精義也文字前最忌緩後最忌急蓋安根伏線在前易繁結穴合龍在後易率也本回只不過於查抄後立鳳姐賈母兩篇供狀而已要看他起結均以下人把姤復之理作一包羅方纔把罪上之罪魁中之魁個個取供層層定案史鳳自招之下即著寶釵一想大衆痛哭末以三影之湘雲收拾之文凡八段何其整肅安詳是眞能後勁者也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此回演一復字故以北靜爲發端）賈政卽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子聚賭强佔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麽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於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稽察實在糊塗不能教管子姪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此段演一坤卦以爲受復之地其寻盾在上年二字其隱義卽在上年二字但著兩字便

令交過排場文字都作新文更有何題泊作敷衍語句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
北靜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凌弱據該
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鞫賈赦據供平安
州原係姻親往來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
強索石獃子古扇一款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
比金哥案化石獃事明寶黛結矣雖石獃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至死者
有間一死一亡都由自取此乃大作開釋處也今從寬將賈赦發往台站效力贖罪赦何
曾赦所參賈珍強佔良民妻女為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
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為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
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為妾並非強佔再尤三姐自刎掩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
逼索定禮衆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
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
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
干省釋蓉而可容人人皆知詫異或以爲罪人不孥或以爲書存忠厚豈知寬之實所以嚴之也書中珍寶以次入所犯皆大辟不足以蔽辜而悉在幽隱中語面事跡不過爾爾書重底不重面使必大彰顯戮則爲事跡所無犯在幽隱仍以幽隱誅之而已然誅在幽隱人所難知則以必不能赦人人所知之賈蓉以爲之的曰年幼曰無知曰無干而省釋之則凡罪同賈蓉者難知而易知矣不誅甚於誅也其罪乃知此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
治家不正之罪如此大案只罪赦珍兩人只不過收拾東西而已一段述旨不即不離恰合夢合葫蘆筆伯又曰情節欠圓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

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俸祿積餘置產一並交官違天棄祿特著一假乃明大義之發端也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愼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旣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義可多乎哉不必也寫來肺肝如見故雖終篇演復而非真能復者也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上下男女天地否也再爲明義作引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畧畧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徧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台站効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著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著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著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獨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偕鸞佩鳳蓉兒夫婦又

是不能興家立業的人又想著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裏痛哭起來邢想在璉鳳尤想亦歸在璉鳳則璉鳳乃禍本明大義者所必誅也而乃因此以入明大義令明大義三字絕倒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麼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託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珍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著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邊璉兒那裏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你知道倒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没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著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著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璉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託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淌說道怎麼著

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麽（到這田地剝極而坤也）我雖没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强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没有出這樣事巳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堯桀同枯骨全史如此人當擇所從矣）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著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没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没有細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著賈赦一隻手拉著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

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著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此又交代文字其主骨在只可住得一兩日所謂不遠之復也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著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裏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懊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

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著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著心腸過去纔通出明大義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記曰子婦無私貨賈母做媳婦而財貨多多正鳳姐承受衣鉢地也禮必有義明大義如此曲筆深文夫誰覺得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來一一的分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同是三千曲禮之數借禮言義以深誅也而三分一一分二三男女交互總成剝復之象而復究爲偏私之復故曰惜春是我的事請看惡偏私回評只可憐鳳丫頭操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已收著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鳳亦三千且分獨得看一只字則赦珍轉若因鳳而及以致禍之人而邀上賞義之爲義明之爲明可知已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著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了頭拿了分去借衣服演剝字而不及寶玉賈環統蘭剝而不剝各有深義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了頭的棺材送回南去五爲土數黛爲書主四象之所歸也南方火鄉解見前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著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

還值幾千兩銀子這都是給寶玉的了政爲寶所自出故獨得金金子無數目釵玉不知所
終矣與黛玉棺材相對勘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
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絕不及環而蘭亦只曰分些明大義者固如此乎賈政見母親如
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著說老太太這麽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
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
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著呢曰明大義乃瞎說一部書無非瞎說到此方纔破開瞎說
宜明顛倒錯亂左木右金之眞實禍首不更收著了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
差的留幾個人就彀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也分派妥
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麽樣呢我們裏頭的也
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書中屢提人鬨子到此收拾如今雖

說咱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好與交過家產一奏相同
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
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裏收著
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
又遇了雨了麼此正真假混淆不及分明之會故特提甄家奇頓真沒則假假沒則真也而由假入真剝之必須淨盡方得一陽之復故必待招夥盜囘而剝始無遺也故說再有事出曰風曰雨鳳之西風寶之雲雨盜之機也賈政本是
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
果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再就賈政一襯明義便是人莫知其子之美真切注脚而大學此章反演出矣賈政見賈母勞乏求著老太太歇歇養
神賈母又道我所賸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

麽處呢叫賈政也看不上絕倒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兒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兄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裏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著過來直是背子行私禍首之首罪魁之魁作於此也寫來令人失笑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著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麽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著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以慚愧二字爲來復之基見人到鳳姐尚有愧悔時卽有來復時也是大指點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裏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畧鬆動些便要扎掙坐起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賈母叫平兒按著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太怎麽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神鬼指氣數之天魂魄指一金一木魂失魄落則不惟黛受其殃即釵亦被其禍也不但不能彀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著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七八十五所謂將笄之年指釵婚也破木石成金玉正是顛倒我還有什麽臉兒見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兩語又括剝復說著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麽相干此又責賈母之文人有恥心作善之甚也當利導之而乃代爲解飾則無所用恥矣乃宣明失教之旨在全書不在本事也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麽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

自備說著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盡淨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疼他（再責賈母縱惡乃是明筆）王夫人也不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著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了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此段寫得情景宛然嗚咽不堪而以寶玉作收以起下半回筆墨完整大風浪三字是眼）鳳姐看見衆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著請老太

太太太回去我署好些過來磕頭說著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麽到我那裏要去說著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已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母實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已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般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是講究的（此又交代賸說而底面生動在倫常上是講究的是字）執手分別後自已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政帶了寶玉回家（將寫到復字必三提寶玉復固在一心也）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裏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著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裏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賞給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難逢的（復本自有而能復則難復之時義大矣哉）怎麼不給喜錢正鬧著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著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恩的話（天恩祖德再三申說）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若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附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見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喜（文筆周密底面俱到）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還天恩題面而以弟道闕合孝道直趨送慈柩回）於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具摺奏請入官內廷降旨不必賈政纔得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累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再上包勇上得鄭重筆假有一真章）

陰生一陽真陽甚微之候故曰有些真心有些者不多之詞也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隱演乾之初爻潛龍勿用之義正是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政之爲政如此乃所以貴陰賤陽七顛八倒處隨他去罷四字甚深甚微丹家所謂只恐隨他不會他也如何能得真復原是甄府薦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遣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奈不過由他重於隨他隨只是不理會由便他中有我矣奈不過三字極警悚包合陰陽勇貫來往自陰之陽勇自陽之陰亦勇勢無暫停無中立都是奈不過也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閑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這麼個大府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麽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麽能敗聽見說裏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復僅稱陽無所用之必待三陽方成交泰復者復此而已故特提元春子固寅之根基也）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裏沒有照應便是現任府尹前任兵部的也是他們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麽那人道你白住在這裏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麽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回護他家他便很很的踢了一脚所以兩府裏纔到查抄了你道如今的世情還了得嗎（與葫蘆僧同一交代假之爲假如此其實以假合假自消自減而已）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跟著聽的

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麽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特提一段眼光四射有作者讀者無限感慨無限擔當無限期望意真欲擊碎唾壺矣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爲包勇一罵必屢提酒酒固火之用也與醉金剛同義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站著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裏懷恨趁了酒興便大聲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麽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雨村在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著不知好歹有賈母之明大義便有包勇之不知好歹以本回勘本回令人豁然解啞然笑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裏提拔起來的他不念舊恩反來踢弄咱

們家裏見了他罵他幾句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回趂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幾句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再寫七顛八倒直趨招賊盜回時至天地不通必須謹留人種以爲生生不息之主宰是所謂生氣也園中澆灌以水生木正全書轉顛倒爲順序之作用而寫英雄失意直脫胎水滸傳至隱意多多則青出於藍矣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爲一大段明告看官此書以易理爲主骨也書中

取用易卦最重姤復以姤起在初試以復結在此回姤字暗演復字明說知復字則知姤字餘卦可以類推勢如破竹矣寶鑑分明業鏡骷髏自認生前金陵瞬息荒邱史册要留身後仗他北靜芳魂得可返之鄉念此世榮春草有復蘇之日致禍誰能消禍禱天適以褻天傷哉大義雖明枉矣餘貲散盡切防鮑二立召何三包勇歸來雨村話罷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寬濶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大觀園爲易卦全圖包勇爲剝之碩果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爲賈母鍾愛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多少才人誤國每每因此即小兒大是書不僅家常瑣碎又不僅性道精深也事洞明人情練達一聯盡之矣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竟去其七去七

乃去巧餘三乃生木七爲巧數天三生木也雖常語實爲本回蘅瀟對待之引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不說何地自是斟酌盡善處而既無地方則直無是事無是人矣恃有用度暫且自安寫信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於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畧畧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書演寶黛釵雖結而未結不能驟止故用一人三影之湘雲另起爐灶而上文說少不得同姑爺過來今却但用虛筆一提是雲有婿而無婿也卽此一筆已歸結寶黛釵全局史湘雲也將那裏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再點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

的家敗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得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倒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了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纔沒的鬧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這裏纔將裏肉的打發出去了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一葉無非衰敗以木爲主故首提黛玉以春爲用故次及迎春而包羅一切者夏金桂也故特詳說薛家是這樣了姨太太守著薛蝌過日爲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裏尚未結局不肯娶親你邢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查抄時無一言及此今又特說在邢夫人處世外煙雲固宜如是琴姑娘爲他公公死了尚未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了頭的哥哥也不成人王仁琴曲並皆重用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氣的

官項不清也是打飢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別無信息王仁乃真假往來之機故即提甄家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否賈母道自從嫁了去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爲著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功夫提起他來探惜環以次提及以剝復循環作收也重起爐灶另立排場將夢中人一總會集而井井條條豁人心目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只可憐三字與上文鳳姐之只可憐同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顛顛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裏長大的這裏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回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

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疎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心起來了才入寶釵卽入傷心與放心互相發明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這裏來了賈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輕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鬧熱一天纔好還鬧熱一天僅此一天之詞也卽剝之上文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叫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寶釵生日必用湘雲說起上追聽曲文丁沽却塵緣入夢出夢總歸一夢也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題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

了門倒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裏很伶俐很淘氣如今爲著家裏
的事不好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還好
他有的時候是這麼着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著帶著蘭兒靜靜
兒的過日子倒難爲他以李紈鳳姐相對舉一剔一復作大提掇湘雲道別人還不離
獨有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來
引導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裏不說心裏要抱怨我說
我有了湘雲說到那裏却把臉飛紅了此與虛提湘雲之婿同一用意說我有了不過說我
有而已何姓何名總無明文但說與寶二爺差不多則直寶二爺而已把臉飛紅罵斂也而神情酷肖賈母會意道
這怕什麼原來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別要
留這些心不留心卽是放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耐得貧賤纔好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裏他家這樣好他也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裏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氣的說有福氣卽書中而論已爲守活寡之人何福之有則此有福二字當與襲人冊詩有福二字相激射矣你林姐姐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長命釵黛又必對舉合成一個湘雲鳳丫頭也見過些事很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寶丫頭的生日我替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歡這一天必屢提銀子爲二十兩隱隱作結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得很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接來了大家敘一敘賈母道自然要

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前做生日銀子二十兩屢評矣此一百乃增入數得滿數一部易理完一部紅樓完矣所謂一宿無話而鴛鴦交出）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嬸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寶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了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裏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裏又見李嬸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嬸娘好（既爲媳有媳禮李嬸娘爲李紈長輩不得止問好也）（隱誅寶釵自外於理而不爲賈氏婦此意無人覺得）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嗎此神工鬼谷之筆賈母說他舒舒坦坦豈有舒舒坦坦之人把自已生日忘了之理本文埋本文掘非千萬人所能寫並非千萬人所能讀百廿回中不多見文字也便說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爲我的生日是斷斷不可的正推讓着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嬸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已推讓他心裏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此生日湘雲記之寶玉記之釵自忘之釵何憒憒乃爾再着此段有兩水夾明鏡之妙湘雲笑道扯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這些人爲什麼來是老太太請

的總歸一夢總罪一假扯臊與前文不害臊相發明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寶了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裏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一年新媳婦沒做生日今做生日仍在一年之中是一年自兩生日矣與始提親回兩晚飯相發明皆千人千忽之深文曲筆也請參彼評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心裏纔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況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低頭不語與忘了生日同一用意寫寶釵悔至如燒都在無文字處寶玉心裏怨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爲什麽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靦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寶玉以雲釵相提而論釵即雲也前旣有芍藥裀今又有新姑爺而姑爺無姓則百廿回外之寶釵當是何如正想著小了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都進來大家廝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見只是他攔著不許來說是偺們家正是晦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什麽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偺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非寫勢利乃借中山狼演觀卦一觀字以收束賈母歸結全書說著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

作聲了鳳姐雖勉强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招人
發笑賈母心裏要寶釵喜歡故意的慪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
母之意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
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著回過頭去看見婆婆尤氏不在
這裏又縮住了口透寫題中强字而仍在語面賈母爲著齊全二字也想邢夫
人等命人叫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
內也十分不願意想著家業零散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
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此宴上接賞花妖顛倒到底無可復矣特用惜春以
正筆攻之賈母問起岫煙來邢夫人假說病著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
媽在這裏有些不便也不提起凡得婚姻之正者皆不與於此會既無煙卽無琴既無琴又何有緻

綺於釵更無所禁矣乃文字潔淨精微處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偺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裏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著一個坐兒他代寶釵輪流敬酒棄禮亂羣專責賈母人人知之其曲筆深文則甚隱矣經閱人評此等處可以意會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禮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叫人來道偺們今兒索性洒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都是強字中陪客自忘生日者方是主人翁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奶磕頭怎麼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著

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裏賈母纔讓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著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麽著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樣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如今都礙著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著冷靜了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說是沒有什麽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來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們行個令兒罷賈母側著耳躲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史爲罪魁此宴此令必從他出而所演無非姻緣無非易道也凡行令必用鴛鴦此通部中大線索也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杯罷何苦來又攪什麽寶玉道當眞老太太說的叫

你去呢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邊賈母道你來了不是要行令嗎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敢不來嗎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名兒賭輸贏酒罷骰為色此正為色字打結曰文曰武骰字即牌以上結三宣牙牌令也曰曲牌名以上結曲演紅樓也劉老老警幻仙齋到賈母道這也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鴛鴦道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杯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杯數兒擲出來再定衆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著鴛鴦便打點兒衆人叫鴛鴦喝了

一杯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漢文羽翼成笑叙終飛騰而劉老老）到有年紀的喝一杯於是賈母李嬸娘邢王二夫人都該喝賈母舉酒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詩必千家非一家也）說不出的罰一杯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裏說得出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喝一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閑學少年（都是晚字注脚）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了這叫做劉阮入天台（得偶之正此屬本人）李紋便接著說了

個二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源好避秦上找秦人舊舍以明書旨請參彼評大家又喝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五五歸土全賈母道這要喝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雛眾人都該喝一杯鳳姐道雛是雛到飛了好些了已到飛鳥各投林眾人瞅了他一眼鳳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什麼呢公領孫能赦珍之罪都在此一領下手是李綺便說道閑看兒童捉柳花眾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著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這是什麼鴛鴦笑道這是個臭五黑一紅坤下得復也而復非正復臭而已矣先喝一杯再擲罷寶玉只得喝了又擲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做張敞畫眉色成重七

七爲巧數卽釵之巧合今巧合有二矣爲張敞畫眉眉又
兩道總以晚字寓書外寶釵之再嫁婦人謂再嫁曰晚嫁寶玉明
白打趣他寶釵的臉也飛紅了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
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明知難說自認罰了罷我也沒下家曰設
有下家曰難說都是百
廿回外寶釵之深文
過了令盃到李紈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
大奶奶的是十二金釵寶玉聽了趕到李紈身旁看時只見紅綠
對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很十二金釵明結全書要人各得完結
同歸一善故必屬李紈紅綠對開書
演一紅一綠兩么兩五爲復之正是爲紈爲蘭非如
寶玉之不孝不忠歸空非真復也好看乃全書自贊忽然想起十
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已座上心裏想這十二釵說是金
陵的怎麼家裏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找神遊
回爲下
半回過脉七大八小得十五數乃寶釵將笄之年聽曲文回爲復
寶釵做生日之始也賈母家宴以寶釵做生日始做生日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又看看湘雲寶釵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躁的很脫脫衣服去掛了籌出席去了已演却塵緣躁出於腎非正陽之復脫衣則棄妻也遺字人妙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被別人擲了去心裏不喜歡便去了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杯賈母道這個令兒也不熱鬧不如指了罷讓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麽來鴛鴦爲李紈一人而已一擲一不擲束住通篇小了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麽的嗎鴛鴦道名兒倒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理道之天不敵氣數之天是鴛鴦說不出處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謅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個秋魚入菱窠浪掃浮萍凡上文之荷葉浮萍及柳絮詞一齊歸結秋魚入菱窠則收拾香菱風月鑑止矣必用賈母代說釵之巧合固有主者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蘋吟盡楚江秋柳絮詞主人即夢主也瀟湘雲夢從此收拾眾人都道這句很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偕們喝兩杯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裏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放心於襲放心於鶯也一部西廂記了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丫頭子到了新房只見五兒在那裏插蠟五兒乃黛影此處先見以遮下回插蠟乃追綠

（蠟改綠玉之句）小了頭便問寶二爺那裏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喝酒呢小了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裏太太叫我來找的豈有在那裏倒叫我來找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了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裏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裏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了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依言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裏珍珠便向小了頭道你聽見了小了頭答應著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眾人

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說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趕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裏煩得慌何不趁他們喝酒偺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裏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奶在這裏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既在這裏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只得跟著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直追神遊不找尤氏乃找兼美也有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已爲招穀盜回安置門路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開著麽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裏的菓子故開著門等著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便走了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用去園裏不乾淨常沒有人不要撞見什麽寳玉便仗著酒氣便是醉金剛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見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二爺要去偺們都跟著有這些人怕什麽仍是羣陰圍繞可見都塵緣非真復寳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强只得跟著寳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修竹倒還茂盛寳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准我到這裏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幾竿翠竹青葱這不是瀟湘館麽人下半入得亦委宛亦哭兀不改清陰待我歸作者隱痛深矣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偺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

紅院走過了回過頭來用手指著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寶玉順著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麽偺們回去瞧瞧（筆極恍惚意極清楚）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著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著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人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自說自解乃追襲人之心）豈知寶玉只望裏走天又晚了恐招了邪氣故寶玉問他只說已走過了欲寶玉不去不料寶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襲人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趕上（愈混愈趕襲又何必凡爲欽襲者又何必）見寶玉站著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便道你聽什麽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著麽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麽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沒有人[還上正面輕重恰合其筆靈也]襲人道你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裏常聽見林姑娘傷心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趕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走只是這裏路又隱僻又聽得人說這裏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都吃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著便滴下淚來道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這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聞鬼哭而吃驚一番自辨而我害了你乃是確供]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著些人趕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膽[說襲膽大正責寶之膽小]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裏來老太太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

這裏來了嚇得老太太太太們了不得罵著我叫我帶人趕來還不快回去麽寶玉猶是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著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著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眾人都等著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你怎麽今兒帶他園裏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著什麽又鬧起來這便怎麽處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裏著實的吃驚吃驚總歸此人襲乃影身此方著實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麽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裏逛逛今兒趁著酒興走走那裏就撞著什麽了呢鳳姐在園裏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裏寒毛倒

豎說寶兄弟膽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膽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麽仙去了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園裏可曾唬著麽這回不用說了以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還要找補叫你們再樂一天呢不要爲他又鬧出什麽原故來衆人聽說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裏住了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裏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此宴人自多多而酒令有及有不及散去有題有不題皆有深意）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噯聲歎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裏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麽樣的光景

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爲一大段木石之破金玉之成恨入切骨故於全書既完之後山窮水盡突作奇峰雙插天外以發明寶玉金鎖四句篆文以成書外之書也書中之寶釵或就本身或就影身罵之打之踢之死之猶不足蔽辜則必逐使改嫁而後快因立此篇以斷定將來之一嫁不離不棄究竟離棄金鎖有其繼矣書中黛玉或就本身或就影身撮之合之挽之生之終無可如何則必同歸渺茫而後快因立此篇以斷定到底之爲成莫失莫忘果不失忘兩玉其爲恒矣恒夫婦之道也繼續匹之說也是乃作者已自爲續紅樓夢一部以洩其不平之氣而扶弱抑

强貴陽賤陰天理人情卽在其內固不嫌於握拳透爪也

凡為續部成黛自必破釵試問有何法以破之生黛又應殺釵試問有何道以殺之順固不可逆又不能卽連篇累牘已被本人說畢況再生黛而改嫁釵有何趣味且已屬另一不賢之寶釵非此書之賢寶釵矣若把三人合在一處是乃折辱黛玉豈能為黛玉報復而作補恨書耶費筆費墨終無是處閑人惜之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閑談（假作閑談又以大落墨發端）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裏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裏我們也算好的怎麼不曾夢見了一次寶玉在外間聽得細細的

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麽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著或者我從園裏回來他知道我的寶心肯與我夢裏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裏去了我也好常時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不想他了襲人

說夢寶玉因而尋夢是鬧鬼哭中襲人前後兩趕字義

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用胡思亂想你不瞧瞧太太因你園中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說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白這麽說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知他必進來

的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候寶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副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著了沒有寶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寶玉知道寶釵睡著便向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了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裏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寶玉若有動靜再為出來寶玉見襲人等進去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睡不著已後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並無有夢直到天亮寶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便歎口氣

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卻一夜反沒有睡著聽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兩句爲釵說與黛玉無涉故以爲莽撞看借扇雙敲回寶玉明明以楊妃目釵自然解此）寶玉聽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赸著往裏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盹兒就打著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已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寶二爺昨晚睡得安頓麼若安頓時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釵起來梳洗了鶯兒襲人等跟著先到賈母那裏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

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本說昨晚行禮而昨晚未行是所謂晚禮亦只假意故意白說而已卽成大禮已可想見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麽寶釵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麽衆人放心說些閑話只見小了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裏人來到大太太那裏說了好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太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衆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爲什麽命裏遭著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麽好說著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爲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著淚辭了衆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是不

要悲傷碰著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觀我生進退說著眼淚直流眾人都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為是寶釵的生日卽轉悲為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著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著呢說著迎春只得含淚而別三春到此一總所謂勘破三春景不長也都縮在寶釵生日是釵一人主之而實元春成之也元春合三春為氣數之天迎春分三春為薄命之首釵黛同一薄命而黛之死勝於釵之生此總非元春之文都在無文字處眾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裏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眾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

寶釵那裏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减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爲著大哥哥娶了親唬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辦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裏也很苦娶了去雖說我家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著呢（既以元春收拾冊中人即以岫煙歸結冊外人）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大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庄事這裏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裏要留你妹妹在

這裏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前以夏金桂之婚入岫烟之婚乃以强歡笑入死纏綿也爲上回作結此以湘雲引寶琴亦即岫烟文義皆真姻緣也爲本回作起寶釵道正是呢於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眾人回去了却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一個主意向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著似乎比在屋裏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裏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裏念詩是爲著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獃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已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做什麼但只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裏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著了風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言寶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候芳魂昨夜從襲人引起今又從他引起前後兩會意字是眼）便道也罷叫個人跟著你罷夜裏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著我來找（初試雲雨剖透嫁蔣玉函跟字是倒說）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也不言語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著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著也罷了況且今日他跟著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去寶玉只得笑著出來寶

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出五兒必陪以麝月以五兒乃黛玉影身故用一月鏡以照之也死者不可復生則借影以生之合之此上半回是足完死纏綿文字）又囑咐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著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人以爲是透下文其實是上應你死了我做和尚之言以入本回寶必不負黛所謂莫失莫忘也）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著他笑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爲你昨日那個光景鬧得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著成何事體寶玉料著自已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裏麝月五

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著各自歇下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著見他兩個人在那裏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伏侍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爲沒穿衣服著了涼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裏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晴雯前事卽五兒今事總一黛玉而已都是影身故均以麝月作陪）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腸移在五兒身上（用晴雯遞五兒實以五兒追黛玉影字明提）自已假妝睡著偷偷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獃性復發聽了聽裏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却見麝月也睡著了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却不答應五兒聽見寶玉叫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

只得起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著漱盂却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著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著一個鬢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晴雯復生卽黛玉復生也芳魂已到看茶字是眼）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獃獃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著心裏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是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爲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直發黛玉乾淨身子本回寶玉主意卽此主意）怎奈這位獃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

愛惜起來題乃候芳魂文說雯晴雯一錯字咸三面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呵寶玉笑著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是接茶而不知漱了口沒有底面玲瓏萬狀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呵五兒聽了摸不著頭腦便道都是姊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微微笑著點頭兒笑著點頭乃石頭記奧旨而繪寫入神涯豔恍然紙上是文字造孽處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著頭兒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裏亂跳便悄悄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寶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著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經

主意了你怎麽沒聽見麽五兒聽見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輕薄正對穩重）又不敢怎麽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己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不害臊扯臊注腳乃是正訓）寶玉著急道你怎麽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麽倒拿這些話來遭搨他（書取扶木制金以闢貴陽賤陰之理於釵黛非有厚薄也釵固遭搨黛亦何嘗不遭搨道學先生實作者所自任）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麽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儘著坐著看涼著剛纔二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麽囑咐了寶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五兒沒穿著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著了涼便說道你爲什麽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裏有儘著穿衣裳的空兒

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進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此與晴雯換小袄相照襯出寶玉衣服顏色是月白寶之與黛固乾淨如月之白也接而不接正與茶對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著罷我不涼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著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要養神呢嗎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麽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麽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著呢你挨著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裏躺著我怎麽坐呢反抉絳芸軒之一躺一生寶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著他還把

他攬在被裏握著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自罵寶釵五兒聽了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獃爺卻是寶心寶意的話兒用提筆斷定寶黛一切事蹟一切心情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著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此沒主意乃反話黛玉之沒主意正其有主意也釵則大不然因微微的笑著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總見這是什麼意思怎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功夫你自己放著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似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正言拒之放著有釵襲而自知難而退也要人知機其意深遠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見人正說著只聽外面咕咚一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此聲此嚇乃演可卿救我到此大夢全醒裏間寶釵咳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掓嘴兒五兒也就忙忙

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與麝月睡著同意此時院中一響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躺在床上心裏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都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寶釵咳嗽自已懷著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尚自昏昏睡著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醒者是夢夢者是醒一語八面以前文字要看他遲引離合令人耐想以後文字要看他針鋒敲擊令人失笑書中不多見也便道你怎麽這麽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嗎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赸笑

也不答言不一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都也納悶怎麼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眾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著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用五兒追晴雯成黛玉不惟夢中夢完卽夢外夢亦完此等結撰都是鏤空之筆倘必要和合寶黛實寫一夢笨伯小說容或有之）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怔怔的瞅著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爲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瞅的自己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遇著仙了麼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笑著勉强說道這是那裏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著問

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著麼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搭赸著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什麼擔了虛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著二爺睡了擔虛名兩語凡三見此回書主全部書主也勸著睡了一語絕倒夫說夢話與醒則可勸則何從勸也是乃形容五兒拙言辭露馬腳處正作者全書都是這般勸也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著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為黛玉了這方道破五兒是黛玉了作者何常到底瞞人則全書處處是影兒可見但儘著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月媚來況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衹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裏不免面紅耳熱起來這又是作者老面皮撒謊處豈有寶釵過門經年而男女尚未居室之理直到此方作此想耶是乃倒抉滴翠亭絳芸軒一切心事就赸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趣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略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得胸口飽悶寶釵生日即賈母死日金雪之陰寒其害如此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裏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著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著他是個痴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咧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裏間外間都是一樣的寶釵意欲再說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呢我不信睡得那麼

安穩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間睡別的倒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著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絳芸軒案乃寶釵必不得已之下策舍此更無以奪寶玉矣寶黛玉以逆迫襲人以順導始成繡鴛鴦之一事故此處必用五兒襲人撮合使睡裏間也彼時說夢話此時亦說夢話同一摸不著頭腦之夢話而不敢駁回一語與勸睡著同意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到床上睡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裏間就完了寶釵聽了也不作聲寶玉自己慚愧不來那裏還有強嘴的分兒是本要強嘴而不能強嘴卽鴛鴦兜肚哄著帶不得不帶便依著搬進裏間來一則寶玉負愧欲安寶釵之心二則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得稍覺親近以爲移花接木之計移花接木花爲釵木爲黛以釵易黛則移花接木矣明說絳芸軒案乃爲奪黛之計直至掉包兒都是此計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寶玉因

心中愧悔寶釵欲籠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後話豈有此理作者面皮有城牆厚無人不笑而彼且睜眼撒謊不惟撒書中謊且撒書外謊二五妙合得胎孕也爲末回蘭桂齊芳諸鬼話安根而誘後來沒事忙先生攢眉攞汗起作續部都於此處誤之殊不知二五暗說巧合只以我罵寶釵巧合而已何嘗更有後話偏說此是後話以文爲戲更以人爲戲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同起二字更惡見寶走而釵同走矣上文爲死纏綿完場此句爲保歡笑定局一句抵一大篇而銖兩悉稱奇莫奇於此隱莫隱於此矣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裏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一個漢玉玦史爲罪魁全書主腦今將收拾此人則必收拾全書故借一漢玉玦以發明演一心演性理之總義也書以賈闕假祖以漢之賈復即復見天心之復以劉老老爲作用劉爲漢姓故曰漢玉也玦者訣也非云訣別實爲叮囑令人各留漢玉也書演東木西金故曰一件東西說東西卽有南北合爲鴛

（鴦交互之卦故一件東西必用鴛鴦找出也玉演一心既分真假則有先天後天有內外用欲完先天必從後天欲安內心必藉外心由剝而得復以此由假還真以此如道家之欲成內丹必先求外丹得外丹而內丹始有以烹鍊即吾儒顏氏之四勿曾子之三省都是此意故此玉得自外家）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都也希罕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過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裏裝著我按著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一日克己復禮）老太太怎麼想著拿出來做什麼賈母道你那裏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指明得自內家史之內家寶之外家也）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拿著就像見了我的一般那時還小拿了來也不當什麼便擱在箱子裏到了這

裏我見偺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花甲一周天心來復而自暴自棄寓在言下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孝字乃全書的旨故屢提孝順制外妄內完此而已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著拿出來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歡喜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床前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借玉說書三為乾象寸十歸河圖方圓合天地瓜寓生生不息卽花落結瓜之義甜則稼穡作甘一劉老老也神瑛絳珠都是紅暈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能寶玉笑著請了個安謝了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見過寶玉笑着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脉不多一時大夫來診了脉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了些風寒略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的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三日則陰陽俱盡到此求醫遲矣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瞧老太太的病偺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着不怎麽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我

他賈政道醫道都是極難愈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此時輕移必無虎狼妙藥此豪傑所以奮興也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前有畢大夫並無劉大夫明文今云劉大夫即畢大夫也惟知畢故知留既能留自無畢矣教書之外更請何人賈政聽了只得等著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眾人都在那裏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裏櫳翠庵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著特來請安妙乃全書一贊即玉之贊既以漢玉玦作收場自必以一妙作歸宿便是文妙真人眾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些請去鳳姐走到床前回賈母岫煙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必提岫煙提岀詩四句也徹前後總包括只見妙玉頭戴

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綢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著秋香色的絲絛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塵尾念珠跟著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就妙玉穿帶又演全書書重倫常故戴妙常書爲寶鑑故曰月白書明生植故曰水田乃道衣也稻香村醉金剛都在此塵尾黙絳芸之姤念珠合北靜之復一個侍兒需人力也岫煙見了問好說在園中同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偺們這裏的腰門常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裏你們是熱鬧場中人雖在園外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裏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著又惦記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門關不關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

啊問答中皆妙字總義惦記你瞧瞧寶姑娘正乃所以爲妙也而遭大刼回已擊動岫煙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的人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爲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口悶飽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脉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氣惱所致正是金木交併乃書中事頭一個大夫張太醫也是書中理感冒氣惱一而已矣說着叫鴛鴦吩咐廚房裏辦一桌淨素菜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請他在這裏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偺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着便問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回頭見惜春正是妙處而瘦乃剝也剝極則復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裏的顯亮所以沒興畫結畫即是結書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是你纔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房子你要來很近必曰東邊房子春生之方也惜之復所妙之剝所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著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那邊呢眾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搬演病勢

甚合而腹瀉則大腸金脾胃土之病也乃死所賈政著急知病難醫即命人到衙門告假

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略進些飲食心裏稍寬收束

書中老太太叫吃飯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

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

我來了半日這裏找不著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裏又

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婆子道姑娘不好

了以不好了總結諸人史爲之首故必以迎春之死演於史死之上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

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

太病著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

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

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裏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裏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的出來不打諒他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留著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著做什麼王夫人鴛鴦等勸解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著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道婆子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太那裏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

人那裏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搓磨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重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書以迎春演大壯之觀大壯取象於羊故死於狼今送信用婆子探頭取闚觀之義賈母以死活對較觀我生觀其生之義也寶乃爲黛玉作報復曰如花海棠也曰似月嫦娥也草草完結絳珠草歸離恨也黛玉因寶玉婚而草草完結進郎以賈母病而草草完結而史亦完結與黛玉同歸完結而已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孫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裏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裏知道史姑娘

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裏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託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了一聲就也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裏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只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嘁嘁的說瞧着是不好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裏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傍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干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一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

板來瞧瞧好掛裏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都去講定帳房裏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裏打算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算了老太太自已早留下了自已留下何曾留下劉老老來而未來也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已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麽樣平兒把嘴往裏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麽快叫人將屋裏收拾收拾就該扎掙上去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麽卽已到返金陵而語面殊妙鳳姐道偺們這裏還有什麽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麽三千金亦枉給了烏來絕倒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裏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脉氣不好防著些神情口吻都到曰防著些正全書告人處也這便是張太醫論病細窮源故此處特說太醫進來了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卽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著喝便道不要那個人參是釵茶是黛不要那個史其醒乎倒一鍾茶來我喝結一切吃茶衆人不敢違

拗郎忙送上來一口喝了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裏好些水之有用如此奈平日不知以水生木而以金制木何哉常泛病情大有指點略靠著和你們說說話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會精神好些未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文入後路愈見整齊此回未入上下半先有上下半然後以夏金桂邢岫煙湘雲寶琴作過接方入本回承錯愛而陡然以寶玉寶釵同起一句自成兩大扇格局至返真元則消納於賈母文中先之以漢玉後之以妙玉用湘雲爲組織其散漫幾至不可收拾而條貫分明如此

此回合上回爲一大段逐寶釵完黛玉收拾衆人文字也阮郎更有劉郎信道芳齡永繼綠玉何妨絲蠟終教仙壽恒昌影合芳官生前歡笑魂歸柳五死後完成從今事了三春狠已獨行踽踽到底棋輸一錯虎其柱視耽耽喚起絳珠訣來瀵玉淒然別淚妙矣村言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熙鳳力詘失人心

却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天運一周貞下起元之會故坐起說此書每回開端多作鄭重語絕無隨便接起處）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裏拿眼滿地下瞅著（寶玉演天心說到寶玉而瞅地下大顛倒矣）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著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氣爲陽只爭氣二字大學之自新周易之自强盡之矣真善爲包括否則如此大結束處非千言所能盡）寶玉嘴裏答應心裏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酸爲木味淚爲木液爭氣二字仍歸到此）又不敢哭只得站著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熙鳳力詘失人心

卻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天運一周貞下起元之會故坐起說此書每回開端多作鄭重語絕無隨便接起處）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裏拿眼滿地下瞅著（寶玉演天心說到寶玉而瞅地下大顛倒矣）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著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氣爲陽只爭氣二字大學之自新周易之自強盡之矣貞善爲包括否則如此大結束處非千言所能盡）寶玉嘴裏答應心裏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酸爲木味淚爲水液爭氣二字仍歸到此）又不敢哭只得站著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

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裏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著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寶玉歸空雖復非復放心而已故放了寶玉拉了賈蘭乃真能復之重孫也所謂真復只孝順二字得之）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了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傍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裏呢（奸易見而不能見絕世文情）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是乃正訓而將來二字令人悚令人幸悚其時不可再幸其一息尚存）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心實不是好話乃與通靈作反對惟不通靈故吃虧也下語則明此書不演空空）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看罷了二字赦何常赦）最可惡的是史了頭沒

良心怎麼不來瞧我此借湘雲合寶黛釵三影以爲斷也寶黛以一心分二心已非良心如釵則人欲紛乘直沒良心已一部書演心演良心演沒良心以史自居固不愧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歎了口氣囑寶玉爭氣瞧寶釵歎氣凡金玉木石之誤亦既知之而悔無及已玉釵末路已見於不言之表書以一歎起以一歎結即太史公緩急人所時有之語故賈母必姓史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臉上發紅明知恥也牙關緊戒多言也意寓全書有目送手揮之妙而自坐起至一歎皆屬正訓故曰迴光返照也合了一回眼又睜著滿屋裏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著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裝裹賈母李紈爲冢孫婦自當上前今曰王邢鳳寶竟無李紈成大禮不用紈以孀居猶可言也當大事不用紈不可言也則賈母之死死於王邢鳳寶之手而不與李相涉以攻其一生背理沒良心無文字處有絕大文字看官信否底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畧一響

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通結全書無數笑字臉變笑容而去正是史之作用大哉笑乎）享年八十三歲（數終於九除九九八十一餘二數爲偶爲陰老陰也八十三綜之得二十一三七之數也少陽也老陰生少陽仍合成劉老老）眾婆子疾忙停床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著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著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裏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勸孝必勸忠忠孝固無二致也賞銀一千兩完千金一笑之旨）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眾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死無年月生日即死日也請參看八月初三日生日評）賈赦不在家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賈政爲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前賈璉雖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不見賈琮賈母固覆宗人也而忽有忽無正合假家演義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內裏邢王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因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開脫尤氏以上找協理回多少深文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裏長的他於家事全不知道惜春爲乾之坤剝之復其注在此故安置於東而不東西而不西之界而總言其年小復之一陽固稱陽也與巧姐總說小同一用意所以內裏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裏頭的事況又賈璉在外作主裏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已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

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裏頭的事鳳姐本不敢辭自然應了直追協理禍所從生以反振下半心想這裏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都是我手下人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些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了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者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是比甯府裏還得辦些都從協理比對而出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事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册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總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亦從點名册起男於二十餘一女於二十缺一合成四十損一陰增一陽剝之復也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男女之數綜之仍三十二故餘者亦云也不過三十二說來說去無非餘一男之義難以點泒

差事心裏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裏的人多又將莊上的算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打算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二奶奶三十二卽鴛鴦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著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磕個頭磕頭是一陽下起仍是三十二而用筆奚冗以起下回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主禮春生行禮於衰中正一陽生於重陰之下鴛鴦說著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便拉他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遭塌過什麼銀錢鳳爲財色雙主加以璉則專主財此從銀錢說話而並責鳳璉便是鴛鴦之半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

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甯戚我聽了不明白詩云子曰正與易道相輔而行其不明白則二奶奶壞之也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靡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了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二奶奶和我五字把鳳鴛合爲一人矣此鴛鴦所以必姓金而其死爲鳳之前引爲秦之後繼而又忠烈萃於一人則關後天以追先天秦鳳鴛鴦三而一矣是乃易道精微合這情種那情種於一太極處這一埸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求作個主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已將殉主意侃侃道出正見史易相輔而行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

老太太呢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況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著不彀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古怪是易放心是此書折變補上是用易象演成此書）就是老爺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裏聽見的麽（寫出鴛鴦說話神情）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麽這會子那樣的著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著急爲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裏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麽好將來又要抄起來（剝而未盡起招夥盜）直也就不顧起老

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了頭好歹碍不著到底是這裏的聲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說得沒氣力爲絀字伏根）鴛鴦千恩萬謝的託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嗳不要管他且擱著偺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逆折出失人心來筆力天矯）於是叫了旺兒家的來傳話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裏頭照應著些就是了橫豎作主是偺們二老爺他說怎麼著偺們就怎麼著（所謂同知所謂全不理會）鳳姐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徧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纔剛二老爺叫我去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但知道的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已不知道的只說咱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很寬若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麽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也是忠孝兩意都是陽壁帳寫政字妙析微茫老太太南邊的墳地雖有陰宅却沒有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該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買幾頃祭田偺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難道都花了罷秦氏敎養之說乃一部紅樓正經主意今就賈政說了一半有養無敎以發明識失敎本旨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偺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攛掇二太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女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著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去要他們都說且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按着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子去了走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即打通狗彘奴消息不剝極不能復也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着見來了一個了頭說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日第三天了裏頭還很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嗎叫了半天來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外主於政內主於邢邢之設施從供飯起意深哉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來伺候胡弄着將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裏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裏照

料了一會子又帖記著派人趕著出來叫了旺兒家傳齊了家人女人們一一分派了眾人都答應著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又從供飯起失人心之正脉眾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裏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家人只得勉強應著鳳姐即往上房去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家伙鴛鴦道你還找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麼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鴛鴦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裏來的鳳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拿了一分

出來急忙叫彩明登帳發與眾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裏作事何等爽利週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那裏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著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太太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腳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邢政之用猶可留餘此大車不失為裒周之大夫也鳳姐鴛鴦鬆力絀正所謂畏子不敢則平日之力贏賈母能辭其咎乎只道巳將這項銀子交了出去了故見鳳姐掣肘如此便疑為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力之絀於金心之失於金皆追原一金之

禍死一玉走一玉而史亦因之歸地府也看心字屢提都非現在　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了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偺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日人來人往我瞧著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湊時候話說出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託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以撒手二字截然止住文省拖沓意明指點　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

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裏有我們呢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嬸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捱了好些話爲的是你們不齊集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於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裏吃有的要在家裏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得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飭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了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

爾奶奶在東府裏還是著事要打要罵怎麽那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難道都管不住了（本回反挾賈母縱容之罪必在在以東府陪說則又並坐王氏也協理東府王使之往）鳳姐歎道東府裏的事雖說託辦的太太雖在那裏不好意思說什麽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平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卽如棚裏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見拿進來這叫我什麽法兒呢眾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麽鳳姐道還提那個他也是那裏為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裏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裏湊手眾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裏嗎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銀之有無不用明說筆力矯健而爲斂之深文）眾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麽件大

事偺們一點摸不著淨當若差叫人怎麽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麽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怎麽樣他們敢抱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實在難週到的鳳姐聽了沒法只得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咧（上頭一人一主意剝卦上爻一陽也央說大娘嬸子好大娘們皆剝窮上反下之意幫一天鬧姑娘必把上爻亦作了頭則剝極成坤方得復矣語面妙極形容而寓易象如此）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著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

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不許靡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了頭安靜坤象成安雖說僧經道懺上祭掛帳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及一回胡弄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已心裏也過不去了將力細作一提頓局度安閑文筆酣暢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著悲戚為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邢王合一又作提頓無文字處有文字用筆如刀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也不敢替他說話只自歎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

全仗綠葉扶持牡丹花寶釵也未成大禮以前且爲照料家務今既爲婦值此喪事而無一言則未爲婦之釵可知既爲婦之釵亦可知也以前鋪敘鳳姐力絀只爲暗發此意兵法聲東擊西奈何只認是鳳姐傳獨有李紈四字揶之生棱太太們不虧了鳳了頭那些人還幫著嗎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直追興利回之寶釵特提探春以敏形賢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著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嗎可憐鳳了頭鬧了幾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附道你們別看著人家的樣兒也遭塌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

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以不管興廢之李紈猶必爲力細之助况寶釵乎語語痛責都是璉說賈政非能明理者也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著說大奶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麽著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紈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裏叫他巧媳婦還作的出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也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麽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麽法兒直追隘臉人作殉主之因與黛之死同爲不篤鴛而眞篤鴦者請參彼評說著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日爺爺叫我家裏睡我喜歡的很要理過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了頭既已平靜便是眞得坤象而復卽至矣故必接賈蘭其言藹然於無形處摹出一孝字文能繪風李紈道好兒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日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裏頭想想也罷了書所以明孝能復又必以此衆人聽了都說道好哥兒怎麽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麽孩子氣這幾日跟著老爺跪著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麽

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遠避他邢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倒是偺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四姑娘喲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裏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反挾寶玉之復終屬幻境非蘭之復也而寫來絕倒那裏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紈道就好也還小只怕到他大了偺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你們瞧看怎麼樣衆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裏嚎喪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裏頭淨偷着眼兒瞧人呢李紈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

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著了嘜還有一件事偺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淸的（一本姻緣簿一本循環簿也因環親事而曰不淸正乃閑話中之精義）且不必說閑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麽樣了衆人道璉二奶奶這幾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我的男人說璉二爺派了薔二爺料理說是偺們家的車也不彀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紈笑道車也都是借得的麽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麽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來還得僱呢李紈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的車也有僱的麽衆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裏的大奶奶小蓉大奶奶都沒有車了不僱那裏來的呢李紈聽了歎息道先

前見有偺們家來的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偺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已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借車一段人以爲形容賈家窮敗而不知仍是說寶釵親事而已車爲蓋爲天有夫象非夫而夫之則爲借車李紈從一而終故不知車之可借衆人以爲說笑話一部笑話書無非演借車也東木西金兩婚姻乃兩車故特提魂魄而借者則寶釵正不知釵此車還於何時一段妙文以我的男人起以你的男人結微矣哉　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著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因借車而陡入湘雲惟恐人不知借車是說寶釵因特以金麟證金鎖　暫且不妨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已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寃孽症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

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無名無姓之婿爲推日子釵之於寶推日子而已半夜字不止字皆深文半夜則不終不止則不守也便是還車寶玉瞅著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妝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又勝幾分又找情中情上情字轉念又看寶琴等淡素妝飾自有一種天然丰韻寶琴則曰天生是爲琴瑟之正於湘釵中特著此人而重提曰轉念人當深究此轉念也獨有寶釵渾身孝服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心裏想道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爲魁殊不知並非爲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的丰韻了壽終力絀統歸到此方見主人翁想到這裏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滾滾的下來了趁著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衆人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正勸湘雲不止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著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這場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各心事實一心事哭這個却哭那個一部書是如此而無不下淚者冤哉還是薛姨媽李嬸娘等勸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嚷破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著急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裏呢怪不得大太太說裏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著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裏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

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止再將力絀竭力搬演正以見鳳之失助平日枉了左木右金力主金玉姻緣也肝爲藏血之海血爲木液力絀而至吐血殺木之報亦速矣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爲一大段收拾史收拾易以收拾衆人文字也史辨賢奸以寶釵之奸險而不能知易別陰陽以寶釵之陰小而不能知而失心欺天如此是書所以不能不作也太君曰歸地府鴛鴦曰登太虛作者直竊予奪之權說陟降之理

此回上半文字少下半文字多面子是鳳姐底裏是寶釵皆強歡笑文字也用一李紈爲綱領雖萬緒千頭總歸提挈特看官不喜搜尋耳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史歸地府鳳坐地下皆一木之所致也平兒纔來靠著忙叫了人來攙扶著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杯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嚥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却便走開小紅是林秋桐是木於此特提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著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說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不好說別的心裏却不

全信只說叫他歇着去罷眾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閑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到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再將七八顛倒特提寶釵評屢見前到二更多天二更多天極陰之會正鴛鴦將醒時也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的話眾人都打諒人到悲痛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以痴節當一句話說諷侃眾人不少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眾餘人只有鴛鴦不在眾人忙亂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奠哭之時却不見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著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裏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裏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裏頭派誰看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了頭陪著帶領了幾個了頭婆子照看上屋裏纔好（掐毀盜乃演易象由剝成坤由坤成復之義而鳳爲之主故特寫他一病畱爲此地之用惜春則乾之坤乃剝復之過接故以惜陪鳳至所以能復則在孝故用林之孝而黛玉在其中矣講孝則在書故用賈芸而寶玉在其中矣是又破木石之報復）也賈璉聽了心中想珍大嫂子與四了頭兩個不合所以攛掇著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著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

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著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這樣行爲我也瞧不上想老太太是忠忠原於孝想大老爺是烈烈發於情情談笑話總包於此乃人人自有之心借鴛鴦以演之耳哭然曰誰知大有深意此下一路畫鬼筆夫又誰言而誰知之耶而談者每以爲有其人有其事何其愚讀此誰知二字當亦恍然悟啞然笑老爺是不管事的人以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王爲易象鴛鴦主之鴛死則易象無主是亂世爲王矣然政爲王風之大夫亦即發明於此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裏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乾淨乾淨二字明說黛玉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黛玉初來安置於此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著汗巾子好

似要上弔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裏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裏了便問道你是誰偺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兼美一陰一陽易卦亦一陰一陽是爲一樣兼美爲釵黛鴛鴦亦合釵黛是爲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荅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了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畫鬼即有鬼氣真是雲漢熱北風寒而兼美只是冷氣侵人令人爽然自失風月鑑又一現相矣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死前有想且有細細一想道想爲誰知字再作掉弄哦是了這是東府裏蓉哥的小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裏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弔呢書中怪事筆下深文怎麼上弔怎麼又上弔以兼美証鴛鴦耶以鴛鴦証兼美耶我亦要問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妝匣取出那年鉸的一綹頭髮揣在懷裏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著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至此專主黛玉絕無寶釵鴛鴦固兼而不兼者也揣頭髮解汗巾寶黛結髮而去矣這便是那侵入骨乃一翻身即成忠烈那情種原是這情種信然信然自已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腳凳自已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不惟有想且有恐把上吊詳細搬演一如親見這纔令誰知二字淋漓盡致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可憐是誰見魂魄又是誰用筆命意此上與尤二姐同此下與尤二姐異彼說釵此說黛固大有懸殊也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座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痴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樑自盡的秦氏在風月寶鑑乃亂倫蔑理之人造釁開端之主第一情人固已而乃曰風清月白此清白從何來耶又曰該當自盡此該當又從何來疑陣結五花八門但能辨一情字則其陣立潰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痴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全書用鴛鴦演易理卽以易理演痴情正警幻之作用也於此發明之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是這情種乃風月情

濃者也寶玉珍瑛蓉薔諸人皆是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是那情種乃誰爲情種之情種我故曰此書演性理以大學中庸爲主骨看此處可知已而絕不墮理障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眞情了再爲情字作轉身乃在天人交界之處是本書說法既非那情種又非這情種其辨最細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裏琥珀辭了靈聽那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著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裏找了一徧不見便找到套間裏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著從門縫裏望裏看時只見燈光半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裏害怕又不聽見屋裏有什麽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裏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鴦姐姐來著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鴦

問裏睡著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裏沒有那燈也沒人夾蠟花兒

漆黑怪怕的尋鴛鴦用此二人鳳襲釵黛全在兩名字內必從夾蠟花說入直找清虛觀小道士我沒進去

如今偺們一塊兒進去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

道誰把腳凳撂在這裏幾乎絆我一跤說著往上一瞧嚇的噯喲

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賈母了頭鴛鴦外多作玉旁皆易象也珍

珠栽在琥珀身上王與王合易道於此起易道於此終矣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

隻腳挪不動虎爲西鳳自爲金色琥珀而挪不動釵鳳止矣一時情事宛然而寓意如此外頭的人也

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著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

寶釵等聽了都哭著去瞧至此方及寶釵釵固兼美之半也邢夫人道我不料鴛

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竪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閉着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寫情中情下情字深摯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鴛鴦得死所黛玉得死所也以覩襲人之無死所則寶釵可知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他上復又喜歡起來這情種那情種翻身處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倒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裏知道釵翻身便是黛黛翻身便是鴛鴦乃齊魯一變之說惜其出為齊之不變也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

嗟歎著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即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著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必如此方全心志鴛之死寶之亡皆不能全心志者也好孩子三字大道存焉不止口角心情之妙肖也賈璉答應出去這裏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裏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著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明點是黛而惜其究不能如鴛鴦之真得死所也即注紫鵑歸惜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著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一始數奇

數百盈數兩偶數一部周易參伍錯綜如此而已還說等閑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絕不提其父之有無所謂來無始去無終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抬了棺材來了結果鴛鴦也是此人他只得也跟進去幫著盛殮假意嚎哭了幾聲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禮政之為政是如此寫斟酌恰好寶玉聽了喜不自

勝走上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以邢形政自有軒輊而實乃寫鴛鴦之死只有寶玉與璉固無涉也請參看斷絕回

評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偺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為他肯替偺們盡孝偺們也該託託他好好的替偺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很很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子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此意既可合則何意不可合而坐視力絀耶此句正自獻文字底裏奈何衆人不說是傻子便說心腸好

不說心腸好便說知禮說來說去不出三條而獨不解寶釵之巳不作賈氏婦之說○本書凡立大疑陣後必隨於本回前後隱作發明其疑陣自破如探春著棋婆子跪哭等處俱見本許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人齊到了辰初發引萬物歸土故用辰辰居木火之交初則偏重在本書以史筆演木火通明正引而不發之意也閑文中有如許深意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不必細述大費尋求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人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另提林之孝以入下半不可忽讀只是榮府規例一到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裏頭只有女人們查夜此下總演易理剝極則復之義故從門說起乾坤易之門

三門則內外分爲六畫之卦矣而六畫只此三畫來故一到二更三門云云不過此一二三而已道便是何三而有女無男已到坤候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裏動得只有平兒同著惜春各處走了一回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

那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早見何三正爲此回之用乃結全書易象詳詳見前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著便噯聲歎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咧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裏去了幾日府裏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不是追敘前文

正斷定這夢開端之主乃是特提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著不用明日留著不是火燒了便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盜即是火火即是盜生裏有死死裏有生是乃大道盜者道也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擱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裏擱著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裏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翻本兒了睡去了說著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再呼老三陽老則變六連之乾已成六斷之坤句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這樣窮爲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裏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那

周瑞何三云然則所謂狗彘奴不在此而在彼矣你剛纔的話就只怕弄不來倒招了飢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或拿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裏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裏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海爲林所自出大家下海總由黛玉也曰看風頭又歸熙鳳你若撂不下你乾媽偺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別是醉了罷又一醉金剛也書中一切賭場一齊收拾倪二張三等案都結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著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又各人商量了一回各自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事他

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裏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以包勇接何三是一非二而用一動一靜寫之便不止鋪敘英雄失志）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裏叩門（觀其妙竅正腰門上事）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裏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易道之妙在以陽拒陰）婆子道你是那裏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麽法兒（黑炭頭紅黑互變木火相生正是包勇我嫌你們這些人惡陰也則惜春寶玉之歸

空爲得爲眞包勇婆子生了氣嚷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裏的這麽個橫強盜這樣沒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裏走純陰用事時方至坤是爲反了天的事而一陽即於此得復則亦爲反天也道之爲道非强不成故曰强盜說著便把手在門環上很很的打了幾下所謂金環一叩玉洞雙開靜極而動之象也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裏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是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很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如何躭得住開門揖盜乃自上頭與題中奴字針對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裏還正想師父呢再申明拚盜之主快

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咱們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歎氣而回此下妙玉皆爲寶釵文字實一人爲狗氣奴之首也破木石成金玉正包勇歎氣處這裏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裏道了惱敘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著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裏我就放心如今裏頭一個男人也沒有惜春在卦爲乾之坤是一個男人也沒有能有一個人則由坤而復矣道妙正如此而說一個男人也沒有於不內不外之腰門已伏一包勇正生生不息之眞種子也今兒你旣光降肯伴我一宵咱們下棋說話兒

可使得麼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烹茶找品茶對奕找走火皆大節目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部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天空地闊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纏他正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

自靜之動魏伯陽所謂震來受符　惜春那裏的老婆子們也接著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便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裏有了賊了惜曰有人妙曰有賊賊即人盜即道此語殊不能了正說著這裏不敢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聲回身擺著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著說猶未了又聽得房上響聲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裏的東西都丟了一個人說上屋東西都丟了剩之上一文也東西都丟這纔剝極並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借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巳的人便在外間屋裏說道這裏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

這可不是嗎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得房上飛下好些瓦來眾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內腰門一聲大響打進門來見一個稍長大漢手執木棍眾人唬得藏躲不及（雷從地起陽向腎生正是腰門而面予寫得有聲有色少許勝多）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唬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百忙中有此調侃之筆乃歎能勇之難）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鄭重特提甄家真假轉變之候也而必眼尖方能看出尖字正小往大來之象也）這些人便不覺膽壯起來便顫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在地下一撲（雷從地起為復地下一撲底面暢滿）聳身上房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府無人先在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女尼便頓起淫心（此是寶釵文字故撇開惜春正演寶釵末局也）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不足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眾上房見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趕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必有坤之一陰方成復之一陽是爲勇）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牆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幾個在那裏接贓已經接過好些（此段說盜用豈知二字與上半說鬼用誰知二字遙遙相對）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眾反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鬥鬥那夥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偺們索性搶了他

出來這裏包勇聞聲卽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一人生氣卽王亦一怒之說四五人亂打則一陽遽進邪正交爭正大不易）外頭上夜的人也都仗著膽子只顧趕了來（本文屢說膽字膽爲少陽甲木復者復此而已絶非閑話）衆賊見鬥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趕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丟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將燈照看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裏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裏有賊沒有裏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裏也沒開門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裏去罷（亂之所作在妙玉處乃寶釵也而鳳豈能逃其罪故次卽到此但鳳雖禍首而縱容者則在上房故云然）包勇正摸不著路頭遥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著一齊尋到上房見是門開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裏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見是失盜大家著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擰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路不熟摸不著路言之概然奈何止剩空箱人家而令急而相求之人如此耶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著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有住脚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更分上下卦分上下也有二三四五而無初爻上爻又是一剝一復如此等處讀者自解我們的下班時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著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我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道你們個個要死的回來再說偺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著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

接聲說唬死我們了林之孝問道這裏沒有丟東西裏頭的人方
開了門道這裏沒丟東西（開除尤氏不剩不復）林之孝帶著人走到惜春院
內只聽裏面說道了不得了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
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裏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裏打仗把姑娘
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無剩有復）
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
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裏呢賈
芸等走到那邊果見一人躺在地下死了（乾坤易之門戶大觀所從出也故何三必死於）
此細細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作者自明此書止借易卦以敷衍耳豈敢真言衍易故云好像）
衆人見了詫異派一個人看守著又派兩個人照看前後門俱仍

照園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尋察賊踪是從後夾道上屋的復從地起丹家所謂夾脊三關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着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強盜諱盜爲竊固是調侃營官而深意存焉寶黛以死亡爲復非眞復即非眞道也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房上擲瓦我們不能近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趕到園裏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房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了一剎一復同集於此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

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
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裏查去易數原無既極何處可查眾人都
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少點明剝極而剝自姤來由五月至九月方成是時候不少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
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了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
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裏審問眾人叫苦連天跪地
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有無著落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為一大段全書以周易明消長重一復卦故以賈
復為之祖處處抱定此意斯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到此回一齊
收拾矣上半下半不容分析鴛鴦是全易卦圖狗彘是剝復卦

象也摘來廿一史嚴分忠佞之途編成十二釵愼辨貞淫之界鴛鴦歸去還太極於淸虛狗彘招來見天心於地府故西風力絀遙遙北靜王回黑炭頭執棍來歟紅娘子借車去矣九州海外孤雁天邊這篇花繡從看到底金針不度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

活寃孽妙尼遭大刼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綑起上夜衆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耽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裏裏外外的都不乾淨（一書用王姓字義到此統徹何三即王王即何三）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裏所招和他們說什麽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這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裏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不辨東西但委之命千古無心而壞大事者比比皆然甚矣利令智昏也）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裏我們也是這樣報賈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麽偏偏碰在偺們兩個人身上明日老爺太太要回來我怎麽見人說把家交給偺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著麽鳳姐道偺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裏（惜自認故爲復鳳護人故爲剗千古壞事人下場頭都是這般說）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著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攛掇著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裏呢說著又痛哭起來（仍演首罪甯之義而爲惜春一力自認並撇鳳姐知恥近勇眞復機亦躍然言下）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麽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麽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聽見外頭院子裏有人大嚷的說道（力就惜春演勇因入包勇）我說那三姑六婆

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裏從來是一概不許上門的三而六陽變陰姑而婆少變老又姑婆爲老婦之稱而姑婆乃不嫁之人不嫁而婦實斂之情事也用熟語作新文勸懲中更有勸懲不想這府裏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殯纔出去那個什麼庵裏的尼姑死要到偺們這裏來我吆喝住不准他們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死要到是死黛玉死死央及是死史鳳雨死字筆如鑄鍊那腰門子一會兒開著一會兒關著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腰門子不知做什麼數語令人失笑而實則大道存焉不放心不敢睡正形容勇之所以爲勇此段義理深奧真括參同契一部聽到四更這裏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裏有人站著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日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裏頭今日天

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麽初詩的一進演妬卦說襲人實說寶釵也妬爲剝之主爲坤之漸爲復之歸則成現在之象者由妬始是招賊盜者由釵始也一口咬定不容移易平兒等聽著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裏敢在外頭混嚷嗎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裏別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易無體無方是沒規矩無處無易無時無易是爲厭物惜春聽得明白惜則明白鳳則昧昧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千古令人歎息更加心裏過不的鳳姐接著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麽姑子你們那裏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書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麽他怎麽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走由於怕底面玲瓏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

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著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著纔好走呢平兒道偺們不敢收等衙門裏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但知收東西所以利令智昏不如平兒之明也此回平兒皆重提蓋巧姐之爲復復於平之屏不復於鳳之風也偺們只好看著但不知老爺那裏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共二爺去了報信必用賈芸小紅之主也鳳姐點頭同惜春坐著發愁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連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裏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

包勇來趕纔獲賊而逃只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裏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胆子極大便說偺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庵裏的雛兒呢（寶玉惟胆小故聽釵奪黛今劫妙玉者乃胆大之人是正以妙代釵爲黛報復）一個人道呵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裏的什麼櫳翠庵裏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麽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偺們今日躲一天叫偺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日亮鐘時候陸續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出關你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說鬼是鬼說盜是盜善於格物而能用筆也至此則就妙玉脫郤寶黛比爲寶釵二十里坡是眼大受笞撻回說蔣玉函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今云下海出關非東郊乎二十里坡即二十里堡襲所歸之處即釵之去路也衆賊議定分贓俵散不提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府裏被盜之事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看他敘事摘由何等簡淨而談者總不滿其繁何也賈政聽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裏頭也聽見了都唬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惜春沒話賈政發怔邢王無言總成坤靜賈

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裏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坤有折無單故屢提失單而開單即復必俟過一會子也）賈政道還好偺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就罪名快叫璉兒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的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裏便把賈芸很很的駡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託你押著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麽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著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此透惡子獨承家也而子何其周到底子何其奧衍）賈芸垂手站著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駡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麽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偺們都沒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

死得幾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有誤認孝慈而壞事者仍與政刑同一壞事原打
諒完了事算了帳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裏和南邊置墳產的再有
東西也沒有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幾件好的東西
開上恐有得若說金銀衣飾若干又沒有實在數目誆開使不得
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為什麼這樣事理不開你跪在
這裏是怎麼樣呢剎而變復是換了一個人復從下起故跪下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
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裏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去料理
清楚再來回賈政哼的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了
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
子賈璉心裏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

問珍珠他們那裏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裏頭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令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珍珠是襲琥珀是鳳總一釵也失單是此開單亦是此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厮如飛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一路無話馬騾卽是話馬爲一陽復也而復非真復故必著一騾騾種而不育之物也到回了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裏心裏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裏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蹤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驚道又驗什麽屍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麽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了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像字義許在上回此申明之故必特提糊塗東西以點清易卦）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裏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易之無物不備有如此）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糊塗東西特再提）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麽林之孝回道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惟孝爲能知易）賈璉聽了想道是呵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麽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林之孝回說他和鮑二打架來着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裏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裏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裏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裏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來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裏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裏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此非演賈璉之明乃演東西之亘古如新者包勇有以留之也是所謂劉老老）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

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裏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棚杠銀厨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想猜虛擬了一張失單虛擬失單便是像是何三像字義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急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這裏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裏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誰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知

是孤庵女眾不難欺負到了三更靜史鳳探釵皆剎之主史鳳死探遠嫁皆去矣而釵則不死不去不知所終故借妙玉以收拾之夫然後剎極復生故亦曰三更人靜亥子之間也便拿了短兵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牆遠遠瞧見櫳翠庵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裏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噯聲歎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為這裏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日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裏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此段為述為敘殊不可分乃作者自道也即登太虛用誰知二字之義因素常一個人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冷香丸從此收拾故未聞香先說寒顫而時在五更末令行矣是為黛玉作報復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響想起

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著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裏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只見一個人拿著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卻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肚裏事眼中人又一一說到都是畫鬼筆）索性橫了心倒也不怕（寶釵生平都是橫心都是不怕）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薰住由著他擺弄了去了（欲潔何曾潔一妙如此寶黛釵可知矣）

卻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牆邊搭了軟梯爬上牆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著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
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本大盜也而用車馬官銜燈籠門官亦以爲公幹全書演寶釵都是如此寫其大奸大惡偏寫以溫厚和平而看官亦認其爲賢寶釵何此門官之比比也趕出城去那夥
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强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
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難
安擬仍用三人合收一妙甘受污辱絳芸軒之釵也不屈而死歸離恨之黛也不知下落也難安擬寶玉之歸空寶釵之末路也而其實側重在寶釵只言櫳翠庵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
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響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
有男人脚步門窗響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
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著兩眼聽著到了天亮纔覺得心裏清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裏咤異昨晚響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裏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著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梯所以緣物而歎則歛之作用鞘所以藏刀亦歛之作用至其到處籠絡便是搭膊害人卽以自害實歛之妙也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庵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們都說昨夜煤氣薰著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叫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裏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全書一夢也在觀音堂乃妙之來路卽妙之去路也衆人不知也都著忙開了庵門滿園裏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裏去了衆人來叩腰門又

被包勇罵了一頓眾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
找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
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襲人所說難道賊也跟他
眾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著割舌下地獄包勇
生氣道胡說一部胡說正是要人念心正是叫人捫舌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眾人陪
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
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著叫開腰門
眾人且找到惜春那裏惜春正是愁悶惦著妙玉清早去後不知
聽見我們姓包的話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
知已是沒有了惜春引寶釵爲知已明復非真復而爲惑偏私立案況我現在實難見人父

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裏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裏所招不能自由再將三春一總而納湘雲於中置妙玉於外而偏私之見從妙玉起是一切敗壞都從寶釵起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是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已大躭不是還有何顏在這裏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已的青絲鉸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鉸去此書是儒理非二氏凡演僧道至寶玉做和尚都是半語故惜春頭髮鉸去一半彩屏愈加着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麽好呢夥盜是剝之坤剪髮亦剝之坤是一事正在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

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裏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裏去了（四字亦顯豁亦微妙妙不可言）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響動被煤氣薰着今早沒有見妙玉庵內梯子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强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很豈肯惜命怎麽你們都沒聽見麽（絳芸軒無人聽見此又何必聽見抑且書外之書又何從聽見）眾人道怎麽不聽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着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悶香之作用卽冷香之作用自元春以次諸人無不被其悶者）況且賊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着他還敢聲喊麽（此一推原尤妙尤惡滿在襲人之嫁愈寬愈刻）正說着包勇又在腰門那裏

嘆說裏頭快把這些混帳的婆子趕了出來罷快關腰門彩屏聽見恐耽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於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著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心裏已死定下了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提說此一段既無妙玉何有惜春只立寶玉一走寶釵亦走之影而已故暫且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樣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注明還有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禍由氣數之天故必提元妃所賜而書中一切曖昧皆人家不大有者也等姪兒脫了孝出去託人細細的緝訪少不

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著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裏也是提心吊胆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廢禮廢孝必出於邢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干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眾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走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以周起以周承豈知趙姨

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財字妬字色相如此反把家人唬了一大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來趙姨娘道我來了一回子老太太大老爺還不依弄神弄鬼來算計我我想仗著馬道婆要出出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此死讐仇人手擒題處乃直說鳳姐處也返金陵者鳳故跟回南鳳不死賓不走書不完易卦未了也故作鴛鴦語而卻提叔嫂逢五鬼恍惚離迷逗真鬼話又不知誰來算計乃明透欺弱女非鳳而何衆人聽見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瞅著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裏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

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閻王差人拿我去的我而拿我奇語奇姿而閻王差人則俗畫太極圖中半紅中之一黑星也正是鴛鴦要問我為什麼和馬婆子用魘魔法的案件說著便叫好璉二奶奶你在這裏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好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著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著呢賈政道沒有的事百二十回總是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裏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裏瞧著他偺們先走到了城裏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

想著他害寶玉的事心裏究竟過不去背地裏託了周姨娘在這裏照應（姤字用斜陽側照）那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裏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於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裏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嗎（紈則請留環則要去一善一惡一陽一陰循環無端正糊塗東西之理也）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你是走不得的用對照法以透獨承家）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裏只有趙姨娘賈環鸚哥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眾人請了安跪著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此仍是坤卦中事非復卦中事七日之六日也故明日問而文面省而肖）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

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寶釵拉著手說了幾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幾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惜春之惑偏私尤氏責之是也而矢素志從此堅仍是寶釵之所致也在一拉一使眼色而各人神情如繪）賈政略略的看了一看歎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幾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著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衆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

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也（鮑二是姤反之爲復故云反也而聲耳容酷肖）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細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著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著做什麽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著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帳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以周瑞林之孝作結乃一篇之主骨以帳簿截然而止正一篇不了帳也）吆喝著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著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麽（剝窮上反下演義也胡說正是如此）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麽樣賈璉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歎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況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

著也不知是什麽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鳳之病卽趙之病致衰敗之人也賈政夢夢至此日方求醫遲矣然猶知求醫則尚有一隙之明爲由坤而復之地也賈璉卽忙答應著出來叫人帶了大夫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爲一大段爲黛玉作報復文字也奪黛者釵故上半回以妙玉斷釵之末局助釵奪黛者鳳故下半回以趙姨作鳳之收場上半回其義隱以其無寶釵一字也下半回其義顯以其有璉二奶奶明文也上半完色字下半完財字總以收束易道也故文承上回從鴛鴦包勇而來卽起下回歸劉老老巧姐而去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恨情婢感痴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得衆人都怕就有兩個女人攙着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裏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了居然鬼嚎一般（前借益收拾寶釵此借鬼收拾鳳姐皆作者爲黛玉快心處也）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胆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

裝鬼臉自已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妬之一字作者深惡故立一趙姨案以痛懲之以懲鳳姐即以懲凡爲趙者凡陰毒害人亦誰脫此痛苦）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脉只囑咐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脉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脉息賈環聽見然後大哭起來（哭孝也賈環亦知哭亦能大哭人心不死人道不絕也是即所謂脉息看然後二字有多少惋惜多少希冀）衆人只顧賈環誰料理趙姨娘只有周姨娘心裏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塲頭不過如此況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哭的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回稟了賈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環兒住了三天一同

回來固易循環之理陰陽變換無來非三天是隨鴛鴦同作收拾那人去了這裏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裏拷打死了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不好了怎麽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方指出主人翁而一傳十十傳百無非易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著急看著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看著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著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裏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裏一想邪魔悉至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兩語沈摯無比而乃是追原其始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床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子的想念的很

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偺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倒反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把他的前程丟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這便是趙姨裝鬼臉彼處寫得怕人此處寫得尤怕人真是好筆平兒在傍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蘇醒想到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裏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歸之神魂一寶一黛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著見個小丫頭子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著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裏呢小丫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此三進也由妬而數之在卦爲否由

剝而數之在卦爲復而進不遽進亦聽其人不敢就進還聽示下其旨微矣　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裏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着你問他來有什麽事麽小丫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沒有報來遲了見史鳳惡報到此已遲矣六字抵多少勸善書小丫頭子說着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即此數語靄然如春你來二字如聞其聲直可見其心所謂一息尚存猶堪救藥爲巧姐立復機即爲全書演復義也何物怪筆如此曲達　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裏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鳳姐着忙便叫平兒說那裏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裏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

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裏明白不肯說出來鳳姐明白是弄權案中人看官亦明白見這一男一女我則曰寶黛也作者不肯說出耳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裏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一進則帶板兒彼時爲六畫之乾故用男以取姤也三進則帶青兒此時爲六畫之坤故用女以取復也總爲用少不用老以合西老老之義又板文木反木令方回青爲木色木令已達也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裏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了這麼大了一語重千鈞與來遲了反正皆針鋒相對劉老老看著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裏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由五月之姤至

十一月之復不過幾個月而已在書中却是夢話我糊塗的要死書中糊塗東西皆指易卦言惟劉老老則總其全五方五行均不容分故只曰糊塗也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叫小紅招呼他坐青為木色即林即榮即黛故必用小紅招呼以點明之只是笑笑字妙不可言鳳以風壞榮助雪殺木及茲春轉風又何爲則爲黛者只有笑而已矣笑甚於殺也而面子以一字肖神情直是神工鬼斧老老道我們鄉村裏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藥的心藏神求神所以求心能求心則仰藥是教鳳姐於最初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着什麼了罷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裏扯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不能求心必爲外邪所乘不在理矣一團陰氣不至成不言語之劉老老不止此是戒鳳姐於中晚也那裏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扎掙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

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必提趙姨即彼即此宿冤之懺懺在此也劉老老咤異道阿彌陀佛一念佛一咤異令人背如負冰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便怎麼樣呢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裏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眾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他便走到炕前用手拉著鳳姐的手也哭起來暢發孝字不孝字著筆墨萬象森羅鳳姐一面哭著道你見過了老老沒有由環入巧歸結劉老老一大頭緒巧姐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何三是乾兒劉老老是乾娘同一義字也而追提以毒攻毒尤二姐夏金桂末局都到總一今日之鳳也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

老老忙扯着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麽於鳳則曰幾個月由姤至復也於巧則曰一年多由周天至復也矛盾處書不滿一頁巧姐道怎麽不認得那年在園裏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蟈蟈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敘劉老老之來有虛有實底面都妙蟈蟈則螽斯之類照攜蝗大嚼圖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蟈蟈兒我們屯裏多得很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雖透下文却重屯裏生生不息之種在坤在艮也上坎下震爲屯中互艮坤兩卦車有夫象映嫁周家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裹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裏我拿什麽哄他頑耍拿什麽給他吃呢只倒不是坑殺我了麽千金貴體出於金也七月否卦用事到此陰已還陽虛者塡實矣是爲坑

殺折殺說著自己還笑他說那麼著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裏雖說是鄉裡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只是不像這裏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我們庄家人瞧著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富不在金而在土明此則知賤陰矣金玉姻緣非天上人乃地獄中案 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老道這是頑話兒罷咧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裏肯給庄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不好聽金玉因緣不好聽也巧與青合則好聽在木矣下字極奇巧極斟酌 這裏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緊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趟用宕筆歸之王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麼前寫啎字義每從平兒此出鳳姐總以平兒推之鳳姐湊之見啎之在本心非人所能助亦非人所能阻也

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說著指著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苦家裏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彀他們嚼吃了啎字歸根在鳳所謂花落結瓜井養不窮故必曰一眼井令人各知著此一眼也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裏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裏動了家我就幾乎唬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裏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裏老爺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爲的是滿地的庄家來不得能留則壞事都
爲好事便是滿地庄家而述傳聞用虛筆妙合神情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
裏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唬得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史亦種豆得豆而縱鳳致
禍是豆子拿不起來處就在地裏很很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
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婿
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回子所謂留者良心而已今兒天沒亮
就趕著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
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唬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
找不著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攆了其來甚勇找周
瑞家的不見易道終矣一進是見小孩
子二進是見小姑娘與板兒靑兒同義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了

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麽病說著又掉下淚來平兒等著急也不等他說完拉著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乾了偺們喝碗茶去罷〔歸到吃茶 黛玉案結〕拉著劉老老到下房坐著靑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趕不出城的了方纔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你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麽好呢平兒道你瞧去妨碍不妨碍劉老老道說是罪過我瞧著不好〔是罪過是不好 鳳姐案定矣〕正說著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

語走到裏間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嘁嘁喳喳的說些什麽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麽平兒道不吃藥怎麽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麽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裏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你擱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問道拿什麽賈璉道咱們有什麽嗎平兒氣得哭道有話明白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還要說麽頭裏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事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帳弄銀子你說有什麽外頭拉的帳不開發使得麽誰叫我應這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麼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裏東西搬出此段劈空而來有聲有色如見如聞而如秋桐嘁喳鳳平耳語都是曖昧其實只就鳳本身再演剝極方是純坤爲老老來之候也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抓空便是廟中之趙姨用小紅報爲黛玉報也平兒用手攥著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腳一跺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著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裏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不免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裏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部書不是念佛便是搗鬼而已而寫來酷肖自一進三宣到此寫一劉老老或歡樂或衰亂總令人認得筆妙故也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

靜些心下略放寬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
劉老老便說請太太安不及細說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
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
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裏心裏信他求
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頭邊告訴他心神不甯
如見鬼怪的樣劉老老便說我們鄉裏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
應上找信口開河以歸散花寺籤鳳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
便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
那個我們村庄人家許了愿好了花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
就是我替奶奶求去也是許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麼自己去

花罷金字結穴劉老老所必不愛者也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寫託字暢滿明知好心一語有千百轉身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麼著我看天氣尚早還趕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日姑奶奶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眾冤魂纏擾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裏住下罷劉老老道庄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裏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既是偺們一家這怕什麼雖是我們窮了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板兒是暗留青兒是明留蓋木青則春暢也青郎巧同一少陽也窮了爲剝極成坤一個人爲一陽來復劉老老見鳳姐眞情落得叫青

兒住幾天又省了家裏的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於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的熟了巧姐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裏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趕出城去不題且說櫳翠庵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庵圈在裏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今日妙玉被刼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爲賈政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櫳翠評在前即無字也是人心非道心故爲自外之內在大觀中出大觀外作不補之補文字即已透惜春下落）漸漸傳到寶玉耳邊

說妙玉被賊刦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人刦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黛死寶走是放心釵無所終是不放心跟人而走之說海外事也書中意也隱而微每日長吁短歎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爲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特提檻外人歸入下半仍歸到黛玉作結又想道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一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道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將入下半先用一哭而以莊子一語爲斷全書如此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不知何故於鴛鴦哭笑之故則知之此則不知其不

知黛之爲黛並不知己之爲己乃深文也也用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刼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妙玉愁煩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爲閒情痴意遭搨自己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續南華賢箴回事到此收束而我們守著你則襲在其中矣夫襲人果守著乎爲我們者可知已說得寶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歎僧們家的運氣衰頹閒事運氣不容分析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睡去便是醒來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

着自已都去睡了寶玉見屋裏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裏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冷冷清清撂着他我心裏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裏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裏他的情義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為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就紫鵑倒宜探痴理為釋舊憾之由若說為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我有不在家的日子紫鵑原與他有說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鵑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紫鵑紫鵑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麽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

如趁著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便陪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了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鵑痴理必不能撥情感必不能置則惟有還他一個和尚而已此日主意是如此總束上許多主意字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裏間西廂直追逼戲語必在裏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裏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木石之所以破口舌傷人也故用舌破窗是舊字裏面事往裏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著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沒有睡麼問得竦動一語有千百轉身紫鵑聽了唬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鵑聽著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裏的話要和你說說直把埋香塚與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黛玉語犯而不復、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裏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已還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半日反不言語千波萬折與前工力悉敵盡談情之書愈入後路愈難也紫鵑在屋裏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痴病恐怕一時寶玉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著呢有什麼又不說儘著在這裏慪人已經慪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著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裏獃聽紫鵑不便

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歎了一聲氣道紫鵑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紫鵑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聽熟了（以爾之矛刺爾之盾心妙舌直是夜半啼血）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罪其所生一更字是直筆是曲筆）說到這裏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着又醒鼻涕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跺脚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裏幾個月還有什麼不

知道的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憋
死了不成寫舊字亦攏統亦刻劃說着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裏傷心
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已
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拿我們這
些沒要緊的墊喘兒呢一句話把裏外兩個人都嚇了一大跳你
道是誰原來却是麝月出麝月鄭重歸結風月寶鑑也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
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麼着一個陪不是一個人又不理你倒是
快快的央及呀噯我們紫鵑姐姐也就太很心了外頭這麼怪冷
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
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這裏呢你却一個人站在這

房簷底下做什麽此回正寶玉歸空必由之路得復於坤之候故夾點天時曰怪冷的日沒活動氣兒明方坤也至賈母死於寶釵生日已後時應爲春正不必問紫鵑裏面接著說道這可是什麽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裏不好再說別的只好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白陪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裏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題曰釋舊憾遮雙護玉也文則結舊憾遇却塵緣也演一心之書止矣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粧睡却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有什麽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裏去鬧鬧出說到這裏也就不肯說了遲了一遲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纔接著道身上不覺得怎麽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明白說不言語再演抑象正關出時也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夢醒書完更有何說這裏紫鵑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裏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我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還釋字感字正面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時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深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那活的真真是苦惱傷心無休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

知無覺也心中乾淨以乾淨二字結一部冷熱之局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氷冷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裏吵嚷起來鳳姐死信必從紫鵑聽來是爲報復而在東院東固春生之方鳳死於木也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爲一大段爲鳳姐文字仍黛玉文字以劉老老爲主以繳消一剝卦歸着一復卦以了結全書也躲不開五鬼任敎鸚鵡多言喚不回三春枉聽杜鵑啼血帳上已勾寃孽尚餘櫳翠茶煙石頭未了痴情猶剩怡紅花瀲牟尼一串雲散風流鬼話三千煙銷火滅此日從何懺悔這圖大覺悽惶早須留下靑兒切莫忘懷元墓東風解凍楊柳歸春殘雪無踪海棠含笑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刼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却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了頭秉燭伺候鳳之死信來自紫鵑本回則從釵玉處哭起明報復也必云秉燭與紫鵑必剪燭花同意蓋其仇起於淸虛觀剪燭花之小道也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嚥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病的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衆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了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奶喘著氣等呢鳳之寃孽仇讐甚於趙姨而此處用輕筆則知彼處用重筆者非止趙姨也太太叫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

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麽部宗直追奇緣識金鎖襲人輕輕的合寶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裏去麽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記不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麽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裏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得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認起真來了嗎就算你能先知了你有什麽法兒呢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著為你們瞎操心了聞鳳將死在鐵檻寺枕邊之寶玉自當傷心乃漠然無事且作閑談是已棄之矣正以訓天下之凡爲鳳者之枉用心也而直提黛玉以透驚謎語則敘襲又何必哉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兩人正說着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姐鳳姐而被寶玉談論思之可笑再思之可怕矣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人舊年你還說我呪人那個籤不是應了麼自借寶釵一語以宣此段主意而寶釵之呪且更甚於談論已爲鳳者真寃苦而文境如兩鏡對照梳頭寶玉又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麼說起來你倒能彀先知了我索性問問你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直逼寶釵在蜂採百花二語寶釵笑道這是又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真了襲曰你認真釵亦曰你認真則到底不認真是此二人也你就和邢妹妹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的衆人不解他還背地裏合我說妙玉怎麼前知怎麼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

前知嗎就是我偶然說著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這樣下落可不是虛誕的事是信得的麼文亦深亦淺敘不自知而我知之以作者告我知之也其實作者不知我也不知而看官耳食皮相有知之者曰守節曰生子寶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說那邢妹妹自從我們這裏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麼一件大事怎麼就草草的完了適說冊子便了結冊外人曰草草完了正草之得所爲婚姻之正也亦補亦敘賓主合宜也沒請親喚友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了我們家的親戚只有偺們這裏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偺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張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

不多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爲我哥哥在監裏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爲偺們家的事三則爲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邊忒苦又加著抄了家大太太是苛刻一點的他也實在難受所以我和媽媽說了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媽比親媳婦還强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悲傷況且常打發人家裏來要使用多虧二哥哥在外頭帳頭兒上討來應付他的我聽見說城裏有幾處房子已經典去還剩了一所

在那裏打算着搬去住寶玉道爲什麽要搬住在這裏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說是親戚到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裏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是一篇交代文字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嚇了氣了所有的人都過去了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寶玉聽了也掌不住跺脚要哭寶釵雖也悲戚恐寶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裏哭的不如到那邊哭去也掌不住雖也悲戚兩也字令人索然於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裏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寶釵走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聲寶玉也拉着賈璉的手大哭起來寫來都是排場故事答成大禮如此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解勸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眾人都悲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已回明了賈政去然後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來的好處更加悲傷不止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死去活來四字爲剎復演義點睛）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卽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爲已鬧的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趕著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裏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帳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

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裏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曾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我舅舅的話必提外甥女兒見黛之於賈亦外甥女兒也則王仁之與巧姐仍爲黛玉之報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三舅舅了王氏外戚止寫一王仁而王仁並無弟兄明文今又有二舅舅與王子騰王子勝同爲糊塗帳總以立賈赦賈政之影以明爲黛玉有兩舅舅之報你父親的爲人我也早知道的了只有重別人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人說花了好些銀子鳳之死卹尤之死種何仁結何果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嗎你也不快些勸勸你父親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裏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你的東西還少麽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有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此結財字之果賈母所給之財適足以禍之而已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要留著做嫁裝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麽點年紀他懂的什麽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爲王了此結死字之果回思潑醋豈不枉了我並不是要什麽好看也是你們的臉面說著賭氣坐著巧姐滿懷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乾淨自找夏三鳳亦自焚身者於是使不大瞧得起他

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裏想來他妹妹不知積聚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裏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著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立弱女之案欲步武安詳賈璉並不知道只忙著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裏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著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别過於傷了自已的身子賈璉道什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裏蠻纏你想有什麼法兒糊塗是易卦是王字說行子是所生是仁字說所謂物物一太極也曰蠻纏蠻處南方易道暢行之地纏則周而復始正大彰報應之日也一劉老老一王仁書中見之已久其實止爲今日一用以爲全書結果也平兒道二爺也不用著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

幸虧沒有抄去在裏頭二爺要就拿去當著使喚罷尤二姐死得平助鳳死亦得平助此平所以爲平也在了鳳姐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其語甚平爲鳳之留爲巧之復都在於此而實立扶正之案也賈璉心裏便著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著心裏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裏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剝者自剝留者自留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一時有些煩惱便拿著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好賈璉忍氣不題且說

鳳姐停了十餘日送了殯十餘天天數一終餘則周而復始矣回憶秦氏大殯都是如何耶賈政守著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裏時常陪著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庄地畝也不知道怎麽樣總不得了呀程日興道我在這裏好幾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裏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殼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裏緝賊追贓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的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去的去該留的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晉有了虧空著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的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裏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探春興利是剝程日興說不派人管是復那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裏這都是人家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著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所不知不必說下人便說自己的姪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一查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了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有我還摸不著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以賴尚榮上追否卦乃剝復之界也賴嬤嬤一篇大道理話總翻起矣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只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冊子乃全書話中正有因日興之因也當及早查○此段寫鳳姐旣殯書中財色一齊收拾欲盡理復之日矣故接寫賈政守孝爲眞假變更之路以起下半而以程日興與冷子興作大對待冷興則陰進是書以起日興則陽進是書以結矣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家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裏有話便歎道我家自祖父以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一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裏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以整飭家人爲笑話政在何處只以見所學之差而已兩人正說著門上的過來回道江

南甄老爺到來了此一段對演說榮國府彼處賈雨村來此處甄應嘉到是大落墨處而一段諸總歸之下人謹小慎微防一陰起於下也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爲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百廿回書只取這一句到此如桶底脫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來不知其所以來正說之不必說處那人出去請了進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甄應嘉猶言真應假真假遞嬗相應無窮也字友忠有忠也忠文中心正真假相應無僞無虛之根底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掔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著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真假一源故事必一轍而其轉易之樞機在一孝字故必以弔

喪而來與謁北靜王必在殯中同一演義看悲喜交集搬演尤明因在制中不便行禮便拉著了手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坐下獻了茶獻茶自事所必有而其實隱提黛玉顧主也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幾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真來為復前日則坤坤臣道也故為陛見弔喪演孝陛見演忠是乃所以為忠也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勦賊寇越處東南為陽盛之方海寇猖狂陽旺極矣是必有以安之於復甫來之會蓋當姤必求復既復即防姤也此意尤深主上因我熟悉海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瓣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即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即此一行必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但弟不克親覩奇才只好遥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靑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麽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褵已經三載此三載可按不可按是歎是春是卦統當以三計之而已因海口案內未淸繼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請爲一視弟卽脩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探爲夬之剝皆上爻用事復則下起是以音信不通而復正純乾之始夬所由來姤之所從伏也故信必由他帶甄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奉託老親翁的事自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之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緩行到京

尚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大小兒即來進見求教過有姻事可圖之處望乞留意爲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就要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裏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寶玉爲復賈璉爲巧所從出亦即復皆非能眞復者也故曰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想這個怎麽甚像我家寶玉只是渾身縞素因問至親久闊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姪兒又指著寶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嘉拍手道奇奇讀奇偶之奇讀奇正之奇皆足以了全書故於應嘉始見寶玉但以此一字括之否則如此大結撰地方更有何語可開端耶觀之甚易得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之甚難試另作一語以代之一底一面未必更有如此恰合者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說異實常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裏的哥兒略小一歲復從下起一陽初動是爲少陽故小一歲賈政便因提及承薦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愛以假還真全在一勇故必特提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了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

敲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帳目一財一色同歸一復故特接鳳姐喪事帳日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不能一見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見甄而先見其父所謂認取生身處也我還聽得說他家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無二致其如人之不信何若是他後日到了咱們這裏來你們都去瞧去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噯你說話怎麽越發不留神了什麽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嗎寶玉聽了知是失言此特說寶釵自另有一寶玉也是書中深隱之義非書中所見之言今借寶玉一爲漏泄是失言也蓋發端以襲人立三影胸中早有成竹矣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語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爲一大段乃收鳳姐以全收一假字歸寶玉以總歸一真字財色並收十二釵完矣真假既合石頭記止矣其點醒人處總在假枉爲假所謂小人枉了作小人也故上半回宜以淺看下半回則必深求程日興是大關鍵書中有隨便一人留爲末路重用者此等是也乃奕家之冷著也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終

[illegible]

[illegible]

過入[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已失言被寶釵問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欲掩不掩此書遂止所謂文妙真人也故必用秋紋）寶玉巴不得一聲便走了去到賈政那裏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著孝不便到學裏去你在家裏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閑著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孝是孝學是學賈政開口便錯此寶玉之所以歸空也特以失教本旨爲本回發端）寶玉只得答應著賈政又道你環兒弟蘭姪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了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著不動賈政道去罷不言不動去罷即寶玉之復便是偏私了義寶玉退了出來正撞見賴大諸人拿著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煙回到自己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真復正乃動機今日靜靜心這便取惑偏私急脉見有兩個姑子進來寶玉看他是地藏庵的來和寶釵說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地藏庵正靜心去處藕蕊之所歸卽寶黛之所歸你們好來倒茶都是點睛處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兜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

過了奶奶太太們還要看四姑娘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裏見了彩屏說姑娘在那裏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著（歪則不正是偏字不吃飯則不誠是私字）那姑子道爲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便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了我們家事差了便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本家庵裏的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裏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的惜春便問起水月庵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庵裏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一部風月案歸著一地藏庵生意滅息在此生機發動亦在此）

地雷所以爲復也水月錢檻饅頭地藏一而已矣便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櫳翠庵的妙師父怎麽跟了人去了此提寶釵正因以歸空之路也惜春道那裏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著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麽還說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爲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裏像我們這些粗夯人只知道諷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爲著自己修個善果假惺惺三字乃斷定寶釵乃書中造因而不結果者則妙玉之果即其果且妙玉之果究不知是何果也全幅大觀乃是如是惜春道怎麽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偺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難的就慈心發

勸說法兒救濟爲什麽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仍歸一心別無他妙此書借徑）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苦多著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已也就好了（詩社所以必起別號所以必稱劉老老所以必來一陽來復正轉女爲男之始也）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什麽委曲煩難都說不出來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人家姑娘們出了門就這一輩子跟著人是更沒法兒的（地道也妻道也惜春正乾之坤故特呼而告之）若說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爲才能比我們強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刼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得合在機上（此篇皆正訓故但云姑子而無名姑而子老陰生少陽也此段真字俗字皆要義也見真之地正在人倫

日用至常至俗之地何常空渺之可言耶也顧不得了頭們在這裏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麼主意戀火坑的人麼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此回以惜春之偏私証寶玉之偏私乃作者大爲歎息之處惜以尤氏逼而剪髮寶以寶釵奪而出家謂之空則有所著謂之復則無所生是皆借釋道以演儒理恐人遂以歸空爲真復而因有此疑似之辨也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別說這個話珍大奶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庵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子的榮華富貴此方是俗此方是復假作驚慌正真作指點不可被他瞞過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你我就攆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真心則何所用其激事之有激而成者皆假也說道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奶

們那裏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爲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能咧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會意本來心裏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庵麼（雷在地中故爲地藏所以爲眞復其實只是一個地藏庵）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躭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絞頭髮的心願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隄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他那裏是爲要出家他爲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仍歸賈珍尤罪自外至者也）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沒法也只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

天的不吃飯只想絞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以假復出真復與上回甄老爺來同一鄭重而寶玉必是太太帶來真心不離一孝也眾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眾人行禮敘些寒溫不必細述寒溫二字即是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去回來說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機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裏頭也便擺飯不題真假循環總不外一吃飯男女皆然故寶玉方來以裏外吃飯演第一事則閑人所評吃飯乃誠意可信矣且說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

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是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來警勵他們再者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寶玉一樣舉官形耳目言之原無從比比之便錯此政之所以爲政也）寶玉聽命穿了素服（必著穿孝乃書之體乃文之用）帶了兒弟姪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裏見過的兩人行了禮然後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前回與甄應嘉說分賓坐下此回辦一席地而坐便覺於禮於義偪促不安乃隱用一孝字爲真假寶玉作合也而將合未合之際其難如此）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下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著甄寶玉又是晚一輩又不好叫寶玉等站著賈政知是不便站著又說了幾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著大家說說話兒好教他

天的不吃飯只想絞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以假復出真復與上回甄老爺來同一鄭重而寶玉必是太太帶來真心不離一孝也眾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眾人行禮敘些寒溫不必細述寒溫二字即是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去回來說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機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裏頭也便擺飯不題真假循環總不外一吃飯男女皆然故寶玉方來以裏外吃飯演第一事則閑人所許吃飯乃誠意可信矣且說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

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是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來警勵他們再者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寶玉一樣舉官影耳目言之原無從比比之便錯此政之所以爲政也寶玉聽命穿了素服必著穿孝乃書之體乃文之用帶了兄弟姪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裏見過的兩人行了禮然後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前回與甄應嘉說分賓坐下此回撤一席地而坐便覺於禮於義褊促不安乃隱用一孝字爲眞假寶玉作合也而將合未合之際其難如此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下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著甄寶玉又是晚一輩又不好叫寶玉等站著賈政知是不便站著又說了幾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著大家說說話兒好教他

們領領大教甄寶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姪兒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反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著看賈政出來然後進來讓甄寶玉坐下此一段搬演恍然如見而皆一心出入往回之象令人自然會於言下彼此套敘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物外有物曰套全書寫影是套全書演易是套以及諸子百家無非是套只以明真假之理而已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賈寶玉見了甄寶玉只此一句百廿回書更無剩義與上回甄應嘉一奇字合來無縫以下數語凡秦鍾北靜諸妙義俱對勘無遺想到夢中之境並且素知甄寶玉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為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從名起見便非

寶心從仙說入便非常理人則人心物則物欲此其所以爲賈寶玉也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爲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學不可與你適道中題失字轉從甄邊說入此下都是正訓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既我畧知了些道理怎麽不和他講講但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裏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以甄目賈謂之清雅可偏私可公正下字煞費斟酌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爲有辱了這兩個字直演中庸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麽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一心亦分陰陽以動靜爲體以善惡爲用作女孩兒看待明指惡心也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

當弟是至濁至愚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淸高實
稱此兩字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
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畧
畧的領悟了好些（此段爲第五回世事洞明一聯作發明乃寶玉琢磨下手工夫大學之格物致知也）世兄
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
愛將爲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頭又近
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
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六經百氏無非舊套祿蠹亦從此而出在其人之自會耳故環不自在而蘭則甚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
鍊中出來的方爲眞才實學在小姪年幼雖不知文章爲何物然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將讀過的書細味起來那膏粱文繡比着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了蘭言關範圍於外者也故其言從令聞廣譽起見不着心字實際重賓主也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裏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論是酸論與王有酸王同義乃木味也便說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淨洗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為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此段從第五回授雲雨情云云出甄寶玉聽說心裏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為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己朋友也是好的便說道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

賴於酬應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母師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自開卷第一回書中正意都用隱寫直到此處方明明指出言忠言孝而忠在孝內仍用側注是但一孝字了全書矣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此書開世乃是如此賈寶玉愈聽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裏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裏頭去坐呢寶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而行賈寶玉等陪著來見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也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毋兩子互相厮認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破木成金賤陽貴陰正假之所以假也故必特提娶過親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著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已家的寶玉老成些回看賈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心以一偏字再定賈之爲賈以罪其所自出而文而環蘭亦不落寂寞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裏都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著一時也認不出來明明真假之别在一孝字而賈之孝乃著於外者也真假兩寶玉必有一見其見必在賈之孝中此百廿回之大杼軸也賈之出見必寫明穿了素服此

（在本回之小機括也否則豈不成西遊記之六耳獮猴耶是故謀篇布局正如結胎有鼻斲有陰陽者作小說豈易易）內中紫鵑一時痴意發作因想起黛玉來心裏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來一甄寶玉演一復卦也在黛玉以死為復其實已經配了）正想著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裏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愛則用順破木成金以逆施矣此順口字當著眼）我家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姪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幾歲恐怕難配（惜春歸空亦演一復其實文已配了）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材齊整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為配（紋為琴文綺為琴名同一

寶琴同一易理同一詩理也得男女之正是乃真復非黛之死而惜之空也故爲真之配紋虛綺寶故二姑娘已許人家而配真者必三姑娘易卦三畫詩數三百無非三也此定理此正理故爲李過一天我給令郎做媒但是他家裏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剝極則復以易爲套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麽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著道但願依著太太的話更好這麽著就求太太作個保山曰保山保木石也運熟成新甄寶玉聽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來賈寶玉等只得陪著來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裏復又立談幾句聽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隨母而來隨母而去便是真際於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

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日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談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見得他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爲忠爲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再明全書所主在經濟忠孝絕非明心見性之說）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此以釋氏說闡儒家理其妙易見）寶釵見他又發獃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

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所以

令不要相貌
者正是此人

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

勾起舊病乃是追原
直到奇緣識金鎖

並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是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獃襲人等慪他也不言語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發獃竟有前番病的樣子一日王夫人因為惜春定要絞髮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著惜春的樣子是有不依他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著人看著終非常事

本回上下半既完重找
惑偏私以詳括真假

便告訴了賈政賈政歎氣跺腳只說東府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裏不知幹了什麽鬧到如此地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非賈家則假而真矣是爲復說）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像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煩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乾乾淨淨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明寫惜春歸空出於不得已爲黛映也看乾淨二字是眼目）我又不出門就是櫳翠庵原是偺們家的基址我就在那裏修行（櫳翠以黛爲主）（妙處在一翠惜處在一翠黛而已矣）我要什麽你們也照應得著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裏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已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

說並不是你們逼著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似乎有理其實說惜春之以歸空為復似有理而無理也不合正是合處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裏見寶玉神魂失所心下著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從尤氏卻到寶玉同一似乎有理之理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裏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防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裏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裏覺著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

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裏丟了玉的時候是的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仍舊歸到惜春同一惑而已矣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於飯食不進大家著急起來恰又忙著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著料理此脫孝係百日百日數終陰盡陽回之候故賈芸王仁卽於此進爲巧姐地也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馬仰人翻地天泰矣爲復之中從一孝來故巧姐哭母病了是乃與甄寶玉作對待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得眾人手足無措一面哭著一面告訴

賈政說大夫回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歎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飢荒來了和尚送玉云是飢荒正惑偏私微意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瞪著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厮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裏拿著二爺的那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眞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麼小厮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又聽著外頭嚷進來說這和尚撒野各自跑進來了眾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裏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正

鬧著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此沒主意正和尚來源）裏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著急只見那和尚嚷道要命拿銀子來（成金玉破木石正是要銀子不要命處明白指點）賈政忽然想起頭裏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好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仍沒主意）（而一時心情酷肖）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禮爲春生言爲動機無禮無話坤而已矣）便往裏頭跑賈璉拉著道裏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遲了就不能救了（此又是儒理所謂包勇而寫來）（恍如聞見）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裏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絕倒語而真機在焉）王夫人等只顧著哭那裏理會賈璉走近來又嚷

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和尚而且長大作者摸皮而實長至之機大來之理）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著不敢走開（釵避而襲不避一和尚分兩用繡鴛鴦是暗試雲雨是明也）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著把那塊玉擎著道快快把銀子拿出來我好救他（常山蛇首尾相應在一和尚一書大結構也雖畫鬼筆而大費經營要看他複而不犯亦荒唐亦結實）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必寫王夫人與和尚交言乃作者普告看官借和尚以演易理也）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豎折變的出來（一部紅樓只演放心一部周易無非折變特特提明）和尚哈哈大笑（全書到此截然而止其實是哈哈大笑）手拿著玉在寶玉耳邊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

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好了二字必用襲人說出爲來爲去此一人而已）只見寶玉便問道
在那裏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裏寶玉先前緊緊的攥著後來
慢慢的得過手來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噯呀久違了（此是
聖賢功夫乃竊取論語中許多仁字演來）裏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
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裏一喜疾
忙躲出去了（此段又演全書釵一色璉一財皆顧不得和尚者也正是儒理何嘗念佛凡認爲念佛者衆人而已）那
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著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著到了前頭趕
著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卽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
下（爲此處之和尚可還禮可不還禮書鬼固易著墨也而必寫還禮則重儒不重釋矣）賈璉心下狐疑必是
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寶剎何方

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裏得的怎麽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爲茫茫恰合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完了我也不知道之說誰不說是禪機而乃是還禮反証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拿來罷我要走了四字亦止是透却塵緣賈政道略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此是透全孝道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著說道不要動寶玉笑著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寶玉來了必是笑道則寶玉之來必先究取生身處也賈政略略一看知道此事有些根源也不細看知有根源而不細看乃賈政生平罪案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麽樣王夫人道儘著我所有的折變了

給他就是了寶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既和尚矣尚何需金是演一離字一棄字義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著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寶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著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再東通部吃飯與上文裏外擺飯相應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裏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寶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遞下回入幻境必用麝月風月鑑完於此也而寶貝是釵前所謂寶姑娘貝姑娘也追提砸玉而曰虧得幸黛之死愈於釵之生通靈有返還之日也寶玉聽了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摺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且看下回分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一書皆假語村言毫無真話卽有真話亦總在隱處播弄如王之爲易劉之爲留李之爲理不可枚舉至假中更有假如本演儒家正心誠意也却以釋道茫茫渺渺出之蓋不如是則一覽無餘縱有萬言繡虎雕龍亦只死龍死虎而已有何趣味然作者一段救世婆心究不欲終昧故直至此處把真話說出白著書立說言忠言孝至於茫茫渺渺假中之假則到底引而不發令讀者自會

此回合上回爲一大段真是真假是假百廿回寫正面纔作意文字也警幻絕非渺茫都爲世事人情談情但得返還立見聖賢經濟留心孔孟忽敎雲雨傳方假手羲文已晝地雷成象惜

矣偏私不化金陵册子到底歸空微乎真假難分地藏庵中姐何是好同類究非同類相知絕不相知須從文外來文方識妙中有妙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著一面打定主意心想君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麝月公然又一襲人則襲人而已今忽作殉死之說則風月鑑現反面矣是此回發端）不言麝月心裏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著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咤異聽見裏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口關緊閉脉息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尚是溫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那知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此等處多說神魂今曰魂魄則一木一金一陰一陽矣借悟仙緣以演來復何常貞復你道死了不成原來恍恍惚惚趕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尚坐著便施了禮你道死了不成問得妙而是人夢是見和尚而其實則見禮也那和尚站起身來拉著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飄颻颻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裏走了出來誰能出不由戶是一義歸而求之有餘師是一義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時只見恍恍惚惚來了一個女人寶玉心裏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寶玉想著走近前來細細一瞧却有些認得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一

姻緣儔兩股鴛鴦劍也真鴛鴦假鴛鴦而不鴛鴦不鴛鴦而鴛鴦都在此這便是第五回之警幻 越想越悶怎歷他也在這裏又要問時那和尚拉著寶玉過了那牌樓只見牌上寫著真如福地四大字 易太虛幻境爲真如福地則步步脚踏實地矣題中之幻境仙緣當另有說而用真如等字仍是和尚話 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無原有是有非無 五回是串說此方是對說彼攏全書此破全書曰真曰有而已不是渺茫空空而所以爲真爲有則在一勝字卽克己復禮也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 易孽海情天爲福善禍淫作者以權自予也造種種孽談種種情總操禍福之柄則人亦何可貪看正面以取禍也 又有一副對子大書道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前云痴男怨女此云智賢是書不止為中下人說法也前云古今情不盡是竪說此云親近不相逢是橫說前說竟此說廹其為智賢楷為智賢懼者深矣親近字不可混作緣法說乃父兄師友也不相逢不可混作歎息說乃愛莫能助也必如此解方與福善禍淫不相隔碍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寶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前云原來如此此亦云原來如此前是入夢此是出夢而但問因果不問禍福仍幻境仙緣之說也故即見鴛鴦歸之一敘一筆而已這麽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裏招手兒叫他寶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麽改了樣子了呢不出園子止是大觀一部而已百廿回到底是怎麽說而所改樣子要人白會其實言下便是趕著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裏不免疑惑起來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有匾額所有匾額都演過了寶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

那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裏正要問那和尚一聲回過頭來和尚早已不見了（和尚即鴛鴦鴛鴦即和尚而爲夢境恰合）寶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峩絕非大觀園景象便立住脚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引覺情痴（易薄命司爲引覺情痴演薄命正以覺薄命也）兩邊寫的對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上句爲前聯下勘語下句爲前聯指病根當各得接引而歸覺路矣）

寶玉看了便點頭歎息（前云感歎此云歎息前後總歸一歎而鴛鴦去矣）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麽所在細細想來甚是熟識便仗着胆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並不見鴛鴦裏頭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有十數個大櫥櫥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少時作夢曾到過

這樣個地方如今能夠親身到此也是大幸一害怕一大幸是十二釵爲福不爲禍處恍惚間把我鴛鴦的念頭忘了而夢中說夢恰有是景便壯著胆把上首的大橱開了橱門一瞧見有好幾本冊子將看冊子都縮在我鴛鴦處收束完密而屢言壯胆心裏更覺喜歡正追前文許多胆小也想道大凡人作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不能的不料今日被我找著了夢中說夢更進一步愈覺逼真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上寫著金陵十二釵正冊前從副冊又副冊起乃書之發端此從正冊起乃書之竟委寶玉拿著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恨記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細的看去見有什

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林字心裏想道不要是說林妹妹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裏四字咤異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憐字歎字不好這是怎麼解夫既不解一掛一理看法則但見兩個名字以為可憐可歎而已何足為奇書哉想到那裏又自啐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見了遂往後看去也無暇細玩那畫圖只從頭看去看到尾兒有幾句詞什麼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

省了多少閑想前於詩册並未說明此借寶玉指出元春以次類推可也又向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著看去只見圖上影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記著一面歎息探春爲書中之客一歎而已歎則有聲無字故不提何字以無心看也一面又取那金陵十二釵的副册一看看到甚麽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是書以襲人起以襲人結初試是明寫再嫁是明寫故詩畫並明出大驚痛哭正是出夢地也此處看册明出者五人敘黛書之主也元春書之天也探春書之歸也襲人書之結也待要往後再看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呆了林妹妹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氣回頭却不見人黛玉之死固不鴛鴦而鴛鴦之一人此處寫來恰合心中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正自驚疑忽見鴛鴦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影綽綽的走只是趕不上寶玉叫道好姐姐等等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寶玉無奈儘力趕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寶玉貪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闌圍著一顆青草葉頭上畧有紅色綠中有紅正是鴛鴦圖畫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矜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搖擺不休雖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其嫵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魄喪此乃自道一書中寫黛玉情形正有許多造孽每令觀者如此寶玉只管呆呆的看著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裏來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寶玉聽了

吃了一驚回頭看時都是一位仙女便施禮道我找鴛鴦姐姐誤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姐這裏是何地方怎麽我鴛鴦姐姐到此還說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姐妹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遛（若把此等處認作親近不相逢之意便錯）寶玉欲待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那管仙草的必然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道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你要知這草說起來話長著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刼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戀（纔還首回而隱去還淚之說於文於理無不完密）寶玉聽了不解一心疑

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便問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卻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寶玉便問道姐姐的主人是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寶玉聽道是了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爲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瞧著叫力士打你出去絳珠芙蓉瀟湘總合爲一正是一部胡說究竟寶玉聽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聽見有人趕來說道裏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你叫我那裏請去那一個笑道纔

退去的不是麽（這方是親近不相逢之意蓋黛爲惡心瑛爲善心旦晝牿亡之際卽有一息清明仍自交臂失之耳）便是此對神瑛（不識神瑛景象）那侍女慌忙趕出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寶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趕只得踉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說那裏走嚇得寶玉驚惶無措仗著胆抬頭一看却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寶玉見了畧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麽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今日你到這裏是不饒你的了（此演一勇字方是下手工夫而勇由知罪
故於尤不便作恍惚之辭尤罪也）寶玉聽去話頭不好正自著急只聽後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以黑求紅但一捉住必不放過此丹訣也而實儒理也）

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日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

你的塵緣（所謂克己復禮）一日寶玉聽了益發著忙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却是晴雯（未見黛玉先見晴雯指明一形一影）寶玉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見你們一人跟著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形神合一紅黑父會便是回家）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爲你寶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姐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裏自然知道寶玉沒法只得跟著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此時心裏糢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再求他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指明一心之陰必是怨我冒失正相著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緻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全書凡說竹木無非是說黛玉到此點明廊簷下立著幾個侍女都是宮妝打扮人心即理即天故都是宮妝見了寶玉進來便悄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麽引著寶玉的說道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著招手寶玉便跟著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著候旨寶玉聽了也不敢做聲只得在外等著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參見此非爲黛玉加尊貴緫演人心之各爲一天也而由惡見善必在能參故曰參見參究也釋然儒亦然釋空而儒實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一女子頭戴花冠身穿繡服端坐在內寶玉略一抬頭見是黛玉的形容

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裏叫我好想此一好一想兩字極重好文子女陰陽合矣想文相心善惡渾矣這方是得道靈正面那簾外的侍女悄啐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女將珠簾放下無禮則珠簾放下陰陽隔矣此乃反覆丁囑之意蓋演一心之合只須如此方免糾纏此處必不容多著一些子墨也寶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敢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又被驅逐無奈出來心想要問晴雯回頭四顧並不見有晴雯心下狐疑只得怏怏出來又無人引著正欲找原路而去却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為難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招手寶玉看見喜歡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己家裏了我怎麼一時迷亂如此急奔前來說姐姐在這裏麼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原故說著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來是賈蓉的前妻秦氏一書演敗倫蔑理總是秦鳳故於通靈既合之後必點此二人乃再三警覺之意見人心但有放失未有不漸入禽獸者也演九三姐是道心惟微演此是人心惟危寶玉只得立住腳要問鳳姐姐在那裏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裏去了寶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呆的站著歎道我今日得了甚麼不是眾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寶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寶玉看時又像有迎春等一干人走來迎在時爲立春花發之首也在卦爲大壯之觀神道設教也足以概全書故一干人以迎春爲首心裏歡喜叫道我迷住在這裏你們快來救我正嚷著後面

力士趕來寶玉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怪形像也來追撲寶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裏拿著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來救你（元妃爲氣數之天故終歸於此）（風月寶鑑反面正面一齊完滿）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寶玉拉著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裏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裏曾偷看什麼東西沒有寶玉一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瞞得他況且正要問個明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件都在裏許要人能自得師也）便道我倒見了好些冊子來著那和尚道可又來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

魔障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著將來我與你說明說著把寶玉狠命的一推說回去罷[人謂禪門棒喝矣其實則非看回去罷三字乃在一推正有多少事理多少擴充豈是空參渺茫耶]寶玉站不住腳一跤跌倒口裏嚷道啊喲[一息尚存都可啊喲此一啊喲乃起死回生吃緊門路]王夫人等正在哭泣聽見寶玉甦來連忙叫喚寶玉睜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泡紅腫定神一想心裏說道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呆的細想幸喜多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甄士隱出夢忘了一半忘得妙寶玉出夢多還記得記得妙面妙底尤妙大笑是了一夢終矣]王夫人只道舊疾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卽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寶玉回過來了頭裏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來不用備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卽忙進

來看視其見寶玉甦來便道沒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麽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又歎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診脈服藥必歸賈政自訓劣子至試文字一切事跡全徵而毘陵驛到矣這裏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回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叫他喝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前夢用桂圓湯此夢亦必用桂圓湯滴滴歸源王夫人等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自認通靈至失通靈一並結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裏找來的也是古怪怎麽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道說起那和尚來的蹤跡去的影響那玉並不是找來的頭裏丟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惟釵知玉收放自如乃其本領其實枉了王夫人道玉在家裏怎麽能取的了去寶釵道

既可送來就可取去取玉送玉者和尚收玉者亦和尚也叙只解得一半底妙面尤妙襲人麝月道那年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釵想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鋪裏找去如今纔明白了竟是個和尚的尚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夫人道那和尚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裏含着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古今更無一人無此玉者是常非奇所奇者則在文字耳無第二個正一人一通靈也而小說立意實亦古今無二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是怎麼著就連偺們這一個也

還不知是怎麽着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說到這裏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通靈演心演性演大學明德不演空空而古今聖賢孰則不死今特將死字截住卽全書面了底末了處寶玉聽了心裏却也明白既知生復知死便是通靈實際是爲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裏細細的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靑埂峯下倚古松還有什麽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來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敎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我字有多少擔當豈法門所能盡是書以釋道演儒學惟恐人便認止是釋道故全書以孝作主而以笑字替之也則此一笑正是我字眞正本源何嘗與拈花微笑等說相下泚必用惜春解之正作者大爲可惜處寶玉聽了又冷笑幾聲寶釵聽了不覺的把眉頭兒乾縐着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

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孝是熱是樂一冷笑一縐眉非孝矣特用尤氏一語喝破看偏字是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聽了也不言語再借惜春以演復非真復夫釋氏除葷特一戒耳成佛何嘗專在乎此今以斷葷而爲入我門在釋且錯了也是但借演一復而已蓋斷葷則不殺不殺則生於孩子之子非復而何生於亥子之亥非由坤得復而何故惜春不言語象坤靜也是玉尚未走復尚未到之會奈總歸空只是阿彌陀佛而已寶玉想青燈古佛傍的詩句不禁連歎幾聲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拿眼睛看着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連歎是歎歸空下淚是歸空且有所著只因一黛玉而已否則以歸空爲樂於青燈古佛有何可歎衆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寶玉觸處機來竟能把偷看冊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一個成見在那

裏了暫且不題此段乃水落歸漕文字從你死了我做和尚起到此方纔出脫煞非容易自此更無可題矣且

說衆人見寶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來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從寶玉復原卸到賈政葬親乃作者大用意處蓋上半回之幻境仙源都是假復乃放心非不放心也惟扶柩歸葬方是實地方是不放心方是真復也便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得極是如今趁著丁憂幹了一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呢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裏緝賊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凡人生之大事視此矣非定有主意

者不能只爲大老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麽個辦法你是不
能出去的現在這裏沒有人我爲是好幾口棺材都要帶回去的
一個人怎麽樣的照應呢想起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
的棺材也在裏頭人至蓉璉尚亦可復天道何其竟是已到沐皇恩還有你林妹妹的那
是老太太的遺言說跟着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
子只好在那裏挪借幾千也就彀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於淡
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
了只得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孝無假借惟求諸己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
蓋的那裏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
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彀再

起用也好贖的後來自剝此正演剝卦上文小人剝廬之象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塲姪兒們心裏實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姪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放心字真字再一點賈政未回寶玉已走正放心之會而葬親全孝又假去真來之會也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可也叫他出點力兒賴尚榮演姤之否正剝復必由之路賈政道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幫什麼賈璉答應了是便退出來打算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已便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寶玉此時身體復原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

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寶玉同着姪兒考去能彀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偺們的罪名〔此段文尤深晦夫寶玉爲孫賈蘭爲曾孫孫既可考則曾孫服滿自不待言今云蘭兒服滿可考叫寶玉同着考去是寶玉服尚未滿而考者只有賈蘭不與寶玉以鄉魁也蓋鄉魁爲孝廉孝對淫廉對貪非璉環寶玉所克當也請俟後評〕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話纔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前說賈蓉此但提林之孝不提賈蓉仍無所容也看念經經字是眼即秦氏所病之經是有林無蓉之所以然〕也沒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自不必說那知寶玉病後

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眾人不大理會寶玉也並不說出來（寫寶玉轉機有帆隨湘轉之妙）一日恰遇紫鵑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裏啼哭想著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著我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著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冷冷兒的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麽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時的心看將來怎樣結局反振下回（雙護玉）正想著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

鵑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想林姑娘了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頭裏聽著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如今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紫鵑聽他說的好笑便噗嗤的一笑啐道呸你這小蹄子你心裏要寶玉怎麼個樣兒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臊連名公正氣的屋裏人瞧著他還沒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因又笑著拿個指頭往臉上抹著問道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哪哭歸之笑再束全書什麼人三字甚深蓋寶玉歸空為黛玉一死所致背君棄親不成人矣故特借五兒立法而名公正氣之襲人卻順手定案抹臉之羞任黛小何能免乎一對小兒女寫來如畫那五兒聽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

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說他近來不憐下的話只聽院門外頭亂嚷說外頭和尚又來了方說五兒和尚便來又特指點要那一萬銀子呢太太着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為一大段乃自揭全書底裏之處書重一孝起於元妃省親結於賈政全孝百二十回是題是文絕無明指直到此回目錄方才明說孝道正如張僧繇畫龍點睛從此破壁飛去

此回下半乃為上半逼出一書所演渺渺茫茫之為借徑而警

如行尊言食聖言幻所說留意孔孟方是正言則所謂幻境仙緣仍是假語村言裏邊事非真事隱去裏邊事也蓋此書都是假語村言並無寶玉為何人榮府在何處作者是何指之真事隱去也其隱去者四子五經性道忠孝之真事而已奈何讀者總要尋真事於渺茫空空之外得此回以破之應其豁然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裏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裏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此回以釋氏演學演教人貴能得師父也故以叫師父發端然所演乃儒理非僧道故李貴攔住不放上追訓劣子下遞獨承家否則此處何必定用李貴寶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去李貴鬆手和尚直進王之所命也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裏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

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走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心裏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但知化金乃扶陽抑陰正義故云不像有道行的此道行指釋氏之道行無釋氏道行則有儒家道行矣是爲真人不露相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上回演夢所見第一題額乃真如福地無所謂太虛幻境今寶玉問此是問第五回之夢境矣實乃追原一往倒繳全書故曰來處來去處去筆伯又曰禪機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裏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曰自己來路則人自有心非和尚所得而送矣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

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裏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玉之還還還其天而已何常是還和尚不知笑道未知底裏自然謂之棒喝而語面說禪是禪作者混人如此其寶已用李貴一攔住一鬆手預告矣特覷者自不留神耳］寶玉也不答言往裏就跑走到自已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裏去了忙向自已床邊取了那玉［此玉之壞正壞在床邊今曰向自己床邊取了那玉是此玉既回並不在身隨帶矣］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玉不還天而還和尚在初試時已定矣故用撞一個滿懷以指點之］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著和尚坐著很好太太在那裏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寶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聽說即忙拉住寶玉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要病著了寶玉道如今不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明說後天落於形質便是渣滓此是正義而在閑人評玉爲心作者實已明說何嘗有隱乎擇脫襲人便要想走襲人急得趕著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過頭來道沒有什麼說的了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趕著跑一面嚷道上回丟了玉幾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剛兒的有了你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襲死他還乃是正義說著趕上一把拉住寶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你死則死矣而又云你不死正其擇脫而不得擇脫處也很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著寶玉的帶子不放鬆哭喊著坐在地下裏面的丫頭聽

見連忙趕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了頭趕忙飛報王夫人那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掰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寶玉之復以有所激之者也故云更加生氣而復非真復故雖生氣而仍不放紫鵑在屋裏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襲影生釵鵑替死黛同一壞玉者也故同爲護玉而黛則其尤故云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帮著抱住寶玉那寶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往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點明雙護玉正面乃情切切至發幽情入回書內事迹歎口氣道爲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麼樣呢襲人紫鵑聽到那裏不禁嚎啕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解王夫人

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便哭著喝道寶玉你又瘋了嗎寶玉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這當什麼又叫太太著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方是心方是玉是通靈一落形質便是假的此段以和尚不近人情作眼他見得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為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寶黛釵許多情節都是像什麼所謂鬼不鬼賊不賊寶釵道這麼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給他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甯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

拆變了也還毀了呢〔頭面者金鎖也釵之所恃者在此究竟枉了〕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寶玉也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裏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此時此玉猶在掌握之中財之禍人最烈〕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玉可有可無而還見一見所謂復見天心〕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釵襲一人不放手是他由他去是他所謂明決乃滴翠亭以後事〕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著他走了看你們就守著那塊玉怎麼樣〔此爲一切喜用心機者作下場頭說而守字直透書外〕襲人心裏又著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碍著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

人忙叫小丫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著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丫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不放心正是放心處處指點此處尤切又叫人出去吩咐眾人伺候聽著和尚說些什麼回來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厮們說他說裏頭不給玉他也沒法如今身子出來了求著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著小丫頭回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著笑著有好些話外頭小厮們都不大懂要玉不要人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其實止是說笑是人不能懂處王夫人道

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小了頭你把那小厮叫進來（糊塗東西全書借演易道之說此處特提而所以學此易道者要人貴陽賤陰也故以了頭易小厮）小了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厮在廊下隔著窗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尚和二爺說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嗎那小厮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麽大荒山什麽青埂峯又說什麽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竊取周易演石頭記紅樓夢演此而已而只取少陽一復故小厮所學如此）王夫人聽了也不懂寶釵聽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王守正妙括乾坤而曰王夫人也不懂易不易學作者自道非謙詞也但要凡爲寶釵者知唬而已）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直追首回好了歌彼出道士此歸和尚一書總借渺渺茫茫以演復見天心也）寶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

什麽寶玉道正經話又說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已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麽王夫人不信又隔著窗戶問那小厮那小厮連忙出來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裏去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常去去所謂日新又新下二句乃言其書有一定之理特借僧道以演姻緣也不可合看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住在那裏門上道奴才也問來著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寶玉道他到底住在那裏寶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所謂不遠之復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

醒兒罷别儘著迷在裏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長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聽到那裏不覺傷心起來明說寶玉出家乃是寶釵喚醒而傷所生之心也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丫頭口口聲聲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個日子過他做什麼說著大哭起來兩人出家並提可見演惜春正以演寶玉而特爲之作太息耳不是寶玉一事惜春又一事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上前苦勸寶玉笑道我說了這一句頑話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全書不過頑話不過混說讀者幸勿認真正鬧著只見丫頭來回說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

來罷小嬸子也是舊親不用迴避了此與賈政送靈柩同一用意與上回同一接落方說和尚師歸孝字惟恐人之認真以假和尚爲正道也禮叔嫂不通問今賈璉回避小嬸隱演復禮也而王夫人令將就些則棄禮在王也看自鳳姐死後寫賈璉另換一副筆墨爲復字立基與寫尤氏同其苦心經營人自不覺耳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着也問了賈璉的安賈璉是避寶釵是迎書法森嚴回說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很叫我就去若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裏眼淚便掉下來了居然孝子乃爲巧姐平兒地步也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癆病了病因風寒因鳳之風因雪之寒也如今成癆則轉爲損損而不已必益此其時矣風寒是追前成癆是起後現在危急專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耽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姪兒必得就去纔好絕無擬議寫孝正以寫復只

是家裏沒人照管芸兒薔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傳個話（賈政帶一蓉賈璉留一薔以萬無人理之兩人而混入孝字之中義有八面）姪兒家裏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著喊著不願意在這裏姪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收拾秋桐所以收拾鳳之棲止）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不很壞姐兒心裏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一陽來復正是剛反）求太太時常管教管教他說著把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裏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王夫人道放著他親祖母在那裏託我做什麼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姪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什麼說的總求太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璉之外視本生若王有以導之春秋責備在王政矣而使人不以道不能）

衍姨妻子賊形精當之文字涵蓋下文情形妙極說著就跪下來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這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耽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即入說親以遞下文而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方是真復也乃反對惜春寶玉之復非真復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回來兩事合為一事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此段隨演隨收完結一部大觀復轉回來一語是眼回說道偺們家的家下人家裏還彀使喚只是園裏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太

太住的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已的房子內住了園裏一帶屋子都空着恐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櫳翠庵原是偺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裏去了所有的跟隨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已作主要求府裏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已的事還鬧不清還擱得住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偺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起姪兒也不敢說四妹妹到底是東府裏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上話姪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裏這麽著的了若是管着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死比出家更不好了見出家與死差一間耳王夫人聽了點頭道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幾句纔出來叫了眾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話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託王仁照應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託了芸薔二人心裏更不受用入下半回以王仁爲主嘴裏却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著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鳳死鳳息黛死林空故豐兒小紅從此收拾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想無人祇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愛的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且說賈芸賈薔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著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衆人厮鬧有時找了幾個朋友吃個車箍轆會（車箍轆循環無端正合本文）甚至聚賭裏頭那裏知道一日那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芸賈薔住在這裏知道熱鬧也就借著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喝酒（是舅是兄提集於此安置下回）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幾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姪兒那些少年托著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計的道理况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馬沒籠頭則放逸奔馳是找王子騰意以追失教本旨）又有兩個旁主人慫慂無不樂爲這一鬧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

沒裏沒外一部演易書實因識失敎也一言而生今更重頓特提以作結束沒上沒下沒裏沒外易象也那賈薔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寶二爺那個人去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裏開幾個當鋪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沒造化說到這裏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裏早和偺們這個二𡛟娘好上了你沒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點明前事卽點明釵黛書到此補痕腕而乃有看官以相思病爲以好上了爲疑到此仍被作者以心裏二字所騙豈非恨事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爲這件事倒惱了我了總不大理他打量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薔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了結書薔纖還情語是寶釵文

字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以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丫頭不知道還要逗他寶玉那裏看得到眼裏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裏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著那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心目中觸處皆爲俗人却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談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那裏還管賈環賈蘭等因芸薔垂涎姻緣歸之情悟遂入寶玉心事以定離棄之因不孝之案爲不環不蘭之人其穿插甚妙那賈環爲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薔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到此方由寶玉引出惡子獨承家而雲霞變幻無所分別再爲點明玉釧兒見寶玉瘋顛更甚早和

沒裏沒外（一部演易書實因識失教也一言而生今更重頓特提以作結束沒上沒下沒裏沒外易象也）那賈薔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寶二爺那個人去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裏開幾個當鋪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沒造化說到這裏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裏早和偺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你沒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點明前事即點明釵黛書到此桶底脫而乃有看官以相思病為以好上了為疑到此仍被作者以心裏二字所騙豈非恨事）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為這件事倒惱了我了總不大理他打量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薔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了結書薔緘還情悟是寶釵文）

字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以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了頭不知道還要逗他寶玉那裏看得到眼裏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裏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著那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心目中觸處皆爲俗人却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談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那裏還管賈環賈蘭等因芸薔重演姻緣歸之情悟遂入寶玉心事以定離棄之因不孝之案爲不環不蘭之人其穿插甚妙那賈環爲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薔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到此方由寶玉引出惡子獨承家而雲霞變幻無所分別再爲點明玉釧兒見寶玉瘋顛更甚早和

他娘說了要求著出去收拾王釧乃寶釵第四影身也是先襲人已寫一求去者則寶釵將來何如見寶玉瘋顛更甚是眼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著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裏請教代儒因近來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已刻苦寶之不孝環之無端皆做不得故人人不理言其均非人理也則得人理而爲眞復者賈蘭而已跟著母親是孝上緊攻書是學不從代儒是眞學皆所以眞復之根柢也李紈是素來沈靜除了請王夫人的安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有看著賈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人貴自立特借李紈之在榮府以樹之的賈環賈薔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濫賭無所不爲仍舊插回本事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幾個陪酒的來唱著曲兒勸酒賈薔便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行個令兒薔次載在風詩是不俗書主椿齡晝薔故是他行令得此一令使全書煞尾既不落莫又不促迫而十八筆之薔字方才收住眾人道使得賈薔道偺們月字流觴能書為風一月寶鑑是一月黛玉一書之主此以素娥是一月香菱乃書發端其學詩第一題是月襲人乃書結尾其公然又一襲人是月今用月字流觴足括盈虛消長之理以結全書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著令官不依者罰三大杯眾人都依了賈薔喝了一盃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宴桃李園敘天倫之樂事何嘗止說空空果敘天倫何至數到賈環而令惡子承家耶慶壽辰賞中秋諸義畢繳賈薔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濕桂花酒底呢賈薔便說個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此酒底面各有淺深二意其淺則透寶玉中鄉魁卻塵緣既拆桂而飄然去耳其深則仍一釵一黛結果桂為木則為黛冷露無聲

受釵之陰謀以死也是爲酒面書中所既演也香曰天香則艷冠羣芳之牡丹爲釵曰雲外飄富於寶玉既走亦郎飄然雲外矣是爲酒底書中所未演隱義如此邢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慪人了偺們都免了倒是搳搳拳輸家喝輸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會唱的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一月一桂一香已括全書若再行令便是蛇足故借大舅以亂之曰假斯文竊取斯文演一假也其實沒趣其實慪人曰倒是搳拳二五屈伸演易理也其實是苦中苦是笑話又苦孝二字隱寓其中一書固套金瓶梅之苦孝說而來也是爲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搳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杯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搳起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麼小姐小姐多丰采用西廂佳期戲文收煞絳芸軒案而襲止爲釵之陪也故是陪酒的唱苦中苦笑話起矣以後邢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的我說個笑話兒罷賈

環道若說不笑仍要罰的那大舅就喝了一杯便說道諸位聽著村庄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個土地祠（笑話開口是村庄上賈雨村劉老老並到矣元帝主至陰之方陽起於子地也而鄰土地則水土相和即是倪二請參彼評）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閑話兒一日元帝廟裏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不小心乃胡說中之正訓）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嗎土地稟道雖說是不小心到底是神廟的風水不好（歸責地理亦是正訓）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牆自然東西丢不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亦改了牆就好了至陰之所屬紅門此何處也全書責不謹慎責此而已要人各自填偶爲奇改門爲牆方是真正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牆眾神將歎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裏有磚灰人工來打牆元帝老爺沒法叫眾神將作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來到了夜裏拿我的肚子墊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牆麼眾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便當結實於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事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裏又丟了東西眾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牆便不丟東西怎麼如今有了牆還要丟

那土地道這牆砌的不結實眾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

一堵好牆怎麼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牆那裏知道是個假牆以門改牆方是真復乃實理也若以歸空爲復則牆是假牆以寵代門以陰塡陰而已枉受一番窮剎來復非復寵將軍空起於足下矣衆人聽了大笑起來賈薔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爲什麼罵我快拿盃來罰一大盃那大舅喝了已有醉意衆人又喝了幾盃都醉起來邢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的很很毒毒的方追與兆發悲音尤氏竊聽事跡彼爲發此爲收賈環聽了趁著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著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呢賈芸想著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

他就哭也信著嘴兒混說下回乃惡果惡報必不容爽乃作者醒世用淺顯之處借鳳姐以發之故此處皆是正說直說還是賈薔道喝酒罷說人家做什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少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薔道模樣兒是好得很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眾人說鳳姐而賈薔迴護之此點薔鳳隱情也而巧姐之難乃發於此若薔有以開之眾人報以財而薔且報以色噫可畏哉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裏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眾人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便是真北靜王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兒嗎眾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裏略動了一動動在王仁鳳姐惡果結於一氣仍舊喝酒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眾人站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起來說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林主孝說賴主易說孝爲首善易象三分故其子弟無非老大老三也而形容如繪我見多矣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偺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裏著急趕到裏頭打聽去並不是偺們眾人道不是偺們就完了爲什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偺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日進去看見帶著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裏審問去呢假去真來之候賈雨村必須歸著鎖解法司亦報應分明之日笑話了矣我們見他常在偺們家裏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喝一盃再說兩人讓了一回便坐下喝著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參

了個婁素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箇貪字或因遭塲了百姓或因恃勢欺民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是問出來了只怕擱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破除氣數之天歸之理道之天是大落墨處而出於包羞之小人蓋無否不成泰也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麽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爲只怕也保不住怎麽樣呢易主消長故上一篇話歸之賴家的在賴尚榮爲否之六二其弟則否之六三矣故此席寫亂羣寫不當位之象而傾否之造化卽在此故云也保不住衆人道手也長麽賴家的點點頭兒書歸孝廉貪與廉反要人各解點頭也便舉起盃來喝酒衆人又道裏頭還聽見什麽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

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法司衙門裏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裏的打聽消息抽空兒就刼搶人家如今知道朝裏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出力報効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立言得體眾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裏的不知審出偺們家失了盜一案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聽見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裏的人城裏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跳出關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眾人道偺們櫳翠庵的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寫一妙玉寶黛釵三人同在裏許有黛之為情而死乾淨不污故有此一段周旋而究是釵玉之不知所終故用羣小作忽疑忽信之詞正不過透下文郤壓緣斬除盜賊而已看直接惜春使見賈環道必是他眾人道你怎麼知道賈環道

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他一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拿正眼瞧我一瞧直要是他我纔趁願呢衆人道搶的人也不少那裏就是他賈芸道有點信兒前日見有人說他庵裏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衆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邢大舅道管他夢不夢僧們快吃飯罷夢不夢快吃飯是真實指點今夜做個大輸贏衆人願意便吃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裏頭亂嚷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都絞掉了趕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裏去磕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若不容他他就死在跟前那邢王二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薔大爺芸二爺進去三更多天部子所謂冬至子之半也正一陽來復之會而

此是歸空正傻大舅之笑話故必請賈薔而芸二爺轉在後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復起於剎便合賈薔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得主的況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兩無所主則歸空而已而寫來心情如見如聞令人失笑偺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下我們的干係了兩個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二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己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索性我就了罷書中合芸薔爲一人者尤氏也乃東府不死之人心正惜春之所以爲復也故是他主意而乃是硬做明言非自然之復也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

完了若說到外頭去你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裏呢太太們都在這裏算我的主意罷叫薔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薔等答應了不知邢王二位夫人依與不依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爲一大段兩回同一意恐人誤信仙緣也故緊接全孝道恐人誤信趍凡也故緊接獨承家以全孝爲賈政美則非美不能得親順親以全孝於生也以惡子爲賈政刺則實刺已身不中不才以失教致禍也全是追原以往文字總爲賈政及史王種種罪案絕非今日事蓋文到正面無文書到本回無事也幻境已成福地薄命司圖書模糊故鄉不是仙源石頭記本源清楚一孝豁然呈露苦中苦笑話傳來三生難忘精魂情

中情空身歸去貧婁既墜惡子承家金木雙刑佳人傾國打十二釵之大結翻百廿回之情談罪案重重總識失教王道蕩蕩豈講超凡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卻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有明眼人謂此書合三教之旨於此等處見之然仍非也看王夫人說行善是攏統話說修行亦攏統話而也是好處一也字則闢開二氏歸儒宗矣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乃以不剃頭髮直揭孝經之旨何嘗渾言三教）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屋子原算了

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愿意跟的另打主意爲女尼爲女冠總一渺茫而已故必提妙玉所謂文妙真人也其跟人之願不願仍指釵黛不說親配人者黛也所以爲紫鵑則另打主意者非釵而何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紈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愿意彩屏與平兒義相通評在探春下棋今平兒將爲正室故彩屏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著他的害病豈知寶玉歎道真真難得真難得真復難得也惜之所以爲惜寶之所以爲寶都是難得襲人心裏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他仍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鵑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

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著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强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鵑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塲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裏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著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全書爲辛酸淚故立一啼血之鵑既主黛又主惜黛以死爲復即惜以空爲復也而說來恩義分明便不是頑空實爲造化矣必從欽襲引入仍舊歸大章法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

玉聽到那裏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眾人纔要問他
時他又哈哈的大笑寶玉既云斬斷情緣則此處可不哭而必寫一哭則既非儒並非空止以一黛而走耳因
此一哭乃有哈哈大笑之書走上來道我原不該說的只是這紫鵑蒙太太派
給我屋裏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此好字即寶玉你好
之好全紫鵑之心正以自全其心也王夫人道你頭裏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
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倒底是
怎麽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
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
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
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鵑的話容我呢是

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還有一個死是還有一個黛玉也）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書借三百篇演詩社到此一齊收拾）眾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慪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眾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著嘴兒胡謅（特提胡謅一部湖州人氏之書要人各自念之）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妝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傍（冊中各詩皆寶玉夢中言作者肚裏帳宣於大眾者此四句而已是惜春事而實寶玉事寶玉因借用以自明其心即作者以自明其心也在可憐二字內見非得已有迫而為也）

李紈寶釵聽了咤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聽詩咤異必先在李紈此正乘親背禮處也與釵同謂心迷在李爲理在釵爲欲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歎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裏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麽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麽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著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回過味來乃深悔以前破木石合金玉之誤而寶玉之不孝明矣寶釵一面勸著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著寶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總象陰靜何嘗是復賈蘭賈環聽到那裏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麽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鵑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鵑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紫鵑尚跪在地下坤也磕頭起來一陽起於下復也鵑爲忠主不落空故用李紈指點底面妙極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倒先好了乃真正好了於寶黛惜則皆爲倒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便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麽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裏倒覺傷心只是說不出來

傷心二字與可憐二字相發明仍不拋情中情上一情字則何常斬斷塵緣耶此借襲人以定一死不死空不空之寶釵而於死空之間夾出一條走路也看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兩句是眼 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許配了人家紫鵑終身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五更寅木當令復者復此木走者亦走此木也必說彩屏許配人家乃為不死不空尋出正路以反對釵襲之另有一路恰是後話一部鵑啼從此止矣 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著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攔擠不能速行在道實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裏又煩燥一書無非攻戰到此全收故遇班師而得探春歸信探在易為夬之剝乃姤復往來道路故下文即入賴尚榮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

上借銀五百兩叫人沿途迎上來急需應用那人去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夬主書契故書來書去夬變爲剝剝則窮矣故爲盤費不敷而夬剝所歷皆以五計故借五百其應以五十則五之五也十之一也五以生土一以生水成元帝土地之笑話矣在賴尚榮爲爲姤之否中歷一遯則爲寶玉之走所必經故在故鄉全孝中途必有此一番搬演以一歎起以一歎結故都消納在探春文字內賈政看了生氣即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五增百成十五乃釵將笄之年也正姤而否而遯以歸於復之主借探借賴以演易道演寶黛釵一事而已此何常爲賴尚榮立傳央來人帶回幫著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擱下就走了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

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於是賴家託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薔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告病辭官演一遯也是爲寶玉立有迫而走之案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薔的假話心裏便沒想頭從賴卸到芸薔又撇薔卸芸薔芸薔總一寶玉薔爲釵邊之寶玉看椿齡畫薔便解芸爲黛邊之寶玉看小紅遞帕便解今於鳳姐報破木石之仇即一一各自報仇則芸自重而薔自輕矣故以前於薔鳳則歷寫曖昧舊情於芸鳳則歷寫拒絕諸恨皆爲今日地也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怨毒之於人甚矣此回重演此句義意令人早爲解釋也書以鳳姐爲怨藪未後一一報復之黨釵殺黛傷寶玉心財色而因造第一罪今於寶玉未走之先借一影身之芸第一出頭以報之而首謀之賈環則又因財結恨之一人是寶玉以影報賈環以身報矣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

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趁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上來（賈芸相商倘無實指擺佈之說賺主歸之賈環環主之而當叫賈芸來上是雖主而仍不主也則爲主而上當者芸卽爲主而上當之寶黛也所謂寃有頭）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銀子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偺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裏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直出巧姐環主而不主仍歸主於賈芸而總於王仁故目錄曰舅兄以出環入芸）賈芸道叔叔我說句叫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偺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

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著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此爲黛作報復卽爲巧演來復也蓋書中演真復者一男一女男則蘭女則巧以明寶黛之死亡非復此義甚祕故爲附耳而小孩子三字正真復之所之時也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正名定分曰親舅舅曰做得主在鳳之同氣相殘至於斯極則黛玉含笑於地下矣而真正復機卽在此夫剝極則復必剝至頑果方見一仁仁爲天心少陽生矣是爲好事蓋果有善惡卽仁有善惡有破木石之惡果卽有濟劉氏之善果同出此仁而已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邢大舅知道心裏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都人王仁指揮芸爲之副邢環走卒而已可謂首從分明）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極是有體面的（總以王仁爲主傻大舅之傻即傻大姐之傻正是易理故聽王仁稱說郡王體面兩王相合以畫六畫之坤復之所從來也）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是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裏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說（此段俱是由坤而復之演義句句有若尤妙在倒叫人追著賈芸去說蓋坤之得復正以衆陰求一陽也而叙事簡淨各肖其人）王仁卽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著合宅的

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親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李不知仇釵不知復同一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妝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閑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怠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著來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著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畧坐了一坐就走了（此段亦支離亦圓到極難下筆之處而寫得恰合）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

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卻也猜著八九必是相親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是書借易搬演重一復字因立巧姐一案而於第六回即安下劉老老爲復之根委宛寫來到此結穴看平兒心下留神一留字便解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著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再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是他親舅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

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竪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著別人看做得主三字適與王仁相合說得斬截絕不推諉那之心情口吻直析秋毫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一部閑話無非暗暗生氣復之義也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已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裏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告寶釵正明仇之所主也而寶玉曰命裏所招只求不管則直怨懟其親矣蓋合金玉是命破木石是不管因成此未卜先知之一人耳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已的侄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人也是要好纔好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

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裏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從巧姐穿插一眾姻緣或已見或未見都為收拾手筆從容如此而湘雲守寡則仍一人三影合傳也　正說著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著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一跪一起與紫鵑跪起同義　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彀攔他麼再以親姑媳明報復鳳之報亦慘矣　寶玉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只要明白金玉木石一切怨毒至此明白矣　平兒生怕寶玉瘋顛嚷出

來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裏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心痛起於寶玉房中正此事明白之所叫了丫頭扶著勉强回到自已房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已卻也煩悶聽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裏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回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著一面把書子呈上巧姐之爲復與賈蘭之爲復同故必入賈蘭得信而信必從李嬸娘適至時得之此理源之當詳審也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麽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麽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

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不開書而問李所謂審也而其來乃爲甄寶玉娶李綺則必婚姻以時男女以正斯爲真復也甄寶玉如此了結賈寶玉之金玉木石一齊繳納於此矣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著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姪手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尚需時日我身體平善不必罣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稟重在寶玉等知道而上言乃不必掛念夫子而不念所生尚得爲知道乎再明罪案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此信仍歸於李則信尾之蓉兒另禀一語其深意可見）正說著李紈同李嬸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麽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著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一部傷心書起於一歎結於一歎卦演丸之剝復起於剝故此日探春有來信）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裏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嬸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似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

李嬸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捐了例監了李嬸娘點頭此段從雖曰未學兩句來蓋孝廉人人可能不必一定皆由學來但能孝廉即太學也正審理者點頭處奈頑石之終不點頭何賈蘭一面拿著書子出來來找寶玉卻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著秋水一篇在那裏細玩寶釵從裏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看這個心裏著實煩悶秋水莊子篇蝴蝶夢中人書也水能生木而秋水則轉殺木此正寶玉因黛玉而走之根其禍起於戲彩蝶故看此書必為寶釵所見也一古書篇名能使面俱照真文字之化境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挨在寶玉傍邊怔怔的坐著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為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卻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
貴原不過是過眼煙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上段是滴翠亭去路
此段是絳芸軒來路蓋料勸不過來故將柔情以動之正戲彩蝶
繡鴛鴦夾間心事也而說來便是大道理此等說道理人最可怕
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
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
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
貪嗔痴愛中猶如泥污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
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
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此段援墨入儒乃是面子話正不必深
看只是作者借寶玉口以罵寶釵絳芸
軒之一事耳貪嗔痴愛猶如泥污自失其初
心尚何人品耶沒聽完微微一笑煞有關會寶釵道你既說赤子

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並不是遁世離羣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抛棄天倫還成什麽道理（書中立言真旨每從所重誅殛之人以發之如教養大事出於秦氏鳳姐是也此段凡寶釵所說句句是大道理寶鑑反面悉在於此但轉正面便是寶釵反中有正正中有反其炫惑人如此所謂真事隱去是這般隱去而究不曾隱去）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强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麽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况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之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託而逃當此聖世偺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

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已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愈挨愈精必如是方謂之寶玉謂之通靈而演此通靈寶玉之心事亦大白於天下後世一點頭見地一仰頭見天是書無愧天地也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理屈詞窮歸空之寶玉理屈詞窮也收心正對放心一第而止能孝能廉而止也所謂在止於至善語尤真切尤簡當都是作者打開壁子說亮話處寶玉點了點頭歎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卻還不離其宗點頭則所謂石點頭矣而仍歎氣則仍是頑石點頭歎氣邪正交雜說不離正是離也此義深微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著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

苦跟著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况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裏來的這麽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麽寶玉聽了低頭不語（加襲人一段話只出寶玉巳棄寶釵而巳在辜負人心一句明之書中談情必仍歸情因情中情之下情字而走亦不能不爲上情字低頭何嘗有神仙有和尚）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腳步走響隔著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裏呢麽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

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釵接在手中看了信來信往總歸賈蘭笑字此處尤重針對寶玉之不孝也故信來寶玉不接而入寶釵之手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統歸一歎何嘗點頭兩語言簡意賅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叫咱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成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誆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著叔叔作作也好進去混塲別到臨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白卷李紈也笑話全書也悉關妙義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著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對蘭而喜

石寶自有人道也爲釵所迫終於走耳意含此段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裏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時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尚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裏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借佛老而講四書一書眞旨暢爲抉發這裏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泡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願意下場乃寶玉出路因黛玉耳故此處必用茶一點而假之非眞一似字已形之矣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著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書歸麝月寶鑑正旨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各書皆石頭記所借以敷衍者而其實皆擱在一邊之書自有而著一邊則至中至正之書在也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乾淨先天本無文字一心通靈而已既無所謂寶何有所謂黛玉既有黛則必思有以乾淨之此聖賢工夫所以立也一火焚之正是克治方能歸真此作者之說也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是書借僧道演儒理兩語明告之內典中無則非茫茫金丹外有則非渺渺人奈何求於中而不求於外耶

寶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

且看他作何光景此則就寶玉歸空說使果能明此儒理何至棄親不顧而受寶釵之欺耶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已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這纔放了心見其逼寶玉一走煞非容易凡硬做而自幸成功之人當各爽然那襲人此時真是閒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必如此方謂之真好了非點頭微笑禪理也說到這裏見房裏無人便悄說道這一番悔悟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此一轉是夾攻法以明本書實講聖賢學問談空者非談情者尤非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鵑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裏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釵襲之害人自害一姤而已此段直追巧合以後一切殺黛心事故著落在五兒身上但是這兩天倒底在這裏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此段是從訴肺腑以生出嘗羹結絡至絳芸軒一切安排釵之所以從襲而繡鴛鴦也而紋月皆襲黨亦不能容其用心為何如兩段抉一破一成令人髮指令人失笑如今算來只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倒水只叫鶯兒帶著小

了頭們伏侍就彀了不知奶奶心裏怎麽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著小丫頭伏侍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言之傷心而禍由自取夫復誰尤在寶玉罪通於天矣

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再追究一個總罪人明者日月義有八面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著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裏說閑話兒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果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裏罷瓜果上追五美吟及公子填詞皆黛玉也此瓜果則史之祭餘而王之所賜重以兩重親

而不敘一黛玉與深情之神烈一心之由終而黛兒至終不能洗也吁可畏哉克什兆語言賜餘食也鶯兒一面放

下爪果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裏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

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

進士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

笑喁喁小語如春雲展其語雖膩仍是寶釵陶淑所以爲妙而不足以動寶玉再點頭微笑而已鶯兒忽然想起

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

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裏不

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著我不知

到那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春雲再展乃挾

釵襲之害人自害巧正是拙夫但令鶯兒供役恐寶玉之近他人也乃閑閑而來直提結絡以逼寶玉有黛無釵之心是爲黛玉重

敍舊情以速其一定棄釵而走也因絡而轉因以散爲釵襲者又何必哉寶玉覺塵心一動連忙斂神定息微微笑道據你說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此一動非因鶯動乃因鶯言而爲黛玉動也蓋結絡時已明明推開寶釵專屬黛玉故有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人家去之說因與黛玉有你死了我做和尚之誓今爲鶯兒一提則黛玉之前情俱動塵心一齊動矣使木石果合則無所謂仙緣又何所謂塵心釵鶯固自各爲一造化而去矣你呢二字問得冷利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道我們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能彀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此恨罵之詞也黛以了頭而死釵了頭時已不了頭此寶玉以沒造化自恨而卽爲黛恨也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已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著要走只見寶玉笑著說道傻了頭結尾用傻了頭一呼十分警省蓋黛爲傻而釵亦止是傻而傻且尤甚襲之白犀塵鶯之梅花絡多少心機都是枉了轉不若黛玉一死之乾淨也其傻爲何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如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麽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爲一大段雖了事文字而如一串錢之打結處稍不結實串全散矣百廿回下手謀篇只是謀此書爲上智人說法須在次爲中下人說法須在先此回上半爲中下人說法也故顯談報應令人人知睚眦之怨不可積也而淺中有深則仍止一黛玉下半爲上智人說法也故隱寓提撕令人人知渺茫之途不可入也而深中有淺則痛罵一寶釵文字愈後愈勁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著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了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著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著他熬了一塲人云此是書外書我亦云此是書外書同一謊中謊也而人謂蘭桂齊芳是釵鶯後日好處我則謂另摸頭腦是釵鶯後日好處也但看他造化之說乃在那一個人家一書痛恨金玉姻緣重罵不貞不孝又何必為釵玉立有後公案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果子時打發小了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

襲人回來各自房　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
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祇有寶釵
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卻別有一種冷靜的
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姪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
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
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
故（明明看出變故而究不能防人亦何樂有此巧哉）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
帶了小了頭們同著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賈蘭考具亦用寶釵收拾以襯李紈之行所無事也而釵之防閑周至可謂作偽心勞矣）自已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擱起
預備著一面過來同李紈回了王夫人揀家裏的老成管事的多

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塲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丫嬛媳婦們圍著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悽悽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著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著不免傷心起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真假之際要人詳細考察所謂李嬸娘也而所以為考只考於孝不孝之間看賈蘭之一句應可考見其真矣）只見寶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報答只有這一入塲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

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
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寶玉歸空只如此搬演有萬不得已之勢則和尚點化又何嘗果有著落
止因情不遂而已一情之逆理違天至於如此故談情之
書不可不作而凡為人父母者不可不防其漸於早也王夫人
聽了更覺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
太不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那寶玉只管跪著不
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
了喜歡了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
神氣啊此與特提陰壽同意而語面自妙乃空空道人得意筆墨而其實是罵李紈見王夫人如此
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共賞其談空之妙矣
而按以理則不祥之妖言也應喜而傷其顛
倒錯亂為何如甚矣人當早明李紈之理也連忙過來說道太太

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麼這樣傷心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很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偺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部李紈書只是知好歹知好歹則知孝順矣然孝順之理夫婦可知可能聖人猶有所憾非孤陋可言也在得師友故必請世交老先生也這才能完了李紈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此一揖尊理而實外理而李紈之放心在其平日之不放心也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戴鳳冠穿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裏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彀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

了因鳳冠霞帔而念其夫此書節孝並重乃不說出之處也李紈見天色不早了也不肯儘著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便是王夫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李知不祥釵亦知不祥並以李為不祥正其不能認真處也卻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揖所以辭之也而必深深者於黛之情深於釵之恨深也眾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著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眾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著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指明此走是他所催回頭見眾人都在這裏只沒惜春紫鵑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鵑姐姐跟前

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必提惜春旣以自惜兼惜黛也而及紫鵑不及襲人正深之處深一揖　眾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祇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一套話招出再明王之罪案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誤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胡鬧卽胡說仰面大笑胡鬧完矣外面有人此人字對禽獸說眾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裏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嘻天哈地以嘻笑說石頭而實以嘻笑演天地也　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

走求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二語人以爲郤塵緣作證者非也名

利無雙一茫一渺矣然曰無雙則無所謂茫渺此句是自破其書下句則自明其書百行孝爲先第一關乃孝也棄親而走是出第一關矣請參看檻外人許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裏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大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既走寶玉卽入賈環獨承家之惡子也不能齊家以致骨肉相仇循環報復是賈政罪案也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歡喜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著親奶奶倒託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婿兒還怕

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已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此等處皆不易妥帖文字太離不得太合不得看他乾乾淨淨寫來已爲能品又以元妃借比一筆頓增無限氣色而少陽之復卽爲元春在底面矣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來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三天爲泰卽是元春但是一件只怕大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

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麽不愿意也是禮上應該的不必有是事不妨作是說比尤二姐爲何如是爲應該賈環道既這麽著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裏頭都是女人你叫蔷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用親姑主害親女慘矣而出庚帖者乃其私人則尤慘或嫌於鳳之報復輕看此等設施何嘗輕賈環聽了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趕著同賈芸說了邀著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兒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裏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再就平兒演一留字所謂種瓜得瓜一五一十之所歸也亦卽爲後文預作彌縫而丫頭無名乃爲世人普同說法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大太太的話不能

遵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著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裏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層層說來其危幾不可脫而究得脫者一留字之力耳）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既告之又催之乃一五一十之精義所謂戊己中有真信也）說著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著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彀不著聽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一部書演一復字是為話頭是為大喜）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

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裏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著急我爲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著緩下去卽刻著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裏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王夫人聽說是三爺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人找賈環找了半天人回今早同薔哥兒王舅爺出去了（說得危乎其危此正報應昭然找環之日也乃所以逼出劉老老作一大環）王夫人問芸哥呢衆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一無方法王夫

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　大哭有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正四至也乃歷遜而否而觀主大觀在上之義乃曰又至則仍是遜寶玉走巧姐復矣此自姤演再自劉演則四至爲否而又至仍遜其妙不可窮王夫人道咱們家遭著這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必又是平兒留進蓋老老之進此進最重所以足完上三至也此下只以微明一復無深意矣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眾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也摸不著頭腦遲了會子便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直提鳳姐恩有主怨有主而筆意從容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

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嚇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的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麽這上頭的方法多著呢這有什麽難的鼓兒詞古詞也易爲最初之古詞千變萬化其道無窮不過一五一十而已正老老之大用而說得輕鬆爽快令人眉舞色飛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有什麽法兒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麽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扔讀仍字下平聲扔崩者乃北方鄉野語行路疾而成聲也正合雷出地奮復卦太象之義而口吻逼肖妙合天然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裏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屯裏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屯裏去所謂動乎險中鳳平之天造草昧日也藏起來便是地藏庵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到姑老爺那裏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

麽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麽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麽信沒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一陽來復必先有信故本文屢演信必不脫後門是追一進之路而層層到此劉老老道說偺們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你坐著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自五月至下一月姤而復半年也正是半天而情事語面寫來恰合平兒道只有這樣爲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裏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歎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橫豎我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太回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平兒道要快走了纔中用呢若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了饑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不言語歎口氣乃寶玉之坤而不震云復非復終不歸也巧則旋去旋歸此際懸坤之四五兩爻以成剝剝亦不久之候也故王夫人提衣服鋪蓋演黃裳括囊之象特曰提醒於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閑話兒把邢夫人先絆住了平兒這裏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這裏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僱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前回青兒已經留下歸否絕無明文今以巧裝青可見青即巧巧即青同一少陽甲木而已急急的去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

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著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衆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特作周旋於文自不可少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裏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裏坐下心裏還是惦記著於寶不放心是放於巧放心是不放特提不放心而必到寶釵處意深哉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裏有什麽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裏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裏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著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大太太知道纔好巧之復所以定寶玉之不復也周折都在寶釵

重想人二字此人字又與獸字對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子據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誤了大事況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裏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膽交過排場絕無罣礙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躁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着問

道定了麼重又歸到賈環蓋演此一事重循環也賈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是什麼人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樣呢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裏頭亂嚷叫著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跑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找還屍首來完事復一陽動於純陰之下正如人死復生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爲非的事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叫孫兒寫庚帖兒去的寫帖是薔此又是芸自認重在寶黛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

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裏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麽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王夫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帳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帳的追罵趙姨環字義意通身振起矣說着叫了頭扶了回到自己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麽親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看門的人來罵着問巧姐和平兒知道那裏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請大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

大家打耍罰大家罰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還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喝酒鬧小旦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裏來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文既不易收煞偏用平衍都成閑話要看他處處用逆筆妙法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無地縫可鑽鑽地縫亦是復字義此書到底無閑話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眾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踪跡裏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的晝夜不安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著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五月為午姤卦用事午而不回有姤無復也王夫人李紈寶釵著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了一起又無消

息進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裏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衆人喜歡問道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丟了丟了二字如懸崖墜石百廿回全底全面總括於此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躺到床上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著下死的叫醒轉來人看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著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麽他就丟了他丟你不丟糊塗東西真者在此不在彼而丟與拐合人甚勿為花子拐去以成此丟也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塲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日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

曰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塲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擠就不見了明演龍戰於野之象坤之上六即復之初九也是爲賈蘭而寶玉則離李不遠而就不見了夫不遠之復正不離理今既離理則入歧途何有於復哉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裏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裏已知八九八九七十二地數到此一終與賈母畧猜八九針鋒相對襲人痛哭不已賈薔等不等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塲的酒飯賈蘭也忘卻了辛苦還要自已找去寫蘭之不棄其叔正以反形寶玉之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丢了還禁得再丢了你麼好孩子你歇歇去罷賈蘭那裏肯走尤氏等苦勸不知衆人中只有惜春心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裏卻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惜春聽了便不言語惟空知空而以玉問仍執滯於有形也是爲頑空故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著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慪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慪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卻應了這句話此撕扇子回語也乃是做第二個和尚則此和尚爲黛玉做而在襲自另有第二個和尚在矣襲既有第二釵將毋同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天色並沒有個信兒李紈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的勸著回房眾人都跟著伺候只有那夫人回去賈環躲著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天開

於子復在三更四更無信是不復矣一夜無眠其夢全醒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實在沒有影兒於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嬸娘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裏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全書都用影兒故此處提湘雲全書都人一歎故此處提探春書至結尾最難收煞看他層層伸層層縮一段結構穿插真好手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夬決一陰剝還一陽探之用也在書爲客故曰蕉下客在册中出册外一大主腦也必歸此日卦畫純乾矣衆人遠遠接著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枯槁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裏很不舒服惜主乾之坤有陰無陽故探春不舒服與寶玉同一心迷又
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
探春能言見解亦高說其能言高見正以抉破木石成金玉以往許多能言不言之罪案也把話來
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再明日三姑爺也
來了特提三姑爺婚姻以正不爲探春爭薄命乃爲寶黛作歎息也知有這樣的事也同探春住
下勸解跟探春的了頭老婆也與眾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的事
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
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喜報孝廉大夢終矣故在五更從此無晝無易自無上下無晝夜
幾個小了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了頭了進了屋
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寶玉找著了便喜歡的站

起身來說在那裏找著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舉人孝廉也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此是淫書而所重在孝故歸結在孝廉以孝字對淫字也書徹貪財以廉字對貪字也兩字乃全書了義演遍靈演此也故寶玉卽孝廉孝廉卽寶玉第七名七日來復也然復則雷出地奮自必有聲乃不言語仍屬陰靜何嘗真復耶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舉人是誰第七名未經明報是誰雖為寶玉實在賈蘭特不用探春一問以醒之而寫探之明敏此筆到底懈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著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趕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百十成數一三陽數此蘭之為真孝廉也故必提報單見之真也必用家人接進見之陽也若第七名只是小了頭傳進之空言而已了頭為陰小為陰正與不言語互相發明看不及告訴夫了頭則小字自有寓意之處矣李紈心下喜歡因王夫人不見了寶玉不敢喜形於色面是人情底是天理稻香村之絕不天然明明於書中酬之矣王夫人見

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一回來偺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書寫李紈爲完人有真復之子所以勸善寫鳳爲禽獸而一事能留且得巧姐之復雖爲女爲陰遠不及李氏然天亦寬之所以化惡而轉爲善也至寶釵則陰賊險很且得賢名爲操莽一流人物是則鬼神所必殛天地所不容者矣故寫獨有悲苦是他而猶必誅之於書外所以懲惡而嚴其始也眾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況天下沒有迷失了的舉人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眾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此段叮囑尤切蓋不迷失斯爲孝廉既孝廉自不迷失然猶當刻刻防檢以求到底不錯則笑與不錯其大端也明眼人自當會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眾人問道怎見得呢焙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裏那裏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裏頭的眾

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錯的惜春道這樣大的人那裏有走失的只怕他看破了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著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來焙茗之言眾人說不錯惜春之言令人大哭誤入歧途大可畏哉李紈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很王夫人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佛祖之說轉在李不孝之說轉在王此用李之理王之易設為問答而合易理以斷定孝不孝之正案也其言有如鑄鐵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通靈者渾然一理而

已有玉則有若爲心外之心成惡心矣故變神瑛爲黛玉變赤心成黑心矣用探春提明有子無子則凡以吃齋念佛爲畢修積事者可以醒哉　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裏忍得住心裏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以襲之栽倒了形釵之不言語是一非二旣透書尾並含書外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芸薔兩個知道探春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如在荆棘之中插入賈環底面都妙而荆棘中有環荆棘中有探矣特提探春絕不輕放以往也乃作者手關心謹處　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真與真同年交代孝廉交代甄寶玉矣　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歎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

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俱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領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寶玉迷失的話並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爲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評正逍遙乃秦氏房中聯聖明仁德乃省親別墅額此等處最易不經意而整肅如此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具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晏河清萬民樂業的事歸結全書立言得體百廿回總一靖寇事宜也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敘功議賞並大赦天下到此方出賈赦名義曰大赦天下則赦且因眾赦而赦作者固未赦之也其謹嚴又如此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寶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歡便要打算贖罪插入薛蟠完龍下蛋之語文周理密易窮則變陰極陽生復之會也故三姑爺同甄老爺來周瓊之所生也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內聽見有旨意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甯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老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書最無謂是團圓戲文如此處赦罪還產近之矣而仍做隔壁戲請人聽夫賈政仍襲榮爵是在赦且不赦也而賈珍復職豈非仍是混說耶有謂書至此處未免支離未免草率請察此評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是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眾大臣奏稱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降旨著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

乃捕盜廣緝文書矣令人失笑而正與靖寇意通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著的何嘗找著何嘗可喜可見人心既放雖天亦無如何此處放心二字愈逼愈緊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著急四處找尋巧姐於復職後必仍由賈環入敘巧姐是底是面一絲不走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帶著平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到也潔淨又有青兒陪著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女也有送菜果的也有送野味的到也熱鬧此熱字生於冷子興之冷字一賈環圓滿矣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延師讀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老老登場用周瑞起老老收場用周姓止閑人評此書是演周易尚有以爲附會者乎曰極富易之用也曰萬曰千易之變也曰一子易起於一奇也本文之少陽亦一奇爲巧爲七合二七則十四歲也三才大道統括於此故中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心裏羨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呆呆的想著劉老老知他心事拉著他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老老相生正作媒之用也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麽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麽劉老老道說著瞧罷人活道活語活文活底面都妙於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記著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寧榮街有好些車輛在那裏板兒便在鄰近打聽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產如今府裏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舉不

知是到那裏去了板兒心裏歡喜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裏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進去板兒便知是賈璉了璉非可赦之人耳以倘能知平之爲平故此等好處都歸在板兒耳目中於文字則不板也不用打聽趕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時候巧姐更是歡喜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很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

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聽了得意便叫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著恨不能留下只言青板署不及狗兒當王者貴不浪擲一點墨也劉老老知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來去必有青兒正木令暢行之會一徑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場漸漸的好起來賈璉接著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賞恩旨裏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賈蘭既中舉而接恩旨必待賈璉見此旨只交排場接以賈之假不必蘭之真拉拉雜雜中寓若許深意誰謂此書末路散漫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敘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

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甯國府節發交居住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屯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道是送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般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麽焦大一罵書起頭賈璉一罵書結尾彼罵色此罵財彼罵人此罵人而自罵其實止作者一罵也　衆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著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薔大爺芸二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麽混帳東西等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了邢夫人也不言語必著此句爲文何等玲瓏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裏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環兒弟太太也不用說他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了他不許來也使得撤舊賈芸乃借芸罵寶玉也看這種人云云與探春譬如沒生之語相合底面俱有隱義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為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有道理不疏不滯我有道理見此道理正生之自我也是日仁正說著彩雲等回道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難的景況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劉老老此五進也位仍歸剎第六回正為此日之根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裏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裏愈敬平兒打算等賈赦回來要扶平兒為正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此是後話（以前屢寫平兒心事爲人只要寫此一句以扶不正而歸於正也乃前話非後話也）暫且不題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是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裏心下更是著急便叫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著劉老老在那裏說話邢夫人纔如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怨著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知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寫尷尬人寫得十足乃夢書中之一鬼爲作者得意筆也到底不懈）正問著只見巧姐同著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著進來先把頭裏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賈芸王仁正是冤有頭債有主敘事了事何等簡當）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裏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裏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平兒回了王夫人

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裏來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偺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匆忙來說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巧之苦已完釵之苦方起而應苦不苦則不爲稻香村仍爲紫檀堡也可因卽以襲結本回之尾

此回合上回爲一大段用孝廉兩字打一大結全部演財色一齊轉背事愈散文愈整乃有謂書止八十回以爲後不如前亦未就其針線之密榫軸之圓一細按之也試更讀此大段當知前說不足憑矣然不在大雖微皆必報之嫌餘要能留此語非終藏之謎打破盤中瓜果王仁偕老老同來種成盆裏蘭花桂子被猩猩而去鄉魁一中檻內人曰孝曰廉胡鬧已完山子野

非僧非道世澤敢忘天祖塵緣誰卻君親正妻妾以成家斯爲
女妙入渺茫而證果那有真人荷葉浮萍歎觀止矣蓼汀花漵
歸去來兮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婦得專言不足訓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著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寶釵道大前日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著大夫來了寶釵等迴避大夫看了脉說是急怒所致（襲人病是急怒作者善戲謔今然多怒傷肝正是積病）開了一個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裏人都出去

一急越發不好了寶玉方走便議打發人有是說乎糢糊聽見最妙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著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裏拿著一本册子揭著看還說道你别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襲人一夢出紅樓全夢矣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已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扯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别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抛了二奶奶怎麽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著那樣

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裏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著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一段自己脫卸交字讀之令人失笑到底是這枝筆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乾淨一句一轉真善掉皮而死了二字乃忠孝節義必不得已之大收場從不曾受此荼毒豈知吃藥以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著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歎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很費張羅不能不幫著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珍復職而敬柩不歸趙姨有子則亦應歸迄無明文非漏也奪之也賈蓉自送黛玉的靈柩也去安

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裏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毘陵驛在常州府賈氏父子相見於此一部大書歸一常字卽張太醫細窮源之經字也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靜去處賈政打發家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卽刻開船都不敢勞動不求朋友而孤陋寡聞為一家言此政之所以致今日也是書於師於友再三致意船中只留一個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旱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寶玉此來必在雪中朋所以致此之由也一幅大觀園白雪紅

梅圖收拾矣光頭赤脚所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而斗蓬必曰猩猩毡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仍歸一罵也作者誅不孝關二氏何等森嚴否則但說大紅斗蓬可也何必定說猩猩毡 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寶玉行禮不倫不道止成棄親而走之一入耳尚未認清卻是寶玉父子厥罪維均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麽那人祇不言語似喜似悲似喜似悲說者以爲超凡可喜棄親可悲而實不然蓋爲一黛字洗不去立案寶玉此行乃爲黛玉今果踐言是可喜也而黛玉究竟已死無可追尋是可悲也何嘗尚知有父母哉故作者以兩似字定其罪凡其似處皆其非處也是曰猩猩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裏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以天親爲俗緣豈作者之意乎特繳石頭記排場而已釆伯又曰到此三教歸一說著三

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即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裏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不知那個直無所謂僧道無所謂寶玉矣只不過一歌而已此乃作者自白

我所居兮青埂之峯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一歌簡明乃作者自說其書更爲空空作一轉語耳別無深意而望知音則甚切

賈政一面聽著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厮也是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厮道看見的奴才爲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

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所謂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是夢非夢有後赤壁煞尾之妙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眾家人回船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船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眾人也從雪地裏尋蹤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著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眾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凡作續部者都是這個主意賈政歎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況聽得歌聲大有元妙此說不解書意而妄以臆揣者親眼見的即說人爲某氏事出誰家會經親見者也歌聲元妙卽認真僧道說法談禪以爲內典金丹之副本也而總一不知道蓋親眼見者其子非鬼怪者則人是子道是人道方是真正書意也歌無元妙此段文字則大有元妙那寶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爲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以寶玉爲不祥不知心不知人不知

子矣此是自暴因以自棄而歸罪於其母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見僧道三次一虛兩實正與劉老老之六進皆實者相對一虛則皆虛一實無不實演易是真談空是假也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來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裏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刼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裏掉下淚來九成為十則歸於一易數也十止於九則缺其一缺陷也是書以天地缺陷演人事缺陷而求為裁成輔相以平之其道在各正性情而已故能於此十九之理而下淚則真明白也否則我可明白了仍是琴纏也衆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纔去孝廉和尚說得截然兩斷是則正旨賈政道你們那裏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

中老爺洞裏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嘗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著又歎了幾聲星精僧之說皆搬演全部傳奇之行頭只有明明德方是正旨看自有一種性情與一種脾氣云云可見是乃作者歎氣處也即演說榮國府之賈雨村眾人便拿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即著家人回去賈政隨後趕回暫且不題此事用家書起用家書結見欲齊家必先讀書而大學其要矣不遷正是題　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此悲喜字對寶玉之似喜似悲說見以薛蟠尚實有悲喜而復見其母之日　薛蟠自己立誓說

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已拿定主意必定還要妄色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錯裏錯案到此方銷而戒口舌之意深矣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已治死自已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裏怎麼樣薛蟠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很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眾人便稱起大奶奶來無人不服與平兒扶正同一用意挽回薄命女塗抹一部十二釵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見了眾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來稟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此書到於薛蟠出罪歸家之日是蟠可復而寶不復也王夫人叫賈

蘭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見寶玉的一段眾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傷悲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人是借胎書是借胎也則歸渺茫之寶玉仍自有正胎在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偺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偺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裏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裏便開豁了渾說仙佛而歸一敬字一部曲禮在此矣敬之反則誤為仙佛所以罪賈敬也敬之正則絕非仙佛所以宣書旨也而為赦珍之壞家敗產者當知自反矣此正合前後總發一敬之話故特說是顧前不顧後的話王夫人哭著和薛姨媽道寶玉抛了我我還恨他呢我歎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

一二年的親一二年奇偶而已易卦而已正不必爲之計歲月是亦止二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說所牽合處也怎
麽他就硬著腸子都撂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
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
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有了胎我
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
的姑娘害了人家姑娘乃言被人家姑娘害也有了胎三字爲人人說不爲一人說而看官又捉住有了胎三字死不放請
問寫寶釵又何必定寫其有胎豈於尤二姐之胎則必用虎狼藥決去之於釵之胎則又必費筆墨以保之耶無此情理薛姨
媽道這是自己命定的咱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麽別的說的嗎幸
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
了越說越像作者固捉定有了胎不放露尾正要藏頭也蓋這樣人家已無再嫁之理這樣人家且又有胎更無再嫁之理矣而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必以襲人之嫁結此書而以前百餘回處處總以襲人爲之影則
何必豈一部影戲中以前用襲影釵到此則釵自釵而襲自襲乎
嫁者嫁而守者守乎作者雖狡獪亦未嘗不明告人
知在機俏自不出迷陣而以劉四罵人爲老實話耳你看大奶奶
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中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
頭裏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爲人的好處我們
姑娘的心腸兒姐姐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姐姐倒不
必躭憂此段用李紈比較更顯然告看官矣夫李紈名紈言完人
寶釵名釵言差錯則釵何得爲紈比豈作者心胸無善無
惡一概以好字還之乎若我們姑娘的心腸兒書已
爲了個十足人人知道人人說他與李紈同一好處王夫人被薛
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更是廉靜寡慾極
愛素淡的說所以纔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個定數的看
着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卻倒來勸我這是真真

難得的寫一賢寶釵到底是賢寶釵此筆一絲不走然試看書中
之寶釵果寫其賢乎寫其陰險乎則人人又能知其陰險
矣是有胎之說作者自還他書面作何呼自作何應也豈有面子
是賢到此忽說他不賢底子是陰險到此又說他非陰險而果子
以守節有後之報自令底面不對耶明此
則知有胎而守之說是子虛中之子虛
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
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
人身上若說別的了頭呢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
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想劈空而來然在
襲人已先自想矣方
想寶釵即緊接又想襲人何相連而不可分如此王夫人前於自
已月錢內每月分給襲人銀二兩所以處之者何其明且決今忽
有怎麼處之說前後不倫寫
得可笑皮裏陽秋寫得怕人
此時人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
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所以在寶釵房
中勸解那寶釵卻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

惟其奇異所以處心積慮必欲得之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成於人而敗於天雖怨尤何益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裏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裏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必把賢字作十成圓滿即以起襲人之賢說著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纔說寶釵便說襲人纔說襲人便入薛姨一釵一襲直是管夫人小詞你合裏有我我合裏有你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著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裏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裏人到底他和寶哥兒沒有過明路兒的此語亦有理然追看襲人母病回家用周瑞家的跟去一切服飾排場未過明路者有此行徑否且王夫人所云停支襲人月錢從巳名下每月分給二兩其體例視周趙二姨薛所共知今反云然是彼作一掘此作一掩也王夫人

道我纔剛想著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著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著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了頭那有留的理呢王方欲與薛商薛已來與王商而未過明路應去之理出自薛口在此事用兩親母相商自是正理而底子則非襲人末又添賈政一層其掩更密隨書說書襲之去固情情理理也於此數百餘回書安頓之妙只要姐姐叫他本家的人來很很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裏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裏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然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都是薛姨主意一力擔承寶玉走之未久急急打發襲人此何指也愚之令人笑又令人羞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又一個人明明有寶釵矣薛姨媽聽了點頭道可不是麼又說了幾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痕滿面愈接愈緊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裏更加喜歡勸嫁又必是他而卽用襲人之賢隨勢合拍絕不費力全大體回曰賢寶釵箴寶玉回曰賢襲人襲之賢如此釵之賢可知矣而本回寫釵賢絕無棱縫寫襲賢則有芒刺好聽煞人寶釵又將大

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奇哉怪哉是何大義奚作此語明明把寶釵蓋頭揭去矣各自相安又明明說出此作者惟恐人但知嬉笑而不知怒罵處也）過了幾日賈政回家眾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姪相見大家歷敘別來的景況（寫賈政回家方及赦珍回家畧得大有筋節而絕不及賈蓉是仍無所容也一干人犯作者用法何嘗真赦）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漫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裏頭全歸於你都要按理而行（賈政一喝乃作者自爲喝破書旨書重齊家人倫起於夫婦也一定的道理乃說在家之寶玉不說歸空之寶玉各有各家自各有各理）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丫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

無語點頭是書面無語是書底否則既聞有胎則得孫可望焉有不作一語者耶次日賈政進內請示
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乞大人
們指教眾朝臣說是代奏請旨於是聖恩浩蕩即命陛見賈政進
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賈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
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賈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
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
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聖上稱奇所謂傳奇奇則非正也可以進用為寶玉惜惜其用之不正也不敢受爵
罪遇天祖無可受之地也不敢字最明最確文妙真人作者自詡
其文即以自抉其文文之所以妙妙在真妙在人為人必宜真能
真斯為人而不為獸是當求之吾儒絕無關於佛老也故寶玉當
和尚而號之為真人合僧道而渾之則無所謂僧道矣與賈瑞稱
道士為菩薩同一用意而寶玉演一心通靈演明德一心通靈人
而真矣若賈寶玉是烏有子虛只為文章之妙而已起用一苦海

慈航結用一支妙真人一偈一道一齊抹去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著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眾人喜歡賈珍便回說甯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櫳翠庵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卻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甯國府櫳翠庵復而不復故並不言語也真復在天祖非罪人之所能非虛撫所可擬故隔了半月也緊接此段爲文妙真人証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大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再以巧姐之爲真復爲文妙真人証與珍惜作對勘周家爲媳非惜之不嫁矣人家清白非珍之畜鳴矣孩子肯念書能够上進朝裏那些官兒難道都是城裏的人麼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

養幾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耳歸之天恩則祖德在其中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麽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著劉老老大進矣以完純坤之小頭緒一串錢打一總結全書收束矣自出女妙真人至此凡作五段俱正說處故煞尾曰正說著乃承上非起下了頭回說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猶發舊時花此其時矣書以劉老老起以劉老老結是正說以襲人起以襲人結是奇說故以劉老老既結全書方演襲人一嫁王夫人問了幾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舖面姑爺年紀畧大幾歲並沒有娶過的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裏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幾日進來再接你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呢心裏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出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著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哽咽難言此說了又說之幾句話也自憐孤女回出襲人直到此處方作結果本文分四段層層起刺句句生棱明明說好話明明是罵人爲有目所共見矣以前都是這般說在襲人是如此在寶釵又何如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裏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裏纔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著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已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裏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眞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撒潑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裏另想到那裏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眞全都按著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了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裏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著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卻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了頭原來當初祗

知是賈府的侍兒亦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著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歎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一部襲人書作者已寫得頭昏眼暈到此打一大嚏以噴醒之筆力扛鼎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剛剛一醒旋即掩覆真不怕眩惑煞人夫又者於本事說不清則添一人於其次是爲又也副者於正身說不了則設一人於其傍是爲副也皆影兒之說書名十二釵止以釵黛爲之主然但就本身說必不能暢快故各演一又之副之之人黛之又副爲晴雯釵之又副爲襲人且與正冊副冊絕無干涉又何嘗以正副又副寓褒貶耶使果以又副爲貶則又副尚有晴雯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貶襲之不死而並貶晴之死作者豈非自相矛盾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此近人鄧孝威詩也引此詩之巧直是鬼斧神工人以爲跟看官聽說一段話來以誅襲人之不死也夫襲人即亦何必死書中用好筆寫好人止一李紈亦爲孀婦書既終而其人尚在也未嘗責以必死況襲人乎是蓋借息夫人之不言以宜作者不言之指在寶釵也而定寶釵終如息夫人之再從人句中豈獨二字顯豁呈露使襲人所以在又副册之說水落石出吾正不知作者心有幾竅郎桃花廟三字已足涵蓋全書還用古人何嘗是他揑造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天缺地陷一部書宗有曲終人不見之妙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已帶了一個小厮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此下無書只打一結而已而於賈雨村必不放過非賈餘勇乃洩餘恨此地名與真禪回不同解彼跟開墾來故曰知機此作歸結去

故曰覺迷彼處深此處淺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裏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為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寫甄士隱仍是首回那枝筆寫賈雨村也仍是那枝筆而增出許多官府氣象令人覺而不覺吾不知其是何等揣摩使不著筆墨處真假二字反身跳出似此奇書真是空前絕後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契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事直罵之這椿奇事如此而已這裏離草庵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小厮驅車隨後到一座茅庵士隱讓進雨

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此八字正爲眞假說云塵凡借徑也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麽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再罵之特找提仁清巷以完石頭記所從來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即寶玉也此句乃全部葫蘆案葫蘆提上寶玉是何說下寶玉又是何說六十餘年無解出者得閑人詬葫蘆打破矣那年榮甯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

爲避禍二爲撮合（撮合有兩說一釵一黛也釵固合黛亦合一生合一死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是天奇地靈煅煉之寶非凡間可比（前云寶玉卽寶玉也此卽下寶玉之說乃借逼靈以演孝廉以演復卦所謂高魁貴子貴一陽之生生於冬至之子而生生不息是正人心之用也何嘗爲寶釵有胎証且書中所演之寶玉乃寶玉卽寶玉也之上寶玉人頭畜鳴之寶玉也始以亂常終以棄親尚何天奇地靈之可說又何神靈之可示而真予以高魁貴子夫豈福善禍滛之意耶乃續者紛紛其亦未知士隱所云寶玉卽寶玉也之說也夫）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找還石頭記緣起而下落在渺渺茫茫仍是上寶玉也若下寶玉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有下落）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卻也十知四五也（雨村聽了十知四五乃聽了雨村十知四五乃作者忠厚待人說看此一部假語村言有正面有反面雖晦而顯凡屬中人亦必十知四五惟下愚則不知也本文屢說下愚都是此意而上智下愚無幾惟此十知四五

者倘肯細玩擴充則全體大義無不可知作者深望人知六十年後得太平閑人探討於斯寢食以之者三十年仍未敢言全知也而在作者已可無憾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雖出寶問實則要義這情種即那情種只在一轉移間耳前評屢屢詳之矣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兩番閱册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呢先生未必盡解即十知四五者蓋讀此書既明明以太虛幻境改真如福地則自然各明是福地不是幻境但真如字面仍是佛家話則以此書爲歸空空而止是仍十知四五且究竟不知矣夫是書實借二氏以演儒理以周易爲之骨易重少陽之復惟草得少陽之氣歸根復原正是復象非仙道非佛道乃原始要終之易道也雨村聽著卻不明白了知是仙機也不便更問以爲仙機既得聞命到底不能明白矣此關首有誰解其中味之句也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既得聞命但是

敝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的那結果就不可問了此是正問正答自懷閨秀至此知我罪我悉聽之矣忽插駢詞異常姿致雨村聽到這裏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甯兩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甯兩府善者修緣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一歎是書止矣惟恐人止知四五也因直出福善禍淫而可以轉禍爲福則在悔禍果能悔禍自然復初自然爲蘭之春榮爲桂之秋實此乃古今定理爲大凡說何嘗更有所謂榮甯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

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間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子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的麽曰蘭桂齊芳是自然的道理士隱之言何其活並無所謂蘭尚何有於桂乃雨村呆呆劃到賈家半日低頭是了是了所謂下愚不知也士隱微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盤飧邀雨村共食此後尚有何事此事尚有何說曰後事皆前事也曰顏說實已說也且並無其事並無可說止是要人各明吃飯而已吃飯之理到此仍不肯放手否則此食可省而續者且奮然起矣甄士隱固善會撥弄人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已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夫曰賈雨村言果何身果何終身乎士隱不答正以醒凡要問者也俗緣對塵緣說卽此便是真終身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一部書是兒女私情一部書是聖賢學問此命

人人驚訝處也這情種即那情種到此說明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

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香菱為風月寶鑑之主書起於他結於他必死於産一鑑演一復一陽之生所即一陰之死所也薛蟠有子承祧乃繳明龍下蛋一語之義亦說自然道理不是為薛蟠立傳正與蘭桂齊芳同義一書到此悉化煙雲尚何有一人耶士隱說著拂袖而起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著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著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麽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此只繳還首回別緣

深意至蠢物既回尚何未完仍是撥弄人處還得把他送到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不枉他下世一回此云後事問前事又是何事凡書中一切接下不題等話都是如此則以蘭桂齊芳為後事者可曉然矣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清清楚楚交割首回不曰石頭而曰寶玉既歸之人心也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輕清之外更有何物天既無外何有於事何有於書為荒唐無稽下轉語耳既無事無書何有人則作者自謂耳兩人一人共是三人所謂山子野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峯前經過既以兩句渾結天人之理明點作者之目即接空空道人乃情僧錄之所由作也兩人一人都是他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裏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少收緣結果的話頭（此段把石頭記緣起都歸在內其曰字跡依然乃莫失莫忘兩語即是僞文不是無才可去補青天一僞後更有收緣結果也看官又指八十四回之說以爲僞後更有話頭則被作者眩惑矣）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問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段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若依此說則石頭記緣起以前尚有緣起豈非天外尋天）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閑無事的人託他傳遍（此則情僧錄至悼紅軒一段中說話書固歷經三手也在閒人是隨書說書絕不是另有傳聞另有考据）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眞而不眞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此詞倩意圓足稱首回百廿回書都括於此閑人總評每大段後用斷語結煞類於此）想畢便又抄了仍

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即係餬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此段仍以賈雨村作過悼紅軒之脉假語村言遂以行世）直尋到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著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祇指與你一個人託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段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託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可見假語村言中無一醒時話而年月日時仍找足石頭緣起一段易道）那空空道人牢牢記著

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刼果然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裏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人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直以史爲接續其自負爲何如此假語村言中必以史太君爲之首而曰忙問曰牢牢記著空空道人是何心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原來你肚裏果然空空既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悖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普告看官大家醒醒覷此則書有幾回人有幾手卽至增删幾過均不必論）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 一面走著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

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結出性情包羅萬象天人之理兩判然矣這才收住天這才收住笑直至此處仍是其言有物但賞其筆墨悉化煙雲小矣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緣起之言一轉竿頭仍用釋語到底瞞人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癡

上二句乃史公著書下二句為世人進步世人乃秦氏房中世事人情一聯冠首兩字為檻外人之對面作聖作賢從此始也一詩仍歸於此正為世人更作轉語其望世人至深切矣何嘗是僧何嘗是道

此一回自為一大段真假對勘合第一回為常山蛇首尾相應劉老老一串錢之大結頭也真事既隱詳說仍是虛空假話相傳歸結無非夢幻要識真原不假須從假裏搜尋自然假會逢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真始信真非茫渺一僧一道即屬村言誣為二氏之書大不可也惟性惟情確有實際調合三教之旨豈其然乎圓匋的一部義經藏為成竹亂紛紛兩株龍樹散作空花辨人獸於關頭鑄神姦於鼎上殺人奪貨猶是善良鑽穴踰牆何傷名教入道幾乎息矣夢話從此生焉冷熱循環大觀園明言雪景陰陽倚伏紅樓夢曲看梅花聯云世事人情練達洞明乃宜格致書是中庸大學離魂驚夢自有根源誠意誰明吃飯笑他每每知言世寡放心畧過多多褒貶寓一字之中敢竊獲麟之筆貞淫見三百而外要回弋雁之風禮節樂和都藏言外龜疇虺詰恐在環中腐史盲詞撮為作料班香宋艷攄入篇章生將內典金丹潛

身借徑寫得花紅柳綠著意瞞人教他五色全迷遺孽誠爲不少會得一陽來復破疑正自無難誤談莫再空空大道須明老老萬惡淫爲首因有意淫書百行孝居先重申苦孝說怕人買假藥勞我送真方揉碎太虛情燒破紅樓夢歌曰

他說荒唐言　我宣真實義　上下六十年　始洩其中祕

何樂亦何悲　笑啼應兩置　仁者謂之仁　智者謂之智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秋八月丁卯在臺灣府署評石頭記成作

七律三章以誌喜

其一

說石頭經廿四春　龍沙萬里上緄身　翟聲䪼影鄂圜夢

雪送花迎各助神　斬斷六根原是假　歸來一笑卻成真

借觀義畫尊麟筆　腐史於今有後塵

其二

名教扶持自問難　談情書上著鉛丹　平生差可斯吾信

未死居然此事完　古月一輪含妙象　梅花數點破春寒

闢開兒女詮忠孝　入獸關頭豁大觀

其三

心血於焉用斗量　筆花生彩墨花香　獨然一炬成秦火

橫掃浮雲見太陽　著論不隨無鬼沒　問年原比鍊都長

老身杯酒同詩祭　事業欣欣託渺茫

太平閒人自題

編纂石頭記評蔵事奉和太平閒人之作卽步原韻

紅爐點雪妙回春不絕微言繫此身才擅千秋歸說部胸羅六籍鑄經神狐窮秦鏡原非幻面識廬山始是真豈沒翻將名氏隱高懷何止出風塵評本並無名氏別號余窮思苦索致忘寢食恍惚夢中人詔以太平閒人者爰考道光庚戌臺灣守始知爲仝君卜年遂以著錄

情窩翻身亦大難因情識性得金丹一家注疏憑誰解時人有謂評語牽强傅會者不知理非紬繹不顯道非參悟不明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若漫無所見强作解事妄生擬議猶夏蟲不可語氷何足怪也萬古綱常若箇完風月鑑空兒女散褒誅氣凜雪霜寒十年心血編排盡作述如何等量觀憶自同治丁卯得評本於京邸其文

逐段分疏界畫而無正文余爲排比添注刻本之上又親手合正文評語編次鈔錄間有脫誤不憚改訂日盡數紙竭十年心力始克成此完書敢云有功

前哲差不沒評者之苦心云爾

芥納須彌豈易量文壇一瓣爇心香參禪不袒王摩詰問道誰師魏伯陽評中屏黜仙釋獨標儒理使閱者不迷所向眞有功世道文字敢以爲山虧一簣由來作史重三長儒門亦有傳燈法不涉虛無墮渺茫

光緒辛巳季秋下浣巴西飲眞外史孫桐生小峯甫題

男 獻陛庭
孫 嶙補香 校字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終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gitized by Google

Original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